
儒藏

精華編二五〇册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五〇/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4

ISBN 978-7-301-11968-6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28376 號

書　　名:儒藏(精華編二五〇)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童　祁
標準書號:ISBN 978-7-301-11968-6/B·0654
出版發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64 印張　590 千字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〇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董　平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竪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〇册

集部

遜志齋集

〔明〕方孝孺　撰

張樹旺　校點

目録

遜志齋集卷之三

遜志齋集卷之四

遜志齋集卷之五……一三七

遜志齋集卷之七

遜志齋集卷之八

遜志齋集卷之十……三三七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三七二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六〇二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遜志齋集卷之十九……六七四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七七七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八三七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律詩……八九九

遜志齋集附録

校點說明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方孝孺撰。方孝孺（一三五七—一四〇二），字希直，又字希古，號遜志，人稱正學先生，浙江寧海人，明初著名理學家。洪武中以薦召授漢中府學教授。建文中，召爲翰林侍講，官至翰林侍講學士。燕王兵入京師，令其草即位詔書，不從被殺，並夷十族。

孝孺家學淵深，讀書日盈寸，鄉人目之爲「小韓子」。二十一歲時，承學於著名學者宋濂，苦學四年，卓然有成。其修身爲學深受程朱薰染，以「六經」爲根柢，以孔孟爲歸依，以明王道、致太平、辟異端爲己任，學以致用，勇於踐履，反對空談，持守極嚴。《四庫全書總目·遜志齋集提要》稱孝孺志在「駕軼漢唐，鋭復三代」。故文風醇深雄邁，縱橫豪放，接武宋濂、劉基，爲一代大家。

孝孺被磔，並夷十族，震撼儒林。歷史上知識份子受禍之慘烈，無逾於此。其不屈於淫威，氣節高尚，巋然不動，以身殉道，乃儒家知識份子在富貴、貧賤、威武面前不改其志的「大丈夫」典範。其文集亦歷來爲人所重，不斷重編、重刻，版本衆多，流衍複雜，所謂「文以人重，則斯集固懸諸日月不可磨滅之書也」（同上）。《遜志齋集》在儒家學術史上的價值地位十分重要。《明儒學案》列其爲「有明之學祖」，認爲其跨越元代，祖承程朱，開啓有明一代之學風。其《正統論》直承《春秋》筆法，爲史學史上的著名篇章，其「君職論」等政治哲學，發前人所未發，系統反對君主專制制度，上承孟子，下啓《明夷待訪録》，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有着極爲重要的地位。

《遜志齋集》的雛形極可能是由作者自己編輯成書的，時間約在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本書卷九《上蜀府啓》中作者提及有舊文稿兩册，作者

同窗好友林右和王紳所作的《遜志齋集序》，時間俱在洪武三十年）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其門人王稌將孝孺遺稿潛録爲《侯城集》，得以保存。宣德後，國禁漸開，王稌多方搜集孝孺遺作，並彙集成册，私下傳録。天順七年（一四六三），孝孺殁後六十二年，部分遺稿由趙洪刊行於四川。自天順趙本後，重編再刻版本不斷梓行，篇目和編排也逐步增多和完善。據不完全統計，五百多年間刻本不下十數種。這些版本中校勘較爲精湛、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有成化郭紳刻本、正德顧璘刻本、嘉靖王可大刻本、萬曆孫如游刻本、崇禎張紹謙等刻本、清康熙俞化鵬等刻本、同治孫熹重刊張紹謙本等。

成化郭紳刻本《遜志齋集》正文三十卷，《拾遺》十卷，爲黄孔昭、謝鐸編，郭紳刻，内容有雜著十二卷，序四卷，記五卷，書三卷，碑誌二卷，狀傳一卷，詩三卷。搜羅最廣，但博而不精，羼入他人著作。正德顧璘刻本始整理爲二十四卷。嘉靖王可大刻本沿用二十四卷的編次，並根據天順、成化、正德三本參酌而成，精校詳考，爲歷代之善本，基本次序爲雜著八卷，表、箋、啓一卷，書二卷，序三卷，記三卷，題跋一卷，贊一卷，祭文、誄、哀辭一卷，行狀、傳一卷，碑、表、誌一卷，古詩一卷，律詩、絶句一卷，附録一卷。此後萬曆孫本、崇禎張本、康熙俞本等篇數和目次都沿嘉靖王本舊制，只是相繼增添了外紀、拾遺、年譜、跋等内容。《遜志齋集》中存目而不見其文的學術專著有《周易枝辭》、《周禮考次目録》、《周禮辯正》、《武王戒書注》、《基命録》、《宋史要言》、《文統》等，料已佚失。

此次校點採用《四部叢刊》影印嘉靖王可大本作底本，以成化郭紳刻本（簡稱成化本）、崇禎張紹謙等刻本（簡稱崇禎本）作校本，必要處參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校點過程中，參考了今人兩個標點本：張岱年等總編，朱瑞熙、章培恒主編《傳世藏書・集庫・別集・方孝孺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誠成文化出版有限

公司一九九六年版；徐光大校點《遜志齋集》，寧波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校點者　張樹旺

重刻遜志齋集序

往予在京師，得遜志先生方公集讀之。既卒業，數手其書，不能釋去。夫先生道德士也，其所操志，皆三代聖賢軌業，豈暇韓柳諸家學哉。或稱先生文似蘇長公，非知先生深者。先生嘗奏記太史濳溪公，自謂大者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其次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藴蓄，續斯道於無極。嗟乎，斯豈謾言哉！乃今考其時，去關洛漸遠，學無所從受，先生獨奮然起身任之，以遜志名其齋，學者遂稱爲遜志先生云。

今按，集五卷以前，多微言篤論，誠有冥契神解於其間，而遠謨石畫，又時時於《深慮論》諸篇發之，以紓其憂患之思。至論正統、變統之辨，則自左史以來所未見道。乃先生又豈徒言者！以今究觀其行己立朝本末，所謂始終典學，死而後已者，非邪？論者謂先生行嚴言峻，激亢過烈，未達從容之域。予以爲先生在聖門，蓋孔子所願見之剛者。跡其所存立，已足暴於世而垂教無窮矣。奚過言之云。

歲庚申，予行縣，由永嘉造赤城。見諸山遵海壁立，森聳峭厲如端人介士，整襟正色，廩廩不可犯，而顥氣飛越雲霞之上，有終古常存者。乃知先生嶽降其地，寔靈異所獨鍾。慨然想見其人，爲之低徊不去久之。已復延問長老，考其俗，進諸生，與之論德校藝，察眂其性術，大抵彊執陗直，砥

厲繩檢，猶存先生之風焉。郡有《遜志齋集》，故刑書東橋顧公爲守時所刻。予取讀焉，見其編漸漫漶，因謀諸兵道唐君及新守王君重刻之，二君躍然敬諾。越數月，報訖工。予乃僭叙次所論，以識景行之私云。唐名堯臣，南昌人；顧名璘，王名可大，皆予同郡人。

嘉靖辛酉夏五月望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吴郡范惟一撰。

叙刻遜志齋集

君子脩辭立誠，可與居業。殆未睹其業，而人已試其誠矣。惟誠故達，達故利於用也。方先生之學，一本於誠，發而爲文，鑿鑿皆實理。是故其大者麗玄黄，而細不遺於蚊蚋之微。明與日月争光，而幽贊默成，若或授之乎造化之柄。近而家庭孝弟雍叙，所横被者，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夫其爲志專，故詞無枝葉；其行直，故義存而不變；其弘毅，故膚邑凝厚。亦惟仁以爲己任者，能自得之。譬則水之爲物，緣理而行，不廢小間，動之而下，蹈深而不疑。障防則清，歷遠則致，卒成而不毀，以生群物，成天能。人概有未睹，已而獨見其觸砥石，撼頹波，必決而之海，乃稱之曰水哉水哉云。是集今昔具有評，近又折衷於范、王二君子，隱有定衡。予焉用復贅其詞，第爲寶斯文者付囑之曰：請志之，須與宵壤俱敝焉可也。亦竊附志於二君子云。是歲閏月三日，後學南昌唐堯臣書。

重刻正學方先生文集叙

明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贊治尹
浙江台州府知府吴郡王可大撰

文不足以語先生，而先生之藴蓄、底裹、操履、經略寔因文以見。當元之季，紀綱禮教淪蕩澌盡。國朝受天明命，誠意、景濂諸君子起而倡率之。禮法聿興，文命肆布。先生歸依諸君子，以講明道學爲己任，以振作綱常爲己責，以繼往緒開來學爲己事，以輔君德起民瘼爲己業。養植既粹，文彩自沃，以故緒言餘論見重當時。而二百年來，不問賢不肖皆知有先生，皆知有先生之文。先生爲郡寧海人，舊有刻在郡，久而朽弊。督學中方范公謂兵憲貞山唐公曰：「予司文養士，而正學先生寔公分地也，曷相與以新之？」秋九月，中方公校士於台，則命可大校梓而叙之。

夫寧海，自天姥迤邐而東，土根靈遠，扶輿清淑之氣，已萃於卧龍諸山，而桐栢蓋蒼又環其左右。滄溟之溪，瀚海之浩渺，三面入之。其産有異才也，固宜。且先生自童稚時，即歷齊魯之墟，登周孔之廟，慨然有意於顔閔之學，明粹毅直，豈襲取者哉！有伊尹、畢公之志，而尤不滿於伯夷、叔齊之死；有緹索、孔褒之孝，❶而尤大其親濟寧公之學；有董仲舒、王仲淹起遺經於絶學之功，而尤不雜以賈誼、公孫弘之疵駁。然則先生之文，其有裨於世教名義，寧不重且偉歟！使其繼誠意、景濂諸公立在朝

❶「緹索」，當爲「緹縈」之誤。

廷，考故典、敷文教、薦宗廟，勒爲一代之言，以澤國家之盛。則豈使後之人悲先生之心，而益有感先生之文耶。

先生之文醇正如紫陽朱子，理學如濂溪周子、兩程子，叙事如司馬子長，論議如陸宣公，而精神縝密則與昌黎韓子相上下耳。讀其文想見其人，後生末學不復見先生者，當於文而考之。

嘉靖辛酉夏五月至日。

遜志齋集序

林右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强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没，楊、墨之説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説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説，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皤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説爲無用。

嗚呼！當其肆爲邪説，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

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効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

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説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齪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願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遜志齋集序

王紳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强，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

夫當世之後，❶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 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托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弊愈甚。於乎！ 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 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

嗟乎！ 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

❶「當」，成化本、正德本作「萬」。

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稿之首。

洪武三十年冬十一月，金華王紳仲縉序。

蜀王賜方教授像贊

綠鬢紅顏，金精玉粹。聘束帛於山林，膺綸言於殿陛。身遊乎蓬島方壺之間，道泝乎伊洛洙泗之澨。潛溪之後學，名聞九重；玄英之雲孫，華間奕世。是所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又贊

太平謝鐸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弘，上泝伊洛。如麟在藪，如星在晨。旁觀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吒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視欿然。銘盤書紳，雜誡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迄宋歷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重刊遜志齋集凡例

一　是集先生歿後六十年，臨海趙學諭始得散落詩文三百一十四篇，梓于蜀者，爲蜀本。又二十年，太平謝文肅公、黄巖黄文毅公徧輯四方所藏，得四十卷，郭令尹梓于寧海者，爲邑本。又四十年，郡守姑蘇顧公梓于郡齋者，爲郡本。今據三本而參酌之。

一　集中諸論舊多遺闕，近時丘文莊公稍加補正，名爲《論淵》，梓行于世。今據《論淵》以補其闕。他所訛誤若《讀尉繚子》之類，考諸經史子氏及《正韻》、《玉篇》等書正之，其無考者仍存疑。

一　《宋學士文粹序》、《貞義處士鄭公墓表》、《皇明文衡》爲金華樓公璉作。然邑本、郡本皆有疑先生與樓同門同官而代筆者，仍存之。

一　《勉學詩二十四首》《文章辨體》刻爲吴人陳子平作，而蜀本、邑本皆有。《赤城集》亦載爲先生詩。《懷麓堂詩話》惟云未考。識者謂子平未嘗至蜀，而初本得自蜀中，當爲先生作無疑，故仍收之。

一　《蔣伯孚字説》、《蔣氏異瓜辨》、《贈雷峰樵叟》、《送平元亮》等序，《復齋》、《梅所》等記，《溪漁子》、《大笑生》等傳，《關王廟碑》、《樓君墓銘》，俱載邑本。而《關王廟碑》又載《寧海志》及《三先生文粹》，今悉補入。

一　《送李參政》、《王文烱》、《李生》及《方氏族譜序》、《越國公神道碑》雖皆見《潛

溪集》，而邑本各題下有「代太史公作」字，則實爲先生筆，故收之。

一　《遊峨眉》及《歌風臺詩》俱載蜀本，而《峨眉》篇又載《四川志》，皆補入。

一　《遺安堂記》載《三先生文粹》，《巾山晨望》及《閒居詩》，舊傳民間，併見《吴越錢氏家乘》，謝文肅公嘗有不及早見之歎，故特收之。

一　《慥慥齋記》雖邑本、郡本皆有，然嘗刻于《黄文獻公集》内。而《續文章正宗》亦屬黄作，且輯《正宗》者乃先生友人鄭栢、門人王稌也。決知非先生筆，故去之。與《木綿花歌》舊載邑本，亦以《正宗》爲熊磵谷作，而郡本去之者同耳。

一　原本所載如《送趙教諭》及《族譜序》、《告佑順侯文》等作，於先生文頗不類，以無據不敢删去。又如《覈咎》、《閔知》、《静學齋》等賦，《上蘇范二先生》等書，皆闕誤不可讀，然實先生筆，仍存之以竢知者。

一　附録原止録蜀獻王及同時名公贈遺諸作，今以傳狀、祠記及吊祭詩文而續附者，存始末也。若愚菴公墓文，孝聞、孝友二先生暨二烈女詩傳，此先生一門道德節義不容泯者，亦併附焉。

遜志齋集卷之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有序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盂，或書于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汩於名勢之慕，利禄之誘，内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爲學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爲箴揭于左右，以攻己闕。由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脩之事也。

坐

維坐容，皆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爲驕，俯爲戚。毋箕以踞、欹以側，堅靜若

山乃恒德。

立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爲坦途。

寢

形倦于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紓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佻以輕。遠恥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爲諂爲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食

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

居，不若釜庾之有爲。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飲

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尚慎其防。

言

發乎口，爲臧爲否。加乎人，爲喜爲嗔。用乎世，爲成爲敗。傳乎書，爲賢爲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祇，而人之隨。徇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啓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内既病乎德，外爲禍階。抵掌絶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顔孟之樂，反身則至。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道爲度。揆道酬物，己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爲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勉於自脩。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己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寧汝容？惡己所可惡，德乃日新。己無不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

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

與

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陷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静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駛。聖道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爲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羞。❶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雜銘

冠

居上不易，衆所瞻視，傾側必墜。

❶「不羞」，原作「不善」，失叶，今據正德本改。成化本作「則羞」。

帶

寬則弛，急則促。要厥中，泰而肅。

衣

服不美，人不汝尤。德不美，乃汝之羞。

屨

孰爲險？履非義。孰爲夷？行必思。敬于事先，靡適不宜。

筆

妄動有悔，道不可悖。勿謂汝才，後有萬世。

墨

難乎成，易乎毀。保玄德，著千禩。

硯

其體剛，肖乎乾；其用静，法乎坤。惟德全，永長存。

紙

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欲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界尺

體方則動正，質重則行直。一轉一側，亦不可偏僻。

硯匣

思而後言，其言必傳。言而後思，雖悔莫追。

書櫃

唯群聖之道，咸萃在茲。不能精思力學，則書爲虛器。不能希賢由聖，則學非真知。小子極愚，敢不敬慎，日以孜孜？

書籤

至博而約於精，深思而敏於行。

考古以立事，觀人以脩己。治亂興衰必知其由，進退語默必中乎理。

毋眩乎辭，必要諸道。以聖爲則，純駁可考。

論學則觀其身，論政則考其時。

詞有華而不廢，言有似而不取。

枕

於此思道道必明，於此論事事必成。於此警戒，汝福將大。於此恣肆，其禍將至。

席

燕安溺人，甚於洪波，身溺可濟，心溺奈何。

患常生於無事，禍莫大於多欲。憂惕可以保身，敬慎可以致福。

衾

己之溫，思人之寒。己之安，思人之艱。

德之失，錦衾慄。道誠完，布衾安。

持敬勿墮，恒省己過。毋謂不汝知，天視不遺。

床屏

蔽汝身，毋蔽汝心。

椸

美衣華體，美服華身。衣之惡，謂汝窶貧。名之惡，斯爲小人。致飾於外，而不思自新，奈何乎此民！

頮盆

汝面或垢，不容飲食。汝心之汙，不愧于色。噫！視心如視面，以新厥德。

户

端爾聽，邇言勿溺，小事必敬。正容體，謹辭令，出入必思，欽若天命。户内治，天下易。邇或謬，遠安求？已爲而悔，莫若早戒。患至而憂，不如預謀。何以樂？心無愧怍。何以憂？輕舉多求。闔兮闢兮，取法乾坤。由仁義行，以貽爾子孫。

牖

蔽則暗，啓則明。克去欲兮，天德乃弘。大其牖，天光入。公其心，萬善出。啓之啓之，天光斯生。戒之戒之，勿蔽汝天明。日月之光，無微不達；鬼神之理，無幽不察。擴汝昭明，勿自掩閟。觀室於牖，觀人於道。闢牖者破昏，好道者日新。

柱

人有可忿，反己而察。己有甚怒，忍無妄發。

毋肆爾情，以壞汝名。彼惟不思，卒僨事喪生。

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室寧，爲善事者子孫興。

室何以傾？梁柱弱。家何以衰？禮義薄。國何以亡？無德澤。

門

非禮之事勿行，非義之貨勿入。

禮義所出是爲清門，悖傲所出是爲禍門，貨財所出是爲幸門，仁賢所出是爲德門。

不惑於利者休，多行可悔者憂。

非無外，不足以任道。非無息，不足以成業。非至公，不足以知人。非至密，不足以察理。心之所貴者四，此之謂也。

釜

勿納非義，以取滿盈，非義多毒，滿盈必傾。

質完厚，德日新。資六府，養兆民。

食器

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愧色。無功而厚享，缺。節己以裕衆，是爲儉德。嗇人以自封，斯爲民賊。

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圖。

適己而忘人者，人之所棄。克己而利人者，衆之所戴。

酒卮

無以欲失性，無以忿輕生，無以樂忘禮，無以利用兵。洽親和衆恒於斯，造禍興敗恒於斯。懲其惡以趨善，尚慎其儀。

可欲必戒，萬乘之國多以此敗，矧汝士也泰。

人不嗜水，而惟酒之嗜。酒之味美，而水無味。嗚呼！淡泊者無毒，而好美者可畏，夫焉可以不識？

肉俎

有以異物，用物無愧。不能脩德，而享其奉，是食其同類也。吾爲汝懼之。

食案

爲善終世，一眚而蹶。務德如山，一言而殘。忿不可長，惡不可滋。匕箸之頃，怨或起於斯。

疾不生於堇荼，而生於甘美。禍不起於干戈，而起於言語。敬慎汝口，鑒于前軌。

養身之具，或有未備，汝以爲愧。養心無方，禮義消亡，不思其臧。忽其大而圖其細，幾何而不賊汝之生邪？

斗斛

土廣粟多，匪以量而加。德薄才散，匪以貧爲患。出納平均，將利爾嗣人。

權衡

虛以爲體，平以爲則，隨物賦形，爲民作極。皇王攸謹，尚其無私，百爾秉心，或鑒于兹。

尺度

尋丈之繆，實始毫釐。君子畜德，無忽細微。

几

憑之安，出汝言。居上不易，爲下實難。

倚席

汝之息，念民之力。汝之休，念民之憂。忘其私而與道謀，後其私毋俾人尤。先人而後己者安，適己而勞人者危。無以過小而不戒，無以道大而不爲。

扇

德之涼，任之寵。攝尺寸之柄，四方風動。謹無悔，忍無憂，謙無辱，信無尤。時乎舍，時乎庸。動不違時，代天之工。

寒即乎燠，暑即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爲身之殃。噫！嗜

欲之毒甚於劍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邪？

爐

近而即之，則能温汝。狎而陵之，則能焚汝。民猶火也，勿謂可侮。

匕　筯

汝之食人慎勿恩，人之食汝慎勿諼。五鼎之饋，爲惠不成，乾餱之遺，怨由以生。一舉筯而驕士，將敗汝名。

帚

地之垢，治之以帚。心之垢，不思其道。汝居孔潔兮，於汝何有！

瓦

大廈不傾，匪一瓦之積。黎庶之安，乃衆賢之力。

浴　器

洗滌邪慮，以啓新知。勿安於汙濁，自棄弗治。

濯之潔，初匪外至，於鑠！天明亦若此，衆欲汙之，吁可鄙！形之汙，濯之則已。心之汙，百行皆毀。名之汙，萬世之恥。水既潔，然後可以澡身。己既修，然後可以化民。

桔槔

旱爲虐，汝功乃作。寧汝無功，無俾歲也凶。

聖制器，資利人。功施博，巧足珍。賜多言，道未醇。眩異説，惑聖真。是猶見一瓠之濟，而以舟楫爲可棄，夫安得爲智邪！

鑱

用汝芟夷或封殖，崇善去惡乃厥職。念民勞，謹民時，順民欲，惠民灾。

耒耜

勞思善，敏豐財。安厥匱，恬厥勩，業勿貳，世長利。

牛之力不可劇，土之宜不可易。牛劇則敗，土易無稼。

箠

勞則息，毋既其力。力竭則斃，於汝乎何益。

鞍

道役智，智役力。智之不如，惟汝所適。任智而不知道，人將汝役。

馳驟易劇，不若徐行不息。易劇者緩，不息致遠。

轡

操縱有術駑猶良，用違其才騏驥亡。以寬馭民邦乃昌。

車

以廣載，以剛運。險則止，易則進。衆材得職乃不僨。衆器堅，車乃良。百戰得賢成乃光，朽轅腐輻乘者殃。

雜誡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右第一章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也。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其於不善，不禁而莫能爲，畏威者禁之而莫敢爲。不敢之與不能，何啻陵

谷。

右第二章

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於禮樂而棄之乎？尊所賤而卑所貴，失莫甚焉。

右第三章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禄之蠹。耳剽口衒，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鈎摭成説，務合上古，毁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右第四章

爲政有三，[1]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右第五章

古之仕者將以及物，今之仕者將以適

[1]「三」，原作「二」，今據成化本、正德本、崇禎本改。

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右第六章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右第七章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鄙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

右第八章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

右第九章

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右第十章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賂賄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右第十一章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

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右第十二章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未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

右第十三章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禄撓乎中。一存乎利禄，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右第十四章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右第十五章

爲家以正倫理、別内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脩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右第十六章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

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右第十七章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右第十八章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强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凷寢苫。❶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右第十九章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

右第二十章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没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

❶「凷」，正德本作「土」。

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1]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右第二十一章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是自棄其家也。

右第二十二章

爲子孫者欲其愨，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頟頟然。循循者，善之徒，頟頟者，惡之符。

右第二十三章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右第二十四章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右第二十五章

[1] 「令」，原作「今」，今據崇禎本改。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悦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悦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右第二十六章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

右第二十七章

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右第二十八章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處野，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右第二十九章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没，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右第三十章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右第三十一章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右第三十二章

不怍于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其惟君子哉。

右第三十三章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人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右第三十四章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右第三十五章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右第三十六章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

右第三十七章

金玉犀貝非産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

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右第三十八章

學箴九首有序

昔之爲學者，經無恒説，師無恒道，隨其意之所向，而欲自達於古，爲功勞而成效寡。今之世異乎此遠矣，經出於一家之言，而道概於聖賢之中。苟務學焉，宜無不至，而人才之難，反有甚於昔者，豈非不得其方也哉？作九箴以自省，且以戒人。

擇好

不好而學，勞而罔獲，不慎而好，曷底乎道？或好其迹，或好其辭，匪不能好，其好者卑。三千之徒，莫非奇士，聖云好學，惟顔氏子。俯仰自得，泊乎無言，彼豈區區，急於有聞？[1] 嗟爾奚爲，以名自累，名也可懷，顔亦可媿。

慎習

以身範俗者，聖賢之爲。不化於俗者，中人之資。與俗推移，匪愚則何？古之爲學，所以行道。通則爲汙，介則爲矯。較其所近，介愈於通。失己雖殊，違道則同。夷群混世，欲與道俱。懼汝忽焉，小人之趨。余兹戒汝，篤慎厥守。不有古人，可師與友。聖則汝師，賢尚友之。彼亦何人，汝寧弗思。

[1]「急」，崇禎本作「息」。

明　義

明於義者，於利也輕。授之天下，不以爲榮。苟爲所移，皆可欲者。快意陳前，身亦可舍。一念之動，一髮之間，相去幾何？爲陵爲淵。勿以其微，殆曰可受。微之不察，大者何有？聖有伊尹，放主於桐。海內帖然，服其至公。人見遺錢，縱目私睨。市兒抵掌，訾其貪利。尹獨何道，舉世不疑。心無所利，曰汝信之。惟利之喻，害于而躬。行義之報，博乎無窮。擇義在我，聖亦可企。勿謂古之人吾不敢至。

辨　疑

不善學之人，不能有疑，謂古皆是，曲爲之辭。過乎智者，疑端百出，詆呵前古，摭其遺失。學匪疑不明，而疑惡乎鑿。疑而能辨，斯爲善學。勿以古皆然，或有非是。勿負汝能言，人或勝汝。忘彼忘我，忘古與今，道充天地，將在汝心。

虛　受

中之虛，取善於人，沛然有餘。實其內，自以爲至，人不汝惎。天下之善，天下同之。汝不自私，孰匪汝師。一夫之識，其復能幾，奈爾不思，貴己賤彼。舜禹之聖，猶取人言，汝曷不然，汝豈誠賢。

知　要

何以治己？何以治人？聖承賢繼，

何革何因？爲學不難，知要爲貴。識其大端，勉焉可至。不察其本，而玩其華，窮奇極博，於道何加？聖賢之學，皆以用世。不宜於行，斯爲一藝。天之畀汝，靡有不全。汝忍狹之，不畏於天。

篤信

命輪人爲弓，强之不從。俾鼎人爲瓦，迫之不可。工守其業，猶不以利移。舍古徇今，可以士爲。❶仁義吾内，爵禄其外。内爲外屈，失其天貴。蹈道自我，夫豈由人？不求合於世，斯爲天民。

慎獨

人或可欺，天實汝司。人不汝窺，汝心自知。噫！存心如事天，爲敬之基。

篤行

中人慕道，如童贊日。知其爲明，不知其質。日不可邇，道非日比。擴而行之，在我而已。一身非微，天下非大。勢有屈伸，道無隆隘。勿敏於言，而怠於行。維恒若不足，以底于成。

四憂箴 有序

孔子之聖，不待勉而成。然恐夫德不修，學不講，義不即從，過不能改，則引以爲己憂。今人之質，不足幾聖人也決矣，而未

❶「可以」，崇禎本作「何以」。

見有以四者爲憂者。其卒歸於愚也，奚怪焉。余懼爲愚之歸也，箴其闕以自勉。

修　德

古人言學，修其在己。己無所得，猶不學爾。惟德之務，必勉於爲。譬諸飮食，必飽爲期。方其已飽，不憂其餒。無以繼之，餒可立待。是以賢哲，務德是修。行以終身，恒以爲憂。一事之成，一行之蹈。豈云匪德，貴乎彌邵。知不逮舜，仁不逮堯。曰伊曰周，德音孔昭。彼與吾同，作則萬世。獨爲凡民，寧不有愧。充之俾崇，擴之俾洪。主敬力行，不息其功。成無爲能，盈無爲足。聖之不如，而汝自局。汝不是思，汝年日加。曁其已晩，汝憂則邪。

講　學

聖於萬理，皎若日月，不資修治，洞見毫髮。猶必講學，以辨是非。嗟今之人，乃謂有知。性命之微，政教之大，遠徹古今，廣溢覆載。孰可自淑，孰可及民，損益弛張，奚後奚先？汝之不講，粉飾掩護。事變臨前，左右失措。古君子爲學，要而不華。任之天下，如治其家。惑矣今之人，以華爲貴，空言自誑，道則不至。咨汝講學，大本是求。勿狹以陋，勿駁以浮。心與道俱，鬼神與謀，憂己之不逮，後則無憂。

徙　義

聞所當爲，奮決不疑，飇移電馳，是謂

勇於自治。知其爲義，可否進退，怯於爲善，陷溺也易。聖賢雖大，惟勇可成。勿安於非義，謂吾不能。義不即從，❶聖猶憂之，汝不憂乎？忍自絶於善，而甘爲小人之儔乎？

改過

昔爲不善，今悟其愆，能立改之，不失爲賢。言曰既出，事曰既往，懲創不嚴，其惡日長。理欲之際，義利之間，精察其幾，勿就所安。折其始萌，覺於將發，盪摩翳昏，存其昭晰。作聖之學，必謹自兹，顏子不貳，爲萬世師。勿恃能改，無過爲貴。以有過爲憂，顏樂可致。

箴四首 有序

無以過人者，衆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又君子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不同乎時，雖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至近者始，作箴以自勗。

口

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言，是愚之符。佞爲憸人，愚爲鄙夫。宜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彼狂。

❶「即」，崇禎本作「能」。

惟道之從，勿徇乎人。徇人違道，與愚侫均。天之生爾，將以明道。狂波墜緒，汝障汝紹。勿肆於冥，合乎大中，惟翼聖之經。

身

人之營營，汝則凝凝。人之皤皤，汝則安安。相彼君子，如嶽如河。小人輕儇，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不死于機，卒殺于燎。嶽以靜壽，河以廣容。式其深崇，以鎮于家邦。

食

凡民之生，食必有事。徒食不事，惟犬豕類。犬以禦盜，豕以供祀。人之無益，非二物比。美貌長軀，號名爲儒。智出物下，孰云非愚。我告汝訓，臨食必思。思而無媿，汝則食之。汝業不修，汝德不益。汝心有媿，雖餒勿食。汝學汝仕，推是無違。思而有得，力見於爲。功施天下，萬鍾非奢。無德於人，瓢粟猶多。汝思而食，省于斯言。誰謂道遠，將得其門。

寢

聖哲之寢，心亦有思。思而爲善，厥德沛如。彼闇之思，在乎利欲。長惡滋凶，惟日不足。周公待旦，大猷以成。跖起鷄鳴，死以盜稱。其思則同，其績曷殊。中夕不寐，撫心以圖。

克畏箴

於皇上帝，降衷于人。五性統心，宰制此身。如國之君，如兵之帥。百職萬夫，罔敢乖悖。稟氣或偏，梏其天明。外與物交，私欲乃萌。淫哇誘耳，靡曼眩目。言發於躁，形動於欲。或亂以酒，或肆以狂。詭隨爲柔，狠虐爲剛。顚倒謬迷，舉違其正。敗類賊倫，斲喪天性。當其方昏，恬謂宜然。中夜靜思，夫豈吾天。迺奮而悲，亟改前轍。遏於橫流，撲於始發。若去蟊賊，若戡姦殺。鼓勇直前，不留寸蹤。抉彼陰霾，洗滌日月。秉禮持敬，作我斧鉞。孤光既回，萬類復初。思前之爲，陷於嚚愚。今幸克之，敢弗戒懼。操存稍怠，恐其逸去。屋漏之闇，對越有嚴。一念之微，鬼神降監。勿安所安，勿嗜所嗜。易失惟言，難成惟事。圖巨於細，履坦若巇。跬步或差，萬馬莫追。內謹其幾，外防其誘。盤盂機穽，衽席師保。可畏在心，豈彼蒼蒼。心之操縱，身與存亡。表裏交修，本末一致。作聖之基，敬戒勿墜。

勵志箴

天賦純命，赫赫皇皇。肆人受之，厥質匪常。或柔或剛，或粗或龐。❶惟上聖允臧，爲民之綱。天命上聖，綱紀人極。肖天之能，克有成德。發之爲猷，動之爲則。播爲嘉言，時靡瑕忒。如陶如冶，如春如秋。如元氣之運，如江河之流。民咸仰之，莫覿厥由。舉民于大中，佐天洪休。昔在堯舜，

❶「粗」，成化本、正德本作「粹」。

邁烈百王。亦有湯武，易亂以康。弼其令謨，惟群哲有光。翕萃駿昌，道以大行。周德衰止，玄聖以作。以言爲政，以詔以覺。其德天地，其用粟帛。妙乎無方，於廓景鑠。相在後君子，孰不是儀。永言千古，疇克類之。有扶而崇，有淪而卑。有閑于事，而本則遺。惟昔炎宋，天擴其蔀。篤生俊哲，旁魄先後。導流于源，擇苗于莠。用爲飮食，作爲師保。穰穰者舒，擅於中區。譬彼夏屋，既搆既除。曾是弗居，困踣路衢。慨懷古昔，慚愧交如。閔予微陋，夙亶顓魯。父師之訓，纘引先緒。昭哉先子，靖恭好古。匪仁弗服，匪禮弗處。爰求懿德，以淑後生。秩秩嘉謨，渢渢德馨。何惑不祛，何昧不明。斂之毫芒，散周八紘。

予實不類，聞善鮮蹈。眩瞀于華，罔臻厥奧。持循不武，過愆莫告。惟怠荒之懷，是用不得其要。惟日惟月，則弗我舍。聖功誕遐，曾弗我屆。童也植志，壯也則懈。內愧於心，若膚叢于蠆。在昔多士，卓爾早成。一間庶幾，揚聖之庭。長沙博志，諸葛挺英。皆夙造乎道，爲世準程。予企焉是望，若或可及。退省于中，莫之能立。中夜以興，攬衣涕泣。若鴻鵠在樹，靡所止集。視彼澗水，其流湜湜。未抵于海，尚莫能息。道雖云遠，有志則獲。心膂方强，焉敢不力。誠以爲幹，敬以爲植。義以爲路，禮以爲城。俾內無擾，而外慕不萌。統乎天君，百志惟明。弧勁則遠，水盈則衍。溝澮之溢，所及則淺。伯禹之績，公旦之典。豈伊匪人，德劭於勉。一體之虧，愧不逮人。衆德之弛，覆謂宜然。謂汝弗知，亦既能

言。知而弗念，云誰之愆。嗟予小人，❶矢自今始。匪口之言，惟足之履。成巨於微，陟遐于邇。群哲在上，用循于前軌。

毀譽箴

余嗜道頗久，間徵之毀譽，而喜怒之心未忘，竊爲物所動也，作毀譽箴。箴曰：

人之譽汝，戒汝勿喜。汝喜而驕，汝德日圮。人之毀汝，戒汝勿怒。汝怒而争，人將汝惡。圮爲愚甚，惡爲禍階。內削外戕，存者幾何？古之君子，學以爲己。聞人之言，審己而已。是也吾師，否也吾欺。過則在彼，喜怒何爲。無知之人，中怯不足。以人之言，爲己寵辱。人言萬端，孰可詰徵。苟信不備，負汝之生。汝自今後，吾告爾法。棄汝耳目，惟心是察。耳目者人，心通乎天。天而謂然，汝何憾焉。

擇交箴

捷捷而趨，諾諾而隨。面則爾諛，背則爾非。默默而方，誾誾而正。貌不爾是，心則爾敬。苟信其外，不察其中。君子之失，小人之從。友彼小人，如飲鴆酒。入口雖甘，毒則在後。與君子朋，螫舌逆情。始爲難堪，輔爾于成。有妄人者，二者之間。援仁襲義，以訐以訕。求其所爲，汙穢莫測。是爲務名，惟爾之賊。交際孔艱，厥狀萬端。直爲爾傲，順謂爾奸。傲德之凶，奸德之回。不回不凶，惟道是諧。無求人合，而合于天。人合一時，天合萬年！

❶「小人」，成化本作「小子」。

家人箴十五首 有序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爲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脩身。身既脩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爲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脩有箴戒之義，因爲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爲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絶，爲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

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爲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爲僞，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興拜跽，曷爲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恃弗戒。由道在己，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爲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僥倖高位。秖爲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脩己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不勇於爲，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巽懦，御人患乎剛

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絶私

厚己薄人，固爲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爲偏。疎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爲人僞。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己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祗肅，靡敢驕橫。於道爲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己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于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爲。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既爲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爲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强，忽其既耄。於乎汝乎，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没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閤嬖女。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絶，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子，以患爲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己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

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　遠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心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　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不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愼弗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四箴

父　子

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

薄。大舜日夔夔，瞽叟亦允若。

夫 婦

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樂禎祥來，乖戾災禍應。擧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由正。

兄 弟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荊。連枝復同氣，婦言愼勿聽。

朋 友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眞。小人口如蜜，轉眼如讎人。

九箴 有序

臣以迂陋，過承睿知。玆者考文，還自京師。敬奉教令侍世子殿下講學。伏觀世子殿下，天性高明，學業超卓，顧臣何能有裨萬一。竊惟古人忠愛乎君者，必有箴戒之辭。臣無似敢取聖賢之意，作箴九首以獻。講讀之暇，倘賜覽觀，或可爲懋德之一助。臣不任惶恐之至。

敬 天

人之有生，受命于天，動作起居，奉以周旋。苟或弗敬，是慢天理，既違天常，亦

紊人紀。是以聖哲，祗慎小心，事無鉅細，罔有不欽。逸欲靡存，怠肆靡作，順天而行，俯仰無怍。純乎天德，與聖爲徒。保國撫民，可不敬夫。

守訓

聖皇有訓，傳之萬年，惟克慎守，乃爲仁賢。制度有常，尊卑有叙，愛親忠君，恤民禮士。大而治國，近之脩身。孰爲之綱，在敬與勤。敬則心明，萬理不昧。勤則身泰，所爲無怠。精思篤行，大訓是循。能循聖道，是爲賢君。

本孝

身乎奚自，實本乎親。惟能盡孝，斯可成仁。況茲有國，神民是主，至德無虧，庶政以舉。温顔抑氣，先意承歡。膳宰視食，司衣問寒。未言而畏，不怒而恐。志靡自專，事無妄動，正躬謹行，非禮不由。君親既安，心乃無憂。惟古文王，事父盡孝，著於禮經，萬世是效。儲王睿哲，尚其師之，勿謂聖人，我不敢爲。

正學

古學務實，體立用隨。始諸身心，驗於設施。後世失之，攻乎文藝。觀聽是娛，道德是棄。王者之學，以古爲師。窮理正心，固守勇爲。法堯爲仁，法舜盡孝。視民如傷，文王是效。簡册所陳，善政嘉猷。取之自治，奚暇外求。聖賢立教，要而不煩。昧者溺心，疲德空言。漢之賢王，東平稱最，

篤行爲善，垂範百世。魏有陳思，徒事文章，德業無傳，識者弗臧。聖明御世，好善崇德。鑒乎成憲，永康邦國。

推仁

天地之德，廣厚無垠。蔽以一言，莫過乎仁。萬生芸芸，天孰不愛？爰命人君，天工是代。圓顱方趾，共本異形，苟揆厥初，皆若同生。聖人之心，博施濟衆。一夫失所，如抱疾痛。燠念民寒，飽思民飢。己享安逸，恐民之疲。不奪其時，不盡其力。開其昏愚，賑其災厄。衆庶樂業，國乃富强。上不恤下，非禮之常。蕩蕩大藩，哲王所受，世篤至仁，千載是守！

謹禮

人情難制，譬之河江。禮以正俗，爰立大防。上而朝廷，下建閭里，[1]自身及家，莫不有禮。君臣以定，父子以親。夫婦昆弟，舉得其倫。大法既昭，衆志咸一。綱紀相維，名分有秩。禮之爲治，析於未萌。不能謹禮，刑措奚能。賢哲知本，檢身克己。言動之微，履繩蹈矩。以此使臣，必效其忠。以此臨民，必致其恭。爲國以禮，聖有明訓。敬德罔愆，永垂令聞。

[1] 「建」，成化本作「逮」。

崇儉

天地生財，以養庶民。宰制之柄，在乎人君。節己厚人，不專其利。崇儉黜欲，邦國乃裕。苟恃富侈，奢泰是夸。既損令德，民用咨嗟。明明聖皇，以儉率下。尚朴懲奢，天下從化。囊帷革履，史策見褒。象筯玉杯，賢臣所憂。得失之原，勸戒罔極。千古爲鑒，愼乃儉德。

無逸

天德剛健，不已于行，日月旋運，無息故明。人處兩間，烏可放逸。耽樂是從，憂所自出。舜禹至聖，尚戒慢遊。日昃不遑，西伯興周。古有格言，燕安鴆毒。汲汲爲善，猶恐不足。人之有心，易縱難收。必學古道，乃可自修。目視簡編，心惟奥旨。匪賢弗親，匪善弗履。造次無失，寤寐靡忘，日求至樂，罔或怠荒。觀省往行，爲法爲戒，察理既精，勇爲不懈。忠孝仁義，日勉行之；充乎德業，發乎文辭。勤政之基，由此而積，敬于庶事，日新不息。

慮遠

處乎尊位，宜遠其謀。其遠伊何？千載九州。常人所知，止乎旦夕。聊樂一時，不知憂戚。苟安一己，慮不及人。寧謂天下，皆切吾身。聖哲存心，廣大周悉。慮無不至，念無不極。正身立德，以裕後昆。作範垂憲，澤被無垠。警畏憂勤，無或怠肆。

天下後世，終蒙其利。

慎齋箴 有序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於慎，而敗於縱。縱猶之火，一燎而不可收。慎猶之奉盈，心存於敬，而兢兢弗忘，則不至於顛覆，故君子惟慎之爲貴。里人王君仲臧，嘗病夫人以縱取敗，懲其失，名其室曰「慎齋」。余聞而喜其志，欲其久而不懈也，箴以告之。箴曰：縱轡以馳，忽而不思。康莊險巇，惟惕惟慄。虞其遺失，履坎而佚。惑乎世之人，以肆爲可常。怠不知檢，率取危亡。汝放於言，言孰之信？不慎於行，孰汝之順？言爲德符，行爲德機，二者不慎，干悖之歸。有覺齋居，以慎作則，匪嘉厥名，將飭爾德。欲言而思，勿爽於宜。勿爲詭誕，以啓厲階。將行而思，必由乎義。勿人之從，惟天是畏。天之昭昭，靡幽不臨。遊鑒汝體，息鑒汝心。由粗而精，由微而鉅。敬慎無愆，勖哉君子。

宗儀九首 有序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啖，勞而瘁，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爲之甘脆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爲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於是飭身悖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没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爲難。

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爲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乎天者，夫寧有强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歎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廛井之氓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

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惟惡名之求，尚爲愛其身也乎？

吾懼夫吾族之人，爲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鬭争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一歲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吊。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群哭之，群祭之，群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内，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涣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

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强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緜其身緣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恥其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吴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以爲工也，顧不惑哉！

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上者之子孫不能脩身篤行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黄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脩身望乎族

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斂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世，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其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説，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輹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碪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

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猶爲，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鬭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魁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耶？其

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争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産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羸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没則告于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

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疏者，有疏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絶，則交遊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疏，疏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祗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疏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爲之制。其制曰：

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之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酬，既酬，揖請殺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黄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説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説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醻食羞皆後長

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于家，然後返。

歲爲禮儀之會二：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群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❶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絶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

鄉黨之制，歲爲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説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群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祗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于會者八：悖倫紀者、鬭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

❶「北」，原作「比」，今據成化本改。

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没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踴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櫃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於乎，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

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爲浮埃，化而爲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刲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

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

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絶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内，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爲也。[1]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瞭也。

於乎！先王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壞而化于夷，曁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于禽

[1] 「如」，原作「加」，今據成化本、正德本、崇禎本改。

獸而不之覺，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夷，由夷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淫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説，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美不適於用，❶烏可不學乎？

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禄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説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

❶「美」，崇禎本作「善」。

之而賢，勉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騰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説乎！以詞説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

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强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群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朴楚以養其恥。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强者仰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産、平賦、興教、聽訟、禦灾、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説者爲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爲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

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　行

士之爲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爲聖，賢得之而後爲賢，君子修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夷狄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閫閾之内，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藿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爲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爲勞。其心以爲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汙辱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

難成易毁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

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譏之以爲呰，大則册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噦不欲入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胤羞以爲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

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産，則不踰于中家；以言乎爵禄，則未有以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愨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斁天倫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

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于家，稱于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無服者爲服緦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修德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爲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讎，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勩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籍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壠雖有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籍使之然耳。

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夥，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爲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禄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

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庾，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爲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修于身而不懈者乎！

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爲廣狹。道術材略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爲可以扶衰拯溺，爲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俾不遽至於禍敗。況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爲其分之所當爲，奚爲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姻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媿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矜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爲人之所難爲，其胤嗣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爲善人乎，孰謂爲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

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滀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汩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綜覈海内，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

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説起。故聖賢非爲己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己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

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爲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産殊絶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表，使爲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閲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産。産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

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板以朱，書以青。右曰「媿頑」，板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卹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❶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一終

❶「與」，原作「之」，今據成化本、正德本、崇禎本改。

遜志齋集卷之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釋統　上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强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弑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内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説，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

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❶ 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别，内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弑也。

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强，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概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 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内，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 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揚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 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 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 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 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

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

❶「不」，成化本作「必」，據上下文意，當是。

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正統之説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説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脩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

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説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

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釋統　下

夫所謂變統之制者，何也？異於天子之禮也。彼生以天子養，没以天子葬，儼然帝中國而臣四夷，天下莫與敵，大矣。曷爲而異其禮？蓋其所可致者，勢也，不可僭乎後世者，義也。勢行於一時，義定於後世。義之所在，臣不敢私愛於君，子不敢私尊於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天地、參諸鬼神而不忒也。

何謂天子之禮？正統是也。正統之君始立，則大書其國號、謚號、紀年之號。凡其所爲必書，所言必書，祀典必書，封拜必書。書后曰皇后，書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殁，皆曰崩，葬必書其陵、其謚，有事

可紀者紀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詔、曰令、曰制。兵行曰討、曰征、曰伐。施惠曰赦、曰大赦。施刑當罪曰誅、曰伏誅。違上興兵者曰反、曰作亂、曰犯、曰寇、曰侵，倍之者曰叛。其鄰國、其臣慢之者，必因事貶之。知尊正統者，雖微必進之。不幸而至於衰微，受制於强暴，或屈而臣之。强暴者，誠夷狄也，誠不可爲正統也，則盜賊之雄耳，必慎抑揚予奪之辨。其以兵侵也，曰入寇，得地曰陷，據都曰據，至闕曰犯。虜正統之君，必易辭書其故。見殺曰弑，而書其主之名。及其主之没也，特書曰死。其黨之與謀，陳力得罪於正統者，雖功多皆書曰死，以著其罪，以絶其惡。得中國之地，其民有思中國而叛之者，曰起兵，以地降者曰來歸。不爲中國而反者，彼亦不得而盜賊之也，亦曰起兵。得郡則曰取某郡。其誘正統之臣曰誘，執曰執，殺曰殺，將相則名其主。正統之臣降于夷狄，則夷狄之。死不曰卒，而曰死。凡力能爲正統之患者滅亡，則異文書之，以致喜之之意。正統亂亡，則詳書而屢見之，以致惜之之意。

變統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下而正統絶，則書甲子，而分註其下，曰是爲某帝某元年，書國號而不書大，書帝而不書皇，書名而不著謚。其所爲，非大故不書，常祀不書，或書以志失禮，或志禮之所從變則書。立后不書，尊封其屬不書，非賢臣，雖王公拜、罷、卒、葬不書。行幸非關得失不書，詔令非有更革不書。其崩曰殂，后死曰薨。大臣曰卒，佐篡弑，贊征伐，以危正統者，曰死。聚斂之臣曰死，酷吏曰死。浮屠之位尊，而因事得書者，曰死。毁正統陵廟宫室，名其主。用兵不曰討，不曰征伐。

刑其人不曰誅。天下怨而起兵，惡而起兵，不曰反。惡乎篡弒，非惡乎君也，惡乎夷狄，惡乎女主，非其君，故不得以君道臨之也。惟於其臣，於其部落，則得致其罪。士之仕變統者，能安中國則書，能止暴亂除民害則書，能明道術於後世則書。有愈貴而愈賤者，有愈賤而愈貴者。利禄寵倖之臣，愈貴而愈賤也；守道不汙之士，愈賤而愈貴也。故君子之於變統，外之而不親也，微之而不尊也，斷斷乎其嚴也，閔閔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統之復也。是何也？爲天下慮也。奚而爲天下慮？使女主而乘君位，夷狄而踐中國，篡弒而不亡，暴虐而繼世，生民之類幾何而不滅乎？立變統所以扶人極，能言抑變統者，君子之所取也。

後正統論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吴、楚，以兵以粟，則不遠於魯、衛、曹、鄭，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吴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説乎？

由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嘗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

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横熾而中原陷没；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或爲夷狄所虜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二年而後天命絶。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見其微，欲斷自剖分之歲，廢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之歸也。

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吴、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横議者，猶啜啜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俟來者而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哉！

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内，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

久，以爲當爾。昔既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顧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吴、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文。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弭其僥覬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啜啜者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

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撥洪水、猛獸、蛇虫、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賊后者，

乘其君之間，弑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主之，❶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説也。彼夷狄者，姪母烝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梃而逐之。悍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之不平而噬囓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

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簒弑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况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聞有臣弑君者矣，未聞弑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有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弑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忍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僭乎？又况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簒臣之事則既然矣，賊后曷爲而不得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陰乘陽位，必諄諄爲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則戒

❶「從」，成化本、正德本作「泛」。

曰：「履霜堅冰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于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黄裳，元吉。」黄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主之乎？

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

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以戎狄與蛇虫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之，況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肯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强如苻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吕氏之强，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

曰：是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

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

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自予爲此文，未嘗出以示人。人之聞此言者，咸訾笑予，以爲狂，或陰詆詬之。其謂然者，獨予師太史公與金華胡公翰而已。天下之人若二公者少，而執偏私之見者常多，予之言何恃而立於世哉！然二公者，天下之賢而知道者也。文章言論惟知道之人能傳，而偏私者無聞焉。二公既信予，則後世之賢者其有不信者乎？吾之言其有所恃矣。或稱古今人不同，所見亦異，又安知其果足恃哉？抑吾聞道之在人，不以古今而有二。後有同予所得者，必將有取于斯也。有取無取不足較，予拳拳之心爲天下生民慮爾。有志乎生民者，果以予言爲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

深慮論一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强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

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

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二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

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絶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内，❶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歟？

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恥。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内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❶「常」下，成化本、正德本有「知」字。

深慮論三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於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於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於己而後爲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於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於堯之政。禹繼舜，守舜之法而不敢損益。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爲，復之於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以私意爲之也。以私意爲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

周之政可謂善矣，本於唐虞二代之爲，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於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於削弱，則曰周之政弱，於是更之以强；周之刑過於寬，於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於寬與弱也。當周之衰，國自爲政，苛刑密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於是亡六國而爲秦。則周之諸侯以强與猛而亡，非過於弱與寬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公之舊，❶而重之以强，濟之以猛，於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變更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逾旬而不用之則欹。善治弓者，見

❶「周公」，原作「周王」，據正德本改。

其欿則檠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臬。爲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過哉？棄良弓之過也。❶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爲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

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斂袵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疎略，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

❶「弓」，成化本、正德本作「工」。

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況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

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僞、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爲暴亂、貪猾、詭僞、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爲也。聖人之爲法，常治之於未爲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爲，故爲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豶豕之牙吉。」豶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爲鹽醯，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醯，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醯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鹽醯爲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非也。

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爲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爲事實者。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之

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虚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爲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鬭，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鬭，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爲仁，非特曰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鼈，牢栅而鷄豚。欲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爲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於獵而不傷麛卵，樵而不斬萌蘖，皆仁也。其爲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歡。❶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略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爲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叙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拊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濬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

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爲亂

❶「歡」，成化本、正德本作「欲」。

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爲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説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深慮論 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内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

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

其功業事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於亂，不如固守之爲萬全爾。

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韞藏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攜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璺矣。故國有治於疎略，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未嘗不笑疎略者爲愚，而不知疎略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深慮論七

謂必積德而後王乎，漢唐奚爲而有天下？謂天命可以偶致乎，項籍、李密奚爲而不有天下？此世儒難通之論也。然匹夫之家致十金之産，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由於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於隴畝，或興於世族，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百年之久，謂不由於天命，亦不可也。然則安所決乎？有累世之積，而又有聖人之德者必王，王必久而後亡，成周是也。雖無積於其先，而有聖人之心者，亦必王，其亡也必與積久者異，漢唐是也。二者俱不足以王，而得位者，僥倖乎天命者也，暫假之而已矣，秦隋五代是也。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

富貴之，將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

善於知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惟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視斯民之未安，猶赤子之在抱。養之以寬，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德，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於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蕃息之，長遂之，使其人喜悅而不忍易，斯可以久牧矣。苟鞭箠之，饑渴之，死亡其所授，而欲求其不己易，寧可得哉？

欲知天命之永與促，視乎創業之主，可見矣。創業者之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法制之不修，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誠能施教化，美風俗，其後世雖有冥愚暴悍之主，天猶容而不遽絶之。周自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不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既無先人之積可恃以不亡，又不及己之身修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爲秦、隋、五代之歸哉！

深慮論八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虞，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❶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挺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挺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

❶「所」，成化本、正德本作「可」。

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笑而殺之耳。何哉？真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

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嘗歉然。夸辭不出於口，忲色不形於面，以旁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爲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苟自恃其聰明，未有不敗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恥聞過，恥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狹，於是奸諛之徒謬爲卑諂，以媚適將順之於內，而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潛移於下，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過也。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爲聖賢相逢，驩然共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爲壅蔽，彼固以爲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爲計之愚，適爲奸臣之所笑哉。然則其所恃以爲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

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衆庶之言以爲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壅蔽者也。

深慮論九

世之言治者亦難矣！爲任人可以治，則二世之任趙高，哀平之任王莽，玄宗之任李林甫，皆以任之太過而亂。以爲自用可以治，則秦始皇、隋文帝皆以自用而致滅亡。然則果何由而可治乎？任人可也，不得其人而任之，不可也；躬政可也，自用而

不用人不可也。四海之事固非一人之所能知也，君人者能正一身以臨天下，擇世之賢人君子，委之以政，推之以誠，而待之以禮，燭之以明，使邪佞無所進其讒。信之以專，使便嬖不得撓其功。簿書之事不使親其勞，獄訟之微不使入其心，惟責之以用賢才，治百官，變風俗，足民庶，興禮樂而綏夷狄。如農之望穡，旅之望家，必俟其至而後已。苟有成功，任之終其身，不爲久也，爵之極其崇，不爲濫也。功苟不成，黜而屏之，不爲少恩也，罰而殛之，不爲過暴也。以此道任人，則賢者可得，而亂無自而生矣。其或群臣之才不足任，而已不可自逸，則當博求衆庶之善，施之於政，而持其大綱，以提撥天下之勸怠，洗濯天下之昏穢。使吾身如日月之運，爲力不勞，而纖微畢照；如雷霆之威，爲勢不猛，而萬物自懾。則雖躬親聽斷，亦何害其爲治哉！

昔之任人而亂者，衆人之所謂賢，則不任，必取其意之以爲賢者，則任之。而不知其意之所謂賢者，非希旨迎合之徒，則詐譎凶殘之小人爾。用是而致亂，非任人之罪也，不能擇賢之罪也。好爲聰察則不然，以爲群臣舉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之事皆由己出。故往往流爲苛細深刻，而亦卒底于亡。此非不能爲政也，不知爲君之道者也。夫爲君而不能任人，是猶御而不能轡，匠而不能斲。用力雖至，而不能成功。任人而不得其人，猶轡而不以絲，斲而不以斧也。曰：然則欲治者將何先？曰：明以擇人，誠以用賢。

深慮論十

爲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名喜功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馳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驟如一馬。然非無駑劣下才者也，雖駑劣下才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爲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爲何爲而頓異也，獨良知之爾。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焉爾。故以驥待馬，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爲善。

堯舜之世，其人豈能素習行義，而盡過於人哉？所以作之者異也。人有好名而强諫直諍者，有好名而修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於國言之，取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與之以名，則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用矣。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挾其所能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不肯

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隕穫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隳而天下無善士。非真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爲術至愚，爲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終

遜志齋集卷之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君學上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邈乎無爲，澹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争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己也。持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不獲盡其所欲爲，是曷若不學之爲愈乎？漢高帝椎樸質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爲群臣莫己出。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既不知爲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譬之兑戈垂矢，王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爲盜。豈戈與矢之不善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爲大禍者也。況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可疑當作足。以害其身而已。學至于近世，離而爲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

辨，勞而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兼窮而並索之，豈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于此。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爲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爲之謀，仁者爲之守，勇者爲之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學之不正，而欲徒務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況天下乎？

君學下

將欲應天下之變，而計謀規法不素備於吾心，一旦事變雜陳乎耳目之間，其不至於瞀惑迷亂者鮮矣。故人君不可不學也。人君之學，莫大於治心、立政。而治心之術有五：持敬以弭安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縱之漸，養慈愛之端以充其仁，伐驕泰之氣以固其守，擇賢士自輔以閑其邪。五者立，然後可以爲政。而爲政之方有八：[1]明而不至乎苛，寬而不流於縱，嚴而不迫於刻，仁而不溺於無斷，智而不入於詐妄，納諫而能委任，無逸而能不變。此爲政之本也，而未及乎政。然能是八者，則政可以舉而措之矣。

存之無形，索之無方，而其動無常者，心也。聖王之爲學，必先治於心。如操六轡以御悍馬，奉盤水而行乎堂階之上。惟其顛逸而不可制，傾覆而不可收，自旦以至夕，自起居飲食以至決大事處大變，自壯以至老，兢兢然不敢少肆。故雖在位數十年，而政教行乎天下者如一日。國有百歲之儲

[1] 「八」，成化本、正德本同。然正文僅列七條。

積，而宮室服御奉其身者無加，遐荒遠邑無飢寒之民，而憂勞之意不敢怠。有學以治其心，是以恒見其不足。苟自不足，則於治也何有哉！

後世人主不知學，以其天資之所近者爲治。好仁則姑息而無斷，任察則苛細而少恩，廢疑當作嚴。或近於殘，寬或至於弛，好謀多蔽於輕信，❶推誠每失於小人。❷或始於恭儉，而敗於驕泰。或初志甚鋭，而旋致縱怠。漢之文、景、武、宣，唐之明皇、憲宗，其才非不美也，而不足以庶幾先王之治者，豈非不能充之以學故哉！人惟知不足，然後久而不變。持其所長，自以爲能，居億兆之上，處尊榮之勢，內不能學，外不能親，疑誤。此人君之不幸也。

君量

智周乎萬物，才高乎衆人者，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仁足以施法政，義足以洽乎民心者，可以守天下，而未能使天下悦而不忘。善爲智者，蓋有不用智而無不明。不以才自名者，無所不成，德洽令孚，而人莫能忘其仁義。其惟量足以容天下者能之乎！洪河大江，奔注萬里，勢之所遇，聲之所嗄，洶洶乎其可畏。及趨於海，泊然而行，悠然而逝，渙漫浩渺，不復少肆者，以其量素足以容之也。天下，大物也。其動

❶「謀」，成化本、正德本作「謹」。

❷「人」下，成化本、正德本有小字「此句上下疑缺文誤字」。

也無端，其變也無恒，自非量可以容之者，孰能有之？人能辭萬鍾之禄，而或色喜于一金。能虜三軍之帥，而或呻吟於一指。其出於計度而後爲者，未足見人之量。惟其猝然遇之，視之而不驚，此非有量不能也。

古之聖王叢之以極繁至擾之事，而處之若無。投之以深憂厚懼之變，而應之不勞。恩及乎黎庶，功高乎往古，而不少見於辭色。豈强而爲此哉？其所操持者大，所涵畜者遠，事物不得亂其中也。堯視黎民時雍，不異於洪水滔天之時。舜居乎法宮而朝萬國，與陶漁于河澤之際無異。禹舉天下於魚鱉之波，而使食息於平土而不與焉。蓋於其功德之盛，未足見聖人之大。於處盛美而不居，然後可見其量也。後王之於古，若視日月，不能幾之者，豈皆其智之不能，質之不逮乎？速盈而易驕，可以利害動，而不能用天才知。❶才智自見于世者，❷庶官百職之所爲。無所用其才智，而才智之士咸爲之用，非聖人其孰能之！

君職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

❶「天」，崇禎本作「夫」。
❷「才」，成化本、正德本無此字。

短之權。位乎海内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爲功哉？

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己者，卒怠而不脩。賦税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擧，禮樂之不修，弱强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典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邪？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爲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爲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絶之耶，奚爲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踣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全其禄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憂，幸其未至以爲

愛己，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治　要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革姦剗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兢然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鞠訊而遠罪，潛修默改於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祗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愼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鶩肆馳逐於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

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纚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毁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惰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

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鈇者無異。此何必刑哉？ 加之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説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于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爲用至要，甚微而爲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悦，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 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虚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

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駡爲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其身，恥爲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加識别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愧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别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

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爲可恥，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爲疎，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官政

欲天下之治，而不修爲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爲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爲要，人次之。二者俱存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存焉則危。世未嘗無人也，然取而用之，與用而責成之，無其法，則猶無人也。今禄而仕者無虛位，求其知職而不媿乎禄者無幾人。法非不密也，而貪暴者不爲止，怠鄙者不加畏，闒茸不振者頑然食乎其間，而不以爲非。其患在乎取之過雜，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而黜陟不明耳。

奚謂取之過雜？可以治人者，必有以過乎人也。過乎人之人，居恒人之中，固已嶢然有異於衆，而爲衆之所服。善用人者，取其爲衆人所服者而用之。故人服其上之知人，而歎受知者之稱其任，各勉於自修，而無有僥倖乎禄位之心。使無以過於人，而用之於治人之位，則人必以上爲瞽，而以得位者爲冒，莫不自以爲可用，而有賤輕禄位之意。曰彼猶吾也，何以治吾！彼與吾等也，何以聽吾之曲直！於是處士以不仕爲高，恒人以得位爲宜。而仕者之勢不尊，威不行，而令不信于下，知不爲衆之所與也。則益不自重，而爲毀廉蔑恥之行。

何謂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蓋人必有樂乎位也，然後思固其位；安其身也，然後自愛其身；知其身之當愛，位之當保，然後凡可以戕身而僨位者，畏避而不爲；可以得名譽華寵者，慕效而爲之。馭之以不得自專之法，加之以非其自爲之罪，後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則快樂而獲存，廉節則死亡而莫之救，欲其有士之行，烏可得也！

何謂黜陟不明？天下之所尚，視乎上之所嚮。漢文好寬厚，而人多化爲長者。宣帝好能吏，而吏多以善治稱。四海之内，仕者之衆，不可謂無才也。而不聞卓然以才稱者，以非上之所好。故有才者沉鬱銷沮而不能自見，妄庸之人苟且攫竊而不知愧恥。誠使擇異常之才，居四方之大位，俾各察其屬之才鄙廉否，言其狀于朝而進退之。果才矣，自縣而陟之於州於府，加賜禄秩以旌之。果不才矣，可任則姑試之以事，不可任則歸之於民。處己誠廉矣，則厚其禄，雖有過，再宥三宥而後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之以小人之事。取於民誠貪矣，則收其禄，役其身，俾不齒於士。上之好惡如日月之昭明，人寧有不化者乎？利乎報而爲善者，君子以之存心則不可，然欲化舉世之人皆爲君子，不先示之以得失之理，未見其遽從也。

言治道者不求其本，急近功，則謂德不若刑；務教化，則謂刑不如德，皆近似而不然也。一任乎德，則爲惡者苟免；一任乎刑，則爲善者無所容，皆不可以致治。惟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使恩惠常施於君子，刑罰常嚴於小人。則寬不至於縱，猛不至於苛，而治道成矣。

民政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爲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豕鹿猿猱。餒則食，飽則奔逸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況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于賢。由胥吏以至于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于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爲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族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屬乎司徒。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四爲酇，酇五爲鄙，鄙五爲縣，縣五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却，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忿怨避縮之意。

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爲苟簡之術，以爲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爲治。斥絶遺典，而師心自爲，既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刮絶之，不復有爲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刼黥首。譬之去悍馬之羈靮，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

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即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鷙狠凶戾，視其君如仇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誶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

治天下者未嘗願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姦而肇釁，縶而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怪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于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不務哉！

欲民易使，莫如放鄉、鄰、酇、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

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先爲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詘訐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産，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成化

寓控制天下之道於迂遠不急之法，使人陰服乎上，而不自知者，周之所以得民也。欲人之服從，而炳然示之以服人之具，其服也必不堅。有意於服人，先以養人者示之，使天下成化而歸己，此誠能服人者也。秦漢之君未嘗不笑周以爲迂，而其爲治之具，固周之所笑以爲拙陋而不爲者也。惡犬升灶而食糜，必嚴禁而預防之，使不敢近，則可矣。不能制之於先，伺其既食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之糜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犬於釜之類也。其於民也未能教之知義，而禁之勿爲亂；未能教之知孝，而禁之勿悖慢。視斯民冥頑愚僻，與熊豕麋鹿無異，不少置於心而爲之計。及其罹乎刑，則三族誅滅之典，斷焉行之而不顧。威令既立，使人視斧鑕如就几席而無所避，豈不可畏哉！

畏極而玩，玩極而怨，有時不畏矣。[1]故以刑罰爲威者，威既褻而亂生；以禮義化民者，俗既成而分定。能使民畏禮義如

[1]「矣」，原重文，今據成化本、正德本、崇禎本改。

刑罰，而不敢犯之，則刑罰可措而不用矣。周之盛時是也。五家置之長，二十五家置之胥，百家置之師，五百家立之正。其事似乎不切也。歲時則讀法，春秋則會射蒐狩，考其善而書之，糾其惡而戒之。民之得休息者寡矣，其事似乎太煩也，然則周卒以此而治。孰謂果煩而不切也哉？

周之成法具在，今欲爲此不難也，而民必以爲甚病。夫變其所久習，而俾爲其所未見，非特今之人病之，雖周之民亦然。武王周公以至仁易至暴，宜其悦而順也，然殷民紛紛思亂，久而後定者，以法制之驟而然也。蓋殷之政亡久矣，周驟以禮義繩之，俯仰揖讓於規矩之中，而不勝其勞，則思其縱逸之安，固恒人之所同然者，況今之世承大亂之後乎！然先王之道所以利民，而上無所利，能爲之以漸，可不擾而復也。稍撙其當損益者而疎略之，民可不甚病也。宜定其制曰：

民家十爲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爲保，保者言相助也。十保爲雍，雍者言衆而無爭也。雍咸屬于縣，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爲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爲之。睦有正，以忠信篤厚爲十家則者爲之。同睦之人，月之吉，咸造睦正之廬，正中坐，餘立而侍，老者坐侍。令少者一人讀古嘉訓已，正爲釋其義，戒勸之，衆皆揖而聽。一人讀邦法已，正立而宣敷之，衆皆北向跪而聽。讀既，正書衆名于册，列其所爲於側，善惡咸具。無惡者爲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爲中，惡多者爲次中，無善者爲下。正飲衆酒，位皆以其行爲。差下者不畀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于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

之。其善之目，曰孝、曰弟、曰親鄰、曰恤貧、曰助同睦、曰敏好學。其惡反是。保有學，以教十睦之秀民。❶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略。其教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則於雍，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試而善，則升于縣，而復其家。黜則于睦，俾家之脩。脩而有聞，則復教之，而復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學。農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諮善言，以法善行。同睦同保遇相揖，作相助，語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族禮。童子則學于睦之正，取其群而和。睦正、保師、雍長，縣歲考其績而升易之。爲此下疑有缺誤。者其家復。凡民力征相先，粟賦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葬死而絕者，食病而窶者，敬德而文者，執强悍愎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者，此其要也。持而循之，使不至於壞；謹而察之，使不至於弊。而朝廷都邑皆以禮爲治，民寧有不化者哉！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見矣。

嗚呼！周之盛至于今三千年矣。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有願治之心，而治卒不如古者，以其不法古之道，而失先王之意也。道之行豈非難哉！然爲天下者，患乎無志，有志無難爲也；患乎苟安，求安無難致也；患乎畏事，立事無難成也。舉而措之，如斯而已矣。

❶「教」，正德本作「收」。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恥，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責之以孝弟媚睦，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于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

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期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爲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疎也。

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

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皋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皋陶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不以其備也。

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則有能有不能。欲强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强識而通敏者，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禦。剛毅重厚也，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内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灾恤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疏達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强識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儲也。沈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場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

爲無債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

大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怠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正俗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膂，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爲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

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爲忠，猶周之不能爲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及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爲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蠭聚蚊合，以謟言邪說啗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疎禁濶，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惟宋之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内庶官顧養廉恥。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孀后少主既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逼於其北面之臣而奪之，❶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爲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

❶ 「北面」，成化本、正德本作「比而」，下有「比而疑作篡弑」注。

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

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爲夷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教之，參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爲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鄙，用其族類以處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于今。譬如弊鍾漏鏞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汙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爲學之者，其頑不知教，❶其於大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撾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曷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爲衰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爲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群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剥次骨，鬻産賃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爲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爲然，無賴之民聚徒勒板而僞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安作妄。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横行。夫僞鈔僞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

❶「爲學之者其」，原闕，今據崇禎本補。

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跽，或庭拽而詬罵，其心大恥，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填其户，殺羊爲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況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爲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恥，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

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爲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户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恥興。廉恥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

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重爵禄

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爲膠漆，散之爲沙塵，合之爲手足，而離之爲仇讐，其勢岌乎其可畏也。然而人君處之甚安，而居之不疑者，以爲天下之人，賤者待我而貴，貧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於天下，是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恒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以致徇世之士，而不足爲高世之士之輕重。吾以爲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高世者方以是爲道德之累。大言宏論，辭拒退避，惟恐爵禄之汙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以自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禄則無所可用。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徇世者而任之。操貴賤予奪人之柄而不能用，將使庸夫婦人咸自以爲高，而謂爵禄爲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

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不易以畀人，知自貴重之道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爲盛禮，則拜在所尊矣。逢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爲不足貴，而受其拜者皆褻而賤之矣。方之爲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禄位爲不若人，其心恒忻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下無曠官之憂。執野人市魁而

授之以大位，士之賢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乎哉！」由是處士以不仕爲尊，以遺世爲高，而皆爵禄爲不足貴。海内皆有無求於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所用乎？賈於千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日爲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慮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爲公卿，吾從而用之於大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爲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用，舉可以服人心，則高世之士無可容，而爵禄重矣。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爲清言横議之所奪，而其勢涣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正服

善治天下者，常迎斯民好慕愧恥之端，而導之於不言不動之中，使之身勉於善而不自知。勑之以辭説，驅之以賞罰，而强斯民之從之者，化之至淺者也。夫民雖有昏明、愚智之不同，然未嘗無所好惡也。好之而未得，則慕心生。惡之而不能免，則恥心萌。且貧賤家之豎子，被以華衣美服，則欣然喜。❶己不得有，而見富貴家子之勝己，則赧然愧矣。❷其喜與愧，豈有教之者哉。發於性，本於天，莫或使之然而不能已耳。❸

❶「被」，成化本、正德本作「之」。
❷「矣」，成化本、正德本作「夫」。
❸「己」，成化本、正德本無此字。

聖人之爲治，常因其天而順導其性。寓可慕可恥之器，於人所不可離之物，俾民目接乎此，而心化乎彼。無爵賞之誘，而其勸有甚於爵賞；非鞭朴之威，而其懲有甚於鞭朴。用微而效速，意密而化神者，其惟衣冠之品，上下有制之法乎！昔者成周之盛，其爲制蓋詳矣。天子諸侯以下，自九章至於一章，自十二旒至於三旒，其曲折粗見於經傳，而庶民之制之詳無聞焉。獨《禮記》者曰：「野夫黄冠」，「掌禽獸」，「玄冠綏武不齒之服也」，「縞冠素紕而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由是而推之，其寓懲勸之意於衣冠之飾，蓋甚備矣。夫頑悖之民刑其體膚，創愈則痛平；書其罪惡，歲久則書亡。曷若因其致飾之具，別以美惡之等，俾服者思其爲可恥而慕乎善；觀乎服可恥之飾者，知其爲當戒，而禁乎惡之爲著明乎。蓋天下之民非可以一途視也。或誦法堯禹而惇行道德，或縱情逞力而干抵法律，其相去不啻十百。士君子揖讓雍容，習爲卿大夫之事。而卑賤之夫負任奔走，出入于泥塗草莽之間。苟概而同之，則何以別賢否而示貴賤哉？成周之制，意必有以處此，而其詳不可悉考矣。欲談先王之治者，宜稍定其儀則。凡士農工賈技藝百家之流，於其冠服各爲表識，而以其人不以其族。有德之君子，化行於鄉黨，及衆所擯棄，作過被罪之人，或異其制，以爲懲勸，亦不以其族，而以其人。非士族而有士行者，進於士族尊之，而爲不善者，服以其服。而居民上者，又接士君子以禮，待庶民衆流以法，微示意嚮，以聳動之。民見有德者之被服美，而邪慝者之可恥也，必勉於自修。見爲士者之尊，而執藝者之卑，必慎於擇術。天下

皆慕而欲爲士君子，斯民孰與爲不善，而禍亂何自而作哉！

世主無不欲斯民趨善而去惡，然而法愈煩而惡不止者，不能迎其慕恥之端，而使之不知善之可慕，而至於無恥也。故因其良心之發而導之，則微示吾意而有餘。喪其慕恥之心而令之，雖迫之以刑誅而不足。夫以刑誅之不能禁之民，而欲其見吾區區之冠服而化，此世俗之所惑也。然是民也，與三代之民類也，畫衣冠而不犯者有矣，刑措而不用者有矣，聖人果何以致之哉？蓋其施爲有本末，而導之有道，化之有方也。事之要，固不止乎衣冠之有制，而衣冠之有制，豈非王政之所當務也哉！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三終

遜志齋集卷之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　著

周　官

一

余始讀《詩·大雅》《豳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由興。然猶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曰：盡在是矣！治天下易也，莫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莫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道，無加於堯舜。求其治之法，以爲必有異常絶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爲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兼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之治天下固不以求異也，盡其道而已。

斯民也，無以養生則死，無以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言之，愚不若死之甚也。以言乎義，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知德必至於爲亂，故聖人尤以爲先。武王、周公豈好爲煩細不急之務哉。宮室、衣服欲其孅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

朋友欲其聯，比、閭、族、黨欲其相保愛葬救，州與鄉欲其相賙相賓，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惟恐不及；過有稍著者，戒之惟恐不改。其日夜提掇督勵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聞仁義禮樂之教。蒐狩則習弓矢，祭酺則肆俎豆，曷嘗暫放其心而弛其力哉。其法之詳故疑衍。如此，故爲之民者，有忠順而無乖逆。可使以義而不可刮以勢。六七百年之間，强諸侯狼顧鳶視者，莫敢先發陵上之言，必至於周禮盡廢而後肆。道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爲無用之虚言，而焚除之。由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而不可復制。惰者爲盜，悍者爲亂，桀黠者雜出於徒囚之中，馳逐海内，咸有爭天下之心，至于今而未已。人情易於縱肆，而難於檢制。釋先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衽，去揖讓拜跪，而倨傲怠佚，順乎其適意也。欲反而盡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行其道，終不足以爲治。不顧一時之怨，而興百世之墜典，非明以察之，勇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苟且，智士畏乎造端，然則何由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奪於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於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安。繼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也。

二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而疑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爲治者之大患。車戰古法也，房琯、陳濤之戰

以車而敗，戰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之過哉？琯以迂疎妄肆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由琯之所爲，使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議琯者罪琯可也，罪車戰不可也。

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詭于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爲《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牆，履寧有過乎？竊履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惟取泉府之一言，以傅會其私，卒爲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稍密矣。蓋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宮室之用，公卿大夫群臣之禄，諸侯之燕饗，四夷之遺賚，咸出於是，固宜有其法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凶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關門之征，其不厲民以自養亦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爲息之説。期以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爲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制其産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奚患財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爲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自信，漢以下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偉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於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遇主者恒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恒患

不逢其時。其法存，其人存，苟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禮辨疑

一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於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於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亡逸之餘，秦漢之士以意增損之者衆也。條狼氏之誓群臣，於馭曰車轘，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大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群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於道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於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二

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於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昔者

讀《酒誥》之書，嘗疑武王欲殺群飲者爲過甚。既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阱民於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殷民酗醟而至於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民受其禍者必衆矣。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爲過，察吾心者感吾爲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悦民，而使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者也。《周禮》，周之遺書，其慮民亦詳矣，然不能無可惑者焉。《司徒》之《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夫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義，猶恐其爲邪，況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義乎？昏娶以禮，至勞而逆情也。越禮而奔，至易而適意也。然人不敢爲其易，而勉爲其所難者，以有法禁存焉耳。今曰不禁人之奔，孰肯舍至易而爲其所難乎？是令之行，男女無以禮合者矣。啓之以淫奔之路，苟又從而罪之，是罔民也。縱其越禮而不詰，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倫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烏忍爲此姑息之政，以亂倫也哉？賢人之言可僞爲也，聖人之心千載可推而知也。求其言而不合，能揆之於其心，則是與非決矣，人奚由僞！

三

人之情不能無欲也，故不能無爭。爭而不能自直也，故不能不赴愬者，非人之所得已也。故君子盡心焉，察之惟恐其不明，處之惟恐不合乎中，民之有欲愬者，惟恐其不至也，安可責之以其所必無，而禁抑使勿

言乎？《周禮》、《司寇》言，民以財貨相訟者，令入束矢，以罪相告者，令入鈞金而後聽之，此非周制也。民心貧富不同，而後强弱生焉，强弱相凌，然後獄訟生焉。强不勝而弱勝者十一，弱不勝而强勝者十九。私鬬于下而不勝，則憤而愬于上，則凡愬者多貧弱之刼於勢力，而不獲自存者也。烏得鈞金與束矢乎？鈞金束矢，富强者之所有，而貧弱者之所無也。苟必欲得之而後聽其辭，則富與强者常勝，而貧弱者終困抑而不伸，何由盡民之情而服人之志乎？以是而聽訟，後世暴吏之所爲，周之法必不若是也。孔子之門蓋有以聽訟稱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聽訟而得其情，未爲失也，孔子猶且非之，況苛取於民，而禁其訟者哉？治天下不能使民無訟，而禁其勿訟，其差甚矣，焉在其爲周公之政？吾固知《周禮》非全書也。

四

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太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可無疑也。不能有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哉？《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爲尤甚。蓋好其出於古，愛其爲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爲之辨也。昔者周公論爲治之道備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召公駭然，以爲不可而爭之。夫受一犬未爲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爲有過。二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貢者，所以防亂源而慎其始也。王者之

所爲，將爲後世法，舉手投足且不可不慎，況著之於書，定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密也，金玉玩好則入于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爲周公之所著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詆斥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自財利始，元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辨乎？

西伯伐崇

爲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讐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爲祐惡，罰無罪則爲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己也。苟憾其譖己，是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爲，豈足爲聖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經

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説，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搆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耆及邘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脱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説以傳經，或因經而搆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虚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缺疑。」又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此孔子之意也。

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説無所不録，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

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命商之群臣以禮葬之矣。❶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强臣凌上者，菹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誚，不比於

❶「命」上，成化本、正德本有「則」字。

恒民。而周公方申命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恕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概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怨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王發片言，而誣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爲不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檀弓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

居？」命之哭。

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於人階下，二子皆不足爲知禮。其稱之也奚當？然則知禮者宜何居？曰：無已，則卜野而遷諸，猶爲善乎是。

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髏然暴于人而不修，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乎五父之衢亦然。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云云。止「亦已久矣」。

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友也。曾子於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子事也，傳之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而慢，曾子之言慤而謹。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云云。止「不欲速貧也」。

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椁，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瞷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者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云云。子思曰：「云云。吾何慎哉。」

禮者，君子恒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於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喻

於道？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云云。止「無失爲故也」。

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察察然拒，昧昧然容，薄量無制者之爲，豈聖人所爲乎？天下之大故，宜莫甚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爲聖人之量，吾弗知也。

讀三墳書

書之名真而實僞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僞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爲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爲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爲黄帝之書，❶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爲異説，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爲金

❶「黄」，原作「皇」，今據成化本、正德本、崇禎本改。

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曆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爲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爲黄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氣雲霰彩，山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爲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爲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僞書衆矣，如《内經》稱黄帝，《汲冢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僞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僞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絶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僞邪？

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删，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黄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僞爲書者，因其言而復僭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爲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

《歸藏》先坤後乾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蘩，祭鮪，攝桑，剥瓜，剥棗，納蔚，取荼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上女、萬用、入學、剥鱓、頒冰、始蠶、祈麥、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於《禹貢》、《胤征》之間乎？孔子倘見此書，奚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遽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於道苟無損益，雖謂出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

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即孔子删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吊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啗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横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略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于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删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❶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

❶「與」下，成化本、正德本有「民口」，疑似篇名。

僞者，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出涕！

讀司馬法

周司馬有用兵之法，至齊威王，欲尊用田穰苴遺論古司馬法，附穰苴之書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三十篇，今所傳者五篇。蓋周書之存者寡矣，而其言論猶有先王之遺意焉。先王之兵非黷武好勝也，將止亂而已。此書所謂以戰止戰者，得之。先王之兵以愛民爲本，此書所謂不因凶，不加喪，冬夏不興師者，得之。先王之世寓兵於農，農隙講武。此書所謂忘戰必危者，得之。以德不以力，王道之盛也，非此書所謂六德者乎？正名而不尚詭，王道之要也，非此書所謂遍告諸侯，彰明有罪者乎。所謂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則興滅繼絶之事也。所謂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則王者之政，文武之所由興也。若是者非穰苴所能言，其爲遺書無疑。至有駁而不純，譎而不正者，則皆穰苴之法，而亦非戰國之談兵者所能及，蓋兵書之近道者也。嗚呼！王者之不作也久矣，人心之趨下也，日以滋矣，於是英君謀士以譎詐爲奇，以屠戮爲武。若唐太宗、李靖之問答，惟知有孫吴之術，而司馬法爲虚語矣。況有出於孫吴之不忍言者乎，悲夫！

讀三略

《三略》三篇，或謂太公之書，非也，蓋後人僞而托焉。太公之言於書無所見，孟子以爲天下之大老，與伯夷並稱，則其人可知矣。三篇之中大率皆平淺鄙狹，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王果衰世乎？其間曰攬英雄，曰侵盜縣官，曰奸雄相稱，曰霸者制士以權，皆漢魏以後之言。曰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曰豪傑事職，國勢乃弱。其詭謬害理，雖太公之奴隸所不屑道，而妄謂太公之書，可乎？復有《六韜》者，其誣聖賢尤甚。論六兵則皆竊孫吳之所陳。至其所自言，猥細煩曲無足觀者。至於避正殿、用騎卒之説，又其僞之易見者也。近世三山施子美爲之講義，曲爲辨釋以眩其博，卒不敢言其爲僞。其愚陋無識，特兒童之見耳，而世乃傳而誦之。

讀子華子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爲僞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婉麗可喜，未覺其爲僞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爲僞書無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遊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沮溺、荷蕢、荷蓧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歎息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

襲老、列之旨；專對則仿左氏之文；辨黄帝鑄鼎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爲之説，傅會不經；與晏子論儉，雖爲近正，而起人君奢侈之端；答北宫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誕譎之臣，作爲聲詞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鴈芝房之事。其子車氏猳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劇談之而不置。八卦以宫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宫、震宫。解字之不類、時之乖錯者甚衆。以爲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與向文殊，蓋亦僞也。僞之者不知爲誰，晁公武以爲元豐以後人，以《字説》而知之。或以爲王銍，豈或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僞是書，既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爲哉，果何爲哉！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説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惛，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説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

《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没，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荀子

道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漫滅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焕然與天地同功。彼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懷誹訕之心，以求異於前人。其心以爲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爲哉？於是各馳意於險怪詭僻、涣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嵬瑣一曲之偏智。若楊朱、墨翟、宋鈃、列禦寇、莊周、慎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敗壞於邪説，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説偏駁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聲之也。若荀卿者，剽掠聖人之餘言，發爲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淵乎執之而無窮，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摭湯武，鄙桀紂，儼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也。妄爲蔓衍不經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爲斯道讒賊也。蓋數家者偏駁不倫，故去之也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孔子曰：「惡紫，爲其亂朱也，惡鄭聲，爲其亂雅樂也。」夫欲擯悖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讀孫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戟弓矢之器，而姦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之以禮樂，申之以政令，誅暴而伐罪，救民而不求利，不戰而服人，不殺一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下此，則以材相用，以詐相欺而已矣。若孫武子者，亦其一也。然其十三篇之所論，先計謀而後攻戰，先知而後料敵，用兵之事周備明白，雖不足與於仁義之師，苟以之戰，則豈非良將乎。視彼恃力之徒，驅赤子而陷之死地者，猶狼殘虎噬耳。嗚呼！武亦安可得哉。

讀吳子

衛人吳起書六篇，兵書也。起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間談仁義，然起烏足以知仁義哉！起嘗殺婦而求將，囓臂與母盟。其天資固刻忍之人，是以見棄於曾子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論兵，則孫武之亞也，而武之說爲明備矣。起嘗與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信戰國時之名言。特以無行，見少於世，亦可以見聖人之教人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終不可泯也。於乎，豈不足爲喜功者之戒哉？

讀愼子

世以愼到與鄧析、韓非之流並稱。到

雖刑名家，然其言有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其謂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不猶儒者所謂君爲輕之意乎。其謂役不得踰時，不猶不違農時之意乎。其謂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不猶舍己從人之意乎。其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備之意乎。其謂人君任人而勿自窮，不猶任賢勿疑之意乎。但到不聞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墮於曲學而流於卑陋爾。夫豈其性然哉。

讀公孫龍子

君子無用乎辨也，豈惟無事乎辨，亦無事乎言也。充乎心，不得已而後言。正言之而理不明，不得已而後辨。辨而無所明，言而不出乎道，則亦無用乎言與辨矣。若公孫龍之辨，不亦費其辭乎。孔子所謂正名，數言而煥然矣。龍術爲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之論，枝蔓繁複，累數千言，然其意不越乎正名而已。傳有之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人一言而有餘，不知道者，萬言而不足，故善學者必務知道。

讀尹文子

《尹文子》一卷，劉向定爲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爲上下二篇，且以劉向之論爲誣。然向謂爲刑名家者，誠是也。特善於鄧析、田駢者耳。其說治國之道，以爲人君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權勢。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非刑名家而何？但其爲民之心頗切，末章尤中時君之弊。使舉而行

之，名實正而分數明，賞罰嚴而事功舉，亦足以善其國。然其苛刻檢柅而難於持循蹈履，非王者之道，以故君子不取。而統獨好之，遂因以斥向，殆有所激而然耶！

讀鄧析子

鄭人鄧析所著《無厚》、《轉辭》二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行，韓非、李斯之徒也。嗚呼！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説不振，刑名者流著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限？其遺毒餘焰蔓延于天下，生民受其害，至今而未已，不亦哀哉！予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扼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

心欲安静，慮欲深遠。心安静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萬事傾。怠生於宦成，病始於少瘳，偏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

讀尉繚子

《尉繚子》二十三篇。尉繚子或曰齊

人，或曰梁人，以其有惠王問答語也。三山施子美稱其有三代之遺風，其然哉？三代之盛未嘗有兵書也。非惟無兵書，而兵亦非君子之所屑談也。君子之道圖亂於未萌，防危於既安，本之以德禮，導之以教化，同之以政令，使兵無自而作。俟兵之起而後與戰，雖孫武、吴起爲將，且恐不救，而況云云之書豈足恃乎！故好言兵者，賊天下者也。著書論兵者，流禍於後世者也。皆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尉繚子不能明君子之道，而恣意極口稱兵以惑衆。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食常事，則其人之刻深少恩可知矣。《武議》、《原官》諸篇雖時有中理，譬猶盜跖而誦堯言，非出其本心，是以無片簡之可取者。謂之有三代之遺風可乎？然孫、吴之書與尉繚子一術，彼以兵爲職，無怪其然。若尉繚子者，言天官、兵談、制談、戰威、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伍利令、分塞令、束伍令、經卒令、勤卒令、將令，有似乎君子，而實非者也。予不得不論之。

讀戰國策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隳，而篡弑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之，而徵

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説行而廉恥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摇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吕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吕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

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黄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顔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内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法言

揚雄子雲《法言》十三篇。子雲爲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儗者僭也，儕以荀卿者亦非也。《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焉，雕鏤藻繪而蘄類之，其僭甚哉！然自聖人没，明道者莫尚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訏斥，而詆生民之性爲惡，其妄孰甚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不敢違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説，及以韋玄成與顔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曰：子雲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曷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士貴乎聞道。

讀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三十篇，後漢末應劭所著。今所存者《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窮通》、《祀典》、《怪神》、《山澤》十卷而已。其辭固無他奇，然語怪神之事，一以理勝之，足以解流俗之弊。又載當時人品，而具評其事，非按經受禮，不敢略於中臆之説，故至今傳而不廢也。後世著書者厭常喜異，設爲詭激邪曲之辨以爲高。一時雖可以動人，而無補於世，終不能如此書之傳者衆矣。天下之物，山嶽有時而崩，金石有時而毁，惟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立言之士，其不可不務知道哉！

讀漢鹽鐵論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薦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横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斂，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

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荀悅申監

荀悅《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衰，丁靈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爲，著此書以宣其志。悅蓋有用之材，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徵據。從而行之，可以爲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焰之餘，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廢而不講，爲治者視之以爲空言，而共譁笑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悅然失色而悲之！

讀崔豹古今註

文之用有二，載道、紀事而已。載道者上也，紀事者其次也。然道與事非判然二塗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學詩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不以事物爲道之所寓耶？舍是二者，文雖麗，無補於世，終不能傳遠。苟有補，雖俚談野語亦不得而棄之。予始讀《太公家教》，其辭俚雜可笑，自隋唐以來即傳之。李翺大儒也，至與文中子並稱，蓋

其言間有合乎理者故也。及觀崔豹《古今註》，釋名辨物，其文固不成章，然晉時之人以文名者何限，求如豹此書之用世絶少，豈非以記事故耶？由此言之，世之好奇喪質者，可以惕然而思矣。

讀博物志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説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折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眩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爲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説，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爲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于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瞽隅子

士未嘗不欲聞于後世也，然徒務乎聞，斯無聞矣，爲其所志狹，而所望者私也。聖賢安顧其一身哉？上之欲善天下，次之欲淑來世。遑遑終其身而不恤，著之書以明

道，孔孟是也。或者覩其烈光，傷己之不若，悼世之不見稱，亦述諸書以自表，若揚雄、王通之流。其自爲之意深，而衛道之功寡，君子病之矣。至於黄晞《聱隅子》之爲，又慕乎雄、通而作者也。晞，蜀士，生宋仁宗時。其言論不違理者頗有之，然晞狠愎無忌人也，故斷然自信而不疑。其論以漢高盃羹之言爲仁，以屈原爲愚，以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以唐太宗爲武王之後一人。論性則詆孟子之言爲非是，皆其大謬者。不知道而務名，無怪乎其然也。然其間謂井田、肉刑、鄉飲、里選、冠禮、家廟之法不復，弗足爲治，又以生不能澤物爲恥。嗚呼！晞亦有志之士哉！

讀朱子感興詩

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綱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者孰能爲之。人孰不爲詩也，而不知道，豈吾所謂詩哉！嗚呼，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已。其於性命之理昭矣，其於天地之道著矣，其於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繫之於三百篇，吾知其功無媿，雖謂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亦可也。斯道也，亘萬古而不亡。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讀陳仝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仝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仝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仝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仝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仝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仝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仝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仝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叱一辭，況若仝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仝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仝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績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四終

遜志齋集卷之五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夷齊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堯舜禹三聖人爲萬世法，一允執厥中也。不及不謂之中，過亦不謂之中。請即此而論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其後周武王伐商，去隱于首陽山，恥食周粟，遂餓而死。孔子嘗稱之，曰古之賢人；孟子嘗稱之，曰聖之清。誰得而議之哉？雖然，抑有説也。先君之國，受之於祖宗者也，父子傳次以嫡以長，古之制也。易此必亂。昔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以順父志，以成王業。孔子稱之以至德，且曰民無得而稱焉。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命之日，不當行己之志，顯然辭讓於亂命之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托國焉，苟無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

之征伐，即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上之毛乎？❶ 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廉頑立懦，足可爲百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之所以譏乎其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泰伯，而不在夷齊也，厥旨深矣。❷

有子

孔子既没，天下之好爲言論，皆自托爲孔子之徒，而竊擬其説，以折衷義理之得失。至孟子時相去猶未遠，而其言已紛然淆亂不可勝辨。孟子每深斥其非，然亦不能止也。不幸重之以秦火，孔子之微言幾不復存。於是儒生愈無所憚，肆口恣意，摹效語言，不特托爲其位，而直以孔子自命。孔子之言滋以不醇。今雜出於諸子、《家語》、《禮記》之書者，多附會鄙妄，不可盡信者也。然孔子時詩書錯繆，賴孔子脩而定之，故人不惑於邪説。今孔子之言乖亂甚矣，後世無聖人者作，則其説何由而有定耶？猶幸其出於道術不明之時，其論不能精深，故學者得以窺其缺漏，而知其爲僞。不然其禍可量也耶！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未必爲孔子之言，然未爲甚過也。有子聖人之徒，奚於此而疑之？以中都棺槨之制，而謂不欲速朽，以命子夏、冉有之荆，而疑不欲速貧，此尤誣聖人，且誣有子也。孔子之於仕止，皆曰有命。何汲汲於得位，而先之以子夏與

❶「周上」，疑當作「周土」，形近致誤。
❷「旨」，正德本作「同」。

冉有耶？使孔子誠急於仕，乃急於行道也，豈爲不欲速貧哉？爲貧而謀仕於蠻夷之地，瞯且趨焉，惟恐不得者，鄙夫之所爲。曾謂孔子爲是乎？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攷諸王制，參諸人情，使君子致仁愛於其親，非特不欲速朽也。欲速朽者自爲之道，不欲以身爲天下費也。棺槨之美者，事親之道，不敢以天下薄其親也。二者固各有當矣。有子賢而知道者，奚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孔子之道，猶天之賦物，物受之者各異，而因其所受者皆足以有成。故其言近而未嘗不該乎遠，淺而未嘗不極乎深，上而可通乎下，粗而可泝其精。及其門者，惟顔子庶乎近之，而未至也。孟子以下皆未免滯而未化矣。有子未及孟子，其言豈能似孔子哉？爲是説者，非惟不知孔子，亦未知有子者也。故觀《論語》、《春秋》者，當因其辭以求聖人之意。觀《禮記》、諸子者，當以聖人之意，折衷其詞。

鬻拳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爲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脇之以威而刼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讋懼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

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靮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刼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誶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刼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刼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刼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簒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鄭靈公二首

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君子，而敗於私智之小人。智之於人，固可以成事，然用之以私意，則流爲詭詐險側，而智能之士莫爲之用，故惟足以取敗。大度之士其計謀畫策未必過於私智之人，惟其度足以容物，故

有智者爲謀，有力者爲戰，有才者爲之治，所爲無不成，所欲無不得。蓋惟不自用其智，乃能役舉世之智。而私用其智者，適足爲衆智役，此事之必致者也。人之度量相去亦殊懸矣，世有棄萬金如涕唾者，亦有吝杯羹而不肯與人者。自棄萬金者言之，則已之所處者大，而他人爲愚。自吝者言之，未必不以己爲智，而笑他人之妄也。周衰，諸侯之事亦多。吾觀鄭靈公之死，未嘗不深哀其智之小，而笑其失君臣之道，至於不忍杯羹之故，而殺其身也。且靈公非愚也，其不與子公之羹，亦非誠吝也。特忿子公之笑，而言黿爲輕也。故不與之羹，使其黿無徵，而乖其素望。此兒女子相詭之恒情，小人譎詐之私智爾。子公怏怏而染指，笑而赦之，召而賜之可也。靈公欲殺之，則過矣。苟知其心不忠，果不利於宗廟，正其大罪而誅之，亦可也。卒不能決，遂死於子公之弑。計其所爲，豈不愚甚矣哉？君臣之際難矣，尊卑之禮不肅，則必至於僭；上下之情不洽，則必至於離。惟賢主能嚴其分於朝廷會同之時，而洽其情於私覿燕享之頃。朝廷之儀或有不欽，雖親賢有所不避。燕享以和樂爲本，苟察其末節細禮而罪之，則人人自危，簒殺之事或階之以起。故當容之以寬，推之以恕，使人咸得盡其情，則嚴不至於離，而和不至於僭矣。靈公既不能預嚴君臣之分，陵夷至於鼎俎之前，而方責之小禮，逞詭詐之智，靳於杯羹以取强臣之憤，其致殺身豈足怪哉？故卮酒杯羹微物也，善用之，可以重於茅土之賜；不善用之，干戈酖毒皆由於此。人君自非以度容天下，而挾小智以御其臣，雖食之以大牢，皆鄭靈公之續耳，豈足爲智哉！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於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怒，不當其罪則肆，然猶不敢爲亂也。至於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爲禍福。故善御權臣者能陰銷其威，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己者，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僭。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怨怒者，非爲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爲詰其專横而然也，其始出於爭不急之小務。蓋侮慢之私智，怨蓄於纖微芥蒂之中，而禍發於篡國弑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於子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爲鄭卿，蓋久矣。靈公始立而爲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防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靳杯羹而不與，以取怨，卒致弑逆之禍，烏得爲智乎？今夫吾力足以勝人，而後嘲之、侮之、唾罵之以致其怒，故每鬭則勝。苟不自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況子公者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夸以爲榮。決然而靳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慙同列之人乎？雷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恥一人於千百人之中，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爲千百人所笑也。況子公斗筲飲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器，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爲亂，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

統，絳侯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穀錢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愧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寬，置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虛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待發於聲色而盡歸於己，雖有勃輩十百，亦無足異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主不幸而遇權臣，以文帝爲法，而以靈公爲戒，庶乎其無患矣。

豫讓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

觀斬劍三躍，襄子貢以不死於中行氏，❶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争，争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❶「貢」，疑當作「責」。《戰國策·趙一》有「趙襄子面數豫讓」語，數者責也。

樂毅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强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鋭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讎，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

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奚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噉糠覈之爲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曹　參

天下有不治之治，而君子有無功之功，非通乎道者不知也。人皆知治之可以治也，而不知求治而得亂。人知有爲可以成功也，而不知有爲適足以獲罪者。功與罪固非人臣之所計，而治亂之來不可不審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昔甚疑之，以爲王者之於仁，宜其致之速，奚待歷世而然哉？及觀乎古之求治太急而致亂，然後知孔子之言百世不能改也。夫民新脱於創殘之中，不休息之於無事，而遽騷之以制度，文爲之説，使勉而從我，則所以仁之者，乃所以暴之耳。凍溺之人，不可以近火；久餒之人，不可以飽食。出溺而近火者必僵，餒甚而飽食者必死。且火與食者，豈有殺之之心哉？求其速生，乃速其死之道也。故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爲樂，掾吏縱酗，置而不問，弛然不復加意於政教朝廷之間，幾於亂矣。而海内以治，何邪？若參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疎，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焰而熾之也。故參寧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史以參比蕭何，參亦自謂不及，然何非參比也。

何智謀雖過於參而不學，故干戈甫定，而役民大治宮室，其意務媚於主，而無撫民之心。參苟居何之任，必不爲此。以何代參，則何亦不能如參之明於國體，而無所變更也。漢苟無何，則參之才足以立法；苟無參，而他有才者繼之，則漢之法亂矣。天下易得也，而安之爲難。安之爲易也，而使民安於吾之法爲甚難。參蓋嘗聞吾子之道矣，故其所爲近道如此。而先王安民制治之大法，固不止如參之所爲而已也。於乎，道之不行也久矣哉！

婁　敬

將興之主惟恐人之無言，將亡之主惟恐人之有言。天下固非一言所能興亡也，求其興亡之故，未嘗不自一言始。以一言之善而取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取善若是之周也，吾奚爲而不言？」以一言之非而罪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其諱過若此之甚也，吾曷爲而與之言？」人皆欲告以善，是集天下之善於其身也。人不欲告以善，是以其身推天下之善也。有此二者而欲不興亡，皆不可得也。漢高帝以雄武之姿，匿智下意，以用當世之俊傑。既夷剪海內可畏者而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婁敬遷都之説，即奉宗廟百官而從之。夫敬徒譎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語其辨不若陳、陸，語其智不若張、蕭。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然脱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廷，而論國之大事。其術可謂甚疎，其禮貌可謂甚野矣。在廷之臣見其言論，必且笑其妄。而帝即日下詔與之俱西，如不能視者從相之言，不能聽者觀人之指。屈天子

之貴，斂絶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善不必自己出，貴乎能用人之善。人君不必兼衆人之所長，在乎因人之長而用之。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也，智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唐太宗好學有謀，愈於高帝。然所爲不及帝之盡善者，量不若也。能用魏徵之言，智矣，而幾致不能容徵。誅蓋蘇文而伐高麗，武矣，終以不用道宗之言而敗。太宗器量狹，以能勉强從善，故致貞觀之治。及功成治定，驕氣漫盛，而無以制之，故量盈而惡人之言。古之聖人明道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他，取其智不忌其名，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而舉世之賢才咸爲之盡，而莫敢負之。夫能使賢才皆爲己用，則其所爲，與出於吾心何以異乎？高帝常自謂能用三人傑，故勝項氏。三傑帝素所重者，用其言爲甚易，未足以見帝之美。踈賤如婁敬，而用之不疑，此漢之所以興也。

條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

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於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啓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説，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寘之於死。求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爲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爲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於爲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爲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爲，烏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爲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詆其不遜，❶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於

❶「其」下，成化本、正德本有「以」字。

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霍光

霍光以樸直見知武帝，輔少主，廢昌邑，立中宗，功烈爲漢伊尹，而身死受赤族之誅。世嘗疑之。曰：是烏足疑哉？光之獲全其軀，亦已幸矣。賞、罰、生、殺、予、奪者，天之大柄，授之天子，使奉而行焉者也。故是六者惟天子得專之。然猶不敢私任其喜怒好惡以爲輕重，而一決之於天。功懋焉而後賞，曰非我賞之也，天賞之也。罪盈焉而後罰，曰非我罰之也，彼得罪於天也。其於生殺予奪莫不裁之於天，而不敢預存於心。以可專之位，持之以恭謹，至於如此，猶且或有不中，禍及於身，而殃及乎子孫，況於無其位者乎？且以伊尹之聖，以德則天下莫加，以位則爲之師，而當阿衡之任，以功則相湯取天下，致太平，三世而至于太甲。其格於天而著于民，亦已久矣。其於太甲也，未嘗廢之，特奉之居憂於先王冢上，俟其修德而迎之以歸。其於進退宜無不可，時之人孰敢非之。然而伊尹既復政於君，即決然請去其位，不敢略有顧戀遲留之心。何者？誠知天之大柄不可以久持也。夫伊尹聖人，不任其私以賞罰生殺予奪，亦昭昭矣，猶畏且慎如此。彼霍光者，自度何如人哉？以德則僅若恒人，以功則非有平暴亂安宇内之績，特以謹愿，偶爲人主所信，而托以非常大事。計其平日，操天子之柄，以制群下者，幾何年矣。其於輕重緩急，已不能無私意行於其間乎哉！

疑衍。然立昌邑既不審，隨數而廢之，天下之人見其所爲，蓋已側目視光者久矣。非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之爲人矣，不待參乘而後疑之也。爲光計者，當中宗之初立，社稷宗廟既有所托，不負先帝顧屬之心，即宜力辭而引去。不許則宜辭朝廷之政不與，而以列侯就第，庶可少紓中宗之疑，而息衆庶之怒。光則不然，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而居之，❶至於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矣，其於民情國體究之熟矣。光曷不思乎？當昭帝之初立，燕王上官之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殺予奪賞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吾故曰：光之不底于戮，幸也。以其昧於去就之義，而不知天之大柄不可僭持也。雖然，光不學無術，其昧於去就，不足責也。中宗之待光，宜亦不能無過焉。當歸政之時，封之以上國，榮之以顯號，優游以師傅之禮，而擇□□□□其□□之權，使光有明哲之知，禹、雲、山等知威權之不可以太盛，而思退戢之道焉，光身死之餘，豈有赤族之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光，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故取族滅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之得罪於天，非廢立也，僭持天之大柄也。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任者，得吾言而思之，其可免於禍乎！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

❶「居」，成化本、正德本作「歸」。

天道至微而難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爲也。舍易爲而求難知，則爲不知。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爲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❶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曆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爲，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尊而夷狄服，有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乖戾鬬争，則可爲盡職矣。不必漆漆然探其所難知，以爲觀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其爲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

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爲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内，政教不振而俗隳壞，其爲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況不務人物之性，而徼不易知之天道，烏在其能爲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弒父兄、妻妾弒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爲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革風易俗，陷斯民於禽獸，而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怪。雖可稱如吉者，猶溺焉而不以爲異，況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血氣也；灾祥，肥瘠也。戕刺其體膚而

❶「告」，正德本無此字。

不問，見瘠者而問之，人必以爲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爲知大體，可乎？

然則《洪範》之説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爲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灾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黄霸

漢史稱黄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昔者嘗惑之。謂豈有才如黄霸，而不能爲相者乎？後觀其爲張敞所奏，然後釋然知其故。蓋宣帝不能盡霸之才，非霸不能也。天下之患，非才之爲難，而用才者之爲難。夫騶駼駃騠，可以不載駕而致千里，不遇善御之人，雖欲一日百里不可得也。宣帝善任守令，而不善任相。知愛民之情，而不知爲國之體。其天資善察，好挾數以用，而持法太嚴。丙吉、魏相之徒，號爲賢相，不過逡逡然行乎繩墨之内，醇謹僅足而已，非能有所創達施爲，可爲後世法也。豈二子之才止於此？宰相之功業視人主，人主善任相，雖中才亦足以爲治。不能任相，雖俊傑不能以成功。霸之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行于民而達於境内，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爲相，欲飭法令，則人將以爲過；欲行教化，❶則人將以爲迂；欲守廉隅，則人將以爲拙。沛然行於一郡而莫敢禦者，今皆窒沮而不可。惜乎！雖有有爲之才，安能立不可爲之功，致不可得之名哉？其敕上

❶「教化」，成化本、正德本此二字互乙。

計吏之事，教化之一端耳，真宰相之所宜爲。古之人先務教化，缺。霸豈爲過哉！張敞遽毁訐之，謂其教民爲僞，而宣帝亦遽聽之。蓋宣帝之素志以爲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督責苛刻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説久矣。敞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尤霸之非。霸雖有爲，其可復得哉？王猛慧黠小才，非有絶人之智，❶超世之量。符堅斬除異議之臣，而親任之，卒并疆國而雄視海内。非猛難遇，用猛者難遇也。任人以位，而不假之權，猶不任也。假之權而不用其言，行其道，猶無權也。今霸治郡則爲良吏，爲相則爲恒人。任之以良吏之道，彼則以良吏自效也。束之以恒人之制，雖欲不爲恒人，安可致哉？噫！才有餘而不用者，士之責也，用之不能盡人之才者，人主之責也。

東漢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之善慮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爲患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爲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

❶「智」，成化本作「意」。

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爲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爲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爲矯激難守之法，以爲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有躓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騁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

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以爲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爲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爲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恒以傳閨閤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爲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其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徇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漢章帝

治天下之患，莫甚於矯前世之失而過於中。天下之事可矯也，而不可過也，然矯之急者，必致於過。失火之家三日不熟食，走而蹶者終身不御馬。蹶與火豈馬與食之罪哉？而爲之不食不御，此矯之過也。蓋懲之甚者改必速，畜之久者發必肆。方其前人之所爲，不合乎心，其心悱然，思有以易之而未能。一旦據可爲之勢，力矯其弊，不暇顧理之是非，則所失者愈多矣。往昔之事類此者甚衆，雖漢章之賢，亦未能免乎此也。

魏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真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群臣言前代過於苛刻，故深矯之以寬。其寬也或過乎中，而時自出其所爲，又恒過乎嚴。是以當時文物典章雖有可觀者，而朝廷幾於不治。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而廢太子。外則竇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加罪；張林、楊光恃勢貪殘，而不知省。鄭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印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何足爲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無害，以德化人而人自服之也。若文帝者是也，而章帝非其人也。文帝嘗曰：「長者固殺人乎？」然則無罪殺貴人，譴三公，縱貴戚酷吏虐民而不問，皆不得爲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以道之過也。王者之道不貴乎太寬，亦不貴乎太察。太察則善者或不能自容，太寬則惡者或可以苟免。二者俱政之弊，不足以爲中道。明帝失之察，章帝矯枉而兩失之。然章帝之心稍近乎寬，非明帝比也。漢四百餘年，

歷二十四帝，稱善治者僅數人，而章帝與焉。其功德可少哉？且猶不能盡善也。今有善弓，惜其偏而欲矯之也，必問諸弓人，豈智之不若哉？其智專且習也。欲矯天下，不求天下之士而問之，謂之智可乎？章帝賢矣，惜其不得天下之士而輔之也。

嚴光

君子之處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子之事也。譬之水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隱不求名，仕不規利，各當其宜而已。嚴子陵之不仕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爲子陵之高。子陵豈爲名高而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偃蹇不屈，以邀人主之尊禮，則樊英之流釣祿位之術耳！吾知子陵不爲是也。

賢者非事君之爲難，而行道之足貴，故量其主而後入，察其幾而後動，不使吾君有得賢不任之譏，吾身有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貶，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諤諤與之争，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疏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爲君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王良友人誚良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爲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

竇武

禍恒發於大忽，而事多敗於不斷。爲天下之大事者，當畏可恃，而危垂成。不以己之有恃而易人，不以彼之不足備而肆志，故所舉無不成，而身完功立。竇武之謀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常悲之，不知武有以致之也。宦官擅政，天下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稱，以爲賢者也。女爲太后而身爲大將軍，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發腐，事之成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幹盤結宮省甚固。爲誅之之計，當使策謀預定于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夷之。如雷霆之擊，山嶽之壓，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六月謀之，至于九月而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爲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密奏，刼帝爲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犬于牢，猶恐其噬，而以兵自衛。況節、甫宮省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爲備哉！武、蕃之賢非不知此，特忽其不足畏故耳。爲計既疎，遂使太后變遷，身亡家滅，海內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

小人之謀害君子，其爲心忍，爲慮周，爲計決，故君子多不能免。君子之誅小人，持以不忍之心，行以疎略之計，而不虞其足以爲害，故反受其禍者甚衆。此天下所以治難而亂易，忠義之士於是無所成功也。

有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

崔　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説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爲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爲學，未爲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爲惑，奚孔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脩，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爲邪説，以爲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歎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箸之弊必至於瑶臺璚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横之辨而亡。夫言豈可苟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

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爲邪説，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爲明，忍以爲斷，督責以爲能。當斯世也，斯民兢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虚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爲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

誣文帝以嚴致乎，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爲，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參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即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少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

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爲土水，而以刑罰爲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爲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爲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爲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馬融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爲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禄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髡笞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孰若不食冀禄之爲高哉！苟謂事冀爲不獲已，當其欲害李固、杜喬之初，毅然引大義而爭之，以此得罪，死有餘榮。曲附姦回，以圖身利，而終蹈乎禍，豈不足爲患失者之戒乎？

趙苞

趙苞爲遼西守，鮮卑刼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函璧之櫝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櫝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刼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壁櫝之類也，❶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況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子彼。❷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

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下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許劭

不以窮達易其守者，君子也。不以治

❶「壁」，疑當作「璧」，形近致誤。
❷「子」，疑當作「于」，形近致誤。

亂改其節者，良臣也。屈挫於困約者，必不能不驕於富貴。處衰世而爲亂者，豈能效忠於乎治之時乎？許劭謂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昔人以爲確論。余意劭特畏其刼，而陽爲好言以悦之耳。姦黠之人譬之虎豹豺狼。明主在上，制之以法，束之以威，虎豹豺狼之去玄夜而就白日，特不敢肆其噬嚙而已。豈遂化而爲麒麟、騶虞也哉！

夫能臣者，以義處其身，以道事其君，惟以忠國家成事功爲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葛公、唐之郭子儀者，近之矣。故受任於敗亡之際，復起於退閑之餘，有蓋世之功，而欲然不居，挾震主之勢，而人不之忌。彼其存心積慮，一本乎至誠，而不以絲毫之僞雜乎其間。是以上而君安之，下而民悦之，其功業之盛卓乎無繼者，以是故也。彼曹操者以權詐爲智，以巧譎爲略，寓誅殺於嘻笑，藏猜狠於簡易，此其事主御人，應物達變者，舍詐與譎莫先焉。故雖梟張烏合於一時，能盜漢之天下，而不得天下之心。使其遇英明之主，譬如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唐，亦終爲誅滅而後已。何以爲能臣於治世，固當爲亂世之治臣。操何德而堪之，吾故曰，劭之論刼於操而發耳，非所以論操也。

華歆

士固有德有餘而不善用者，然操履不失乎正，雖不長於用，無害其爲士也。若華歆者專制一郡，拱手而見奪於人，其才不足稱矣。又不能固守，而役於曹操，爲之弑天下之母，此誠小人之無恥者。而當時謂之

良德，有德者果如是邪？史乃以其少時鋤地得金，視而棄之，與管幼安揮去不視分優劣。幼安百世之士，清介之行老而不衰，與其初志正稱。以歆比之，不啻犬豕之於神龍，懸絶甚多。世俗論人概以小廉細謹信其大節，早年所踐料其平生。義士仁人不以可欲惑志，而好名之士多飾詐以釣名，夫豈可不深辨邪！

諸葛孔明

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恒情，而君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己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爲衆，魏次之，而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二國之司馬懿、周、魯、張、陸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己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

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 孔明之爲相，欲然虛己，以求聞己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哉！

事功之成敗，不可以論人也久矣。禹稷與天地並，而顏子陋巷之窮人。伊尹佐商有天下，而伯夷餓死無以自存。其身之所處殊，其所爲又殊，其志之所向亦殊。孟子獨謂顏子可比禹、稷，伯夷與伊尹皆得聖人之一偏。若孟子可謂善觀人矣！ 夫善觀人者，不以所至爲優劣。蓋成敗利鈍天也，天之所命，雖聖賢有所不能爲。聖賢之道寧有不至哉？ 其所不能者，非道之過也。以孔明之賢，興漢而致治，其素所蓄積者，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 推孔明之心，伊尹、周公之亞也，而其所未至，道不逮也。使孔明聞道，則爲聖賢矣，惜乎其未有聞也。於乎，道不勝其才智，茲其所以爲孔明也歟！ 然其過秦漢之士則遠矣。

龐統

三代之時人才皆本於學，故有才者必明於道德之要，知道者必通於爲治之法。自周室既衰，上不知所以教，下不知所以學，於是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而攻之，而學術、治才析而爲二。天下之士明於經術者，未必能見諸事功；優於世務者，未必能本於學術。其弊至於秦漢之間，世主以儒生爲無用。而司馬徽之論人才，亦謂儒生俗士不識世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其謬豈不甚哉！

儒者之道，大之無不該，細之無所遺。近不以爲易而不舉，遠不以爲迂而不爲。固無有不達乎世務而可以爲儒者也。其不達世務者，謂之非儒可也。安可謂儒生不足用乎？自徽所稱者觀之，若諸葛孔明之言論事爲，其不中乎道者鮮矣。謂孔明非儒者，不可也。然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説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王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王者患乎德不弘，道不洽，不患土狹民微也。昭烈居荆州之地，能喻之以道，俾民樂生而趨義，吴蜀之民固將棄其主而歸之矣。苟爲不然，以四海之衆而見奪於亂臣，所少者豈地與民哉！統不能輔其主以仁義，敷大信於海内，而導之爲齊桓、晉文所爲之事，其才智不足稱矣，安在其爲俊傑哉！

或者以昭烈得益州，故能抗吴魏；不知其不能興漢之業者，自取益州始。昭烈非有匹民寸地之基，特以區區之信義感激人心，所至人皆樂從之。及乎虜璋而據其位，由是魯肅得以讓誚關羽，孫權得以分裂荆州，而昭烈之聲威損矣。此功名之心勝，而不知道術故也。先王之智謀兵力，非能遠過於後世，其能以弱制强，以小服大獨何耶？以其養才立教，❶無不可用之學，無不知道之人也。夫行一法而使弱可强，小可

❶「立」，成化本作「之」。

大，雖不求功利，而功利豈不遠哉！而世主顧忽之，以爲儒生不可信之言，之言疑衍。謂之善治，殆猶未也。

諸葛誕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凜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鬻國弑君取富貴爲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邪？

晉論二首

書不可盡信也，而紀載之詞爲尤甚。同時而仕，同堂而語，十人書之，則其事各異。蓋聞有詳略，辭有工拙，而意之所向，好惡不同。以好惡之私，持不審之論，而其詞又不足以發之，能不失其真者鮮矣。況於世之相遠或數百年，耳不聞其言，目不覩其事，身不預當時之得失，意揣心搆，以補其所不足，而增其所未備；或有所畏而不敢直書，或有舊恩故怨而過爲毁譽，或務奇眩博而信傳聞之辭，或欲駭人之視聽而駕爲浮辨。自左氏、司馬遷、班固不能免乎此弊，況世之庸史，其能傳信而不誣哉！苟不因人君之賢否，以考其政之治亂，因行事之忠詐，以定其人之功罪，而欲盡信史之

言，則奸邪或幸免而無所懲，豪傑之士咸有遺恨矣。

司馬師之於魏，莽、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于己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狼虎而冠者耳。史氏又謂朝廷欲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傅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不問，而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由前之言則爲小人，由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之，將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將乎？其必不然矣。蓋盛德無繼者，善多闕而不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子孫諱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言。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志之以微見，頌師之美不亦輕於信乎？

孟子於《武成》取二三册，《武成》以聖人之事，孟子猶不信而非之，況庸史之所述奸雄之事爲，奈何盡信之乎！信其所宜信，而斥其不可信者，此篤於信者也。徒信而不知其非，安在其能信乎？孟子非不信《書》也，不爲苟信，乃所以善信也。余非不信史也，蓋學孟子而未能也。「微見」下疑有缺。

有天下而無天下之慮，是以天下與人也。天下固非知慮之所能守也，然而先王終不敢忽人事而不脩。以爲盡吾所當爲，俾無復遺失，然後可以奉承天之與我之意。天之予奪豈偶然哉，其得也必有所自，其失也必有所致。天非不欲人得其全且久也，然數百年而僅一見者，人不能盡其道，天雖欲與之而不可得也。拔人於衆庶而命之官，孰不欲其久哉？其或不免於危敗者，有以致之，非其君之不與也。

自書契以來，享國最久者莫如周，本於積累之深遠，固然矣。求其經久保大之法，上輔乎天道，下宜於人情。山川草木之性，鳥獸夷狄之類，莫不曲盡而各有以處之，堯舜之治不若是之詳也。聖人豈好爲是煩悉乎？不若此而至於亡者，皆閼夭之命，君子不謂命也。漢之境土分裂數十載，自司馬氏父子襲蜀虜吳，起而一之，可謂盛矣。其赫然南面而帝，不惟識者知其宮闕將傾，子孫不保，奸雄黠胡亦掩鼻而笑之。□□□盛尤其去兵過蚤，❶立子非賢之所致，孰知其失有大於此者乎？誠使法立而制定，餘教遺德流溢於海内，雖刻木持以而南諸侯臣民猶將稽首屏息而尊事之。❷況君之嫡乎？中國夷狄不使相淆，强弱富貧不使相懸，上下有分，内外咸叙，雖揖讓而治可也，奚獨於兵之恃。晉之君則不然，禮失於上而不知，法弛於下而不舉，風俗弊壞而不能振，教化缺失而不能脩。視其朝則大臣分黨而相軋，貪墨而無厭；視其野則胡虜雜處於近畿，而不爲之防，庶人奢縱僭侈於下，而不爲之禁。雖以中才之主繼之，不能免於亂矣。況騃豎悍婦居乎位，而重之以倫、穎之徒，犬鼠之屬哉！懿、師以狡計詐力潛攘默竊，歷數世而後得，僅一傳而失其十九，骨肉相殘，卒爲夷狄所轢籍。有國以降，未有子孫受禍若此之甚，爲中國害若斯之酷者也。豈非取之不以道，守之無其具故耶？

取天下而不以道者，禍必及其子孫。

❶「□□□」，四庫本作「而何法」。

❷「木」、「南」、「侯」，原空闕，據四庫本補。上「而」，四庫本作「面」。

漢之呂氏，唐之武氏，宋之金寇，或戮及其妻子，或後嗣幾無遺類，雖人事之變，亦天道之不可誣者。然此三代者，以其有守之之具，故危而復安，衰而復盛。而晉之既微，累有篡弒之禍，以其治具之不完也。取天下而不以道，是以天下禍其子孫也。守天下而無其具，是使子孫禍天下也。

司馬孚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怪雨彌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横乎世，而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内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爲觀美乎？其意以爲，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爲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爲亂之爲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國，强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兼并，然而却視竦顧，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皆過於諸國哉，卒至於刼其主而不顧者，夷狄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

一家之敗，必始於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丕、叡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瞷其旁，而欲攘取

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既久，至於弑君篡位以爲常耳，而不復怪，蓋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款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

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温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禄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群盜，惑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乎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也，使孚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别矣，猶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弑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殷浩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于世者，其學術各隨世之所尚而變。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漢尚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於利禄。唐尚諫諍，故抗

直之士衆。惟晉祖玄虛而尚清談，故士之生於是時者，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簡樸不煩鎮俗，釋然有等貴賤、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興江左，謝安以此勝苻秦，庾冰、王彪之之流皆此以見重于世。士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於鈍，有者愈於無。挾其所聞知，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方未用時，計畫規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已定於心；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于懷，入手于袖，取金帛于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而已有宰輔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

以言語自表異者，類多夸誕之士，若殷浩者夸誕之尤也。人莫貴於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晉疑桓温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温否乎？温握兵擅命久矣，使才智與温等，猶不易，況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求免於禍，難矣。彼温者志趣雖有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爲。且當是時，晉室之衰甚矣。使浩爲相，能與驩然相下，説以安國家利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温必感奮而恢復其外。浩脩爲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爲不能爲之事，而圖不可圖之功。踈姚襄而致其敗，信敵國之間，而自將以襲人，其智術之踈，殆與豎子無異，固識者之所竊笑而俟其敗者，卒取廢辱，豈温之罪哉！温謂用爲令僕，其宜欲以浩爲相，浩不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爲也。蓋浩率易而不知國體，觀其欲殺蔡謨，固知其人之誕妄，而不可有爲矣。其視導、

安之持重嚴繭，相遠不亦甚哉。非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虛名之人，唐四夔、李元平及浩者，皆名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覈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者幸也！

郭巨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放麑不忍，君子羨之，況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爲不孝，天曷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王彪之

人恒病乎才略不足應天下之變，才略足以應變，而或不適乎事理之宜，則其病反有甚焉者。是以君子不特貴乎才略之優，

而尤貴乎用之得其當。譬之干將、莫邪，用以誅擊盜賊則爲義，用以爲盜賊之事則爲亂。用之同而所用異，善惡判焉如水火。故君子有時而智，有時而愚，皆以適夫義而已，焉可苟乎？桓温之於晉，猶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懿也。少緩不死，則篡晉必矣。入朝而廢海西公，是篡弒之漸也。於斯之時，立朝之士才足以任天下之重，力抗大義而拒之，使犬鼠之徒無所肆其噬囓之姦，則善矣。不然，則奉身以死之，亦可以明事君之節。又不能然，則佯狂稱疾，勿預其事焉，或可也。

而王彪之於禮儀未定，大姦動色，不知所爲之頃，乃爲之草具儀制，朝服當階，神采毅然，定太后令，而廢其北面正嫡之主，此何爲也哉！衆情疑懼，方若鋒刃之迫膚，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厲聲決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然使彪之能以是折温於朝，奮笏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哉！助强臣以廢其主，作其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郗超之下。而後世猶謂彪之爲才能之臣，才固才矣，惜其不善用也。宋侍中謝朏當蕭道成自立，使之解宋主璽綬，陽爲不知，引枕而卧。朏才智非彪之比，然於廢興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殆朏類邪！

梁武帝

疫癘之生必自内不足者始，疫癘不能擇人也，内有不足則虚，虚則自疑，自疑其疾，疾有不至者乎？異端邪説者，道之疫癘也。其入人者，外疑作内。虚無主，而多疑者，必先奸之。飫於粱肉者不求藜藿，身無

罪戾者不問赦宥，豈忽於味而薄於惠哉？足且無疑也。梁武帝以帝者之貴，區宇之富，驍雄英果之才，力足以奪取人之國家，勢足以制萬姓脩短之命。及其志得功成，顧屈辱於佛，乘素車，食瓦器，服庶人之衣冠，而願爲其奴，其志獨奚求乎？蓋生於疑且悔也。恒人少壯時，挾勇往之氣，爲逆理異常之事，以爲當然而不怪。至於既老，而所爲畢成，所志盡獲，其氣亦且衰矣。於是追計平生之所爲，❶可愧可恨者雜然心目之中，思可以自贖之術而一洒之。當此之時，有告以佛氏之説者，必將善而從之矣。

武帝以詐力攘人之國而弒其君，滅其子姓，其用兵略地，攻戰捍禦，無辜而死者以千萬計。春秋既高，靜思而熟念之，孰非可悔者乎！悔甚而疑，疑而思釋之之道，觀佛氏之説，有觸于心，以爲惟此可以贖吾之罪。凡佛氏所禁者皆不敢爲，佛氏所云利益於身者，皆不吝而爲之，卒至舍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於危亡也。佛氏之大指歸於誕妄，武帝之所務又佛氏之所賤棄者，豈恒理也哉。王者之法有贖刑，惟殺人不可贖，使殺人而可贖，則殺人者愈多矣。天之常道，善惡各以類應，爲惡而知悔，少貸其罪則可矣。今其言謂雖窮凶極暴之人，能幡然自悔，則可以成佛，是教人視爲惡爲無罪，而啓僥倖之門也。其妄不亦甚乎？且有爲而爲善者爲利，無爲而爲善者爲義，以義存心者爲君子，以利存心者爲小人。利於免罪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而梁武欲以此自釋，固已蔽於擇術矣。欲免於禍得乎？使梁武稍明王道，知前之

❶「是」，正德本無此字。

所爲不足以順天服人，則勉爲仁義，正家而正天下，子弟輯睦，小民親附，則可爲善國矣。棄所當爲，而惟異端之從，蔑倫悖教，無事之時，子弟已叛于下，身幽於盜賊，擁兵者環顧而不救，憤怒而相屠，不至身死國亡而不已。向之所爲，適以爲害，夫豈有利哉？古之聖人不忍殺一不辜，行一非義而取天下，所以正其始也。不敢舍仁義禮樂，而左道小數必屏絶之，所以善其終也。始以詐力，終以異端，此梁武所以亡也。

魏孝文

昔者舜命皋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人亦曰：「伯夷降典，折民于刑。」豈非禮者刑之本，而刑者禮之寓乎？故禮之與刑，異用而同歸，出乎禮則入乎刑，法之所不能加者，禮之所取也。《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乎禮。酌乎禮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斷以聖人書法之繁簡，則《春秋》之旨可識，而天下難處之變可處矣。文姜，桓公之夫人，而與弑其夫，其罪爲重，故於其去魯也，削其姓氏，曰「夫人孫于齊」。哀姜，閔公之母，而與聞乎，故其罪爲輕，故於其去也，不削其姓氏，而曰「夫人姜氏孫于邾」。然其事雖殊，而子無讐母之義則等也。是以於其葬也，皆謹書之而無貶辭焉。其稱孫于前，以正天下之大義；書葬于後，所以全母子之至情。皆本乎綱常，揆乎人心，合乎伯夷之典、皋陶之刑而無悖者也。

元魏馮太后酖其子獻文帝弘，而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爲馮氏行期年之喪，動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有爲異說者，以爲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

讐，烏得而爲之服。吾意不然。天下固無無父之國，而豈有無母之人哉？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殺，爲其子者尚不宜以欲殺已故而弗爲服，況孝文乃其孫，而可以父故而讐祖母乎？知其親而不能推其所當尊，禽獸夷狄之道也。因吾之親，以推吾親之所親，因吾之尊，以推吾親之所尊，此聖賢之教所以異於禽獸夷狄，而爲萬世通行之典也。母殺其子，而孫得讐，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乎？假而不幸，遇若文姜之母，預殺吾父，爲子者欲讐之，則子之弑母與婦之殺夫其罪固無以異。弑母而復讐，欲爲孝而益重其不孝，猶且不可，故聖人於文姜之卒，書葬以明母子之恩。況馮太后直哀姜比耳，母生之身而母殺之，死者且不敢怨，而孫乃欲追讐其祖母，而絶不服喪，果何義者乎？論者徒知父之讐不共戴天，而不推孝子之於親，縱受其虐，不敢疾怨，固非常人之比。苟惟伸子之情，而不明父之於母猶吾之於父，是惟知有父，而以祖爲路人。商鞅、韓非之法猶不至此，顧欲妄援《春秋》以斷之，《春秋》之義曾若是戾乎？故馮太后之殺子，固獲罪于《春秋》，而非子孫之所得讐也。孝文之盡心乎喪禮，其於禮也合矣，其於人子之情厚矣。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聖人於人之過，求人之仁；而論者乃於人之美，而求其過，其亦異乎聖人之教，而甚於責人也哉！或曰：子無讐母之義，固然矣。唐之武后，論者惜五王不告于廟而誅之，何也？曰：馮太后之惡惟在乎殺子，故孫不得而讐之。武氏滅唐之宗

廟社稷，殲唐之子孫，易唐之國號，是唐之簒賊也。子雖不忍讐之，唐之祖宗其舍之乎？五王爲唐討賊，中宗勿與知焉，其可也，是亦《春秋》之意也。故《春秋》之法，罪輕而不悖乎禮者，不以公義廢私恩，惡大而爲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能權事物之輕重，然後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誅於《春秋》者鮮矣。

崔浩

子路問成人，孔子答以臧武仲、公綽、卞莊子三人者之所長，而必謂文之禮樂而後可，其意猶若不足於此者。始誦而思之，以爲何成人之難如此耶！既而得其說，然後知聖人之言窮萬世而不可加損也。徒智而不能無欲，則將舞其智以爲姦。徒勇而不能無欲，則將恃其勇以爲亂。無欲而不能燭之以智，行之以勇，則將局爲狷固，陷於愚僻，而終不能有成。兼斯三者而又有禮以節之，樂以和之，庶乎合於君子之道矣。不然三者特一行耳，操一行者天下豈少哉！秦漢以下，諸葛孔明視成人爲近之。張子房備是三者而禮樂不足，謀海内之事無遺策，可謂智矣，而未能不離乎詭。棄三萬户而不受，辭權利而不居，可謂無欲矣，而未能不近乎矯。報讐秦項之間不遺知力，可謂有勇矣，而未能皆合乎義。然比之當世之士，則無過子房者矣，固一世之傑也。若聖賢之大成，則豈如斯而止哉。

拓拔氏之崔浩，嘗自謂其才可儗子房而稽古過之。浩信多智矣，缺。不肯屈爲之臣，及遇高祖則曰：沛公殆天授。遂從而輔之不去，子房非苟云爾也。君子莫先乎

擇主。有濟世之術，而不知擇可輔之主，則爲棄其術。遇可輔之主，而無濟世之術，則爲速其禍。高祖寬厚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禍也。故天下既定，則欲引而去之，使君臣之間坦然無疑。昔之料敵制變出人意表者，今皆斂戢韜秘，不使毫髮發見于外，說客謀士之態一旦化爲醇儒静士，而人不之覺。高祖雖欲疑之，豈可得哉？此子房之智也。浩之主，夷狄之雄，猜暴之虜耳。而浩之術又皆出乎推步占驗、譎怪恍惚之説，參之以揣摩縱横之辨。智術蓋於其國，權勢行乎群臣之上，使人主忌其智，同列畏其威，固有致禍之道矣。況重之以專，挾之以私，觸其所甚諱者，暴之於外而身不知退，卒取族滅，豈足異也哉！子房既智而守之以無欲，故全。浩以智濟其欲，則歸於不智而已。人之有智，猶地之有水。然用之順其道，物資之以生，地利資之以成。苟無以制之，則浪溢泛濫，適足以爲地之害。君子之爲學，必也本乎仁，由乎義，立乎其大者而用其智。智發乎仁義，天下之大智也，不仁而欲用其智，幾何不爲崔浩哉！

蕭懿

大臣之義，守死非難也，死而利國家、安社稷爲難。使惟知守死之爲得，而不顧社稷國家之存亡，烏在其爲大臣也哉！齊東昏之惡，浮於昌邑王遠甚，率其所爲，亡齊決矣。蕭懿之入爲尚書令也，誠有忠藎之心。告于宗廟，擇其昆弟之賢者，如寶寅輩而立之，而廢東昏以俟還第，則齊祀可延，姦雄執兵柄者，雖有跋扈不臣之心，亦

無自而作矣。懿則不然，知其主之昏狂，而不能爲之計，斂手就戮，而卒無益於天下。惟憂其弟之爲國患，而竟亦莫之能禦也。雖曰守死不二，而豈足爲忠乎？雖然，晉宋齊梁之間，强臣陵上，不少顧忌，視廢辱其君如易奴隸。缺。勢可以爲亂而不忍爲也，其才固短於應變，而其執志不回，豈非亦可尚哉！

甄琛

人君之職，爲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也，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産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於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於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剥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爲市。於是茶鹽之類皆屬於官，而責其税於民，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横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邪？元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税，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鹽，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而當時群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既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夫利爲豪强者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鹽，立官一員，聽其争鬬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皆笑，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

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沈約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於衆人之中，而其心常懷慚蒙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負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凜乎在前，皆其讐敵。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吕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凌，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巫覡之流多睹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當見之矣，何爲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賣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愧於天，天固有斷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怍，視死猶生也。將死而睹鬼神異行者，多行可愧者也。

袁粲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蓋恥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爲仁。管仲之非仁，孔子寧有不知者乎？終不没其善而與之者，其意以爲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則人不復知尊周爲美，而亂臣陵上者愈肆矣。故取其事而不究其心，稱其可稱者，而其罪自不能掩。聖

人之行法如雷霆霜露，雖以殺伐爲威，而生物之意未嘗不寓乎其間。大義與大仁兼用而不相悖，人焉有不勸者乎？後世之好爲言論者，持法太刻，而責人太備。或以己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詆，使義夫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

沈約，齊之鬻國小人；袁粲，宋之忠義大臣也。粲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可比漢王陵、王允，凛然有古豪傑風，視褚淵輩直狐鼠耳。其計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負粲而敗，非粲負社稷也。使天未遽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粲過也。約不明其本心，而文致細故以罪粲。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此何足罪粲乎？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攝裳露脛於朝廷之上，則爲慢，涉水之攝裳雖及股，不可謂之不恭，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群臣，内外之臣有威望者必剪除之。粲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遺釋勢利，使其君不疑，競進趨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接，事君之義宜是也，夫豈有過哉？約攘利鄙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粲之言，其心可知矣。區區富貴曾何足言，而求之者棄名節、捐禮義，不顧軀命而惟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笑，甚至於鬻國弒君以固其寵，而卒不免悵悵而亡，奚若守道以死之爲愈乎！後之患失而貪得者，視粲與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周齊之事

姦雄之主國，其慮患極於精微，防禍極其周密，除其所忌惟力是視，不使有萌蘖之存，其爲計莫不自以爲工矣。而不知禍患之生，常出於其慮之所不及，力之所不能。報應之速不失分寸，而其圖人者適以自圖，滅人者適以自滅也，觀於周齊之事何其著明哉。初高洋既篡魏氏而奪其國，忌元氏宗族强盛，恐其久得民心而復興也，悉聚而殺之，其心以爲無足慮者矣。後十九年，而高緯爲宇文氏所虜，高氏之族皆死於宇文氏，卒與元氏無異。宇文氏之計行，亦自謂莫之能侮矣，後五年而后父楊堅拱手奪其位，宇文之族幼子單孫無一存者，其受禍之酷亦如高氏焉。高齊之滅元氏，當陳武帝永定己卯，宇文氏滅在宣帝大建辛丑，始終僅三十三年，而三姓相滅俱盡而無遺。當其盛時，氣焰熾然，逞其威虐於勢窮力屈之人，自意雖天不能違之。❶而瞬息俯仰之間，灰銷澌盡，同歸於殄滅，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區區智力曾何足恃乎？三代聖人不肯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非惟道之當然，不忍以一身之貴富，易子孫無窮之禍也。故無功而得天下，禍其身者也。殺人以逞，而欲保其國家，禍其子孫者也。

隋文帝

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其子侈縱以致敗亡，君子陋之，至與秦並稱。然當時户口

❶「不」，成化本、正德本作「下」。

蕃殖，國用富溢，夷狄雖强大，不敢少與之抗，若漢唐之盛矣。夫果何以得此也？昏惑之主欲富國者，必厚斂民以適其欲。而文帝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治民有政蹟之吏，此非户口滋殖之本乎？吐谷渾之子嵬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朕惟教以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真可以服夷狄之心矣。其爲人雖猜忌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續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後世人主，語及秦、隋則羞與爲比，求其所爲，不及秦、隋者多矣，此類是也。苟不强爲善，而徒羞比於秦、隋，使秦、隋之主有知，其不羞與之比者幾希！

蘇　威

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貴可以賤者，君子也。惡死而慕生，貪富貴而戚貧賤者，小人也。以死爲可惡，寧知死有善於生者乎？以貴爲可樂，寧知賤有安於貴者乎？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徇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於輕重也當。天下之亂，常以世無知義之士，而小人衆也。危邦敗國有知義者立乎群邪之間，使小人之爵禄不足

以誘，威刑不足以脅，則尚可以興也。不然，雖全盛之天下，其誰與守？ 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爲之死也。 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蹈舞，勸進頌美於群盜，而不以爲愧。 威在文帝時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群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覬覦僥倖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豈非大丈夫哉！ 惜死而不忍決，屈身於群盜，其辱甚於死，而威不悟。 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恥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爲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 一陷於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 則其生也，適所以累，豈不悲夫！

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處其群臣者，亦有以致之。 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者，豈偈爲爾哉？ 養其氣而厲其節，平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舍其生而不敢負國。 隋氏父子之遇群臣，詐寵而威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於殿庭之間。 凡仕于其時者，皆挫辱之餘。 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爲，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 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爲者，惟君子爲然。 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爲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唐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 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與也。 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 以有功爲喜，

必以無功爲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於成功，不顧難易而爲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爲其所當爲，而不强其所難爲，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徼功于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爲尤甚，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以逞於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甘心於異類者必有禍。馮婦之子孫多死於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於踶囓。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既平群雄，而盡有海内，其心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獮之，縲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粤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爲邊將，任以疆埸之事。禄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於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絶於邊郡。盗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於雜胡，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内。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始翦於武氏，再覆於禄山，黄巢殲之，崔胤、朱温芟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蓋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在拯民，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之禍也。

唐高祖

人之恒情多耽於所樂而不忍舍，自十金之家以上推而至於天子，盡地之所產以爲富，極人之所尊以爲貴，其爲可樂亦大矣。自能明智聰達用心於事物之表者，雖十金之微，猶不肯釋以畀人，而況其至大者。劉、項以此戰争，曹、馬以此而凌人之孤寡，世之亂臣賊子以此陷滔天之誅而不辭，皆知其爲可樂而然。苟知其爲不足貴，則持以與人可也，而況父子之親乎？古之人主眷眷於有位，或除其所可愛，或吝於所當與，既老而諱言死，將終而不立嫡者衆矣。識卑而量狹，不知盈虚消息之道爲宜然，是以卒至於禍敗而莫之救也。

唐高祖固中智君也，而能於天下始定之時授太宗以位，而無顧戀之態，豈其明達有以與聞乎道耶？是蓋不獲已耳。太宗以藩王一旦殺太子於宫内，使其心膂武力之臣操兵至於君父之側，而高祖不知其事，亦危甚矣！高祖之心蓋深爲之懼，潛爲之怒，而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何也。於是亟以太上皇自號，而避其迫人之勢，而太宗亦安然處之，以爲當爾而不怪。吁！此其時爲何時，其事爲何事邪？傳位之後又閱十年而崩，高祖不能忘情於天下也審矣。太宗貞觀之治爲甚美，太宗之早得位，天下之幸也。其所以蚤爲政於天下者，太宗之不幸也。後之君子書其事於其前曰：「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立世民爲太子。」於其後曰：「太子即位而高祖不與焉。」然則其傳禪之實，不亦著明乎！

唐文宗

人君不患無才，而患德不足輔其才；不患乎無德，而患乎不能用其德。有德矣，無才以用之，則近於愚；有才矣，不本於德，則流於譎。兼而備之者，惟聖賢爲然。自三代以下，漢之武帝、中宗，唐之太宗、宣宗，皆優於才而病於德者也。元帝之仁柔，文宗之恭儉，德有可稱而才不逮者也。二者均失也。然揆鄉閭之行，則才不如德；論天下之功，則德僅可以自守，而才尤可以有爲。與其愿慤而制於人，不若剛果英毅者之易輔也。文宗之操行，唐諸宗皆不能過，然而無益於危亂，內困於刑臣，外削於藩鎮者，何耶？有圖治之心而無爲治之略，有獨善之德而無濟世之才也。治天下與爲家異，謹言篤學，持小廉守小信，無怨惡於人，匹夫之事得矣。爲君則不然，明以别賢否，而處之各當其位；仁以立政教，而使宜乎民心；勇以及事之幾，而致其決；智以通物之情，而盡其變；剛而不猛，柔而不縱，簡而不怠，自强而不勞，而後天下可爲也。斥李德裕而用宗閔、訓、注，不可以爲明；不能革厲民之政，不可以爲仁；可會之幾陳于前，而不知應之之術，不可以爲勇；蔽於近習姦佞之徒，賞罰不適乎功罪，不可以言智；惟恭儉之節粗若可取，亦特匹夫之行耳，雖恥爲凡主，何能免乎？然自昔人主鮮能自知其過，窮兵黷武則妄擬於湯武之師；優游姑息則比於堯舜之政；言利則以利民爲辭，廢嫡則以擇賢藉口。較其所爲，皆蓄禍致亂之道，而其心方欣然以爲聖智者甚衆。文宗獨愧歎，自謂不及赧、

獻，其天資之美蓋可與爲善者也。使得賢者濟其所不及，豈遽不若宣宗哉？然則非特才之罪也。

張九齡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玄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困不得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國。或曰：九齡古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善處身，安得爲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爲天下準，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爲非義，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於去就也。楚王戊不設醴於穆生，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醴之不設何遽至於鉗哉？然禍發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以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笞辱罵詈；笞辱罵詈又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戮辱直毫髮間耳，烏可不預爲之計乎？

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惜其知不可爲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禄山，行敗軍之誅，宰相職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玄宗之不殺，九齡宜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笏而請。玄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去就之義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遂已焉，玄宗以王夷甫見詆，又忍而不去，玄宗寧不以貪富貴疑九齡哉？九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侮九齡，而玄宗亦深慢之，無復敬禮之意，其

當去也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慕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於富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爲身謀耶？世未有詘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乎？使九齡獲聞聖賢之道，以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局於貪鄙。求之於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然則九齡雖未足爲古之大臣，亦可謂唐之大臣也夫！

郭子儀

寓高世之意於衆人之迹，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修，固衆人之所恥，而名譽大盛者，尤君子之所畏。挾莫尚之功，負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功名終，此其人之賢，宜若有特立絶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爲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爲智也。有忠正之心，而不見信於主，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己，以盡其用，皆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内於群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震乎夷狄，功德加乎群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忌乎？於是時也，子儀之子猶意其薄天子而不爲，則庸夫小人之過揣謬度子儀之心者多矣。雖置萬喙自解於天下，猶不能自明也。子儀以爲使己見

疑於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跡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己獨受奢欲之名之爲愈也。故其事雖類乎衆人之爲，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己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爲可忌。其深慮遠計，邈乎不可及，非真有意於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今疑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爲必不肯爲，待子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於利欲。奢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爲，子儀曷爲而爲之乎？求其跡而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也。沛公入關，而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籍急擊勿失。使子儀不以此自汙，寧知朝恩、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譖子儀乎？裴度功名不及子儀遠甚，李逢吉之黨謗其名應圖讖，非敬宗察之，度幾不免矣。子儀雖受謗於群小，而未有以不臣爲言者，尤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然，名者人之所惜也，子儀受汙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危疑之際，而行不失義，若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禄自累，此子儀之智也，亦子儀之不幸也夫！

唐莊宗

唐莊宗以童子提數萬之師，虜劉守光父子，滅梁而夷其家廟。命將入蜀，取王衍若縶苙之豚。據千里之地，而號令天下，何其壯哉！及志得功成，勳臣外潰，奴隸内叛，疋馬獨出，歸身無所。流矢一集，骨燼廡下，妻子傾散，屠戮人手，與其初若二人之爲者，何也？人之所恃，以呼吸簸運萬物之變，而與之推移者，氣而已。有以養

之，則細入絲毫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挫之以困辱而不屈，處之以尊榮而不驕。弱壯老耄更易乎其身，如閱一日之旦暮，彼有以爲氣之主故也。惟隨其所使而不窮，隨其所寓而皆安。衆人之於是氣也，萬物爲之主，而反爲氣所使。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氛，如暴雷疾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悦，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

莊宗者非真知義與利之辨，明於君臣之道者。特假尊唐之名，以求遂其欲得之心耳。故其初鼓少年之鋭氣，足以眩惑驚駭庸常之人，而稍有識者固已竊笑之矣。及其所欲既充，向時之鋭已盡，則索然沮壞，不復自振，而蠱於嗜欲便佞，駭夫弄豎皆得蒙覆而蔽壅之。於是刑政隳紊，表裏俱亂，由其爲氣所役而莫爲之主故也。均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虚氣。爲氣之正者，不變於物。持虚氣以應無窮之機，其有不頽散者乎？有志乎事功名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區區之虚氣，求以有成，非君子之所知也。

遜志齋集卷之五終

臨海縣知縣黄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校

遜志齋集卷之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雜著

毁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爲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爲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爲人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❶其爲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恒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

❶「取」下，成化本、正德本有「人」字。

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恒人之毁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毁而毁焉，譽而譽焉，於恒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毁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毁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❶恒人之毁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毁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己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貲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毁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毁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毁之；惡其賢而彰己之惡也，或毁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毁之。恒人之毁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己也，利其賜己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銜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讋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禄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鷄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毁譽動乎？雖然，以毁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毁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

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毁之所疑當作漠。如也，其中未

❶「曷」上，成化本有「嗚呼」二字。

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内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愠，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蚋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毁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毁譽，於道也其庶矣乎！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僞也。奚爲其僞也？曰：務同乎衆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强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謗，弗顧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悦而無殊焉，寧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悦而不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悦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悦，小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毁君子，不合乎汙者，必惡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擠排擯斥之，於是視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原也寧盜。虎皮而虎質可備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者鮮矣。方大剛直者，其内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爲巨虐以厲民。以鄉原致位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由僞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爲亂臣，趙括於趙氏爲敗子。然括能讀父書傳，五樓料劉裕用兵，曾知晉室將亂。後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賢者不如古哉！

斥妄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脩其可以無媿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迮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己固已大畔於君子。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怪，其身雖生，其心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既以此夸眩於世，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

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

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夷狄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云乎？其去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爲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欲其同則枉己，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怪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夷狄鳥獸耶！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己，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

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

夫運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回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某罪而然耳；見鋪脣、掀鼻、俯膂、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緜緜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

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言命

方子灌蔬千圃。❶客有言禄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説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壖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既畢，❷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色。吾閔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三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脩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説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内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菜而理之也，❸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横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

❶「千」，疑當作「于」，形近致誤。
❷「既」，正德本無此字。
❸「菜」，疑當作「萊」，形近致誤。

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餔，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圃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諉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瞷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❶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

❶「前」，正德本作「然」。

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床裂二字疑誤。

吴士

吴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吴。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争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鬭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遊錢塘，與無賴儒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吴法。」

右《越巫》、《吴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吴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明辨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爲善言也乎？曰：其謂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爲賞罰

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雷露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叙誠乎，物之囿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死，天地豈以私意爲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生者不以生爲恩，死者不以死爲怨，以天地無意於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立，禮樂誠備，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爲公卿大夫、爲士，爲刵，爲劓、爲墨、爲宮、爲大辟，非聖人賞且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繕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内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爲。修一善行，則欣然自喜，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家察人視而使之然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言則不然，以爲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詐術待萬物，豈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狙詐之道，盻盻焉瞷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讋也。夫務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讋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輕重者不爲，曾謂天而若是乎？苟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母褻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爲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

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天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震懼者何耶？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毁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爲鄰國之笑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奇謀而不知道，喜爲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説者，以私智爲明，而禍天下，故辨之。

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説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

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覈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纘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

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剿其虚辭以質利禄，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贈焉。

指喻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笑以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笑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剟刺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于既成，甚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傅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

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指者多矣。蓋衆人之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衆人笑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痏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病。況乎視之以至疎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摩剥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

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毋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溪喻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地卑也，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爲地高，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怠，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乎老聃，問乎師襄，問于郯子，問于太廟之有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問。豈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爲聖，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擬於老彭之好古，左丘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二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

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歉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衒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爍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載之而不重，蛟、龍、黿、魚、鯤、鵬、蝦、蟹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爲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爲地卑，其爲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越車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輗折而轅毁，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爲車固若是，效而爲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笑其拙，越人以爲紿己，不顧。及寇兵侵其境，越率敝車禦之，車壞大敗，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道離之爲禮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爲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粹而全，大而正，確乎其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衆人之不知，窒於學者之多岐。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爲道：愿者以小慈爲仁，剛者以嚴刻爲義，能言者溺於言，而不

求於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於至理。人人莫不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卒爲天下裂。譬之摧輈斷轂之車，置而不用，猶或可以欺世。苟責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債人之事幾希。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而多才能，其爲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爲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爲貴。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而著於言，一以聖賢爲師。少有未至，自視凜然，若耳目手足之不完也。恒以爲己憂，則爲善學矣。挾其易成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敝車類也。

仙居陳憲直與其同姓之友子潁，奉其縣大夫之命，謁予山中，將率儔輩從予以爲學。予固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度不堪師人。且今學校之所學者，將以爲道乎，將以爲進取之計乎，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得以及人乎？如止以期進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乎行道以及人，舍聖賢將誰師哉，而奚取於吾徒也？夫所慕者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亦聖賢也，則其行事幾於道也必矣。舍聖賢之不師，而僕僕焉求吾徒之愚者而師之，吾懼憲直、子潁之爲善學者笑也。❶雖然，觀其細可以知其大，於吾徒也猶不之遺，而況聖賢之道乎？然則憲直、子潁之取善也周矣，其所慕者殆非進取而已也。不惟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爲歸。余雖魯且病，固將以憲直、子潁爲友。於其別而去也，欲無說，得乎？

❶「懼」，正德本作「惟」。

公子對

越諸公子問於方子曰：「竊嘗聞之，聖賢之道其廣猶天，其深如淵，微顯咸該，陰陽同玄。太上得其全，其次致其偏。見之於事功，橫被乎八埏，則可以使蒸民各樂其性，鳥獸魚鱉萌芽生植，皆全其天。苟不能然，猶可以整齊前古之墜典，刮磨往哲之遺編，開生民之錮蔽，垂皇極於千年。故君子身無間於出處，位無間於崇卑，莫不欣欣自適，無往而不致其樂焉。今吾子懷淑明之資，循正中之塗。所準者莘尹、叔旦，攸師者仲尼、子車，談經則融、成坐斥，稽史則遷、固受誅。幽探神秘，明執道樞，洞燭千古，遐瞰九區。由暴須鄙，賜億柴愚。睨不嗛心，恐受其汙。神交顏、閔，冥與之符，其於今世，宜何如也。胡乃志抑氣斂，恒若不豫，瞠乎若有望而又失，焱乎若欲求而弗遂。愴乎疑有懷，企乎如有慕，不知吾子奚與古之樂道者異也。」方子曰：「唯哉否否，吾有所思也。雖然，公子試以吾意言之。」

公子曰：「人情之交，咸有欲嗜，自非聖智，不能絶去。今豪族貴胄，穹門邃户，畫棁雕楹，文簾珉礎，蘭芬麝蓊，錦爛綉帊。燕趙之姝、秦越之女，環居雜處。置酒高會，叩鍾擊鼓。奏雲和之琴，列陽阿之舞，駢跣更進，奠巵獻簋。態姸意姣，目挑頤許。其味則熊膰豹胎，蛟脊麟脯，天鶬海獸，江瑶林雉，珍怪譎詭，爕舌暢齒。雖易牙之善調，不能知名而遍數。其歌則按宮協商，和律附呂，開闔造化，咀嚼今古。抗聲則雲驅而風湧，含調則瓦震而筵舉。庭鳥爲之迴翔，星辰爲之吞吐。聽者忘疲，醉者復寤，雖師

曠重生，不能別其音而較其譜。酒闌歡極，狂發氣駛，令徒召卒，弦弓礪矢。被盤龍金縷之裘，跨希驥騊駼之馬，長戟麾前，短兵夾輔。遇者鼠伏，觀者魚駭，殲林罄谷，不遺飛羽。割肝爲炙，刳血爲酒。鞍負車懸，羅列左右。暮出朝歸，樂以忘老，亦何快與！子則羹藿被褐，坐擁簡册，帷裂不聯，床敗闕足。介狷無失，困抱孤獨，寧不有思於彼乎？」方子曰：「公子謂顏回慕跖乎？淫樂田獵，狂夫所好，君子不談。吾不思此也，請更陳之。」

公子曰：「學之所貴以能行也，處下不能以施遠，故願得意而偶時也。唐虞之世，內有四岳，外立群后，設牧十二，命官惟九。契司迪民，夔典飭胄，行必全於兼資，德必絶乎虐傲。備三則爲大夫，得六則爲邦君。言語明試，車服旌勳，斯時之爲士者，亦可謂難矣。下逮成周，制完典郁。惟德行藝，三物咸六，乏一則見少於鄉，具美斯獲預乎禄。雖有俊傑之姿、偉特之才，分既大定，何無設公卿之位，析侯伯之爵。周之士子，亦何其碌碌也。遞降迭興，更統二千，雖因革各異，華實多愆，然較其任賢容衆，銖十□桶，□有若干，今之易易然也。今國家濯穢滌汙，天覆日明，掄山擴穴，旁取遐徵。士有一藝者，不以其賤而不用，生乎四裔者，不以其夷而見輕。或自萌隸而有國邑，或自寒酸而爲公卿。或以韋布拜二千石，或以一言之美，而擢令丞。於古之起漁釣，相板築，無以異於文王武丁矣。士之據崇座，寢大厦，御吏控胥，呵咄叱咤，□五馬静途，群臺轡馬，過者爲趨，乘者爲下，聽訟理政，冠帶孔都，喜則死灰復然，怒則豫章立枯。耄倪延頸而歎息，奸詐側足而睢盱。

其或善者，則慕循良之爲，敷惠和之治，群生霑其澤，千里受其惠。暴夫戾士，才□之威，棓削□□骨髓，殺戮慘逮嬰嫠，聲張勢盛，顯拔纛旗。丈夫至於此也，豈不足以自恣也哉！吾子之思，思謂是矣！」方子曰：「位以行道，非是之謂也。且富貴不可求，吾何思此哉！公子試稍高之。」

公子曰：「烝民之生，紜紜兟兟，憧憧奔奔。外則寒暑燥濕之候動其志，內則飢渴中嗜欲之情役其身。苟不有人以治之，爭奪戕戮之禍作，而仁義忠信之道泯。有皇上帝，鑒觀下土，擇其賢智神武者，而俾爲君。土廣民衆，俗變事殷，非一人之所獨治，故必舉賢哲而爲臣。臣惟千百，曷以使之，久而彌敦？譬之九罭之網，必揭之綱，目乃不棼，六馬之車，必節之轡，乘乃不僨。故宰相者上以佐天子，中以和百官，平陰陽，撫夷狄，而下以養兆民。得其人則朝廷社稷安，而衆所驩；非其人則兵革興，四夷橫，而區宇分。故其位至重，而天下莫與爭。其居也，華榱刻桷，亞於天子之廬。其行也，旌節導前，上駟文軒，□□□□□□辟易。車殷則雷霆騰闐，變色則海內膽裂，微笑而八荒春温。在人主之前，進退否臧，黜邪進良，唇虛緩絞，齒利劍鋩，九卿執事，望門膝行。叩顙階頽，屏息氣僵。手司榮辱，心制短長。睚眦必酬，卮酒必償。賓客竊其餘威，可以脅僚吏，子弟藉其緒寵，足以納逋亡。諛德而誦業者，投刺而請見，迎意而希合者，嚮望而揖裳。中機則爲雨露，忤旨則爲風霜。權利鼓動當世，休烈垂之無疆。位至於斯，亦可謂極崇也矣。吾子豈思之乎？」方子曰：「位崇信美也，然有道以處之，則易以爲福，無道以處之，亦易

以取禍。且吾聞君子不患無位，患無以稱其位。公子之言夸尚權勢，非守位之道，吾不爲是也。請談其他。」

公子曰：「乾濡坤茁，人物肇發，絪縕紛紛，雜沓轇轕，非聖立極，何繇自別。伏羲至神，人文始孽，旁覩凝矚，仰窺俛察。奇偶變易，畫三卦八。六合旁魄，如囊斯括。姚姒繼轍，益闡彌晰。握操簡筆，紀德敷業。商承周擴，閎衍軒豁。昭羅星火，交揭日月。罝罟千紀，蒐獵群物。大政宏猷，纖微恍惚。籠絡綰結，山載海畜。擴幽汙巘，典法遺脱。天孕巨聖，手秉神鉞。剷刮蕪穢，誅伐驁逆。搜亡緝絶，以有六藉。典謨雅正，訓誓激切。三盤懇至，諸誥惻怛。《詩》道民情，振滯宣鬱。頌純而和，雅肆而達。□□雍容，商魯雄伐，風雅之變，憤怒蕩潏，怒而不爭，刺而不訐。□正樂而無佚。《春秋》主斷，嚴筒予奪。《易》幽而微，大傳辨默。《周禮》主政，具有本末，宏充宇宙，細析毫髮，其宜孔多，存者猶闕。《樂》亡靡徵，器數漫滅，更秦之焰，而中厄矣。後儒區區，摩簡續韋。韓轅申毛，説《詩》之師，《書》出耄伏，口語嘔伊。孔壁嗣興，安國訓治，《易》、《禮》、《春秋》，説者紛披。各黨攸聞，攻擊他岐，錯忤迂誕，異舌同辭。其流謬妄，至雜以讖緯，涅以玄虛，沮於名物，道愈乖離。有宋群哲，紹而定之。提聖之心，表之通逵，砭去積疢，掃除目翳。經至於此，亦可謂無遺矣。而或猶謂，《詩》、《書》失乎贋，《河圖》近乎誣，《禮》駁不純，《春秋》難知，呫呫乎其未有所底也。吾子之思，殆謂是乎？」方子曰：「經，吾所盡心也，雖然，聖人既遠，學者忽常好大，喜爲謗排，吾竊不取。傳註至於近世，亦可以止

矣。吾安敢訐前人之缺失，以取不遜之名哉？則聖者立言，賢者述之，傳註之儒，功少而事左，吾不敢慕也。」

公子曰：「聖殂教分，別爲異門，曰有先師，維孔元孫。上紹參傳，知道之原，述爲《中庸》，性命是言，枝葉交横，本乎一根。斂入無朕，散被無垠，厥胤于鄒，闢聖之垣，遂登其堂，據道發論。齊梁之君，南面僭尊，衮衣大圭，視若孤豚。狙詐相傾，辨説如雲。告以仁義，耳塞不聞。退緝道要，垂諸空文。泰華讓崇，菽粟儗珍，河海恥富，綺綉推温。違者雖强而踣，循者雖弱而存。疏鑿齊功，典謨誥訓，峻極莫繼，深渺絶倫。揚雄吃而靡暢，王通談而不純。舂陵後奮，默契化元。揭圖著書，要而不煩。河洛之間，有伉弟昆，關西之英，參翔以騫。敬以立懦，禮以攝昏。洗濯塵鑑，燁然如暾。遺書之多，寶璐璵璠。支衍而南，大發于閩。手抉衆流，屬之崑崙。絲繅髮櫛，緒引毫分。此七君子者，皆所謂立言者也。他若莊周、荀況，糠粃當世，瓦礫諸子，汗漫淪齋，無有涯涘。老聃、禦寇，與周同軌，玄虚澹泊，棄蔑禮義。管、商功利，晏、墨吝鄙。非、析翊虐，秦、斯詐詭。六國之間，述者如蝟。不韋致客，《吕覽》以叙，采掠攘掇，咸有綱緒。屈原申憂，怨不至誹，瑰奇雋拔，爲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斐，事糅道厖，猶傳不毁。賈生智敏，計謀孔偉。仲舒守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遐邇。班固繼蹟，辭直而理。東京至隋，質喪聲靡。退之在唐，裂去綉絺，易淫以淳，反麗以俚。觝嘲異端，軻、雄是儗。柳、李、皇、張，胥和俱峙。金石鏘鳴，黼黻交煒。載越六代，四氏繼起。豐約

温深，各臻厥美，此雖未足亞乎立言，亦可謂述者之次也。吾子豈非思法乎？上者而恐力未追，欲就次者之事，而心猶恥之，故恒有所思乎？」方子曰：「立言之任，吾則豈敢，嘗願學焉。然古之聖賢不得已而後言，非其所樂也。」

公子曰：「一氣之胚，人物以滋。孰戚孰疏，奚尊奚卑。椑海吾池，鎮嶽吾坻。中國吾家，兆庶吾肢。肢疹則唏，家悖則悲。賢聖不治，不媿何爲？洪水之難，三聖歎咨。跋履九州，尫瘠胼胝。疏鑿爲夷，民用恬熙。夏桀亂虐，成湯拯綏。爰有元聖，立極修彝。文武易暴，叔旦是釐。慮深制備，靡有闕遺。澤潤數世，不刑而威。嬴酷項悍，漢武以國。歷年既安，❶而鮮有德。文以清净，景以私刻。法疏佐庸，孰徵成績。唐任齡晦，小康乃覩。宋之真仁，僅臻富殖。蓋上下數千載，而治者如斯，否者可識也。生民之困，烏得不極乎？嚮也天降大厲，狄據中土。裂褫冠裳，棄擲豆俎。紊我倫理，風乖俗斁。椎結旃裘，獸攫羝踞。禮義湮亡，化爲夷虜，三世于此矣。天命真人，仗鉞抗旌，踐江作京，東披西勦，朔伐南征。陸屠狼豕，水斬蛟鯨，殲扶魑魅，焚炙鼯狌，殫智疲神，大憝以平。於是更制定律，造政明刑，重修人紀，肇植天經。歲郊時廟，日省月程。乃作帝宫，乃鞏禁城，憲臣思法，戎衛握兵。小大相維，内外迭承。經營一紀，而庶績丕凝，已云至矣，則而守之，邦國可貞矣。然聖謨炳然，如日運天，猶歉焉有陋往代而卑漢唐之意，蓋欲追三王，儕二帝，而永皇祚于萬年。滄海之波，

❶「安」，成化本作「多」。

非一山之泉；武庫之弧，非一絲之絃。立功垂紀，固非一人之智，獨士之賢，所能盡其大全也。然則設施建述之序，何革何因，何後何先，行何德而民裕，用何道而化遷。將補罅而塞漏，將改範而陶甄，將徼近效而速成，抑圖深植而久安；將使民懾而服，抑使民悅而不忍捐；將王而巍巍，抑霸而熈熈；將漸之以禮讓，抑道之以詐諼。孰當孰非，胡易胡難，此志士賢人所宜深究而熟謀，時習而勉旃者也。吾子之所思者，意其在是乎？」

方子曰：「嗟！公子何言。治亂之理，邦國之事，有位者之所宜思也。鄙小且賤，安敢僭妄爲遠大之論乎？然回也布衣而問爲邦，聖師韙之，子車遊於諸侯，舉稱堯舜，君子大之。若予則願學聖師之道者也。公子有問，敢終默乎？且公子之所陳，廣矣高矣，奧矣幽矣，余不能酬矣。然鄙人之志，不可不爲公子言之也：昔者聞之，爲國之道，安於均，定於分，人成於序，同於和，而後可及其餘也。虎豹熊羆處乎山，而爭啖相噬。獸人養之，同圈而寢，分肉而食，不敢他覬者，均之有道也。先王知養民之不可不均也，於是度田而井之，冠受老傳，通勞並獲，業專而心一，顧德而行式。維之以井邑丘甸縣都，聯之以鄰里鄉黨州閭。故其民無邪僻也。崇閎峻墉，穿窬不窺，敝藩穴户，童子攘資。先王知分之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士，士異於民。諸侯降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諸侯雖尊，不敢蔑天子之卿士。公卿雖貴，不敢齒天子之路馬。朝覲聘問行於上，巡守錫予報於下。殊禮加士以旌賢，貶爵行罰以

懲憤。分定於上而不紊，故内尊而外安。先王病民之無叙而乖也，教之以禮，使父子兄弟以順以悌，姻戚朋友以敬以愛，三讓而升，百拜而飲，視毛避路，遇杖斂衽，故暴戾之風息，而民易使。爲酒食饗會，以合其歡忻；爲歌詩琴瑟，以通其滯淫；爲羽籥干戚，以道其倦怠。故民樂於爲善，而不能爲亂，夫然後有教焉。教之不循有政焉，政之不從有官府之治焉，故民終身不可使之見刑罰之威。夫穉子在抱而啼，告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姆之前而威之，則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禮樂，仁義禮樂習其心，則善思生；刑罰習其心，則不善之思生。故爲治者不可不慎也。此其大凡也，推之極其詳，❶致之盡其公，而又行之以弗厭，此先王所以治且久也。訾之以爲迂，玩之以爲愚，則吾不能知之矣。自漢以降，諸葛亮有大賢之才，而不聞聖人之道。司馬光、范仲淹有君子之風，而無大賢之才。余亦欲講一王之法，推往昔之軌，正而不窒，通而不泥，施之於人，足以富庶而知方，用之於後，可以世守而無弊。苟無得乎時，猶將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事，以傳之後世，此吾之思也。若公子之所云雖美，吾焉能若是哉？」公子逡巡離席，辭謝變色而言曰：「吾乃今知君子之思。小子不敏，請服明訓，終身不敢言事。」多有缺誤。

余頗妄志於聖賢之道，以爲天下之事，皆所宜爲，故所著《公子對》，其言大而近夸。夫言夸則駭俗，所以人不好之，故未嘗敢以示人。吾友浦陽鄭君叔度獨誦而

❶「極」，正德本作「反」。

喜之，謂余曰：「君子之所爲，揆於道如何耳。奚顧人之好惡？子言誠戾乎道，則人以爲夸也；誠不戾乎道，寧知世無知之者耶？而子何疑焉。」余愧其言，不能詰，乃書一通，并識其説歸諸叔度。

蚊對

天台生困暑，夜卧絺帷中。童子持翣颺于前，適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翣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嚌面，毛髮盡竪，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爲，蹴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幃旁，見燭亂散，如螘如蠅，利觜飫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嚌吾血者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烏能爲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欝，左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産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緼，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爲麋鹿與庸狨，羽毛而爲禽爲獸，裸身而爲人爲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

人乃自貴其責，❶號爲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黽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鹽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嚼，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嚼，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於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户，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子病鼻寒，鼻窒不通。踞爐而坐，火燎其裳，裳既及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爲？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若不知，遽俾火毒燼裳及衣，壅蔽之禍，豈不大可悲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爲子之鼻，今二十又二冬。蘭茝椒桂，其氣苾芳，我聞我知，俾子佩藏。槁蕕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妄履，而出不遇

❶「責」，正德本作「貴」。

毒者，❶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身，宜煖而寒，去裌就單，爲風所加，外鑠内欝，壅我鼻觀，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燮陽，無所敗傷，鼻寧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于耄老，猶且居不求適，維道是奮。大雪皴肌，而爐不暇近。恐適意之致毒，知炎上之生災，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荼毒之禍。方當茹冰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怵迫，凍餓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不加思，恣肆頹惰。當祁寒時遽自溺於火，爲身計者，良已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誚我爲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秦亥蠱昏，趙高乃弑，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廣淫酗，而世基以肆。木不虛中，蟲何由萃？此三主者，苟以至公爲嗜好，以衆庶爲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奸邪，何惡之遂？顧乃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蕕爲薰，椒蘭是棄，由是禍亂交興，宗覆社圮。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之理且不達，況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火捐爐，凝神養氣，既而鼻疾果愈。

醫原

羿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王良能教人御，而不能使人無啣橛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語所能盡；可以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苟不默會于心，而欲持昔人一定之説，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於遺失者寡矣！況得其法而不知

❶「出」，正德本作「中」。

其說者乎？醫之爲術，於生民之用最切，其說之至粹而出於古者，莫過《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以明養生治疾之道，非古之神睿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其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于効者，固有不可以言傳者矣。書豈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爲書之意，而泥其説，是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於用。甚者，棄書不省，而惟攻乎淺陋拘閡之方書。天下之疾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禀厚薄之異，服食之品，勞逸之差，静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業，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苟非深思博考以周知其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銖比兩較之，以治人之疾，此奚異用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

人固有盛寒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欬者；有披甲馳馬操劍槊行數百里而不汗者，有出門輒勞憊不能行者，相去寧啻十百？此資禀之殊也。古之人多碩大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老而已病，豈能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石不醉，而或不敢染脣；或敢腴鮮甘厚味，而或羹藜茹藿；或裌衣以禦冬，或裘褐以處暑，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類也。貴富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服勞與牛馬等；知道之士怒不見于色，而暴悍之夫動輒詬詈，勞逸静躁烏可同乎？中州之人，夏夜露卧而無恙，使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屏息水行，鑿層冰而取魚鱉，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目手足均也，脉絡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乖殊若此。醫豈易言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腫；在乎寒也，而以爲熱；

病乎實也，而以爲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所控訴，故醫得用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藏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足以知古人之説矣，而無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脉；察脉精矣，而不善藥，欲犁然當乎疾而必愈，皆不可致也。則醫之以術名于世者，焉可多得乎？

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雨。醫來治者以十數，皆莫効。最後一人至，脉已，則以指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不言治疾之方。貴人疑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爲邪，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脱去。明日後至之醫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脉疾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邪？」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説之所有，夫人皆能用也。求之於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奇士其孰能之？

始余聞四明有世醫邵君真齋，善爲方。視人疾，以爲不可治者必不治，而所治必取奇効。心竊識之。今年真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慎恭慤，不妄有所稱引。而於察脉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民之疾多矣，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成者相踵。其有如真齋之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人，則余於真齋不宜無説也，作《原醫》以贈之。

雜　問

天曷爲而運乎？地曷爲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爲而有寒暑乎？峙者曷爲而山，流者曷爲而水乎？鳥曷爲而飛，獸曷爲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而不可覩乎？上下千載，孰不變乎？四方萬里，孰不異乎？人何由而出庶類乎？心何由而參天地乎？有生芸芸，奚不朽乎？有爲而成，孰長久乎？

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棄，曷作程乎？易辨治亂，政之禎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孔易，施之孔明乎？革澆糾慝，化虛爲盈乎？萬彙咸育，刑息讓興乎？神人昭格，天地以寧乎？安如泰華，百世其貞乎？智力不煩，神恬以清乎？舍經舍經，勞而不逞乎？

曷以成俗，復井田乎？井田奚先，民平均乎？南國迫隘，自中原乎？鄉保相恤，恩義敦乎？禮導樂宣，亂奚臻乎？曷以弭暴，黷濫法乎？法繁衆死，民玩何怛乎？罟罛交陳，魚能活乎？促不憚死，寧不跋乎？欲民之訓，省苛察乎？

曷以致治，貴任人乎？人疇爲賢，明且仁乎？明以斷姦，仁煦民乎？州伯群牧，儼若神乎？毋挫其柄，久以責勳乎？內外咸修，治斯毀乎？

莽莽九土，育群氓乎？性殊俗異，厖服詭形乎？嘎嚶侏離，駭可憎乎？亶究厥原，二氣之生乎？長吾諸父，幼吾嬰乎？摩疢療飢，舍己以征乎？審圖審思，

君職成乎？

錐可舂乎？杵可爲裳乎？戈可書乎？筆可以爲兵乎？櫱可爲楹乎？楩楠可爲宋乎？牛可以驂乘乎？馬可以軛而耕乎？物各有性，材曷可更乎？治能無體，政能無經乎？

方仞之址，可爲九成之臺乎？一尺之基，及肩之垣，能不頹乎？周曷爲而延乎？秦曷爲而遽顛乎？厚基廣址不在厥先乎？

三代異尚，道亦異乎？忠質化原，文何貴乎？秦之繼周，豈尚刑乎？漢之寬大，亦善承乎？唐尚諫諍，自其始乎？宋尚儒術，奚而中圮乎？奚王奚霸，奚爲美乎？

以法弭亂，亂足弭乎？以刀理髮，髮可理乎？弭亂何以，其以寬乎？牛飫芻豆，復踰閑乎？

以兵威遠，遠來服乎？撝戈召賓，賓將格乎？何以格賓，恭敬酒食乎？何以來遠，化被中國乎？

周有世積，而厥祚綿乎？漢唐何積，而亦然乎？豈視其身之仁暴，不以其先乎？

周公之制，焕哉章乎？曷不足善其國，至於削弱而亡乎？豈聖人之智未深長乎？抑後嗣不守，自逢殃乎？

夢夢之中，❶孰主尸乎？善惡誰報，修短誰司乎？孰流而爲雹，安發而爲雷乎？將一氣之行於沖漠，人固莫得而窺乎？

周公孔子，一何少乎？跖蹻羿寡，如蓬藜乎？豈天嗇其賦乎？抑人不由其道

❶「夢夢」，正德本作「雲夢」。

乎？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彌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古何異乎？施德敦仁，能無治乎？

鹽車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蒿藋之野，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

投骨兩犬，能無嗽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攸好，下無趨乎？上之攸尚，下無爲乎？

藝芳盈畦，可以飽乎？摛文充棟，以明道乎？

求道於人，不知在我乎？秉燭煌煌，出而求火乎？

啜粟衣帛與堯殊乎？堯德萬世，獨不如乎？

孰非顏乎？孰非孔乎？而爲庸民，能無恐乎？

我晰晰乎，孰得而涅乎？我規規乎，孰得而虧乎？晰晰之至，與神同明乎？規規之至，與天同形乎？

志將適楚，能至趙乎？志在修辭，能知道乎？鑿江浚河，患無瀾乎？道明氣充，患無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既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牆，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黠盜，豈皆天乎？

祐惡抑善，豈人常乎？顏冉何厄，而盜跖何昌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

乎人，善攫者貴富，❶而守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赭邑，子孫貴盛，而爵號宣朗乎？踐蟻轢蛙，果有辜乎？彼起與籍，戮人如刈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爲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虐乎？居天之位，弗治以害，果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胡盜予奪生殺之大柄，而睢盱自恣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嗇其後而困其軀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蓄且息乎？

儀秦何積，所遇喜乎？孟荀何薄，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闒茸委瑣，人所比乎？

狐兔如丘，麟何少乎？庸夫駢肩，孰聞道乎？

道曷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于蔓于棘乎？將昭昭皎皎，如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直乎？奚釋而弗思，去而弗即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見羊躪苗，能不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躪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其身，而輕死其心，誰謂膏粱食犬豕乎？

五狼一羊，羊能無傷乎？衆惡一心，心能無亡乎？

秉圭在廟，能無寅乎？執敬無愆，能不仁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隮，天

❶「攫」，正德本作「擭」。

胡弗惻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不息，主無惡乎？肆暴殄之，❶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賚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爲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頷頷胡羯，盜之渠乎？奚獲麟十六，以駕車乎？

周衰政乖，二百紀乎？易姓幾何，治者何主乎？

漢頌文景，黃老之效乎？曾謂儒道，不若彼老乎？

唐始善相，稱房杜乎？稽籍考勳，有可數乎？

戕厥母兄，戾孰京乎？胡抑心降志，從魏徵乎？

太宗造基，豈非哲乎？徵言是從，而德彝以察乎？

斯民之性，古何異乎？孰謂古道，不足治乎？

枕虎以寢，能無囓乎？招狄自助，寧不滅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人，何性同而趨遠乎？

九州之外，渺何窮乎？鄒衍何見，而曉曉以誑彼恫乎？

玄針視海，能無惑乎？無有羽翼，孰知其極乎？

❶「肆暴」，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日月何弊，乾坤有閉塞乎？闇昧昏黑，將如日之夕乎？豈肇造人紀，重建極乎？

長生久視，寧有斯理？堯舜大聖，奚亦死乎？

偓佺安期，果何在乎？誰能不死，閱千載乎？

怪士好誕，非愚孰惑乎？剖符尚主，誅之何益乎？

夷法汙華，紛其可駭乎？緇衣髡首，曷徧四海乎？

藉其成佛，復何庸乎？滅倫敗類，惰厥躬乎？

流毒深且久，曷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鋸乎？

井田法布，孰有游民乎？斂其浮誕，化以仁義，孰敢不循乎？

教出一孔，政曷窒乎？持之勿變，屏異術乎？

申韓鄧慎，世之虺乎？刻削巧苛，暴者奚喜乎？

用法如流，奚不恒乎？操刀終身，寧不自割乎？

堯民之命，皆富以長乎？桀民之命，皆夭而殃乎？均爲天民，何所賦之不同乎？抑偶值其時乎？將命不可必而難知乎？

爵祿賞罰，君之寶乎？廉恥節義，世之道乎？俾民賤寶，君安所貴乎？俾民棄道，世何能治乎？

秦法凝脂，奚致亂乎？漢網彌闊，奚不犯乎？火逼牛尾，寧不觸乎？孰云禍亂，民所欲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貧乎？孰衣文

綉，孰如懸鶉乎？屈爲傭隸，天寧不仁乎？仁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封建莫復，天下爲私乎？擇賢命爵，尚庶幾乎？刑措民滋，世有不熙乎？

策問十二首

問：孔子删《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稍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遷爲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黄帝之後，何所徵而言歟？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群臣，皆謂：「有鰥在下，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以親九族爲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遷謂黄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勛，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黄帝至堯四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踈數，姑未論，烏有聖人而娶四世之祖姑者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十，固未耄老也。而遷乃謂禹爲昌意之曾孫。則於堯四從昆弟，於舜爲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有百餘歲，而傳天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黄帝至夏桀二十四世，至湯一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爲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黄帝一十九世孫而代黄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速不同至此乎？二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所以折衷。

問：孔子作《春秋》，譏躋僖公，傳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人之大倫不可紊

也。後世祭孔子，以門人從祀，乃異乎此。顔淵、曾參、子思雖賢，子也。路也、晳也、伯魚也，父也。子顧居上，父乃居下，豈特若躋僖公先父食之失哉？而世因之而不革，何歟？且子思孫也，位於祖之前，孟子，子思門人也，與師對坐，其能安乎？漢以下，大儒得在祀典者衆矣，或學術不醇，或名節可賤，果可以升聖人之堂而無愧乎？學校者禮義所自出，而聖賢人倫之則也。辨其得失，使質諸鬼神而無疑，學者職也，勿以無位爲辭。

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古之誦詩者必能從政而專對也。今三百篇具在，大儒君子又從章析句釋之，其義理詳明，皆聖人之時所未有，而未嘗有用之於事者。何歟？豈時殊事異而有所難用歟？將今之學者不若古之人歟？夫古人亦人爾，謂今人舉不能及，可不可也？然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之中，可以爲政者，何説？苟當專對之任，則將何見？幸悉陳之，欲以觀有用之學。

問：古之學者舍道無所爲學。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然當是時，未聞有道學之名。何歟？近世大儒抗然以道學自名於世，可謂盛矣。世俗反非病之而不信，或攻之以爲黨，或目之以爲僞，又何歟？道學之名未立，宜人才之少。及其學既盛，則宜賢者之多。而後世之士，顧不逮古先，抑又何也？豈古者教出於一，故人興於行，後世學術多岐，亂真者衆，雖大儒先生不足振起之歟？若周、程、邵、張數子及朱文公、張宣公，謂之道學，宜矣。東萊呂氏其學似與朱子不異，

《宋史》乃不列之於道學，亦有説歟？今流俗以道學之名相詬侮，鮮有以此自期者，夫學而不求道，烏足謂之學歟？諸君誦周公孔子之言，不釋於口，可謂有志矣。然志於學而不講其所當學，不可也。願肆言之，且以觀趨向之所在。

問：古之君子有德必有言，有學必有用。觀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以德行名世者，言語政事皆卓卓可稱。是果何由致此乎？孔門雖以四科目諸子，然顔淵問爲邦之政，子貢聞性與天道，子游治武城，夫子喜之。其不長於一偏也如此，何後世學者之不及乎？惇厚之士，未必能言，而無德者肆爲邪詖之説以惑世。博通載籍者，多不能施諸事，而不學之人，妄爲刻薄之政以病民。德之與學不能兼有所通，豈無所自而然乎？孔子謂誦《詩》者能專對爲政，太史公亦謂《書》長於政。諸君之爲學，德行所習也，《詩》、《書》所講也。出而當言語政事之任，亦可以庶幾古人乎？幸明以告我。

問：六藝之爲用，要矣，古之人未有不通乎是，而可爲大賢君子者。其度數之細，爲教之法，亦可得而詳言乎？考之孔子之書，其於禮、樂，蓋屢及之，而鮮有問答射、御、書、數者，獨何歟？豈六者之中亦有重輕本末歟？抑此四者微而易知，當時學者無不習熟，而無事於問答歟？後世之士學止乎讀書，以射御爲武事，以書數爲末技。禮樂之音律制度，往往以爲有司所職，無庸乎考習。其通六藝者蓋寡。然而道德明備者，輒爲天下所宗，而莫敢議，何其與古異歟？今欲師古人而周通六藝，則患無其傳，且力不暇。欲如後世之學，止乎誦讀，則授之以事，於用必有所闕，然則奚爲而可

乎？豈先乎其大，而後可盡其細乎？將識其旨趣綱要，而纖悉曲折或可遺乎？周公自謂多藝，孔子亦曰「游乎藝」，聖人未嘗以藝爲可後也。學者仰師聖人，而顧後藝，其不可也決矣。講其所疑，蓋亦聖人之意。

問：古者致治之主莫過漢文帝，近世少康之君稱宋仁宗。考之史傳，文帝於制度未嘗有更變創建，曹參爲相，日飲醇酒，與吏相應歌呼，其朝廷不治甚矣，而天下樂業者，何歟？仁宗之時，用兵則屢出屢敗，府庫則匱竭而無餘，其視富强者有間矣，而海内久安，終宋之世，思慕其德不忘。果何由而致此歟？請質言之。以祛所惑。

問：秦漢以來，天下多言祥瑞，以爲國家之興率由乎此。然三代之立國傳統，可謂盛矣，其禎祥之符亦有可考者乎？孔子作《春秋》，大而地震日食，小而螟蝝蜮鴝之異，皆謹志之。計其二百餘年之間，諸國豈無禎祥之事？顧棄而不道，其意果安在乎？麟、鳳、龜、龍，記禮者以爲四靈，祥之尤也。《春秋》以麟終篇，聖人之書之也，以爲祥乎？抑以爲異乎？以爲祥也，則劉宋之暴，五代蜀之亂，紛紛見於其國。以爲不祥也，記禮者何所據而云然乎？近世歐陽子斷然闢祥瑞四靈之説之謬。信其言也，則經所謂作善降之百祥，國家之興必有禎祥，其説皆非乎？抑豈祥者非物，而在人乎？願辨其所以然，以折衷舊説之得失。

問：昔者聖人嘗言，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是學《詩》可以爲政也。豈特《詩》爲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多引《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之所自出也。非特二經也，《易》所

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爲政者，莫大於《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涖官行法、教訓正俗、分争辨訟，非《禮》皆不可，則《禮》又政之本也。今之學者，莫不專一經，而兼習五經，果能以經術達於政否乎？夫使一人而兼言五經之治道，固有所不及。其各推所聞，可以輔世淑民，措于政事者，詳擇而明言之，將以觀窮經致用之學。

問：欽覩大誥，謂鄉飲酒之禮，申明古先哲王之教令。斯禮之相傳尚矣，果始於何時歟？古者之行是禮，一則賓興賢能，二則卿大夫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其詳亦可得而言歟？賓主介僎之位有不同，九十至六十豆數有多寡。所以示民者，其義果何在歟？孔子嘗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鄉飲之近于王道，亦有其説歟？聖朝稽古爲治，頒儀式于天下，叙長幼，論賢良，别奸頑，異罪人，坐席叙德與齒，而犯法者列於外坐。勸懲之意可謂著明矣，是即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其節文制度亦可得而悉陳歟？夫明乎古之道，而通乎當世之務，學者之事也，其毋多讓。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賢之問答加詳焉。今我皇上大誥之書，明孝以訓臣民。凡爲臣子者，所當服行而弗忘也。夫所謂飲食之品，温清定省之儀，出告反面之節。父母有命，善則速行，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與禮經所言亦相表裏歟？事君忠，夫婦别，長幼叙，朋友信，四者之爲孝可得而詳言歟？所謂居處端莊也，涖官必敬也，戰陣勇敢也，其事果何脩而可致歟？若何而可不犯國法，不損肌膚，不致人之駡

詈歟？此聖誥之大綱也，其條目可得悉數歟？今也家傳而人誦，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孝爲先王之要道，詎不然歟？夫言明乎道，雖千古以上之聖人，猶尊以爲經，況聖謨之大，諸生寧有不素講而熟究其義者乎？其悉心以對。

問：國之有才，猶鉅山喬嶽之有名木也。故觀木之盛，可知山嶽之崇厚；觀賢者之多，可推國之盛隆。三代以下稱最盛而歷年久者，莫漢唐與宋若也。漢之張子房、諸葛孔明，唐之魏徵、宋璟、張九齡、陸贄，宋之李沆、韓琦、富弼、司馬光，皆顯于世者也。其學術之異同，事業之崇卑，亦可得而論歟？抱道德而不大顯者，若賈誼、董仲舒之在漢，韓愈之在唐，周、程、張、邵、朱子之在宋，遺言具存于世，其源流統緒之詳，亦可得而言歟？昔之不大顯者，使其居光顯之位，其亦致漢、唐、宋之治而已歟？抑能比三代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亦所宜講也。達而在位，所欲學者爲誰，仕而不顯，所成就者何事，悉著千篇，將以觀多士之所志。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六終

遜志齋集卷之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雜　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盛，惟其德充仁著，冥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燁然而華，莫究其根；或瑩潔圓凈，而其味如飴；或敷爲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蟲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蒙澤樂生。故天爲之發醇，地爲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兹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爲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

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　昔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

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僅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即之而慕，巋然傑然，爲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真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 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脱舄登殿，秉璧奠瓚。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顔，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翕忽腌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焕朗澄瑩，上爲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悦豫，黎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恊贊，六合之内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纖翳靡形。白叟鮐翁，歎未嘗遇，兹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

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覩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絶，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斂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天心悦。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

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黄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是庸，桁楊不陳，囹圄虚空。孰租之逋，奚貸之負，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蟊，撲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斂戢群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宫，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兹，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瑶礎，勢切穹蒼。鼎俎既豐，幣玉既飭，炧燭煒煌，騂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色笑。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

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歎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熒熒。

聖情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諮度。勿厚其斂，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乎平。乃稽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絶于未萌。人心既悦，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 有序

皇帝始即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函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迺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温，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玉，❶宸衷密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瑑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

❶「是」下，正德本有「宣」字。

奏，名曰「凝命神寶」。二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群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恒病陰雨。至是，自元日至于郊廟，翳氛屏除，日月華曜，山川軒豁，神人喜悦。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既成，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兹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之寶厥寶，❶而不知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癸、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明、唐太宗、宋太祖，窺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争，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霈如霖雨，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尚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由此立，政由此成，天命由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鑠乎，真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銜其蟲篆，天厭其醜，

❶「之」，正德本作「知」，當是。

焚而爇之久矣，衆兆蚩蚩，追而索之。噫！匪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咏歎稱録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事，其烏可以已。」迺拜手稽首獻頌曰：

天有太寶，授之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寶伊何？神妙莫測，斂藏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姒受重華，承諸放勳。二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周武不承，於前有光。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乂，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天子，天寶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克毅，動謀于神，静協于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慈惠，任德緩刑。孰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桁楊，解其縲絏。孰租之逋，身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孰厄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畀父母。有胔于途，或骼于原，斂而瘞埋，釋其痛冤。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强，釋而弗誅，賜衣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群喙懽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畊。葺爾室廬，育爾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玉，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永爲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

乎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肇自聖皇。皇陛黼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必果，祗服聖訓，不愼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從違，以道爲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兹惟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使然，兹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永賴。

省躬殿銘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悦服，群生欣豫，薄海内外，薰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宫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静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尚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宫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愼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祗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

武王也。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❶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强於衆庶瞻覩之時，而放逸於閑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由然哉！　惟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治庶類，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既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覩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扆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　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年谷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

天眷君德，付畀兆民，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己無爲。百度以貞，四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旰而食。淵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仁暢達，霑

❶「業」，正德本無此字。

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自謙抑。內殿燕休，❶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察民情，上祇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啚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臨八埏。華搆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恒人爲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匪虞人覺，而畏己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必主乎敬。勿謂闇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不見是圖。矧兹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兹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綵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

❶「殿」，正德本作「外」。

牲，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華扁煌煌。我作斯銘，用揚厥德。有過其間，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真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燕衎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户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肉，恩義有加。一室團欒，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萁。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篪爾塤。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饔并飧。居不待華，同温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弟耨于後，兄耕于前。既孝既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盎然春温。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永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酢酒，先生起舞。取酒酌季，且笑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有序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

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有富千乘，不餬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僨業隕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强。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顙泚。由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

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

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昏迷，汩其天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祇帝之命。揆其所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浚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讐，患不能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僨國瘝官。爲休爲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幾。鋤于未形，絕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微，稂莠之拔。思發于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勳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職。思孝思忠，鞏我皇國。

寧野軒銘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顓然無思，頹然無爲，椎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搖之以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歎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闇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

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

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媮，質甚爲野。以媮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曼姱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真，爲誠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于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户甕牖。其植果蓏，其蔭楡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愨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囏。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尚勸爲善。

雙桂軒銘 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

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爲必非偶然者。其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邪！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

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嘗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欝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匿。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 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

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愼終毋忘，仕也孔臧。

林泉讀書齋銘有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

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之美。持美勿斁，爲嚚爲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于埶。❶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躓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絕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紜紜，櫟之如髮。春融海澡，木長泉達。內剗其穢，外薅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汙，勿晝於邇，日運天行，眞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充其需，禮敘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己。俗學卑卑，爲俗攸嗤，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永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密而溫，其質也仁。仁義之殷，濬發斯文，以相乎乾坤。

❶「埶」，失韻，或當作「藝」。

圓研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既壽且堅，以鎮乎斯文。

倭研銘

產乎夷，成乎琢。宣文謨，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暍，仁君之聖也。由孝而充之，則爲奉上之忠。由仁而廣之，則爲澤民之政也。

王待制私謚議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謚之。

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即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即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徇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

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既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脩《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殂之後。删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絶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藹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争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恥。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韙之。今欲最公文行，以文暨節謚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謚曰文節。

試筆説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鋭而端，圓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紙墨洎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

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欹軟惡者等，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違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內，而卑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尚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歎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己，何暇乎世之歎，而吾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興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

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忮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

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酖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奈何人違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尚因予言，而有以

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閒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熙。既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見志。子以爲可乎？」

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己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非必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可乎？

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疎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己之實；質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斂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

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恥，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御焉！」

王温子栗字説

浦陽義門王温，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恐其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爲辭以祝之。而復謂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爲爨，鹽梅以爲和，寒暑以爲歲。由其離者觀之，戾乎其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辨不啻水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爲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內，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天下從之。

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爲學，柔則至於枉己，剛則至於違衆。枉己既不足以立事，而違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温也，而患無以守其內，是以柔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慎哉栗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

特立如雪霜之松栢，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温乎戒哉，爾毋翕翕以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乎！栗者所以爲敬也，温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説

麟溪鄭君叔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侈狹，鄉異而家不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創室，群材既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柱爲梁，長之爲棟楹，短之爲楔杗，苟無度以絜之，何由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斲石爲磬，組絲爲琴瑟，刳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摶土爲塤，革爲鼖鼓，木爲柷圉，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絜之，則音何由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爲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内，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爲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責貢。苟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

限域也哉？度之爲用亦大矣！

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忮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强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由國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削蒿而爲度，以竈煤節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爲辟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氓，飾詐任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❶明聖人之道，爲一時所師，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繕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静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爲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

今叔度之家，秉義聚居者十世，堂序之内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叔度日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黄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❶「子思孟子」，正德本作「孟子荀卿」。

王氏兄弟字説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縕，紳曰仲縉。而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瓀玫也。❶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即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縕組則士也。縕者，赤黄之色，而孟縕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縕嗜學，綴文焕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縕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緑，素而裨垂者大夫也。而裨皆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紳與帶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搢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衮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温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搢之，未見其有所措

---

❶「玫」，疑當作「玟」。《禮記·玉藻》：「士佩瓀玟而緼組綬。」此因形近致誤。

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生。某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名爲褘，而字爲子充。褘亦服之貴者。❶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而某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某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説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脩於己，已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脩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絶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

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

❶「褘」，當作「禕」。

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懌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傅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

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樫椐以梧檟，人必

樫椐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説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知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蠹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爲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爲玄爲黃無所不可，恒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爲不然，籠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騖于世，紛紛狙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朴之散，而文無措也。

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朴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言履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鋭，往往飾智以相詐，挾奇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歎有以也。

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守介，類古卓行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而字爲允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更名質，而字野翁。余違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恒惴然，恐爲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刑。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睹矣。革既弊之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蠖動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徵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實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國而不足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于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

無聞，由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寧非惑歟？

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于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于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黄晏仲晦字説

浦陽黄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倀倀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内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賓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

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暖井之跳

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爲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衒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汙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自衒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黄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黄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爲子者乎！

劉士安字説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士安。既字而問其説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以行於身，充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由天地而觀之，發育鬯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爲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而發言焉，則爲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爲善行矣。由是而措諸事爲，見於德教，

則爲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爲安者，安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爲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爲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爲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説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❶涵山浸空，清恬静帖，鱗介呈露。已而風遜蓬焉生，❷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縈縠動，濤迴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静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虚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兑貞。巽風而兑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兑也以順感民則民説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

❶「頃」，原作「須」，據崇禎本改。
❷「遜蓬」，疑當作「蓬蓬」。

有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

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事治，以誠亨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豈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恒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説，予故釋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兟兟也，人恒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

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脅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

二説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疎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蓏實之怪爲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于人而名于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七終

遜志齋集卷之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雜著

考祥文

孰爲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爲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宫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己之躬，有祥攸出。爲善于家，祥實基之。不勉己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己招。山崩川竭，雖爲可畏，嬖庸賢遁，尤爲可懼。牝晨羝乳，人以爲異，斁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妖爲祥，行如跖蹻，喜色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掉。彼謂無憂，酣喜譁笑。天縱汝爲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興，汝寧不思！

誚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慍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絶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絶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虚爲知己，等毁譽於浮説，而游心乎沖漠之鄉？下追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棲棲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吊茂陵文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憇于道旁兮，睹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遺廟以屏營。凄風起于叢棘兮，鼪鼯嘯于幽塋。慨雄心之靡托兮，悲曼志之無

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邁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卑祖武而弗肯繼。内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騁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户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永傲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胤丁毒而啣冤。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曾玄宫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于草露。城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宫之韶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爲隱憫而迴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略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而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籲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土臣某謹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恒。君之惟后，淑之惟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鈞。天降疵民，不靖乃生。越二紀兹，甫受師后之功。孰迪彝訓，俾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邇。民咸若德蹈，則庶邦底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既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被寵命。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

父，惟天下烝民主，曷敢不祗順。暨躬暨嗣，人曷敢弗伏，思錫繼忠孝于將來。時飲歠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遠臣耆艾童弱，戴后德允若，臨視栗栗肫肫，罔有違乎昭憲。誠亶篤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諶，乃裁降之大戾，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黄髮，邦之寶龜，灼知幾先；邦之水火，灼資民庸；邦之粟帛，民賴以生。今曷使匪辜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耇成人，繼自今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災罔豫，矧臣承導，□愛愛德施，弘章肇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念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眚，子籲祈於天，天必閔應。臣自茲始，祇陳厥由。臣有壽年禄慶在天，未逮臣身，願輸弗享，以延師之脩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居建乃家勿墜。庶海内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天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曰：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尚閔茲，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里。其或不然，水戾風違，只尺莫進，如受縶維。今赴京師，舍車從汴。河決梁陳，茫無畔岸。所冀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不可以忱。篙人櫓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歲當大比，群士畢來。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凡爾百靈，孰匪帝臣。邦國大事，在乎

取士。不能體國，亦神之恥。咨爾風伯，幸停怒威。亟北其旋，翼舟以飛。三日之間，達于幾甸。我期不愆，神亦罔怨。百靈洋洋，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捋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爲，❶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子神。❷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于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爲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所在，一旦出人所不意，傲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內爲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問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

❶「乃」，成化本作「忽」。
❷「子神」，疑當作「于神」，形近致誤。

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革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爲。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爲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矣。雖欲盡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

今君侯以永康之人，❶生雖不得守鄉郡，没而爲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内。朝廷褒幽德，録利功，錫爵爲侯，冕旒被裳，秉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幡幣，❷具牲酒，備樂歌，拜跪裸伏乎階戺之下無間。深山窮谷，望望而有之，今二三百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某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禄，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既已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帝，乞涓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猶不當爾，況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審矣。然而守令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帝之憂閔下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

❶「永」，原漫漶作空格。按施宿《會稽志》卷六，言佑順侯爲北宋兵部侍郎胡則，「婺之永康人」，因據補。陳亮《龍川集》有《佑順侯祀雨文》，亦作於永康。

❷「幣」，原作「弊」，據正德本改。

止。是小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順成，變置其社稷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況君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也，人奉天經以行，則猶天之爲也，未見其不可也。人謂神乃帝所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視乎人。人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之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之命君侯者，以君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不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君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厲民不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墟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予也。況君侯天下之偉男子，以生民爲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乎？君侯其勿謂某不爲也，某腰下有三尺劍，欲爲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輒作蛟龍鳴，思擇其尤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雨，當先拆君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覈咎賦

敷言而□□兮，秉吾志以陳辭。質尼父以爲理兮，要子輿而無私。爰抗志以邁往兮，星火中以爲期。❶匪道術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朝既遊於貝闕兮，夕又息乎瑶之圃。睹珍瓌之溢目兮，胡獨□猶豫而不取。豈味惡乎斯類兮？恐心淫於可

❶「星」，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喜。寧不美夫琛璧兮，匹夫懷之而禍已。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秘穴。悼道文之湮喪兮，□□□之惟輟。北吾濟乎大江兮，抗呂梁之驚濤。衝風擊以漂潏兮，虬螭號。進只尺其莫遂兮，忽回薄如羽毛。綷組設而奚施兮？慘恒沮以煩勞。豈好遠而負重兮？將弘毅以作聖。苟斯道其可望兮，雖瀕死吾何病。朝一飡而忘味兮，夕假寐而不安。若芒刺之窒吭兮，既決去而能言。踵四瀆而東騖兮，挹山川之龐淑。岱宗屹乎北屏兮，梟與嶧其聯矗。兩觀茇其如塌兮，欽明刑之震肅。踞舍萌于杏壇兮，盼佳植之森若。蹟雖存而世久兮，欲咨詢而未能。魯周公其已衰兮，文獻泯滅而誰徵。倚壞垣而大息兮，問吾生之已暮。俾覲聖而友賢兮，□豈不顧乎此度？喟揭復乎盛時兮，固宜冥趨而□步。❶ 昔子輿之有言兮，謂凡民乃有俟。豪傑賽其時出兮，微文王猶興起。余雖不及古之人兮，幸賦予之靡異。帝既命之以至純兮，親又迪之以遠志。曰聖言具在兮，爛日炳而大示。能潛心於求索兮，敬典敬其□致。何有積而不增兮？孰云行而不至。恭昭訓而自省兮，震雷霆其若驚。從洋洋之江海兮，蹈疑澌之始冰。遻微入於中流兮，□舟檝而□□□□□兮，執汝操之弭貞。神安余以□□兮，□□□□□□□昭明而光大兮，曾不越夫一語。無嶢嶢以爲大兮，無□□以爲頗。無矯矯以爲直兮，無營營以爲阿。詭而弗卑兮，正而弗亢。無易合而難知兮，有難近而可尚。剛毅聖之所取兮，柔□□□□。彼務私而苟悦兮，知其中之匪

❶「□」，四庫本作「强」。

仁。道乃貴乎有名兮，□□□□所□。處衆忌而莫辭兮，同群猾之攸□。懷斯言之不能忘兮，□吾意之未堅。始敬□而不怠兮，茲少□□□。❶逢悠楊蛾眉之姣好兮，衆女怨其殊特。繫孤鳳於鷄鶩兮，□□與之競食。屈姱麗於文辭兮，黨人譖而放黜。、賈正言而□□□兮，椎魯惡而遠斥。頤蹈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爲鬼蜮。□立言而輔經兮，憸鄙訾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菲薄之極愚。彼設而坎穽兮，懵不顧而徑趨。鳶帖翼而下搏兮，孤鴟以爲□。狼妥尾而伏伺兮，犢衝突以爲侶。禍恒隱於不測兮，謗恒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何彼人之足尤。覽先哲之好脩兮，□□微而不揚。方進鬻□而其所爲相兮，趙堯果代乎周昌。語終而降拜兮，美郭奉之善誘。□縱賢於同類兮，夫豈足爲師友。以倒屣而見粲兮，弘知枯之將貴。脩虛把於周英兮，曰非□□敢□。抱朗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在此曹無損兮，□□□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固代謝之恒理。擠俊而訕哲兮，□□□而何恥。繫人厥有之命兮，豈毁譽之能移。諒勞心而何益兮，□哀德□□□□□□□於人兮，毁與皆可師譽□□□□□兮，毁□□□□□。昔忠人謂何兮，明僭戚於細故。神□□□不於□兮，□□□乎九土。前三秋而無始兮，後百世而無終。□□□□起□□何異蜉蚍與蠛蠓。馴麒麟以駕軛兮，繫□□□□□□兮，□鼓元氣而凌鴻濛。吾將視天□□□閒兮，□□□□□□責□於外物兮□期企乎。

多缺誤。

❶「□□□」，由叶韻情形推之，此間脱者遠不止三字。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備恒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紛布□□□展肆。一呼而一吸兮，爲發育與揫斂。群物從而榮悴兮，□陰陽其舒慘。大莫踰於嶽瀆兮，小莫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廣兮，夫何術而能□□極靜。靜乃動之根兮，□□□五氣上臬行而妄動兮，庶類之營。庶類之營化□□□□□□其無成。矧同人一心兮，應外觸乎糾紛。匪澄明而靜一，乃如絲而如棼。□者聖師之無憲，猶日□□□□潤。指昊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猶賜之善辨兮，謂辨予謂未知顏氏。顏氏如愚兮，亟楊言其庶幾。嘉木訥之近仁兮，佞之爲□□□□而潛思兮，弘猷之在茲。維周氏後作兮，興紹千載之遺統。揭道奧爲圖書兮，曰主靜以制動。何明者之通達兮，瞽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孔彰兮，昧者棄而材之得失兮，恐利口之深詭。雖榮盛而□□切兮，何異□□螻蟻。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乎前脩。有虞信莫京兮，餘可以以爲逑。摽禮樂以爲檝兮，施仁義以爲舟。濟漫□□之洪波兮，冥斯民於樂丘。忽有悔其不然兮，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靜而爲學兮，庶來者之可冀。且潛心於冲漠兮，夕重之以乾乾。攝衆衆而靡形兮，中扁湛其若淵。交至而弗勞兮，如水涵而鏡受。未至吾弗迎兮，既往吾弗咎。懷明德之在己兮，恥流俗之狂猾。若默□□而行正兮，惡夫飾貌與多言。示狙猿以《周禮》兮，競叫噪以□固。歎知我之無人兮，嗟斯道之難遇。何朱氏之好脩兮，先□□

之中情。敢靜學之嘉名兮，銘齋居而服膺。賢聖匪降自□兮，脩道以立成。尚慎終以弗怠，庶言之可徵。多缺誤。

憫知賦哀葉廷振

塊居幽而處獨兮，藐昧陋而邅屯。視冥芒而無覩兮，聽矇瞶而無聞。疲精思於編簡兮，馳志慮於遺文。悼往古之莫吾與兮，愧當今之莫吾親。夙吾秉兹姱志兮，詘宇內而求友。□既高□□采兮，亦微容而寡受。紛瓌琦之豈無兮，逞珍麗之叢揉。驟而俄踦兮，或始揚葩而遽朽。棼芸芸之易逝兮，莽悠悠其何之。恍晤言之猶新兮，倏墓草之已滋。睇昊天而太息兮，俯長川而增悲。望斯人之不淑兮，慨吾道之將微。惟□蓁之靈霄兮，美之子之挺秀。質顓醇篤敏兮，父師申之以告詔。博載籍之淵粹兮，騁俊力於文囿。鈎群言而交貫兮，迥孤舉而□奏。應薦書於辟雍兮，再而再進却。曰吾慮道之未脩兮，行吾志之靡獲。衆喧闐以衒鬻兮，兢攘竊而不怍。苟得之以爲宜兮，失怨悱而不釋。怏庸目之矇眊兮，機詐陳而自賢。蘇腐櫟以爲芳兮，譽沉檀而斥龍涎。進黿賓豆兮，毀擣珍爲穢膻。獻蒯臬以爲領兮，謂錦纈可苴履。舞山鷄以效祥兮，威鳳羞而□羽。既自欺以惑世兮，世亦安之而不顧。孰若子之誠一兮，□於名而實富。在往歲之孟春兮，斂舒舒而來翔。繩吾以儀則□□□□□□□以文章。醉稱鷊□□□□□□□□□□□□□□□以孰寐兮，□□□恭□□□□□□□□□□□□□□□□□□眩惑矣□□□□□□九州之廣大兮，固三代之疆□。何賢哲之寥

□兮，不逮古之多士。天既生而偃之兮，人莫窺其太始。將忌能而嫉智兮，天與人其同致。昔洙泗之啓聖兮，異才森其並出。大或優於造邦兮，小猶易夫千室。使僅得其一二兮，真足極斯世之遺失。嗟呼不及古之人兮，又無友孰自律。受形氣於大化兮，知終盡之有期。生有益之爲美兮，何壽夭之足議。松栢薪於空山兮，與朝□又何異。生有樂而可恥兮，死有厄而足貴。吾曠觀乎宇宙兮，等萬古於一漚。揆庶彙之消長兮，審二氣之所由。山有圮而□合兮，川有壅而爲丘。化昭明於腐兮，鑠覆載而不少留。彼天地山川且有澌滅兮，矧天人復誰□。重日佩美兮襲芳，宛可慕兮難忘。竭逝去兮何爲，生不永兮使人悲。庸多壽兮哲夭，般□□兮誰究誰考。遊太初兮返其真，愚風霆兮挾星辰。帝視下兮察其仁，異才降矣後復。[1]多缺誤。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搆。愬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洒乎涼飈，緑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暖律乍起，和氣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鵷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香馥纍纍而貝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毗佳麗以褒雄，據静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脱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黄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匀。至若色侵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

[1]「復」下，崇禎本有「振」字。

以噀金，水環迴而嗽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裀。或彈棋而雅歌，或解衣而脱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鼎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玄冥降兮群陰驍。履霜兮冰將至，擁枯拉朽兮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强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甕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閑。彼將聽晨鷄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扃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瞻龍顔。采玉芝於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

辭曰：清清兮歲寒之心，温温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佚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人汨汨兮誰爭，子所蔬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粃糠。松花飯兮荷葉衣，聵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孫燧、爚、燿，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

德。杓之爲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于世而不爽於宜。爚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内，則其輝也益遐而嘒，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違父師之志乎？

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既峨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爲器，絲用以理。解纇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既要而詳。天下庶事，紜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之則艱。無爲則弛，有爲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微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内。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由身而家，自家而推，有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惎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

生民所資，菽粟爲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爲用，與菽粟同。此落二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桑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于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違。一日匪燧，民實阻飢。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彝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

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爲本，篤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于爲。政飭于家，洽比閭里。暨躋于位，惠澤彌溥。率履弗越，斯謂允資。貴成厥躬，賢者自期。

惟古有訓，冠爲禮始。曷始于兹？備服致美，玄端而祖，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于儀。致飾于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胄，有伉其門。曷以永家？在爾後昆。爚爲爾名，光明是勉。明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尚躬于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恒人之身，望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爲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識其端？人怠以嬉，獨奮于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怯於善，獨勇于爲。善集于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移于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熙于光明，斯爲允進。

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意。爾名爲燿，燿爲輝光。曷以字之？允充孔臧。惟天之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照宣。天胡致斯？陽體充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弸乎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陽。視于其身，威儀甚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其然，外施厥美。道德内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

爾何學，稱兹嘉名？ 苟能充之，何德弗成！ 出言則思，聖哲是效。 舉足則思，前武是蹈。 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 曰聖若兹，我猶未及。 夫豈非人，敢不汲汲。 仁覆天下，智周萬彙。 吾獨何爲，而有未至。 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于誠。 涵蓄既深，遵養既美，光耀旁燭，孰之能禦。 世不知道，習陋安卑。 聞師古人，不訕則疑。 慎勿類斯，勇往獨覺。 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 其冢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 而少子紳復爲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 夫父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 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安泰之時，而有不獲者，命也。 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其所能爲而已矣，其如天何哉！ 余悼二子之志，推其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

辭曰：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囏且阻。 鯨鰐據川兮，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 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君兮，我心勞苦。 楓樠葉暗兮，霧杳冥，毒氣漲天兮，蝯狖又鳴。 蠻之人兮，鳥獸嚶嚶。 被髮兮倮行，血爲飲兮，齒頫頹。 君之處兮誰爲朋？ 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華屋。 俊彦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 愉樂兮恬康，尊盛兮朗融。 曷不歸兮蠻夷之中？ 彼豈汝悦兮，此寧不子容？ 我思君兮意安窮！ 翕翕兮俟俟，汝閭兮汝里。 食有黍稻飲有醴，有豚兮有羜，繳有鶉兮罟有鯉。 有子爲

養兮，羞服温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罍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爲兮去此？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迯獨處兮蠻荒。謂誰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貴我兮賤我，疇能違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不遇兮矢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由余兮季札，夷之産兮睿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合。菅蒯可以爲服，草木實可以爲粻。舍故鄉可無思兮，皇之恩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操吾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躔爲婺女之墟，❶於墳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吕東萊。繼以何、王、金、許，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黄、吴，偉論雄辭，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剛方聞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夫豈易哉！

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户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裘之業矣。是

❶「躔」，原作「纏」，據正德本改。

以名播萬里，來覲王國之光；經授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楊、馬、三蘇之才；況賢王尚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尚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群彥，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酹先酒，蓋思麯糵之初；秉耒必祀神農，尚推粒食之始。況夫人之眇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于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絶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胤？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疎；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盂飯盃羹，曷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格之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群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傭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

府學生陳縯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八終

遜志齋集卷之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敕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表　箋　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漆几、玉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遇，豈一己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閥閱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宫輔導之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岳。恭遇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顔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聖顔；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

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遺以安。旨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髹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章，錫佳名以怡老。朝署詫其榮幸，縉紳歎此遭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愧兹老朽，乃得荷乎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歎。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祇奉恩言，特頒名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爲無窮之盛事。臣以駑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疎，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兹蓋恭遇殿下居真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

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趨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己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温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匕筯。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荐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爕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職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禄，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永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獎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員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惓惓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覩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

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禄，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脩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于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禄，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彝倫攸叙而訪諸人者，武王也。受人之徽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奬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即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户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思。緣臣起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録臣舊日所注《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携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

宋史要言一册，自太祖至哲宗尚未完，不敢上塵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畢，得遣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恩。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此。但臣祖字曰景暘，易景字爲師字，似爲盡美，恭候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違益遠，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箋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即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校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絶。兹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户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耆耋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則有珍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皋比之賜。非惟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兹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睿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己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以思，且漸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

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皴臂痛，髮落饑羸。遥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温，則濯大江以滌胸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炙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即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慙且感，謂有瞻覲之期。不意鼠輩竄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即行。適遇張百户自代來，同到沔縣。是日聞略陽縣被焚，略陽去沔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憊，上貽睿情軫念。欲止於沔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即當趨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固護之至，❶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釁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良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❶「至」，正德本作「旨」。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頼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兹者瀕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爲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過之。却疑之詩，就乞并書于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副夙昔期望之隆！尚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党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詩一首。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删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録附進。臣無任屏營感怍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奬之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又出於秉燭而成，古人所謂晝有爲，宵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

逢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褒嘉，没且不朽。況依日月之末光，未必邪敢干正。❶祇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而魑魅之徒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斸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顔平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喻，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先奉啓陳聞。干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遞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喻，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説。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疎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温婉之韻。於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每每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絶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删潤，免使衆人指怪。謝公承燕問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虚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謂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歎。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顛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却未敢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爲何如？違遠漸久，略述鄙陋，不覺覼縷。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❶「未必邪敢干正」，正德本作「未必敢干正邪」。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欲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己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群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疎野，言辭戇迂，不顧衆之毁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全，雲漢昭回，屢加褒獎。許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羡。私自循省，何以能任。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栢之操，不爲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

洪武三十年五月初八日。

啓

日昨郎百户至，傳奉教旨，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訖。初不知芝蘭公之非嫡，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特。朱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爲穩愜。字說前作，頗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删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

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害也。公智携得舊拙文稿兩册，有舊讀子書、雜書、議論數十首，頗有毫髮之見，他日當俾録進。回視少時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歆慕聖賢。今四十餘矣，尚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冰月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睿覽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刹，群緇有詩，足爲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扳和，南洲玄極及張廷壁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無任感德念違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又

臣昨行至黄垻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凝清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戚畹英才之多。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温泉之作，皆佳麗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爲喜，况睿情篤於親親，尚重文雅，爲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比來唱酬必有親製，宫商相宣，金玉並奏，真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文，及爲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録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箋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恥過情之譽。撫心感怍，省己競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爲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滂流，霑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衮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栟櫲之賜。友朋携酒，賀子美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執匪陶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疎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涓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違遠旒扆，已踰十旬。自暑而涼，秋序將半。雖省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輿井之域，夢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須忘也。毛、馬二使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悦，神人交贊，福祉來同，深慰。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有教作序及詩，

謹綴緝二首，欲俟删正，未敢上卷，皆書在别紙以進。良顯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之輝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携至《周易傳義》爲本，就點校，今附六册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静。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即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略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由，莫不共感睿恩，作成文教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祇嶽伯奔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玉體不免輿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睿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

重，異於恒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已。喜天下之有賢王，所以爲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遭逢聖世，身安食飽，無由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爲太平賤士，歌詠頌美以與草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比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學之淵微，念皇圖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爲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玉體不能無勞，然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凛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群子之説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隴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萬物矣。服纖麗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珍美則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嵬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苫闔不蔽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祉，則虞或有疾疢無告之民。糜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興作以養其力，給棺櫝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照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由親逮疏，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温飽，何莫非睿恩之所及哉！

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傳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弭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弱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爲之謀，亦不是過矣。

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繆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存惓惓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汩没巽耎，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咸盡盛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臣愚不肖，尚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

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譬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脩己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歎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閎閎然無與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❶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

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

❶「感」，崇禎本作「成」。

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

近亦有人説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闇小子見誚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

「邑犬群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卧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願狺狺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揚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己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静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

大母年雖高而康强，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内而不得，況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況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

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群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吴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吴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毁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間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説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殁，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

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

咸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某說而見焉。❶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爲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❷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遒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爲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爲可樂，始有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

❶「某」，原作「其」，據正德本改。
❷「其」，疑當作「某」。

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輿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爲宜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禮，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

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怨乎上。是以下有不遇之歎，而上無樂善之名。而某於其間，獨幸而有遇焉。某眇爾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年之前旅遊京師，爲齒甚少，爲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爲奇士。及從公來此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轉告于人，以爲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爲言。於乎！執事與太史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某豈其人哉？無可稱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爲懍然懼，而怛然不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烏敢忘也。然

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栢，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尚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其人之知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脩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二首

師友遐棄，忽踰六年。緒言闊論，久絶心耳，勝遊歡會，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摶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貺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黄巖林君寄至手書，發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乖濶之情，綢繆忳厚，宛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公後，爲時宗儒。光華所燭，譬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而鄙昧之蹤藏伏奥密，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書候左右者，此也。

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門下，謬爲當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好議古今，稱説政教，不自愧恥。及涉世日久，年齒日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鍼砭攻治，去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見有成，兼自去冬以來，得痁疾，彌年不愈。寒暑稍間，憑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眊眩，輒復棄去。讀《周易》，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爲枝辭十餘卷，發聖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絶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爲明時寬假，得安一廛於畎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爲生民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殳執戟，捍封疆，清徼塞，宣爪牙之用。苟徒頹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閔其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爲己任乎？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孺之所敢與也。

伏惟執事名塞海内，而斂其教於一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由趨走一見，以盡所欲言。高文知已摹傳行世，先子事行，因得附末簡以傳，甚幸甚幸！蒙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寫，託朋友寫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略有數人相

從，其中極有可喜者。乃知此事在人，不曾泯滅。但無人振起之，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湮没耳！括蒼山水清絶，士子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命。有便時惠書問。不宣。

溪上從游，樂甚，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之，意未嘗不在僊華山水間也。天下山川可翫者多，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缺。者少。人之所遇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聚而兼有之者，其溪上之遊乎？某獨將爲□非□也耶。前後浦江，❶欲奉書爲別。適事累心，不果。道出剡中，行崇山絶壑間。煙姿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知靈運泰□□□□者，良有所爲，恨不得與執事同知。其時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翹首縱目，雖暫爲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頡頏於編翰間，以此愧古人耳！然事物恒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麗，顧已得之於胸中，❷豈不勝邪。❸執事其謂之何？❹乖離久，思奉談笑而不可得，文辭尤異於講切者。近借到《程氏遺書》，覽師弟子問答，慨然興歎。不得生于其時，與聞其盛，然固有言可徵，❺不害爲猶興者。❻況相去未甚遠，其說大章，爲世文人學士日諄諄導之以路，❼豈能終無所

❶「後」，崇禎本作「往」。
❷「顧」，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❸「豈」，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❹「何」，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❺「言可」，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❻「害爲」，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❼「人學士日」，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逮古，❶顧自力如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迨古，亦至淳美。其言猶以爲憂，況于今相絶萬萬哉！

爲士者，幸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職之而誰乎？婺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執事爲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非薄所能卒改。居閑少出入，慎言語，自治已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趙氏兄弟資禀粹可語，信然。近再見，思幸教之。人才難得如此，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某嘗謂太史公此心可爲百世師，真非誣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遺童子行，略陳所當語者。若心至意，非言可既，執事必能察之。多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没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説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藴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

❶「逮古」，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

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懼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誣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

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❶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群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椎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盡矣。人持所業，❷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

❶「信」下，正德本有「者」字。
❷「人」，崇禎本作「今」。

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上范先生

天之於人，生之也難，則屬望之也必遠。望之也遠，則待遇之也必詳。衆人盈天下，而一國一鄉或得一善士。學者不絕，而百年間世或得一大賢。脩周公、孔子之道以起人，崇之者恒有之，而聖人數千載不復見。天之生斯人也，缺。於斯人也，藝黍而資其食，樹麻而資其衣。有不得焉，則缺。吾樹藝之力，天與斯人以莫少□望之治□使不失所。上欲其無薄蝕乖紊之憂，下欲其無崩損潰圮之灾。其望之深遠也如此。斯人也，不足以任斯任也則已。知其真足以爲聖賢君子，其自視其身，宜若之何哉？以家之不豐不給，❶其子無以養爲患者，衆人也。缺。先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身使之明，後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言以之乎道。四海九州之内，欲各不違其生，而復其性，斯吾之所當爲，而亦天之任我之意也。故古之聖賢君子，不敢斯須自逸其身，而惟不負天之意。天以數千百載之久而生斯人，斯人不思爲之立數千百載纏繫緝寧之法，而惟苟且因循之計，其得罪於天也甚矣。天其能貸之耶？此缺。天命信乎不可不畏也。自孔子殁，百餘年而得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

❶「豐」、「給」，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爲天下者，宜亦不敢緩也。天下之當爲者，未可遽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位者所能爲。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之職也。

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玄密，而不能措之行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冥昧而莫知所爲。缺。幾何而不禍天下乎！道之大端，脩己治人二者而已。率乎性命之理，所以脩己而爲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脩己之餘也。古以有此二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不爲，則人理縻爛久矣。今天下亹亹然，皆將以道德爲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何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說，足以誑惑斯世。其統爲道德，❶其散爲三綱二紀，❷其體爲仁義，其用以爲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舌，悦耳目而已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爲布衣，而州里以爲師，爲人師，而容貌謙慎而不居；智足以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己志，而不缺。之以窺盛德之所然。當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獨無望乎。❸由今而求之，賢者君子于世未可知也。越數世求之，而始有焉，❹亦未可知也。❺孔子不以有顏子而

❶「統」、「道德」，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❷「散」，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❸「獨」，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❹「而始有」，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❺「亦」，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不行道，孟子不以有孔子而不著書。❶各盡其職，思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烏可不爲後世慮，取古之道托之書，❷緒言遺教可以範世。缺。向者履執事之庭而問焉，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未知之耶？謂無人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執事所忍居也。

某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聞古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所不師；❸自期大，故於道不以爲至。某不敢自擬於賢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茲，十有八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嘗竊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於道而予甚有憂，❹惟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道而爲數百年計者，❺甚悉。如是而後可爲治，如是而後可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不負乎天，而不墜其所傳述乎。❻某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言告也。夫以某之愚，而猶幸乎天，❼況執事世之所稱，自以爲賢人君子者，天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閔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負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多缺誤。

❶「孟」、「孔子」，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❷「古」，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❸「師」，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❹「於道」，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❺「道」，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❻「述乎」，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❼「幸」，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爲惠甚大。竊自喜慶，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頹壞，今世無復見匡教訓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爲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義相習，兢兢然恐招人之疎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陳説。名爲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衆。穢惡不知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某倘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

古之聖賢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天下之事。雖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睢盱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略，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内。脩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然其學本出

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某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

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爲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參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懲弊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毁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失於閑邪。身既死而群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横。雖非人力之所能爲，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某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比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殁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如喪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諸簡册，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徵諸簡册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某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爲然，不敢遽以爲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爲

否，未敢遂否之也，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本於致知，而成功小。其殆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説，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醮之，某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既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懼，倚廬之中忍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即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略，而請銘于太史公。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説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

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

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有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没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奥，某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徵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己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徵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謹録以上，近所爲文，迫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詣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尚欲删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私竊慚怍不已。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寧，躍然恨不獲久侍言笑，率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則恐意

之不誠。既而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録以進。妄意執事且笑而斥之矣。

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深篤，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迫。欲趨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軀，莫能自致。思所以報盛意，而環顧乎家，無一可者。徐而自計，執事此行，將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篋中檢得《武王戒書》一編，因略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藎之心溢於顔面，清閑之燕，或可以之陳説，以贊德聲之萬一。此固素所積蓄，而亦鄙陋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安車東歸，孝孺當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間濶，具謝不敏，蓋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與葉夷仲先生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後四年，先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❶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于翰林太史公舘下。執事温温乎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言而卒，此書尚在，某每展卷一視，輒涕泣不自勝。以爲先人不可

❶「金華」，正德本作「京師」。

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恒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於來世，此某之所大痛深懼者也。

自括髮以來，心遑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豺貍在後而相追。聞人疾呼暴走，即震魄駭膽，周章四顧。見持捉當道者，輒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叫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奈何矣！雖絶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而昭雪之，其功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禫未終，趨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爲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袞秉圭，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爲學哉？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者，其在天乎，

其在人乎？竭□□□□□□□□□固有能勝天者，亦有能勝人者。爵禄俗之所稱□□□□□人彼庸人者，每以得失爲喜戚，而豪傑之士起而著於來世。❶匪爵禄而貴者，此真貴也。

周之顏、閔，漢之郭、黄，知所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聲光炯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得希此，當復不恨，況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某闇劣菲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

與潘擇可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于執事。執事蓋有意於開之，贈以文辭，儗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既而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維，無由相邇。近者至郡城，去執事爲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搆，無須臾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無惑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即棄絶，且因士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閔閔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恒情，非妄意所及也。

❶「起」，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爲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苟默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説焉。不宣。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奥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户限。又素嬾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脩，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鈞名取寵，謄陳言，記成説，則夸以爲知經。摭拾餋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驚駃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

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强，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壁、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倀倀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内，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

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懵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絶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濵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

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藎，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宜。

與士脩二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絶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燁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

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常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官，俾人人有所考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脩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冀行道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

矣。僕新自婺歸，粗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逋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噪于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眞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況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寄士脩脩德

過邑中爲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背，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心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玆，其命也夫！每與廷壁、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第事繫，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亮。

答陳元采即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恧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由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棼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悱憤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

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絶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絶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

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葉廷振之亡，衰絰中不能往吊。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爲慰其尊祖。諸文爲廷振而作者，楚語爲佳。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爲好也。但銘前不叙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爲失。首言刻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終爲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湮漫，不知其爲何時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障狂瀾等語，亦未醇，宜稍爲更定。恃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鑿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蓄深遠，乃本於疎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聞已應僊居之辟，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敷贍紆餘，有作者風，過前時所見遠甚，慰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猥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言。内視愧恐，誠不足當。況僕近

年爲疾疢所迫，懼一旦溘死，終無所聞。愈思刊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向時悦人取譽之具，朋友交相奬引，以爲可喜者，非惟不暇爲，亦不復爲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可至。吾徒雖巧爲説辭，亦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知其爲人，其所求傚齋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媿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之，如憲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乎於僕之問也。

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異乎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端居而思之，念慮之興，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而欲爲學，是猶縱盜於家，而欲府藏之盈，烏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子之克己，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爲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汩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既病而醫，何益？」始甚怒之，既而思其言，蓋以醫爲諷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醫者，蓋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蓋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

上。從吾遊者，造圖築城之役，皆散去。兀然獨居，無可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脩德八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説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悦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況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歎閔，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蒲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説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奬，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

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直矣，而反覆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浴而譏裸裎。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況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聞令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幸爲道意。家叔在彼，比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行。家貧歲歉，未能即動。令先附一書，煩貴德兄送達，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鄉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處此世，值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士脩疾比稍減否？此方嘗有試者，且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之當有効。所言綱目義例尋未入手，尋得即寄上。

與足下別後，三遇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瘺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

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窑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尚可多得。及行天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恥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户，而天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恒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絶摧踣之耶？抑天賦之者，清明高朗，人世隘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夭乎？焉知賤於今日者，不貴於後，夭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

以今觀今，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脱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奇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己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

辭爲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真也，況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

僕十五六時，即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没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于無窮，續周統于既絶。次不能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奥，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内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脩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被于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叙，又多淆僞，欲爲定次之，多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

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況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

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絶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録，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蘄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説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

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説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寖多，絶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絶之，而以顔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

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顔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遺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毁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句日，已指程朱説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略道一二。

林嘉猷在此，静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黄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

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邂逅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不欲違其請，别後即行，弗及造宅請見爲恨耳。孟清來，聞尚留未到海上，頗慰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及文遇、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敘，答其意，幸視而正之。邑志曾脩得事略九篇，惟鹽算魚課未知其數，兵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倘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瓦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澁疎略，不足考其本末。雲壑事，問兩耆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樗園、愚可、學可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絶矣，使其同歸於泯没，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重到邑時，尚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生，如有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别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浣。又得示悼觀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衰絰中，屢遭期功之喪。入夏來患痳下疾，近又爲痔所苦，欲一往奠哭，以瀉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便中人忽索書，弗及録去，當俟後便耳。韓柳文裝褫甚整潔，感荷。《禮記》尚欲看，續當奉納。聞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遠燕否？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愧之。

有欲言者，無惜見教。昨卧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未能謹寫，先此奉復。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不宣。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咏累日，宛如接對，甚慰懸渴。聞有栢燭之惠，政濟所乏，短晷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先令兄進德，近爲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紙寄下，當爲書去。嘉猷之尊君已葬，不及誌，今爲作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紙來。皆在千字左右，字少紙餘，却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所得書云何，亦可見示否？獻歲欲往敝親家，士友如嘉猷輩欲見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覼縷，勿罪幸甚。

賤疾不止，又無肩輿，無由執手爲別。此情怏怏，無時可忘。令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言，可爲孟子敬王者設。慎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別，無可爲贈，深以爲愧。途中得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答上清張真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考委祉之所在。及冠，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不能至也。固已髣髴執事之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畫便面致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語者。追惟夙昔之心，因不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明。天

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叙述疇昔，辭意閎眇，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窈然如聆鸞鳳之音，爛然如覩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況至于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以反本真，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乃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汙陋，厄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由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凝掃虛静，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尚有進者，他日或遂邂逅，握手相目，各語所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中多高人隱者，無由奉見，徒有傾向而已。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九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書

與采苓先生二首

某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采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違其所安。執事之爲賜雖大，而某之愧亦厚矣。辭拜以來，心殊歉然，未嘗斯須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某貧不能以前數者爲報，而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恒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爲禮。獨於言嘗求之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1]然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事擇焉可乎？

[1] 「雖」下，成化本有「聞」字。

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家。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三百年不少衰，此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缺。之日隆，必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爲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畏近似之漸。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爲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爲無憂，然爲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爲善，而善不可虚言，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脩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之所濡染，户聞家見，❶而孜孜如不及，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爲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可也。今賓客遊於門牆者，多佞辭卑色以媚悦爲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某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辱知與愛也深。不敢猥自疏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爲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途雖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宣。

尊使來臨，伏審家政脩舉，尊候天相多福，爲慰。其鄙劣無狀，向嘗獲厠下賓之末，過愛眷厚，感刻無量。還家以來，道里脩隔，人事多故，慶吊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今乃不惟不責簡慢，復以祖母之歸，

❶「之所濡染」，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捐辱手書，兼以嘉惠。承命悚仄，不知所爲。道遠意殷，弗敢固辭，强顔祇受，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内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忘其疎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不遺也。

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爲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頽波横流之際，不爲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由。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群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字衆則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違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脩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違，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嘗斯須忘哉！使有餘者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穀，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斂，貧而無貲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願學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脩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閲理精多，斯皆常談，非甚高之論。然邇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辱書惠。❶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災，繼沐殊常之澤，驚喜交至，若接晤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穆乎仁義之發舒。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丈遽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始知。疾疢沉綿，無由致哀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遄邁，追感何窮！然求之當世，令名全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將來，如太常公者，絶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粗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謹奉去。❷朔日奠，望令祝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絮酒炙鷄，恐不蠲潔，不復賫上。公其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叙事已甚文，況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孺縱續其後，復何所發明！苟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倏焉將老，真如來喻，反覆感歎，夜不復暝。然道之通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使天未欲墜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下，將有見於空言；無所聞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咸無所得，猶當飭身勵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人，決不敢自汙於流俗，以隳先父師之訓言也。

惟執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願益以繼承自任，與諸昆季協心致志，昌義門于

❶「惠」，正德本無此字。

❷「作一文」至「望令」，正德本作「作一文令人持去朔日之奠命」。

百世，揚先德于天下，以稱聖朝崇奬之深旨。夫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采苓先生稱慶，想已旋，半軒、釋齋、仲瞻及諸丈皆康强，甚慰瞻企。疾作，不能遍作書問起居，幸爲道區區之意。違遠日久，願見之心，甚於饑渴。冬寒，惟萬倍自愛。

答鄭仲辯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蹈其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措疏濶，事卒不成，以爲世俗笑。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爲哉！執事於群笑之時，獨若憫其用心。懃懃焉見於言色，以相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既不果，避禍畏事，不能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而執事之所知也。爲別還家，事變横生，東西奔播，自救不給。顯缺。聞乎。不決其真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爲他人所陷，顛越厥家，祖母與焉。徬徨侍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浦陽相邇。欲附舟一往，而祖母之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意豈嘗斯須忘耶！受知受教，最爲深厚，而圖報之心，最爲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奬其所至。且以遠且久者爲屬，覽之愴然增愧。

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都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

語而後信於世乎？ 如太史公之所蓄積論述，巍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騰之天下之口，而被乎四夷之外矣！ 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 如僕之愚，幸不爲世所卑賤者，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 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謂公俟後死者而後著，烏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 遇時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 天定而人爲之，必有在矣。 不在僕，將在執事。 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而何慮其無傳乎？ 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未也。 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脩、种放之於邵堯夫，擴之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所蘊。 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

太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 雖然，天其或者未絕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 究觀遺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終於己，自今以後，微有所立，相與過從講切。 稱門下以著其所由來，斯庶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 執事幸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 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爲特戲言耳。 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 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 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

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1] 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

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取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

[1]「而」，正德本無此字。

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鋭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粱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苦闔。使有得於聖人之奥，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悦。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乎！

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

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翌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絶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八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知足下之不可遇也。及違别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間世人也，非斯世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

夫世道之弊已甚，老者已死，少而壯者，[1]不復知有經術。汩汩騖利，胥誇世以爲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謗，謂之迂惑。人家鮮有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全。加之郡縣漁獵，朝伺暮窺，蓄牧樹藝之所入，先以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尚慮不得

[1] 「壯」，正德本作「狂」。

安息，以是愈無完書。僕雖有志事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滋怛然不悦。

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處，思有師友講説，而不可見，輒俯首以歎。循庭獨行，饑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早失先人，而大母、諸父、兄弟固具在，日處乎其間，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恒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隣里見其癖於學，多指目以爲迂，雖婣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官于外，携以自隨。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于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舍婺無所往，故至于足下之鄉，學于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碓。夫人藴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恒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恒人恒多，智者恒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群

笑之中，喜其可既耶？古人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闊也而悲，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足下之爲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辯正《周禮》，始成書。欲脩邑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録。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静，遣人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吾子一笑，故敢略説其一二。

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崒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鳧嶧龜蒙，❶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

❶「鳧嶧龜蒙」，成化本作「見但繹鵠」。

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鷄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❶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

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日鬼神，❷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説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寖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仿，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顔、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

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顔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

❶「順」，成化本作「過」。
❷「天日」，原作「天目」，據崇禎本改。

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

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僕受質戇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爲友乎？向嘗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娱樂，軟談麗語，交懽釋悶者，不爲少矣，然僕不喜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懲甚不逮，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深用致疑，以爲吾兄豈鄙僕而不答哉？今乃倏爾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

固陋之心，故不遂止。

古人之爲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爲文也，爲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歿，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篇，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爲文哉！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摹效言語爲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奥，未嘗學爲文也。缺誤。游、夏之學，爲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脩辭立誠之旨，喻世之學爲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夸富艷，眩采色，窮精畢慮，而爲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辭，義曾不足望其毛髮，而作於□□實爲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明，爲士者以文爲業，能操筆書尺紙，鳴一時，輒自負以爲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未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訾之有。今文之所載，非

諛死人而徼其賂，❶則媚權貴有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紓，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爲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本耳。然不可以易爲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脩於衆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賢人也，辯士譏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之者盈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爲孔孟累也，直爲後世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以動人，群群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者。而語人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既爲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異而毀來乎。

夫人性質禀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平生於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顧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

❶「死」，正德本作「富」。

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歟？與之詡笑往復者，爲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臧否，則以爲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凌壞，爲交友者，務相容悦。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强顔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遇人有過，告之曰「子某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絶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汩没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詬積而無與語。或内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汙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懼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尚盡其辭，以輔不逮。不宣。

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面與之交者，雖常有之，其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爲僕不合人，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群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愛敬親密少間蔽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歎世人學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爲黑，世人則以爲白；僕以爲是，世人則以爲非；僕之所喜，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

未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畢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慇懃之好，託昆弟之歡，效古君子交友之義，務爲箴規劘切，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所（多脱誤。）爲僭。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必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慰懌而不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舟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京。雖時有登涉之娱，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和也，論而有答也，疑而有所與講也，勞苦而相撫慰也，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答，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慰，僕何能不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非偶然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交者以百計，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離散而他之，無一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思吾兄之切。今者，髦士後生若有相過，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以示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所吝，誠知無益，抑恐虛名爲衆所知，祇以致累，故不欲爲耳。聖人以無德而名爲至，道家以無名爲大，善將兵者，亦以無智名爲貴。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萬代，❶然卒以招謗議於當世，況其下

❶「動」，正德本無此字。

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最不遇。唐之時，韓愈、柳宗元最得時名，亦不大顯，或遂致僨敗。宋之時，司馬公、歐陽子、二程、蘇子瞻以及朱文公，皆負當世重名，然爲世人所忌妒，無得行其志者。至于近代，莫不皆然。由是而觀，名之足以累人也，尚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取，亦安敢輕談論，暴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丈夫之生，已有定命，非人所能爲，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之所得者，大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以傳萬世，能盡而充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錙銖分寸，以爲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語，否則必爲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然恐過於愛僕，以僕不能闕重爲憂，故託書道意，非惟慰兄，亦以自慰也。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爲可常，以離違爲暫遇。故聚集雖數，亦不知其爲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爲悲。孰知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視數百里之隣壤，邈乎若有以間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吾兄，曷嘗斯須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爲禮甚簡，不知吾兄亦能見察否也。今天下所爲推禮義之族，爲人神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宇内，養老恤孤，如指所屬，以旌善優賢爲本。伏惟令伯諸老先生盛德質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没，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興言，悲怛不能自已。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没，

其可以與天壤相敝者，尚不待文字而傳，而況世上錙銖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兄，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甚遠，比來進學，必愈絶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衆中，年最少，志趣爲最疏濶，每抵掌論議，訶貶今世人。今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略無有成，而虚名爲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簡册中竊覩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末得痁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内不能辯人顔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狀。朽劣至此，尚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輩懶惰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爲憂。汲清泉，瀹麥飯，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足之勢者。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爲善人，固士之行，亦窮人自圖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從，執筆遺辭，如趙彦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爲細事，求古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質美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徧問諸老先生長者，頗乏去人行，又憊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聞人行，强起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辯丈，令兄叔車得子□□□□□令兄而下，想皆平安。叔美、叔端及諸令姪，心益□□媮、燿二生娶婦未？養浩兄在深溪必順適，王仲縉、俞子嚴，頗聞人説

見其文。蘇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宣。

奉別以來，艱戚佚愉，閑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其爲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錢塘遇令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見案上紙筆，因有所書，頽然就寢。明旦，叔鄂言之，相視大笑，不省爲何語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以書相酬答，而辯其故。豈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僕所以爲戲耳。足下與僕，平居忘其崖岸甚至，奈何以醉人戲語爲真，而不忘於言乎。使僕非醉非戲，果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內，士君子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之頃輒忘其姓名，雖强記臆，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不置喜愠於中，況其書問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一不相見，則必形於夢寢。又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而不得，則有概于心，不虞形於戲笑之言，此乃相親愛而然耳。言雖近乎怨，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太史公門，最號爲相知，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所喜者。年來奔走事變不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他，獨坐名字爲人所稱道，故爲所忌耳。去年夏，爲仇家誣辭所及，幸得脱。至冬又爲相知者薦舉，蒙主上見憐，始得免。今年誣辭事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竊自揣念，僕家居寧海十六世，四百餘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暨先人三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視平地，如履機阱，審而後發，安而後爲，其於天豈有所負哉？

僕雖戇愚，然其行事，足下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世君子哉！天之相視乃若是，天者果何爲，命者果何爲，士之處世果何爲，而可使爲惡，乃合於天乎？性不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況天道固無此理耶。使爲善爲天所福乎，僕前之所陳，非皆不善也，而竟至此！思其説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忘吾輩人。在古孔顔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太史公之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當爲此，不當爲彼。語曰：「寧爲瓦全，無爲玉毁。」此無識者之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玉，而豈有不毁之瓦乎？夫玉我而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曷若玉吾玉之爲美耶？太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操而同歸者何限，而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耶？薄公耶？後世乃定，今未可談也。然僕誠懲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悦。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虚言游辭頗自厭恥，欲求爲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閲足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次，此二事，懸心腑間牢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别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爲僕所望。不宣。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跂，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闊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燁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羡，病懷得此，若脱

垢汙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痎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僂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舞詐，狼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能。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

問，意甚款款，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憒憒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參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春間僊華還，嘗獲附書。繼後歸山中，杜門習靜，不與世接，不獲聞動靜。向仰之切，每形夢寐。暮寒，計惟闔宅尊稱均安，吾兄養德，家庭有以自樂。糧長之役近稍優暇否？某年來多病，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多，不足開廣智識。然既不以他事累思，故頗得專志於經。漸覺見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每復投筆自笑，古人傳述成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寧少我耶！既復自解，以爲吾之所學，本非爲名，聊以發吾所得耳，傳否不敢計也。平居未嘗廢。得在田里二十年，無他故擾之，則於諸經皆可自究其旨，聊以爲己有，不與世俗口談而心無所得者同愧也。吾兄以爲如何？離

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夙昔相聚講習之樂，寧可得耶？　舊年喻及蘇公欲爲太史公撰述文字，荷其厚意，有一書，煩并《歷官記》一本寄與之，恐其不詳知乎其故也。　倫兄聞得子，頗進學否？　蘿山墳隴幸時省視。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尚何可得？　言之慨然。　敝邑朋友進德已之雲南，表兄盧希魯，中今年甲科，在翰林爲編脩。　雖升沉異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知婺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出亦有可喜者否？　幸復示及。　敝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戴原禮先生摹印得《丹谿醫按》及《格致餘論》，意欲求之，煩兄轉索一本。　如戴公遠彦成處恐有，望宛轉求一本，寄與之，以副其意。　陳云此間人可遞書至昭仁許氏，故作此書。　語無次，切冀恕之。不宣。

答劉養浩二首

在京師時，專托戴七和之附書，并寄《祭九靈君》文，曾已達否？　斯文不振，遂至於兹。　鉅儒宿學，凋喪殆盡，茫然墜緒，將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耶！　論次文章，脩明遺事，正門生弟子之責也。　長山胡先生待僕甚厚，僕當有所述，今則未可。　墓銘嘗有人請于吴東閣濬仲，吴公事多，恐亦未能即作。　其文集有一本在曹公處，嘗見京師士人，亦多聞其名，能多摹印出，使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也。　太史公《芝園集》，託之叔端，不知何如。　誠墜此書，責在我輩，須盡心爲之。　王京普説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許見

借，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愼無使散軼。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在天地，決難泯没。所得於天者，過厚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以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不獲見斯人，乃可憾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輒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一日不在我輩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圖其事。遠歸又患寒疾，故未果。詳見於鄭君書，兹不能盡也。王氏近如何？昔年携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之，以爲無愧鄭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尚冀面談以盡。不宣。

一自爲别，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閲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

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詭，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瘧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縉五首

僕爲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愚守陋，泛然與世浮沉，非有超群之才，絶世之識也。每質諸道德之奥，❶未嘗不悚然内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絶之，亦已幸矣，尚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子嚴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己推奬，足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黄公尚在，且當屈己避之，況眇爾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爲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己以爲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待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爲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儗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善紀事，縱恣豪邁，統紀苞括無常態也。後乎遷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之庶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儗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答也。然足下端慤直愿，決非妄諛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

❶「諸」，正德本無此字。

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説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己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疑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珠之説也，足下遂以遷實之，得夫類於愛珠者乎？

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爲愛，不若規其過之爲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聞諾諾則懼，諤諤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諾諾則有矣，而諤諤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駃騠，享大璧之爲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爲報，不敢徒然取而冥然已也。

違離已久，思見顔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忘耶？忽奉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己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靳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爲文者乎？則當求之于《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爲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

始不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譬之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不給，而爲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沸然而出矣，能日濬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縉翰撰

尊契：家兄長侍史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❶啓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既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澁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説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

❶「序」，正德本無此字。

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鼯狖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脩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汩汩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❶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覈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蹇，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

❶「導」，成化本作「使」。

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❶

某白：別後終日汩汩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 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 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 當以千古爲師，竢後世之知己，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 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 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 某端肅奉白。❷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歉然。 日汩汩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 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内咎而深自慚也。 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强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 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畀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絶也。 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 如子思、孟

❶「也」下，成化本有「不宣」二字。
❷「某端肅奉白」，正德本無此句。

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

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顔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黄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怳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竊見聖賢之垣牆，内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

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且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内，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虚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己者，不能化違己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昧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騃，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眚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與邵真齋書九首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兼

旬，不忍舍去，此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嚴戒，而病根至今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減，而咳嗽還如曩時。尚義同遊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即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臨否，恐負前約，特令村僕詣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佳，然非所敢望也。匆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宣。

某不能養生，自去冬感瘧至今，七十餘日纏綿未止。仲夷、景弘二公雖嘗診視，然未能決其得失。前家兄曾遣人詣宅，已沐許諾。今特令山童奉迓。風日頗清美，望即見臨。拳拳企仰之懷，尚容面談以盡。不宣。

舊臘承臨訪，匆遽別去，弗能如禮，慊恨無已。比以家兄希聲羸疾不減，嘗遣舍弟輩走邀，屢蒙許諾，延頸以俟，又復旬月，而未果如約，何見棄之深耶！大抵家兄之疾，先生雖知其証，然千聞不若一見，望撥數日之冗，過家面論，服藥扶持，以副拳拳之懇。古之善醫，以濟物爲心者，雖道路暫遇之人，猶爲診治，況辱託交甚久，如區區兄弟者，而可拒而不赴乎？某適有痔瘡之苦，不能躬詣。專令人上請，幸翻然一來，以慰懸仰。輕瀆之罪，尚容面謝。不宣。

令郎德孚來，承以舍妹故，遠貽藥物，感荷厚意，曷日而忘。第病者羸弱虛損，難爲得效，寒熱痰咳，略無少減，令子雖謂脉息無傷，然恐日久益難調理。鄙意欲煩從者，過家診視，使得脫體。但天寒道遠，跋涉爲勞。諒仁者以濟物爲心，必能惠然一來，以副懸望也。切冀勿外幸甚。閒風小

像，至今未取得，後會當寄達。餘懷悉俟面晤。不宣。

夏間從者過家，獲接言論。近者弊親童伯禮丈令閫感恙，意欲邀足下診視。嘗令小僕阿順詣宅，代致此懇。令郎答書，知在長亭王宅。今特遣輿夫詣前，望勿它辭，即副其意。叔通先生數日間亦到此，可同行也。區區病餘少力，詳曲悉俟面談。不宣。

前者村僕還，承書，約在月末相過。計日以俟，未遂一見，豈以雨故愆期邪？近希政弟老母患傷寒，已五六日，深以爲憂。而賤體至今未平復，今舍弟帶通至鐵場，令其專達此書至上，請相陪同來，諒先生過愛之厚，必不忍棄我也。拳拳之情，尚容會晤以盡。不宣。

比者專人致書，偕令郎造請。人回，聞從者已往長亭，悵怏無已。舍妹緣其姑親來相迎，昨日已還童宅。臨行拳拳，以舊恙未減爲憂。望執事過邑中，特與表兄希魯同到其家，診視輕重，商議用藥，以慰懸結之情，幸甚。區區同産，鍾愛惟有此妹，憐其抱疾，恨不能以身代之。千萬深體此懷，勿拘滯於形跡，乃所願也。玆族弟往長亭，特致此懇。尚冀會言，以盡謝臆。不宣。

昨喻及手卷，已作《醫原》一篇，稱贊盛美。家叔更欲索詩數首書之，故未即發上，如未有人至，當令陳用中秀才送還也。賤患痔疢久而未愈，殊爲所苦，不知曾問得佳方否。里人嘗有服黃連解毒湯而愈者，便

中乞合一二貼付至。實感厚惠。匆匆奉復，尚冀面晤。不宣。

久别之餘，昨於許君處獲接言論，豈勝慰浣。第蒙枉顧邑邸，適以賤事弗值，爲悵快耳。恃愛有愬：祖母舊患頭風，夜來忽復舉發，項背間痛，艱於眠食。加以嘔吐，神思頗倦。舉家長少不知所爲，計非先生不能治之，謹專人奉邀，萬冀以斯文雅故，撥置他事，即賜一臨，以副懸懸之望。幸甚。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書

復鄭好義三首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實到精舍聽高論也。朋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脩爲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菲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迨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于天下，於是脩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于時，功及于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

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己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己可以言之而且不言，况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乖本末之叙，而施恕於人也。

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罪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殁，天下未有所聞，每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内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于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宣。

前日相聚雖甚歡，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攄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絶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説爲忠愛，間有及於其身，劘切過闕，輒頳爾變色，以爲發己之短，或陽受而陰疎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疎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❶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

❶「時」，正德本作「而」。

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間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於其間，❶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與童伯禮

足下奮不溺於流俗，眇然深思，欲以禮義振其家聲。收既析之昆弟，合爨而食，爲制成法，❷以淑後人，此世之所僅有者。僕雖庸陋，固願觀德于左右，以佐末議，相其不及，導揚盛美，爲閭里光榮。況足下有意乎振之，其何説之敢辭？然不幸爲祖母所棄，雖踰時越月，以歲事之不易，柩猶在堂，未獲襄舉。方從父兄之後，抒晨夕之哀。徒奉教命，冒以衰服請見，則人謂我何！以吉服請見，則葬尚未畢，釋哀凌禮，諒亦非足下所以招之之意。是以仰德雖深，而

❶「處」，成化本作「取」。
❷「制」，正德本作「則」。

未敢承命者此也。抑足下見招者，豈以於聖賢君子之道不有聞乎？僕學甚陋，言甚訥，使胸中果有所蓄，造次未能發明，而況真無有邪。終日與人居，未嘗一啓口，或稍啓口，輒觸人而共譁之，坐是自懲創，彌不樂言語，縱欲時出片言，料無明其旨者，復斷舌中止。足下雖雅好士，將焉取於此乎。雖然，於足下則不敢隱。蓋自古非言之難，能知言者難也。知言固難，而能行之者尤難也。足下所欲則者，金華鄭氏。鄭氏之師太史公嘗爲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某卿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爲事，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揭於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録。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于今三朝，[1]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其所爲法，足下既已得之矣。能師其勇而力於行，雖無待於法可也。人孰不樂告以善，苟信之未篤，執之未堅，一以爲可焉，一以爲否焉，則雖僕亦何能爲。然僕觀世之人，不肯爲善者，誠不達耳。吾鄉雖小邑，富且貴者亦間見于時。未涉數十年，人已不知其姓名者多矣。此真賈竪之智，烏足道哉？足下獨能知其非是，爲子孫垂久遠之業，自茲以往，苟能益行所聞，俾義聲光于四方，則僕也爲足下之里人，亦預有耀矣。當可爲之時，願加勉旃。僕他日獲至於終喪，敢不承足下之命，尚當誦其所學，與足下講之。

[1]「朝」，成化本作「世」。

與趙伯欽三首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説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喜發於中，❶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污壞，上隳下乖，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梏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不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説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

❶「喜」，成化本作「氣」，正德本無此字。

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己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爲知言士矣。❶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

自足下別去，屢辱枉問，懷欲裁答，而居處僻左，不與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與天下英俊相

❶「爲」，原作「謂」，據崇禎本改。

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當發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己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爲可教，坐是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户。每觀古人道德事功之盛，慙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深自懲創，不敢有所作。夸辭游辯微有與舊時類者，亟毁棄之。❶默坐一室，温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爲，蓋欲自致於寡過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乎否也。足下以卓越奇毅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然所宜慎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爲士者，以文辭爲極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爲何事。爲治者，以法律爲極功，而不知仁義禮樂爲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内，固有志者之所樂聞也。林左民爲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彦殊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昔時所稱異乎？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以已能者

❶「亟」，正德本作「或」。

爲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采書，頗有一二語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教我，僕感之深，亦不敢隱也。

望雨久甚，玆偶得雨，又得陳元采至，獲足下所惠書詩，此三事有鉅細，其爲喜，於僕均也。天下學術靡靡，日瀕于壞，非大賢異才，不足振之。僕憂之甚於旱，可望者，非足下輩而誰耶？才高識明，而嚮道篤義如此，斯僕所以喜也。能繼是心，愈進而不怠，則可喜又必有過於今者，將天下同喜之，而僕安敢私焉！

答王氏交幣

使至，伏辱賜書，且有以惠之。執事之意則厚矣，而僕則甚不安。昔者嘗學諸師，而竊聞聖賢之道，蓋取與之際，缺。君子慎守而不敢越。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士無取於人之缺。者，有賜則受之缺。者，有贈則受之。舍是而受，則離乎義也。離乎義，不得爲君子。執事泉布雖足以周人，然義不宜以見賜，明達雖足以知人，然缺。賜接教誨之日淺，義不敢以爲知己，而愛於缺。苟輒受之，是忘義也。執事所以過聽而加愛者，謂頗知義耳。謂知義而忘義，豈執事見禮之意乎？執事方以義合族，義聲播於遠邇，因加愛於人焉，而違乎義，恐非執事所缺。居也。故敢固辭。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而欲以爲報，尤所不宜然也。僕昔之有言者，政所歸美於義也，言出於義也。言出於義，故人信而無疑，使酬以利人，將謂餂乎利而有言，

非惟僕不敢當，恐累執事之高義，惟執事圖之。多缺。

答張廷壁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然僕昧陋無識，豈足知可否之所在邪？ 意之厚而不答，則人將以爲隱，答而不能稱見屬之心，則人將以爲妄。妄，過也。而隱，過之尤也。足下吾友也，固將有以正吾過。試妄言焉而求正之，可乎？ 足下之詩刻削森秀，爲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苟得此於世俗之士，方推譽之不暇，而僕安敢言。今足下眇然有志乎古，凜乎其非世俗之人也。倘不以古人之所至者爲準，則爲卑足下矣，而僕安敢不言。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爲奇也，不亦大乎！ 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稚子刻雪，以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旨近味漓，乏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未甚充，而從事於奇麗之末故邪？ 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木之根，而蟠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

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奥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澹而章，秩乎其有儀，煒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澁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濳竊陽剽無所顧忌，以爲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知而妄言，僕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爲佞，至於朋友亦以諛悦爲忠。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爲之喜而忘食。如吾子所戲，粉飾繪畫，以爲古人復生，令人慚恨。□□□□□□□歸乎庸衆人之域。今得元采，而後知之，所望□□□□□□之兄愛也，無以爲報，適有近詩十章及《勵志》詩十章，今以寄元采，足下幸一閲之，以僕之懷元采，□□□□□□□□□以爲教而不怪其爲妄發也。五詩中哭許士脩詩最□□□□□□□之他詩用韻，多有與古人異者，行辭有未妥帖者，考之漢魏諸作必自得之，此特末失耳。苟得其本，當知鄙言果非妄也。

與友人論井田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爲，❶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横爲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聵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宫室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强且久過於今，曷爲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人所利賴，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

❶「寔」，成化本無此字。

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内。海内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内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

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吴越言之，山溪險絶，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强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晝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穚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託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穚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虚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疎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絶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

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

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辯，性頗質，又不喜爲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宣。

與黄希范

教頹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已而自畫，安陋而習惰，謙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風熾。吾兄以敦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當知，文足以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己之長而下於少，舍己之才而問於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于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諾之才，有朴訥魯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嗤鄙之者，鮮矣。而將何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乖於時者，必有合乎古；異於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爲俄頃斯須之計，而有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

府見辟，迫趣上道，雖欲攄吐蘊蓄而無由。千里遺徒，贐以束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爲報者，尚有俟於他日也。

答閩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黄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

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藴，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

陽冰於其既没，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虚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禄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黄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即見絶，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❶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劉子傳

子傳教授侍史：別久，獲書甚嘉，❷第所以道譽僕者太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輩者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讓，而足下云爾哉？足下豈以衆人

❶「薦」，正德本作「縉」。
❷「嘉」，正德本作「喜」。

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時名太早爲懼，僕皆不敢承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於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居，況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敢出，與人交接，聞人相獎許，頭面爲之發熱，況形之於簡牘耶！然足下非見諛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愛玉者，見白石即以爲玉，非不識玉也，蔽於愛，故不自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鳳之爲祥，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所稱，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真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足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

然有一事，不敢不爲足下言之。僕有志於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之，以爲儒者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横，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於疆域斥候，使敵不能攻刼可也。稍有所論述，愚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母，毀訕萬端，要之不足恤也。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群僧切齒罵之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況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之毁譽耶！徇一時之毁譽者衆，此道之所由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病即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殁，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

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邪！足下以宏博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之内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下以爲何如？旅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發，略陳固陋。

答許廷慎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説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脩德所，得所録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憶，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絶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悦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争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

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太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悦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王微仲

僕於斯道固嘗學之矣，而未至也。向見足下贈廷璧序文，慊慊然欲以賢者望僕，此安敢當哉。孔子之門豪俊士不可勝數，顔子獨處其上，而莫能先之。當時且若此，況二千載後而謂有類之者，雖常人知其難繼，而足下歸諸無所肖似之僕，其孰肯信之？所以久感足下相待之厚，而莫知所答者，此也。雖然，告人以善者，益也。譬人而不知其失者，惑也。僕不佞，願爲益友於足下，可乎？古謂儗人必於其倫，蓋難乎其類也。今謂金與玉爲同，則可；謂金與石爲同，則不可。爲其貴賤之殊也。孟子以禹、稷、顔子爲同道，蓋金玉之類也。漢儒以黄憲比顔子，是猶石之與金也，奚可哉！今足下以顔子與黄憲並稱，固非尊顔子矣。又以僕比二子，其卑顔子也滋甚。僕自度方今世不足儕恒人，而況憲哉？又況若顔子者哉？而僕焉敢當？足下誠有意乎愛僕，願以學顔子之道見教。不然，徒欲處之於賢者之末，是棄僕也，非以德愛人之意也。令弟處見足下所論著，天才傑出，則可喜矣。似乎傷繁，未甚瑩耳。然所向

慕甚高，苟進而不止，則足下所稱，將自蹈之矣，何必歸諸僕耶！

奉俞大有先生

某奉書大有先生尊執事：自京師還，辱書存問，適以冗，未及奉答。令子來，承體候寧佳，甚慰甚慰。昔人謂無財爲貧，愚謂無子乃可謂之貧耳。今執事得子嚴，便可百無所憂，千金不足多也。更望勿縶以家事，縱之使學，俾談者稱執事有良子，爲得不既多耶！待制公文章不可不傳，須與仲縉兄弟言之，勸其刻梓傳世，亦美事也。區區仲冬後上金陵，明年回，必得往聽清論，盡所欲言。匆匆不宣。

答林子山

某愚戇而昧於道，誦聖賢之言，恒惴惴然，懼無所聞，以爲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尚亦悦而承之，況吾兄之教乎。玆辱書，展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貫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諛譽爲知愛，謬爲恭敬爲盡禮。切磨箴規之益，蔑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兄乃遺書獨賜誨諭，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疑，而不以誠答，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以爲僭。夫人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静也，而不能不與物接。及乎既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過則喜，

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煢獨，孟子之爲異端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之有？惟夫七情之發，爲物所蔽，則或汩其本然之善。故聖賢立教，使人寡欲養心，克己以求仁。周子後出，又揭而爲圖，明太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意。[1]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其意以爲聖人未嘗不動，但常主於靜。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應於物耳，非欲人强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

兄昔云：「此心一動，則人而獸。」是周子所謂靜而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此心一動，不論當禮與否，即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直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理，過人遠甚，奚獨於是而未思乎，殆陽爲弗知，以試某耳？某雖不足以知道者，然性命之説，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爲未當，而辱教焉，以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答胡懷秀才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間。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趙象伯欽，陳叔英

[1]「意」，成化本作「非」。

元采，王琦脩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奧，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覬慕，體不待粱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猱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冥目危坐，或取古書，緩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悟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强飲以酒，譁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悦，然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貺，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爲

也，以之爲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爲蓍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擬，烏可當哉？然賈生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隕獲，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鋭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强，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己乏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駃騠蒲梢，而逐伏櫪之駑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脩飭其身心，而無預蘄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答王秀才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閲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恥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願款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答雅意，且冀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及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説爲問。僕豈

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即，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群居以生，非教不能别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脩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説也。❶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

❶「而」，成化本作「吾」。

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録，近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佹常可喜之論。祛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擯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毁譽所變，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邪？

答錢羅二秀才

二君足下：某年少，謬招士大夫口舌騰譽，心甚不喜。得二兄書，大有所稱儗，滋不欲當。苟遂默受，恐鄙陋之指不足以曉左右，故不免復有所云。古之言禮者曰：「儗人必於其倫。」若南宮适以禹、稷儗孔子，孟子以子思比曾子，皆絜功量德，名與情稱，而無疑者也。或肆然而謬稱之，是猶子禽以子貢比孔子，揚雄以韋玄成比顏淵，司馬君實以揚雄比孟子，陸希□□□□□□□愈不見信於當時，則取譏於後世，其不可較然也。然之數子者，雖不足儗聖賢，

而其聲光之著於天下，猶鈞之於石，尋之於常，非猶山阜之於蟻蛭，河渭之於溝澮也。儗之一不當且若是，況某何如者，而以儗李翱、蘇軾、曾鞏以下七八君子，奚爲其可哉！指鈞而謂人曰：此石也。指尋而謂人曰：此常也。驟而聞之，疑者尚少也。指蟻蛭曰：此山阜也。指溝澮曰：此河渭也。不駭以爲過言，則笑以爲無目人矣。彼七八君子者，皆博特而雄達，才高而文炳，使其身不託於名人，位不顯於當世，猶有以聞於世而傳於後也。況又得人焉而依之，其卒能有立也，豈不宜哉？若某者才能不及其百之一，恣意放言，不善刻削，任理所之，欲書即止，未嘗專攻于是，望以之而立名，豈能追作者之體要，而庶幾乎古之人哉？而二兄乃云然，竊恐識者以爲過言矣。然世俗可與語古，不可與語今，自昔而然。孟子大賢，淳于髠且詆之；揚雄、韓愈皆傑然儒者，當世談笑之，此皆士之所不能免者也。今某無古人之實，而過得時譽，豈今之俗異於昔哉？何其不宜然而然也。所貴乎美俗者，以其毁譽公而是非當也。宜然而不然者，非也。不宜然而然者，亦非也。二兄以英敏之資，抗然以直道自許，而過於譽也如此，豈固有説乎，抑期其至於此乎？如期其至於此，尤不敢處也。

世之稱七八君子者，以文。某於文雖嘗學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時學作文，自度其不可。竊獨慕乎聖賢之道，以爲斯道非文則無以傳，故又於文發之。既而復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嘗用心於三代秦漢之書，考其氣運之高下，參其言語之醇疵，以觀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歸於道與否，而準繩之以聖賢之規矩。蓋將習之以

冀其熟焉，行之以望其至焉。考之於身，以見其成；施之於世，以驗其功；服之於身，而傳之乎來世。上以不愧乎天，中以不怍於心，下以有益於人而後止。此某之志也。若二兄之所譽而儗者，非某之敢望也。二兄其謂誠然否乎？急於自釋，不覺流於狂僭，二兄亮之。所須二文在沈君處已久，想已得也。

與俞教諭

某以祖母喪，伏處堊室。將命者至，喻以行人蔣君之指，致執事之意。俾之爲文，及視其卷，獲悉蔣君家世之盛，才志之美，且有尊祖反始之心。使平居無事，雖微執事之屬，固願有以贊之。今也不幸，甫遭大故，膺鬲摧裂，神識荒迷，言語動息，不復息比於人。雖欲强文其言，而文奚從生。且蔣君之不鄙，而有取於區區之文者，非果以其能文也。蓋以粗習聖賢之禮，而不背乎倫紀焉耳。方在衰絰之中，苟使越禮忘哀，飾琢辭說，以媚夫人，則人人將棄之矣，而君何取焉。雖然，蔣君仕乎朝廷，車轍之迹交乎四方。今之還也，必有時而重至斯境。他日倘重至乎斯，某或終喪釋服，當奉蕪陋之文，請見于門下。惟執事善爲我謝焉。

答俞敬德二首

前辱書千餘言，愛僕何厚也，望僕何尊也，而自處則又何謙也。足下僕所敬，自處以謙，而遺之厚且尊，此宜在所欲答。而未果者，非不欲答，不知所以答也。僕於人不能翕然合，亦不能判然離，有問而對，有呼

而諾。非吾類，弗面也，雖面弗語也，是以人喜僕者恒少，見憎者恒多。足下不惟喜之，又過愛之，不徒愛之，又過尊之，是宜有取於僕也。然尋繹足下之言，而有取於僕者，皆僕之所不取者也。足下獨何爲耶？自聖賢亡，天下不幸離爲三四，致義理者得其體，爲事功者得其用，文辭特其微者耳。而致缺。極爲，尚不可數，況其巨者乎？僕竊不量其身之無似，欲取聖賢而師之。上將以不失天之所與，次將以推其所與于斯人，而患乎未能也。足下之所見，以爲善而取之者，寧在此耶？如取其微，則今之名家者不爲鮮矣，僕不足以累足下。足下誠有幸於□□□□□□之矣。繼此有問，其烏敢默耶！多誤。

某鄙樸戇訥，言行不能及古人，器識不足以達時務。然守其愚，孑然莫與徒。望望然高顧遐視，而不合于時。此固流俗之所笑且訕，士君子之所不敢自是者也。今足下猥加禮貌，枉書賜問。某熟察書中之言意，欲望之以聖賢之道，慇懃甚至。某□□□□□□矣。雖少然握筆伸紙，工爲文辭□□□□□□□□□□□□□□□好，豐頤長髭，言如轉丸，步□□□□□□爲當世所喜者，不可□學。彼皆自以爲出群之才，經世之具，使聖賢可至則斯人是已。而足下顧以歸諸某，奚可哉？自他人而言，且不敢居，況夫足下，秉深達之識，讜直之論，可否於殿陛間，其志信古忠正之士，懇懇焉以愛君報國爲心者，自宜藐視一世，不入眼睫，而有取於某，此某之所未解也。足下苟取其文乎，則華言而少實者古多有矣，未足以信某之爲人。苟取其貌乎，

自孔子不能無失宰予，況於某哉。雖然，足下殆取其志也。取其志，則某嘗妄有不遜之論矣。某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册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即有願學之心，每竊寸紙，署其名與同輩諸學子拱揖而指麾之。❶父兄雖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當世奔走仕宦者不足道，❷以爲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爲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人北遊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静慮，驗其所得，慨歎以爲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但今世無聖人出，不得所依歸，故不若爾。迨今又五六年，閱理滋多，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蓋其信道之心篤，自治之法嚴，故其所成，近求之無遺行，實用之有成功，非近代虛名者比也。某誠信其然，故不自放於俗，每興傷今崇古之思，積之既多，發爲言語。道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寢而思者，此數君子也；坐而誦者，此數君子也。用心一入於此，猶恐流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無絲毫學者，見庸衆人，猶且畏而却避之，況大賢魁儒如曾子、子思、孟子，亘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一哉！足下乃以某爲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俗將以笑某者笑足下矣。然足下無或怪其笑也，孟子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庸態

❶「其名」，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❷「當世奔走」，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然也。」近有人聞某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怪聲，且欲來瞯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某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争，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人爲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聞有無識者見足下應召争論，輒笑足下爲愚。此殆與兒輩之見無異，聖天子下詔達郡縣，有志者上疏以論天下利病，唐宋以來常有之，但今人不見便以爲怪，此可歎也。有志者行事，當洞達如日月，所持既定，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以此而富貴，以此而貧賤。憂喜禍福付之於天，何必較哉！某頗有見於此，故對衆人不敢發齒，如痴人然。又恐虚名無立，久不敢與人往復。感足下之愛且知，受書沉思，有觸於中，不能自遏，聊攄意一言。五經之説，實領至誨。雪甚不可出，餘候相見盡談。

答俞景文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見于當時，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爲榮耀，至於子孫猶倚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

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

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計之過，而求聞之疎乎？且世之風俗漓薄，視今之文，[1]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秩。故求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詘，冀世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人異，某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爲，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亡，而其美亦亡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況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于今

[1]「今」，正德本作「人」。

邪，其傳之後世而信邪？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某何敢知焉。

答俞子嚴二首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禄，其肯詭隨而爲諛説，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爲僕告也。❶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秋初辱以文見示，微察吾兄意氣愿款，似非流俗之相紿誑者。故略據意可否，無所閟惜，此朋友之義當然耳。乃承惠書，稱

❶「爲僕告」，成化本作「爲告僕」，正德本作「速告僕」。

僕淳篤聰明，不自高大。褒揚過實，非所敢當。又以僕知道最早，而欲相師，此尤非所敢聞也。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户。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户外鍾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兵，藏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彌年，即忘不省。加以疎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道理大意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不能存其端緒。習静既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脅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悦。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傲。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今吾兄不特不哂而詆之，又從而禮下之，至欲屈己相師，一何意見之遠甚哉！僕自度固非全愚，亦非敢傲，然謂之聞道則亦未也。僕幼有志於道，視顔閔輩所至，以爲可勉而及。於聖人之言，未嘗不思之於心，而試之於身。器識頑薄，未見有過人者，何足爲吾兄師耶？苟謂友道在乎相教誨，則猶庶幾耳。蓋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脩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

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己，直易易耳，況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然僕觀乎世之人，皆不能無憂。而所憂止乎服不得華，食不得豐，祿位不得崇。至於以學不逮古爲憂，如吾兄者，誠不多見也。吾兄思僕之言，尚少進焉。苟所憂不已，則樂自至矣。人還索書，屬有客，不能多及。

與友人

僕怠於爲學，而闇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褎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疎乎！欲遜而不答，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强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理，❶非求合一時之器。試嘗言之，❷而足下聽之可乎？

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始不同。❸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强而同之，惟能

❶「者此」，成化本作「此者」。
❷「嘗」，正德本無此字。
❸「同」，成化本作「合」。

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此言爲學之事，以三者爲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怪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脩於己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概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爲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爲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知，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强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係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爲至理，何可以詳略多寡較也。故繇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爲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爲擾擾焉發衆異於胸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平居不復有相講説滋益之習。獨奇自可乎疑有誤。其所聞，以爲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篤

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恥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兹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之愚，尚將有聞焉，況足下輩耶。

答金景文

去年蒙賜書，以先夫人墓銘爲屬。私念執事學行爲人師，文章恢恢乎有作者風。所交多名士，不鄙而有取於不腆之言，其言似非偶然者，嘗撰銘附上，且求指擿蕪謬處見示。迄今不聞一言相有於僕，將附者不達，抑恐僕不能改，故掩護其闕而不言耶？古道廢壞，朋友務以虚辭相諛悦，不少欲規切其過，輙自疑又恐觸人面談背議腹毁，卒不敢發言，此最大弊也。僕獨學宜加懔懔，而以弗獲聞己過爲懼。幸有誹詆以爲不肖人，則大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者，則小喜之。❶其意固出於見厚，豈不喜哉！❷執事篤古好道，所存必與時俗人異趣。恐尚以衆人處僕，而不敢言，故復云耳。繼今苟有聞，望無隱也。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黄巖杜清獻公，鄙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真可恥矣。其敢向人説自以爲是乎？凡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恥者也。然古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流俗卑陋而莫之悟，亦其所也。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

❶「有刺譏」至「小喜之」，正德本作「以爲□則小喜之有刺譏文章疵病者」。

❷「不」，正德本作「可」。

行業，使隱没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録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歎。夫人劬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恒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不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府學《赤城志》并望見借，當令人抄録送還。羅先生適，縣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鄒諫議浩《送董遵逸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及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煩令善書者録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位，居乎鄉，必有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固已獲罪於君子矣。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爲可否乎？當今文學之士，莫不砥礪才器，以赴事功，或聞此舉，大笑其迂也。非執事知我，安所發吾言耶？

答林嘉猷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

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于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禄于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伈伈以慙，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己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絶出者也。

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誑。少或有志斯事，謹願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疎俊者鋭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縻之于外，而疾疢灾患糾纏之於内。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己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己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己從學事師

爲當然，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畎畝蓬藋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禄，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于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家，陵重山，泝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而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子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慎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脩己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

❶「已」，正德本作「也」。

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夫！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于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擬之説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與陳敬齋

某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稿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子將以予所言者爲戒，以所策者自勵，尚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沉潛游咏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蘄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斂衽，戚戚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彦德書，則若有尤怨悲憤，而未嘗釋然

于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蔑然者，誠不足以塵吾抱，佛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歉？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楊子雲，亦甘夫覆醬瓿耳，大冶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爲妖也。今有人焉，談袞冕絺綉之美于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于藜莧脱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艴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反訾之，而目爲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潦爲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栢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歉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稔，❶烏敢以是言進？❷嗟夫，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爲斯文盟主，幸甚。

與樓希仁

得西行書，勝接面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辨于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梁趙

❶「愛僕也」，正德本作「素業」。
❷「烏」，正德本無此字。

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聲和而音雅，詞切而義明，理約而不亂，端多而不複，聽之使人洒然不倦。不能言者，終日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亂滯澁，如醉夢中語。或故以蠻音俚説，嘲哦噢噫，使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正類此。讀司馬遷《史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少孫《日者》、《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爲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爲之，甚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粤間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缺。果何人耶！足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説：能言與否，固爲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揚雄、文中子書，雖擬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爲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固楚粤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喜足下相知，聊一出口，足下幸無笑其吶且戇也。

與盧編脩希魯

三月中，嘗於河南鄭大參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即扶疾，與二兒裹瘡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鷄，由寶鷄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十日，以閏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被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虎牢、崤函、潼關之壯，瞻

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之故都，弔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惟一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思，惻然而感，忘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澁，不能悉見諸詠歌，以發胸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初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絶少，生徒數十人，聰明者不一二見。又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爽至昏黑，嘵嘵從事授書改課程，僅如村學舍蒙童師。如此而望道德之脩，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恒自愧，恐益無所聞知，以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一念及，心腸爲熱，流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爲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者。大癭垂膺項間，十人而伍。初見大駭，以爲怪物。學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久居此，將亦不免是病。又頻年水灾，米與百物皆踴貴。在此者八口，方謀耕舍傍隙地種蔬菜。與諸生糲飯，談聖賢自脩治人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既率己之頑惰，又以化頑惰者，使之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省事者寡，言之雖切，莫爲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舉鄉里士人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於寂寞之際乎！因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怠，不敢厭，庶幾歲晚有釜庾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見所成，毛髮已有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寓乖離之思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其體，其不足至乎君子之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

輩，幸以古人自勉，以利時及物爲己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見便人，略報一二。

與陳用中

吾與足下同閭里，而始不相知。或謂足下好學，善記憶，但習於俚俗謔語，未磨礲以世務禮節耳。吾以爲時俗騖利者多，知慕學而好古者難得，因與相見。久之，遂辟置家塾，俾訓子弟。蓋欲引足下於道德之塗，進乎善而去乎非僻也。一二年果大異夙昔，文辭亦蔚然可觀。閭里皆以爲然，凡遊吾門者莫不樂稱焉。及予以朝命教授漢中，奔走四方徵召，大懼無以誨學者。因思足下交游久，學問有師法，勝荒陋鄙儒不知句讀者遠甚，欲以文書，請爲訓導職。或又謂足下好謔不變，且不閑飭威儀辭令，恐無以取適於上下。吾又以爲，足下當自能改勵，以進乎君子，不可以小疵棄也。遂舉而不疑。已而足下果來，而趙君希顏亦自蜀至，同爲斯職。吾復奉命之蜀，及數月而還，言者多説足下遺闕，甚者謂好夸伐，多忌媢，酒後發狂，以言語侵人。予竊駭焉，默存諸心，未敢形於言也。姑時以古人事譬説，冀能悔悟遷善。及予將之京師，足下忽使酒發惡言，[1]與希顏悖。且自諉甘爲小人而不辭，吾於是爲之大駭。行數百里，猶驚歎不能釋。且自悲予德薄，言行無可則，以至於斯也。

[1]「忽」，正德本無此字。

凡人之當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雖童昏無識，里巷蚩蚩之氓，亦知其宜然。蓋有願爲君子，而操守不力，不幸陷於小人者矣。未有願爲小人，而能不爲小人之歸者也。使足下在鄉黨，爲小人，不過禍一身耳。今儼然衣冠，爲大郡師，食天子廩禄，教士子數十輩，不思自激昂悔過，正己以率衆，而曰我甘爲小人。則此數十輩者，何所師法而爲君子耶？足下一爲小人，而使此數十輩皆陷溺焉，不亦可悲哉！此吾所以駭且歎也。且吾數千里相招者，以君子望足下也。足下不遠數千里而來者，吾意其非爲升斗之禄也，非以一訓導之名可以榮身與家也，蓋亦欲學所未能，進所未知，以求爲君子云爾。今而不自檢飭，肆口放言，以侮老成，詈同列，悻悻恍恍，自矢爲小人。足下豈端爲小人，而走數千里，爲一訓導哉？人心之深微隱密者，不易測識，而其大略亦易見。言温而有理，與人交，恭遜而下人，不妄不詐，不苟取，不苟訾，好學不倦，不自夸伐，吾雖未能必其爲君子，而必君子之徒也。乖戾而好忿疾，自以爲才，伐己而侮人，言無可愛，行無可喜，陰詭僻違，使人惡見而厭視，雖未必其爲小人，而必小人之徒也。審斯二者，則足下所趨之塗，可知矣。夫人不亟悟亟改，而復褰裳疾趨，以小人爲的，而復自以爲是。譬猶李赤之遭厠鬼，面已陷不潔矣，而後諱人之言，以圊溷爲鈞天帝居，吾恐其終不免爲小人也。

雖然，天下學者亦衆矣，求如足下之燭義理，善記誦，於學多所通解，豈可多致哉？吾安知其遂不改，而真爲小人之歸也。使遽以小人處足下，則予之言不宜出矣。念足下有能改之資，而欲足下之改也，

故不能無言。足下欲爲君子爲小人，皆自今日始，其深思之。

與郭士淵論文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强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歎，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歎。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澁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紀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

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墜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與舒君

舒君足下：某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有人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誦彌日，恍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讀古人文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藏之，恥以示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曰：「子吾徒人也。」遂送至弟子籍中。由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師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況知道

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盪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煙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脩、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黄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爲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脩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蓋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難折辯，紓餘反覆，雄毅弘博，[1]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孤弩皆發，觀者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又何幸哉！足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譽，可謂有過人之材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獎引以爲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以爲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俊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俱，而不可遇，故屬心於足下也。亦欲相講說以同進於道耳。

[1]「弘」，原作「弧」，今據成化本改。

僕性愚憨，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而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竊窺叙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怵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率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繼以爲告，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辱。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置齒牙間哉！

與錢克温

兩年來，不獲承候起居。每思巾山之會，爲之悵然。吾兄雅士，當爲造物所佑，而亦坎坷如此！殆未易識，正宜順處耳。僕奉親還，謹留此爲別。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一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校刊

序

周禮考次目録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毁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

人，而六十屬皆庖厨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

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于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于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内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内司服，附于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

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荼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産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邍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蠹物鼃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哲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誣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

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秘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篆書考正辯僞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汩汩，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于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群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

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

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歎。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説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説。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説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基命録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縻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己則難以言智，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

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勛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于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僨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于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弗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録》。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于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書十卷。凡國統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封兹土，既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考論臧否，以爲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鋟而傳于世。

臣惟流峙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當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而不可解；防範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爲之益高，江若爲之彌深。關門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祥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爲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概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甫五載，寬大仁厚之政洽乎夷蠻，忠孝慎恭之德聞于四方。不怒而群臣知恥，不殺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載之表，尚何俟此書以爲鑑。抑書之意，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必欲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民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家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

承命而有言焉，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

蜀漢本末序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媢者之所毁，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汩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强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憸人卑陋嵬瑣之説，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蟲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蝨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絶之緒而續之。有汛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絀，有功於人極甚大。

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别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其可徵，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悦之，

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彝，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王非爲一國計也，其爲天下計也，夫非爲一時計也，其爲萬世計也夫！

自警編序

德苟可以爲法，不必出乎古也；言苟不違乎道，不必見於經也。孔子於近世，亟稱左丘明。而舉周任、南人之言，以示學者，是曷嘗見諸經，而援于古哉？時之相去也不遠，則慕之者切，從之也必易，教莫善於是也。三代以下，風俗美而賢才多，莫東漢與宋若。而言行之懿，庶幾乎古者，惟宋則然，而漢不及焉。宋季之士嘗輯爲《自警編》。賢王治蜀，於經藝之餘，覽而甚嘉之。蘊焉爲寛仁之德，施焉爲清净之政，充之爲精博之學，發之爲雄厚之文，既已無愧於宋之大儒矣。而心猶欿然若有慕焉，而尚以未能化今之士，皆若宋之君子爲憾。於是偏布是書于天下，將與人人共之。夫王豈不欲以古聖人之經爲教哉，而先之以近世之言行者，蓋亦孔子之意也。嗚呼，觀萬物而知造化之神，觀賢才而知國家之政。考乎言行，而俗之美惡，人之賢否，可得而見矣。聖天子方隆三代之治，欲復三代，必於宋乎始。然則是書之傳，於聖化將有助焉，豈特多士之幸也哉！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强，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脩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韋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既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强，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

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于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于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尚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稡衆人之説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辯志》一録，已大行于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奥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尚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難侔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

以傳示好學者。有教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也歟。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繇宋迨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爲淳，改薄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敬恭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鎡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由其已然之跡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預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説途之人，使拯其隣于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强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

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己乎！宋敗于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沮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没之地可汛掃而平，黠虜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蹙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竄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鋭而用之，中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慴，雖烏獲亦投劍而却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鋭氣，以復讐雪恥。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不盡也。公没，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録藏于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于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由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治蜀，德政既脩，國内乂安。群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之上，思有以佐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以佐吾民乎！」乃命工刻之，而摹本以傳，且教命臣序其首。臣拜手言曰：化民厚俗之事非一端，其要道惟在乎孝而已。以孝教民者，豈能家喻而户説哉？其要道在乎率之以躬，訓之以書而已。若西伯之事王季，所謂率之也；若有虞之敷五教，所謂訓之也。率之有未至，則訓之有所不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不知所從。惟王純孝至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闕庭。祗慎愛敬，動必由禮，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擴民之衷也，既摹印《孝經》，頒于境内，兹復繼以此書，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説，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千里之内，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夭折之患失！且臣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太和，風雨時若，疵癘不作，疾疫不興。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蓋有以致之，而非特方術之效也。王濬明聖學，德純化孚，駸駸乎可與古哲王比烈矣！陶含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叙，其亦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尚將與斯民同樂之。書凡四卷，元鄒鋐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於此可見。

蒲鞭詩序

天道之災祥，不可預推也。觀於日月星辰之行，則可定焉。國祚之舒促，不可預稽也。觀於處尊位者之德，則可徵焉。人君者，下民之天也，胄胤之貴，天之日星也。光耀不失其常，行度不愆其序，天之化工寧有不成者乎？傳稱成周卜世之符，嘗疑其説類乎巫史。及觀《詩》至《麟趾》，然後知其永命之由在是也。夫以子姓宗族之衆，仁厚之德，皆若麟然。至和之所薰蒸，大順之所霑洽，所以導迎天命於冥冥之中，而固國家之基祚者，可謂盛矣。其享年之永，不亦宜乎！國朝有天下，大建親藩，布列海内，仁厚如周之公子者，蓋不乏人。臣以所見言之，若蜀王殿下之德，誠曠千載而獨立，配聖哲而無愧者也。殿下慈恕寬和，出於天性。體道稽古，日新于學。群臣有過，未嘗有忿疾之容，有所不及，專爲掩覆，恥形于言。叱咤不施，鞭朴不加，而政脩事舉，仁聞震于遐外。每論古人之政，遇以苛察强斷爲能者，深以爲非。而於寬大篤厚之化，欣然有契于衷。嘗取漢劉文饒事，製蒲爲鞭以喻意，然亦未嘗用也。嗚呼，其可謂盛德也已矣！會臣承召來朝，特以頒示，縉紳聚觀，欣喜歎嗟，咸爲歌詩以頌之。蓋刑罰之用，貴乎當，不貴乎重。德盛而善用法者，鞭朴之威過於鈇鉞；不善用之，雖傷飢肉，潰肢體，而民無所懲。文饒始爲郡守，能以德爲政，用薄罰以示辱，猶爲福禄所綏，史策所嘉。況勢位之尊，道德之懿，過文饒萬萬，設示辱之具而不用者乎？將見一國傳之，天下效之，百世師之。廉恥之

俗興，禮義之化流，天人之心悅，而子孫黎民受其賜于無窮矣！然則是詩之作，其亦《周南·麟趾》之類也夫，其亦可爲皇明比隆成周之徵也夫！

宋學士續文粹序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周八百諸侯之助，❶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之乎？❷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搴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群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

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强，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

❶「周」，成化本作「用」。
❷「之」，正德本作「過」。

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群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内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絶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内。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脩身於户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録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王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産乎遐方絶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概乎道，而宏博深玄，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虚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説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采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攘取舊説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

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于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于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違乾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

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絶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葩藻無實可喜之辭，夐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閭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内，戴公文亦傳于時。閭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字正仲，樗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説》，今不傳。

先太守文集後序

愚庵先生既卒，其孤某摭其遺文，爲二十卷。將論序之，以傳于世，辭不勝夫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人以爲私乎親，又不果爲。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不能述，使大章明于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爲過。言而不當，由千載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照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荀淑以黄憲比顔子，王安石以揚雄爲聖賢而比之，而人

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

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遽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濟寧，千里之內，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既五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平時。大故垂及，猶忻忻不少變。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入于心，豈以志之得失，爲幸不幸哉！天未欲俾斯民安其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捄斯民，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閔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忘之。自爲學至於仕，自冠至於服官政，不斯須變也。嗚呼！此豈可以勉强能哉！蓋先生之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生之道，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爲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儗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華川集後序

華川先生出使南夷之九年，其子綬紳將傳其文于世。天台方孝孺爲擇精醇尤可傳者若干首，定爲若干卷。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鬱抑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悔悟咎愧，不敢與造化者爭强，然後置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於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脱者。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

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爲尤遠耶？不然，得所欲以誇世者盈海内，何先生獨不遇耶？先生在元之季世，嘗持所爲入燕都。奇其才者比肩立，皆莫之薦，困悴而歸。今上有天下，先生嘗用矣。既而出佐遠郡，召入脩《元史》，爲翰林待制，且將用之。復出使西陲，始還，又奉詔之南夷，竟留未遣。國家遐蒐遠攬，於士無所不用，用之無不盡其才。位過其望，事浮於器者，亦衆矣。必不爲先生獨惜也，非天誰能使然哉！然天之於人，豐於今者，未必不嗇于後。厄於一時者，未必不光耀於無窮。漢數百年間，王侯將相多矣。司馬遷、班固刑餘卑賤之人，當世之所戲慢而侮詘者。今彼之尊榮盛大，咸不能自存，而遷、固之言，與經訓並傳，豈以其遇乎？況夫聖人之道，非遷、固所至者，其自視宜何如也，而先生何恨哉！先生之文始學於江夏黄文獻公，晚自肆爲一家言，觀其平生，其得於天者，可知矣，余故不論。惟推其意且論之，使人知先生非果不遇也。先生名禕，字子充，金華之義烏人。華川者，義烏別名云。

蘇大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

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

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遊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歎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歎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奥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

勝用耶！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邃古之初，羲黄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爲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間哉？以一日爲久，則百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莫，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人顧妄相詆贊於其間，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重，徇時爲毁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況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脩，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塵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虚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間嘗因

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温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脩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啓以言，驩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蘄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概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鶱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崒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齪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愨愿，摸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

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沖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

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絶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

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絶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絶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仝甫以縱横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黄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頎嶷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

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奥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用嗚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擬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

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隷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❶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

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脩，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呰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强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勾曲張君彦輝之文而覽焉。其語疎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

❶「盛」，成化本作「獨」。

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某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心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尚之，既没，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窮而信。是曷爲而致哉？蓋其脩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鳥麒麟，言其辨慧則不若鸜鵒，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驥。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覩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辨慧才力而後見哉？

士之有爲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爲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嗤鄙笑侮之者衆矣，況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黄憲處布衣，無所猷爲，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爲顔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顔子之不可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間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嘗恨弗獲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

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爲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歎息贊譽，以爲賢者。嗚呼，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殁十餘年矣，使有大功厚澤施于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所可爲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爲。因復於叔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脩漢史者，高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爲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人。其家以孝義聞于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用，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真，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興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艷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興趣極乎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

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有嗜橘柚柤梨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古非不可喜，❶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悦人，斯人幾何不餒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爲詩，必以三百篇爲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愼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屬饜焉，則得之矣。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辯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彙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册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沉篤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横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

❶「古」，成化本作「固」，正德本作「舌」。

余生十餘年，則好爲詩，以儷偶爲工，富艷爲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羈，一操觚頃，千餘言可立就。取而誦之，張綺繡而恊塤篪，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雖余亦自負以爲材。今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慙，抑塞而不寧。興之所觸，欲有所云，輒仰觀霄漢，竟日不能作一語。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蓋知道者，若是之難也，然亦安敢以爲知也。默而求之，終夜不寢以察之，平心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覺其不可也，則又毀焉。故余之於詩，學之非不專，而獨無盈簡之稿，屢書而屢毀，愧而不止，蓋將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然亦難矣。

烏傷樓君希仁，同學於太史公，挈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予序。嗚呼，余豈知詩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侈約中度，是非當理，將取法乎韓杜之間。其務知道而合乎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以余爲知詩之難，則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期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脩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

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臯，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

越之諸暨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孔子、孟軻爲師，教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既而邑人尊之，既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辭，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叙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于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既皆淪謝，而予亦頹然無用於世矣。因復于友曰：人之自脩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脩德而冀其傳世，立言而冀其行遠，此雖聖賢，有不能預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于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揚雄没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説》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爲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于後世乎！

非非子醫書序

非非子既老，著書辯黜昔之論醫者。其説以爲，雖扁鵲復生，不易吾言。信乎非

非子有志也！道術之傳，豈有古今哉！智者知之，衆人惑之，今與古皆然也。由衆人而視智者，雖同時猶莫能及，況古人乎？由智者而視才之用者，則今與古何相遠之有？古之言未必皆善，今之言未必皆非。後乎千百載，未必無善於今之人者也，顧智者知之耳。孔子，聖人也。聖人之言，固不敢及，與聖人並時，今人豈無過之者乎？故道惟視善與否，今古不足論也。學者之患，在乎慕古而不知道，聞其出於古，則以爲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於今，則以爲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此道之所以不明，實學者之過也。

余嘗以爲秦以下言治道者，漢之賈誼、董仲舒、王吉，唐之魏徵、陸贄，宋范仲淹、司馬光，皆近時捄俗之論耳。比之三代聖賢匡世範民之政，豈特不及其垣牆哉！其可議者，蓋衆矣。每欲爲一書，明先王之意，以正流俗之失，懼人謂吾爲僭也，卒未敢爲。而非非子之於醫，獨不顧舉世之惑，指斥其所尊信而不疑，非果有志者，其能然乎！醫術余雖不足以應之，若非非子之志，其過於余也遠矣！然余聞之，聖人天地之醫也，賢者民物之醫也，此醫之大者也。漢之善醫者，莫過於賈誼。誼當無事之時，流涕痛哭，以爲痱腫跋盭。其後病發於數世之間，果驗。此以何術預知之乎？誼之策雖不即用，然其方書具存，後世可以用之否乎？使聖人生漢之初，必能制其本，疾必無自而發矣。不知聖人用何道，已天下之疾也。非非子多才能，而善論大事，語多驚人。苟取賈誼以下之言，定其是非，著其方書，俾疾病者可按書而治，則余將謂非非子果有志者也，果不可以今古論也。

應天府鄉試小録序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既昭，大敷文治，閔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聚俊茂之才而作新之。❶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于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❷如稼于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于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于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於朝，群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于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于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莅其事，通判王子脩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絶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于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階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于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鎮。行乎藩屏，

❶「聚」，正德本作「取」。
❷「赫」，成化本作「恭」。

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尚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録後序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區奧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由興，不言其它，而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夫四海亦廣矣，千載亦遠矣，賢士君子，奚爲獨出於文王之時，而聚于其國哉？蓋國家之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錫之以賢才。賢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舉，國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也。聖天子有天下，群士景從，海宇晏寧，然聖心猶以爲未也。大設學以陶鈞士類，而收之以科舉。每三歲，天下大比。洪武丙子，京府當試。太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拔者，皆時之耆俊。而某之昏陋，亦忝預焉。既試而閲其文，通古今、識正道者，彬彬以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爲今歲士盛於往昔，宜循舊比，請于朝以定去留。詔定其數三百，於是縉紳相賀，以爲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將録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

自唐以降，夷狄横，中國微，至五代而極。宋興，以太祖之雄，而不能攘契州。宇内不完，中葉遂剖爲三，至於元而又極。聖人奉天明命，汛掃萬方，彌天際海，罔不臣

順。行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間。雖前聖之粒蒸民、脩人紀者，莫之能先也。天道報施，用錫萬年之祚，賢才之盛於斯時，夫豈偶然哉？聖人之心上與天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聖心所屬，雖非恒人之所及知，然豈無所望於多士者乎？爲士者，幸生乎今，其必識天命之當然，知其生之不偶然。而效所知，竭所能，以輔安宗社黎民於無窮。如成周多士爲邦家之基，斯善矣！苟不能然，而謂科舉之學爲已足，不思其遠且大者，姑食焉而怠其事，吾恐有愧於古人矣，豈所望於盛時之士也哉！

京闈小録後序

皇帝既即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二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跽盥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爲崇文祗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悅，皆思自奮，以進庸于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内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蒞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己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于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

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

不能爲國，上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于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于太和，以傳祚于無窮，詎不盛哉！《棫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績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二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序

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爲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爲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脩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吊，周卹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

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于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兹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謝氏族譜序

先王之盛，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之法聯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群居耦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族之序，然貧能相收，患能相卹，喪相助而死相葬，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及乎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涣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陵之，患難也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嗚呼，王政之廢興，豈細故也哉！當其行也，能使至疏者聚而爲膠漆，及其已廢，至親之愛皆化而爲途人。親睦之俗成，雖天下不足治，情乖勢散之餘，士者欲善其家族，猶且難之。吾以是知先王維世持民之道，非後世所能及。而後世之爲士者，難於先王之時也。

象山謝德祚氏，士之有志者也。嘗爲薦者，出爲南陵丞以歸。其先由台之石馬來遷，德祚閔其宗族傳序久遠，子姓衆多而

莫或統之，其勢將至於涣散而不可合。於是上自始遷之祖，下遠其子孫，❶凡十三世。譜其名字、壽年、卒葬及其行事爲書，且自述其意，以告來者，戒其無至相凌相棄，以同於途人。既而復念石馬之族，及近族之爲寧海陳氏後者，乃悉訪其族人而省之，遇其尊長有禮，而待其卑且少者有恩。苟尊矣，雖少不敢忽；苟族矣，雖貧不敢遺。與之交者，咸稱其美。以爲德祚非特能爲譜也，必能睦其族。予聞而甚善之。天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生乎世者，莫不有祖。有祖者，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如先王之民，聯之以譜諜，糾之以禮文。歲時爲酒食以洽其歡，胥告戒以匡其失，賙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民皆樂生而好善，重其身，而不遺其親，天下幾何而不大治乎？夫以德祚之有志，而能脩其譜，不待予言而明也。脩譜而先王之法意存焉，此則予之所欲言，以爲天下勸者也。

童氏族譜序

有天下而不能爲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爲一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事變之生，固非智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寧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爲，恒恐一事之未周，而啓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

❶「遠」，正德本作「逮」。

窮之憂。人固疑其爲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晉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略，語其子孫，以爲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曾明於觀國，而暗於自知。夫以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爲國謀計，而日食萬錢，善爲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曾没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曾實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略，皆何曾之所笑，而大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諜，叙長幼親疎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于天。脩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所識也。而爲家者，鮮或行之。當其志得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益力；室廬不患其不完，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當慮者，則棄而不省，以爲可委之於命，而非人之所爲。嗟乎！夫豈知禮義不修，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之者，適所以禍之也，而豈足恃哉？

若吾鄉童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操，而質性敦厚。乎居恂恂以和，❶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忍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志，順其所爲，相與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厚。嘗以譜諜未脩，令子弟考質而爲之，且屬予叙其首。予謂童君可謂知所先後矣！家之爲患，常始於乖争。而乖忤之端，在乎不知其本。兄弟之於父，其爲本近也，其情親而易感也。至於孫之於祖，則稍遠矣。由孫而至於曾玄，則愈遠矣，而况由曾玄而至於十世，至於無窮者乎。使十世之後，而相親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

❶「乎居」，疑當作「平居」，形近致誤。

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 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爲家者之所當先也。 而童君獨知而爲之，豈非賢乎！ 雖然，賢其身非難也，使其子孫象其賢爲難。 賢其子孫有道，不違乎天，天斯祐之矣。 天者非它也，吾心之理也。 茲理也，聖由是而聖，賢由是而賢。 可以治身，可以保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 童氏後人誠能守之而弗失，處乎家，則遺子孫以安，出而居乎位，則爲天下建長久之業。 使童氏之宗赫然光於後世，寧知不始於今乎？ 予與童君相好，而其子姓多好學有文，其姓氏之所自，不待予言。 而童君之美，與其所當知者，則不可不言也，故爲之言。 使知雖治一家，亦不可無久遠之慮，而童氏之盛，蓋未艾也。

葛氏族譜序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 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 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 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御，而爲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 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 其小民力業寡求，鮮争而罕訟，其俗最爲得文質之中。 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檣賈舶騈集競湊之所。 染習異俗，人居其間，或失其常。 惟縣之北鄉，風氣奥密，視諸邑爲最善。 北鄉有聚落，曰泉水。 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 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 當端平、咸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 然官止

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爲善，有惠及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榱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者，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爲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爲族既大而不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爲書，徵余爲之序。

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由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爲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既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固能不奪于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基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爲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爲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予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于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則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爲，或勢可以爲，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吾於葛氏譜也，其能無

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絶。而孔孟之冑，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内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焕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焕卿之子彦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

古之貴乎脩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吕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

讐，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談，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禄位，族雖衰，猶盛也。禄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徐氏譜序

徐氏出於伯翳之裔偃王，爲江南著姓。其在大末者，爲尤著。大末支縣曰開化，宋徽宗時，名深始遷居之。子孫雖不大顯，而能世其善，脩其譜不廢。國朝有天下，其十五葉孫生，以諸生入太學，擢給事中，乃以譜來徵序。

世之號徐姓者，皆稱偃王爲諸侯，未嘗受命。仁義脩於躬，而隣國之君，皆甘心北面事之。及見征於周天子，遁去不敢較，其民相率而從之者甚衆。則其德之盛，蓋有太王、文王之風焉。宜乎其後之昌，而樂祖之也。與偃王俱爲諸侯者以千數，今不能皆有後，其名亦無若偃王之盛者。以此知富貴而湮滅者何限，惟爲善乃足傳于後世。

偃王雖不王，其遺厥後者大矣。今吳越有楊氏，皆大業之諸孫，問其所宗，則赧然諱稱之。雖其譜亦諱而不書。顏淵、曾參未嘗有位，天下之顏氏、曾氏咸慕而祖之，❶以誇於人。又可見善不足者，雖貴盛，不容於子孫。德義之士，布衣以死，猶爲萬世所慕，不特偃王爲然也。然則徐氏之祖偃王者，其可不思勉哉！君子澤垂後世者，有時而既。偃王去今三千餘年矣，蓋不可恃也。有志者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禄，則率仁義以行其官。如此則善爲徐氏矣。苟不能然，而曰祖偃王，其如偃王何哉！

吳氏宗譜序

宋之遷于江南，婺去國都爲甚邇。其地寬衍饒沃，有中州之風。故士之自北至者，多於婺家焉。于時婺之俗比他郡爲最美。爲學者，先道德而篤行誼，尚廉潔而崇氣節，脩譜諜而謹名分。暨宋之衰，而至于失國，老儒先生多感慨奮激，深衣大冠，處林壑，甘貧賤，而不肯少徇于世。今百餘年矣，余不及見其全。而喜與士遊者，樂其故俗，而思其遺風，庶幾乎得有若昔之君子者而事之也。昔年見太史公于京師，心樂焉，以爲不愧乎宋之士。考其所爲，無不合者。而恨世不能深知公之爲人，視其德行，讀其文章，而不知公非今世之士也。學于公者多矣，智足以知公者蓋衆。求其內而不失士之行者，其吳彥誠乎！

彥誠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閔其貧，謀于縣人，

❶「咸」，正德本作「感」。

合數十緡贐之。卻不取，卒辭于大臣以歸。太史公致政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去，獨彥誠左右公如平時。及公事竣歸蜀，彥誠又將告諸閭里知義者以周公。余以是知彥誠過於恒人甚遠也。士當無事時，崇言侈論，莫不重自許。或詆之爲恒人，必怫然怒。及臨財利，遭變故，能小異於恒人者，寡矣。此宋之士所以爲難能。余於太史公，而益信彥誠之善學也。彥誠它日脩其家譜示余，知其先在宋爲儒家。而彥誠欲予序，以告其族人。余言不足爲吴氏告也，若鄉邦之故俗，與彥誠志行之大端，則後人所宜知也。

樓氏宗譜序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拯恤，一國猶一族，一里猶一家，況其同姓之人乎？然猶恐其未至也，復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維持其心。是以上下親睦。風俗和厚，歷世長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得其道故耶！自井田隳廢，人各顧其家，家各務其私，至於兄弟且相攘奪，況他人乎！井田王制之大者，吾末如之何。可以稍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系之法可爲耳。一鄉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其富貧貴賤强弱之不同，至相懸也。苟無譜以列之，幾何富者之不侵貧，貴者之不凌賤，强者之不暴弱也乎！得其人，謹書之于譜，取而閲之曰：是雖賤，與吾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默而思之，蓋怳然悲，而惕然懼矣！匪惟一鄉一姓者爲然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豈惟郡邑之一姓者爲然，一國

之中，其始徙必本於一人。人能思之，則雖相去千里，可合爲一宗，視之如一家也，奚有爭奪哉！是法也，先王之遺意存焉，而廢也久矣。親親之道息，而風俗寖衰，一鄉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況郡國乎？郡國之不可知而合者，勢遠而無徵也。勢吾亦莫如之何，幸而可譜者，惟同鄉者爾。尚古之士，間能爲之，則又往往循私而失實。或謬制字名，加於不可考之世；或旁援貴顯之人，加諸其譜之首，而棄其所出之祖者，衆矣。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烏傷樓希仁，蓋知此矣。樓在晉宋間，嘗有顯者，希仁皆不敢取信，獨自十世祖以下書之。凡生仕卒葬之詳，苟有聞者，無不備載。闕其所不知，而信其所知也。嗚呼，是不亦有識而合於古者乎！公侯將相之生，夫寧有種，在人之自脩耳。希仁第訓誘其族人，自脩而爲善。苟爲善，後世不患無顯者，斯譜不患無傳也。余竊有志於先王善俗致治之道，而力未足以見之。觀希仁之爲，而慊乎志，故序其末簡，抑亦有所感也夫！❶

丁氏復姓序

吾邑丁先生譜其宗爲圖。以書言於予曰：「吾之先本丁氏，世爲越之新昌人。所居之地曰南州，始遷之祖曰某。傳十三世，諸孫數十家。其諱某者，吾之曾大父也。不幸少孤，母夫人來歸寧海陳氏，遂從而家焉。陳氏因而子之，歷吾祖吾父，三世百年，承陳氏祀。雖知吾先之氏丁，而不知其所由來。新昌之族，知吾祖以孤童適異邑，

❶「亦有」，成化本作「豈無」。

而不知其所攸託，蓋俱至於忽忘也久矣。賴天之惠，先祖之靈，迨於吾躬，獲遇宗人宜民於逆旅。宜民丁氏之文者，與予語族姓書，余告之故，宜民驚喜，出其譜。稽余言皆信，乃以其譜授余。余奉以歸，率昆弟子姓，祇告祖考，易神主爲丁氏祀，禮所得祀者如常儀。然而陳氏子育吾先，爲恩甚太，吾亦不敢遽忘而遺其祀，俾承嗣之嫡祀奉之，於禮其宜。予尚爲序其故，以示後之人，使自兹毋重至於忽忘也。

余受書視圖，爲之歎曰：先王治天下之具，與世變滅盡矣。所傳而不可盡變者，獨姓氏爲尚存。然而自秦漢降，或更於俗主之賜，或以避仇而易，或以避嫌而變，或以委身他族，而棄其族籍，籍乎紛亂，如禾黍稗稗之相雜，使人莫究其本根。所存者未必可考，可考者未必可信，安在其爲弗變也哉！當其初亂之時，苟有稽古尊祖之士，出而正之，其變未至是極也。因焉而不革，冒焉而不去，及其歲久地遠而益訛。雖有欲正之者，文獻殘缺，亦終不敢果其是非，此姓氏所以爲難言也。今也，丁氏之爲陳，幸而地之相接爲甚近，世之相違爲未遠。先生有尊祖之美，舊宗有可正之文，宜其正之不難也。雖然，人之自異於同類者，姓也。斯外也，命於人者也。所由異於物者，性也，斯内也，命於天者也。外失之而不正，不失其爲人；内失之而不察，則與物幾矣！故善尊祖者，莫先於知其姓，尤莫大於盡天之性。丁氏祖齊丁公，丁公之先，尚父也。尚父之訓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盡性者所宜勉也。丁氏之子孫其尚無忽忘也哉！

族譜序

昔天地未分，名曰混沌；混沌以後，名曰太乙；太乙以後，名曰太始；太始以後，名曰太初；太初以後，名曰開闢。開闢之時，始分天地。清氣上而爲天，有日月星辰。濁氣下而爲地，有山川草木。其氣清濁以成形，結而爲人、禽獸、萬物之象。清氣結而昇者爲聖人，濁氣混而下者爲凡庶。其類各有四大之形，同稟五常之性。性者情也，有情則受命，並受天地自然之氣。結爲男女，則有夫妻。既有夫妻，則有父子。既有父子，則有兄弟，則有朋友。既有朋友，則有爵禄，則有謚號，則有封邑。既有封邑，則有茅土。既有茅土，則有親疎，則有宗族。既有宗族，則有譜序。姓者生也，共相生長。宗者總也，總統相連。族者聚也，非類不聚，各相尊榮。三皇已前，無文無紀。五帝已後，典籍興焉，莫不書其附策，楊其德行。典誥書其姓名，顯其禄位。序述千古所驗，則明其世代者可序。曰：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號。又云：譜者，布也。敷布遠近百世之綱紀，萬代之宗派源流。序述姓名，謂之譜系。條録昏宦，謂之籍狀。天下書之謂之紀，諸侯書之謂之史，大夫書之謂之傳，總而言之謂之譜。譜者，補也。遺亡者治而補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記世數之遠近，父昭子穆，百代在於目前。鄭玄曰：「譜之於家，若綱在綱。」[1]綱張則萬目具，譜定則萬枝在。今恐一枝之上，枯榮有異，則

[1]「在綱」，正德本作「之張」。

强弱相凌。一祖之後，貴賤不同，尊卑相濫。今舉大綱以明衆目，是以四海各流，乃東出而西歸；九河分趣，雖道異而源同。是以樹有凋榮之幹，羽有長短之毛。或短褐輕裘，咸出公卿之胤；佩玉負薪，不廢連枝共葉。《詩》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父子相因，不比他人之姓，豈是百裔同居一祖，千葉同生一株，株强則葉盛，根弱則幹微。分之五世之謂族，元祖是稱之爲宗。宗族同姓，記之在此譜。考光乎先世之蹤，以示萬代之孫也。胤者，繩繩不絶之義，可謂不忘親也。雖然，散在九州，而蹤元無二。分居百國，而祖禰攸同。但記之世數，則尊卑可定。必須忠孝於君親，敬順於師長，和睦於夫妻，信義於朋友，親睦於鄉間，恭勤志墓，[1]然後位進於公卿，名揚於後世。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人之基業，子孫根本，不以無位，門户失次。人善則門榮，人惡則門賤，所以敬二尊，遠四惡，敦五美，脩六藝，九思十善，弗忘於須臾。故常積學藴心，明以聽視。先世之叙，皆記於胸襟。乃有孫不識祖字，子不識父諱，問其由序，則默然；書其家傳，則閣筆。如此之徒，非紹隆後世之子也。或曰，富貴運所招，何用先人之蔭？聖人自生，不由父母。中人以上，皆有承籍。至如曲木直枝，頑父哲子，但取當時之用，豈有禰祖之業，而不記乎在心而睹之目者也！蓋聞譜者，姓名之經緯，昭穆之綱紀，導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總統。人倫根蒂，君子貴之。是以充者著之，斯用之急也。世數綿遠，枝葉難分；時運盛衰，苗胤

[1]「墓」，正德本作「慕」。

遼隔。譜牒若存，則依憑有據，記注精顯，則品類無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長幼之高卑，累官階之大小。問源則不惑，問世則不疑，傳之記之，以續後生，無令斷絶，勿有疑焉。凡明十條例之于後：

一序得姓之根源　二世族數之遠近
三明爵禄之高卑　四序官階之大小
五標墳基之所在　六遷妻妾之外氏
七載適女之出處　八彰忠孝之進士
九揚道德之遁逸　十表節義之鄉閭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岡之裔方雷，比他姓爲最先。黄帝時有曰明，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爲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爲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紘者，爲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繇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達。達，歙裔也。漢祥之孫鼎，以國子生仕于朝，二轉爲通政司參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序。

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

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絶，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間，故迄兹不甚著聞。然則爲人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奮，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而所勉者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丈夫哉！彌有學問，多材能，善爲其職，朝廷咸稱之。自兹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彌始。武昌之方，自彌而著，其將在斯乎！

溪上會飲詩序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寬政數十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舉手加額，懽呼胥慶。是秋禾大熟，民愈悦懌，中康外熙，臻于治安。七月庚戌，前太史蘇公平仲，自金華來，舍于浦江黃氏。翌日辛亥，某往見，又翌日壬子，黃氏之長資善，與客遊于舍比溪上，張飲于西滸。觴豆惟蠲，疏蔌以時，酒行不亟，談説孔洽。涼風徐來，拂樹振衣，雲容水態，滌人心目，賓主相樂甚。某乃持觴屬資善曰：「君知所由樂乎？」資善曰：「惟嘉賓之辱臨，獲周旋於尊俎之間，敢不拜貺。」某曰：「君辭太謙，雖然，今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之内，吾閎闔；黎首之民，吾昆弟子姪。使昆弟呻于庭，子姪不安于室，能獨樂乎？」曰：「不能。」「盜伏于奥，奴隸鬥于廡，能獨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樂者，非謂天下晏安，兆民各順其性，而吾因得休于此

乎？斯果誰之賜乎？」資善拜曰：「天子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壽公曰：「公嘗編摩禁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某退，爲詩三百三十言以進。公和之，已而某又和之，而增至五百言，請公申之，俾能詩者繼之，而俾黃氏藏之。黃氏之從遊者，曰仲昭，曰容。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上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邃清，即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于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爲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砂訇，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户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爲，而耳亦忘其爲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況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爲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

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余吟首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絶書。遇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雨真至也，以手承檐霤，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度，寘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乎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梅隱詩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宜乎道，適乎時，不失其正，斯可矣。有忘世之心，其過至於太高而無用。志存乎徇世，其過流於鄙陋而無恥。聖賢所以異於衆人，以其才足以養民，仁足以遂物之性，而智足以行之耳。有其具而無用世之心，是謂之狷；負其器不察其時之可否，是謂之瞽。二者皆非也，而狷爲愈。以其自視者重，而視外物也輕。故有天下者，命之曰隱逸，而旌别崇異之。後世之士，樂其名之可喜，而利其物之易售也。不察己之有無，每以隱自名，飾其文辭藝能，而奔走乎市朝，叫號乎有力者，以取禄位。及其既得，則陽辭詭遜以爲高。在位者不知也，信其然，又從而以隱命之，於是天下無隱士。非無隱士也，隱者不求知於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於心，視外物如蚊翼蠅喙，方以及其身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棄者也。

吾嘗喜交海内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遯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故余於恒人未嘗敢忽之。

浦陽鄭君仲載，爲余稱會稽劉君伯時，慕隱而雅好梅，環其舍植之，而處乎其間，人號之曰梅隱。而劉君異時嘗仕矣，其跡不數數乎隱也，余以是異之。會稽自昔多隱者，梅子真一世奇士，至變姓名爲吴市門卒。不識子真者，未必不卒徒視之也。謂子真非隱者，可乎？事有跡甚類而心不同，有不求甚似而趣不遠者。然則焉知劉君非隱者，亦焉知其果隱者也？此惟劉君知之，吾不足識之。而謂劉君好梅與慕子真，蓋皆未可知也。夫不期乎當世之知，而心獨追古人而友之，非君子其能然乎？劉君審知此，則吾不謂天下無隱者也。

迎養詩序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祈，藐焉而不答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而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之事，而妄意其報。及乎弗答，則謂天爲幽遠而難徵。是豈知天者哉！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而母氏告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贖父。入膠水縣庠，爲弟子員，劬書攻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慎爲上所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因乘間扣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詔，俾乘傳躬至

閭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涕泣，向闕拜舞，以爲更生。迺俱至闕下謝恩。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其事，莫不竊歎皇上待下之仁，喜公孝思之有成，相與爲歌詩以美之。而友人鄭公禮，爲屬官天曹，以書屬予叙。

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至者，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人之所可爲。至於學成而仕，仕而列乎朝，爲近臣，爲貴臣，而爲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遺其願，此豈人之所可必哉！上不遺其願矣，使父或有疾疢，則何以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於瘴癘之鄉，而歸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恒與人事相符。當海內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爲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報乎？

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任，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而爲忠臣。則長見天道之佑，其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恒患乎無志，有志而不怠，則所爲無不成。予雖不獲識公之爲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有園池者則有花，有花而得賞者，難也。有酒與殽，閑暇則可以賞，賞而能詩以記之者，難也。讀書之家或能文，其多至於若干篇者，又難也。賓客衆而製作多者有之，皆出一姓之人，若鄭氏者，又難也。族屬衆者，或可及一姓，而一家者，鄭氏而已。鄭氏之家，以儉素相承，雖有花，他時未嘗賞。而今也，爲太史公之歸，而特設筵以樂之，又可尚也。太史公致政而歸，未嘗出遊，而爲鄭氏出，又難得也。公之文不輕以與人，而序鄭氏之詩，又難得也。公序人之詩亦有矣，恐或至於流連，而亟以太康爲規，其愛鄭氏之深又難得也。夫天下之物不可以數計，其難得者，人必寶而傳之。是詩也，其有不傳者乎！

義門詩序

孟子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先王導民之具詳矣，政教以約之，禮樂以正之，刑罰以威之。猶以爲未足，而復宣之以言，人之以聲。言載於書，聲感於耳，斯民之視聽莫不有所勸戒，寧有不善者乎？秦漢以來，治道湮熄。先王之澤，不可復見。所存者，獨《詩》爲粗完，傳於學者。孟子所謂仁聲，《詩》蓋爲近之。然其言雖存，而不易入人。誦説者且不解其意，況於聞之者哉！蓋世遠而事異，旨微而理密，人不爲之感者，固宜也。後世之詩，出於一時之言，殆若可以感人矣。而病於道德不足，而辭采有餘。故雖可以感人，而不能使人知

性情之正。夫人莫不有仁讓敬義之心也，恒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入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於涕泣自訟，喜者至於拊手蹈足，此仁聲之所以爲深者乎！惜夫其不見於世也久矣。予於浦陽王氏，得士大夫所爲義門之詩而讀之。喟然爲之歎息，然後知仁聲未嘗盡亡也。王氏累數世，千指合食，不以親疎少異，其行信有足稱者。詩之所言，雖辭有不同者，而其旨必歸於孝悌禮讓、慈愛敦睦，懇懇然有閔俗思古之意。使治天下者，不用仁聲化民則已，苟有用者，舍是詩，將奚取哉！天下之不治，多始於民不親睦。涵斯民於教化之中，使之勇於爲善，而怯於爲暴者，豈條法約束，顯示而明禁之。亦惟濡滌其耳目，昭融其心志，俾自得之耳。夫不能使民自得，而欲以淺陋之術制之，其倖致於安治者鮮哉。今天子方興三代之政，必以詩道化民，將見王氏之詩，采於史官，而用孝邦國。❶然則此詩也，非王氏之詩，乃治世之音也。非爲一時之觀美，實後世之所法者也。

王氏深溪集後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之門，寒者能使之温，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顔回、原憲皆畸窮困厄之士，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詒談者之口，而稱仁義者，

❶「孝」，成化本作「諸」。

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可以勢利奪也，尚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予，一國不予之；一國之所予，天下不予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然，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和之，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故名發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

婺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爨。歷元迨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既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咏歌之。鄭氏嘗集爲書，即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由是鄭氏之義聞海内。鄭氏之里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慕鄭氏名，教其子孫取以爲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贊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爲書，即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所慕，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爲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没無聞者多故也。夫人之生，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與草木同爲澌盡，豈不誠惑乎！故士論富貴貧賤，惟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之？讀斯集者，非惟王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所以鑒矣。

御賜廣揚衛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天之量不可得而測也，觀乎晝夜之降升，則可窺其度。日月之形不可得而識也，視乎光華之所被，則可知其明。聖人之盛德其高深博大，茫乎不可以私智揣度也，苟非因其慶賞政令，以求其志意之所屬，何由而測識其盛哉！自昔爲治者，戰伐之世，多輕文吏，安平之時，多踈武臣。是雖勢使之然，而理有不宜然者。今天子以神武定四海，當攻取之初，文武兩用，各盡其材。於封疆介胄之臣，宏謨偉烈拔乎千載之上者，待以恩禮，未嘗少忘。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廣揚衛指揮臣方某，有宿衛勞，出內廐五花馬賜之。在廷群臣咸咨嗟感激，或發乎咏歌，宣侈上恩，以爲方氏光榮。是歲，廣揚季弟以事還台，謂人言曰：「吾昆弟無分寸功，上以先人之故，官之禄之，置之左右，比諸心膂舊臣。天地之德，念無以報，而今重有此賜，顧吾兄弟其何以堪！」乃傳言山中，俾某爲之序其事，以示子孫于無窮。某於廣揚，雖未之識，然以聖天子寵錫之隆而推之，其致此者，蓋必有道矣。古之賢將，治身之道雖非一端，然在內而使人君親之以爲安，在外而使國家倚之以爲重。至於後昆而承其遺澤，而與國同休戚者，自非忠誠神武，可以格乎天人，其曷能臻此哉？某昔於京師聞人言，廣揚敦碩畏慎，而其季子好學有文。繼今益目奮勵，❶殫厥心力。處輦轂之下，則思盡忠；守疆宇于外，則思愛民，以承禄位于悠久。方氏之

❶「目」，疑當作「自」，形近致誤。

澤，其有艾乎！在《易》之《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之來，蓋未艾也。魯人美魯侯之詩曰：「思無疆，斯馬斯臧。」廣揚昆弟其尚深思國恩之隆厚，載揚天子之寵命哉！

衛氏紫薇詩序

人果靈於卉木乎？筮而聽乎蓍，紀日而視乎蓂；靡草之死，菊之有華，曆象候時者以爲準；三秀之莖，連理之植，論治亂者取徵焉：則卉木未嘗不靈於人也。謂卉木果靈於人乎？贊天地之化，遂萬物之生者，惟人爲能然，而卉木不與。然則謂之不靈於人不可，謂之果靈於人亦不可。蓋人苟能盡其性，則將與天地比德，何卉木之不如？苟蔽於私，而溺於欲，戕其性而謬迷其天，誠有不若卉木之足信者矣。以周公之聖，管、蔡至親，而禾乃爲之異畝同穎。管、蔡雖人也，而不知周公之可尊，禾雖微物而能彰周公之德焉。可謂人果靈於物乎哉！是知人誘於利欲，故往往失其性。無知無欲之物，其受乎天者不與世俗變遷，其能兆氣化之衰盛，而發祥禎以示人也，固宜。新安衛氏，爲三秦令族，異時嘗有顯者，正堂之陰植紫薇焉。元季之亂，百口逃難他所，室廬草樹蕩爲灰燼者，垂三十年。及國朝平定海内，衛氏之秀曰希古者，始求故基，而築室以居。越明年，紫薇復萌。今二十年矣，華幹之盛無讓承平時。人咸謂衛氏舊族也，其先蓋有厚德，中衰而重興，其將復盛乎？觀於紫薇，蓋兆之矣。聞者多爲詩以述其異。夫卉木與人殊形而異類，自常情言之，邈乎其不相與也。然而灾

祥之至，多有徵焉者，蓋人與物同乎一理與氣耳。家之將昌，氣之鍾也必盛，人得之而爲才賢。其在物也，爲嘉卉爲奇葩，榮茂必異於常。及其將衰也，反是。衛氏之家，由一木而占之，粹美之氣鍾之者厚矣。將見高才異能之士，出而爲斯世之瑞。文太平之休，以光耀於無窮，豈特見於卉蘖之微哉！蓋人於盛衰之兆，多因物以見，而物之禎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今希古以文學鳴于關中，而其子孫多有才而嗜學。使紫薇而果有知，殆必自賀其遭遇也夫！

豐湖書室序

某初侍先君守濟寧，獲拜參政何公於山東行省。公當天下未靖時，舉南粤數州之籍來獻。天子弗勞于戈，全其富庶，乃嘉寵公，錫以璽書，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莫敢犯。而所爲皆本於寬厚，❶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某獲侍几杖者數月，公每稱其子奉先之嗜學，固已知公之必有後，而聞奉先之賢。及某居先君之喪畢，來京師，公亦以老致政，居國門南之私第，又往拜焉，而奉先適自粤來省。公命相與論辯往昔治亂之理，奉先劇談歷數，如江出巫峽而東馳，壯馬脱御而驟於曠野也。如髮初櫛，而承之以手。繭瀹盆而鼓之，其緒雖多，而不紊也。恢乎如鋸斷木，秩乎如繩貫珠而連之也。某益大駭，知奉先之果賢不可及，意其爲學之功必有過人者。已而奉先來言：「居粤時，嘗即惠州豐湖之濱爲書室，日講學其中，士大夫

❶「寬」，正德本作「仁」。

多爲詩稱其善。詩已聯爲巨卷，子爲我序之。」某於是又知奉先過人者在是也。生乎富貴而好禮，聖人以爲難。彼在周之時，去文武之化未遠，猶若是。況今違聖人二千載，惠距聖人之居六七千里，而奉先不惟好禮，又能浸灌乎問學，沈酣乎仁義，出言制行，鬱然儒者，豈易得哉！是可見參政公之教行於家，善格於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貴者比，可歌也。昔《麟趾》之詩，稱公子之美，聖人取而著于《周南》，以彰周公之德。今天子方法成周之治，歌詩之作，洋溢宇内。他日采詩者，得豐湖之詩，必將序之曰：此何公之化也。則奉先之賢，可以不朽垂千載，而豈徒一時爲觀美而已哉！

雷峰樵叟序并贊

雷峰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峰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爲鄉邦所敬式。叟淳龐邃密，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由是孝友之行聞于遐邇。然不妄交接，遇佻險之徒恒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强與之善，叟終不屈。遇縉紳之士，延至于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稽疑質惑，雖至浹旬洽月無怠容。鄉閭有忿争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悦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讀有恒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間聞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蓊蔚，鳥聲嘲哲烟靄間，即幅巾杖屨，徜徉於山巔水澨，與

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没于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手耒耜，腰鐮銍，往來于畎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屨，所業必詩書。無運斤斫斧之勤，無拾枯束濕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脩其實，擇美名而居之，手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頌章句，輒軒然以儒者自居。法律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輒岸然以古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皋，曰夔，已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爲者自號，亦欲矯里閈之弊，反浮風而歸之淳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彌布崖谷，隴樹排青，林溪漲緑，出入烟霞，友于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摇落，潭澗澄清，霜呈錦樹，壑殷秋聲，砉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而言，四時之樂，寧有既乎！彼樵者習其事，恐未能知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全而有之。庸以自目，孰云不稱？若奚言之固恥？」或以叟言告同里某，某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歎，爰爲作贊。叟姓徐，名山南，字廷嶽。贊曰：

詩禮奕燁，族之右兮。躬脩孝友，德之茂兮。娱心竹素，學殖之富首。❶ 外防蟊賊，佻薄不許爲友兮。内存孝謹，子姓咸歸子厚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閔

❶「首」，崇禎本作「兮」，當是。

俗之浮，咸遺實而取名兮。❶慨末流之汜溢，欲泝源而反舊兮。攬烟霞之勝概，累於我乎何有兮。較厥德於懷氏之民，尚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其事也，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辨説稱；晉宋之士，以清談著。古之能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爲重輕，人之不取之也，固宜。昔狄文惠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其親。今數百年矣，人子之行役于外而思親者，舍白雲無所爲言。或繪而爲圖，或發諸詠歌。嗟乎，當文惠公之出斯言也，以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于世而不廢哉！蓋其德脩于身，事功立于天下而洽于生民，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并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以爲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以其言，則人子之思親，覩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爲是言哉？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若文登孫惟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辭二親，肄業于太學，久弗獲歸省。今年抵命來台之寧海，去其鄉數千里。寧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覩飛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歎曰：「倏

❶「取名」，疑當作「名取」。

南兮忽北，雲之飛兮，自我親側。奉王事兮，獨違子職，欲見親兮不得。」因悵然泣下。縉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爲之賦詩。古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與文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而在乎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匡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予觀乎惟大，持己廉，臨事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爲孝親矣。由是而充焉，以之治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斂之爲德，施之爲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去親側，可以爲善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刲股刺血，可以爲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爲聖賢君子，而以令名貽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人。予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爲君子，而言爲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爲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尚知所勉也夫！

張氏思親圖詩序

古之爲治者，以誠御下，而不預防其私。其才略之任也，拔於閭巷之間，而俾治其郡邑，不使其有逆情拂意之歎。故仕者內得以養其親，而外可以盡其職。後世則不然，任人不問其地之所宜，心之所願，必置諸數千里之外，以爲不若是，則恐其顧私而廢法。嗟乎，使吾所用之人不賢邪，雖易地而處之，不能絕其私也。使得賢者而用之，彼視其妻子，且不肯循私恩以違道，況其州里之人乎？不慎擇於未用之先，而曲

爲之禁，是以仕有去鄉之憂，有不能養親之憾，而國亦不獲得才之益。如是者，蓋千餘歲矣。自三代以來，聖人所立之制，世主除革毀棄者相屬，獨於此則守之以爲宜然。此余於張君文思，不能無所感也。

張君世家河南之蘭陽，其父母皆老矣，而君猶爲倉庫之官於東南遠郡。欲迎以養，則勢有不能，欲請而歸，則法有不可。每言於人，則悲歎不已。或爲圖其鄉閭景物之概，日觀省之以自慰。能言者多發爲詠歌，以寫其憂思。人子之於親，朝夕養於其側者，職也。出而仕於世，壓於法而不獲終其養者，亦職也。養且仕焉，兼盡其職而無憾者，古之事也。而張君今之人也，古與今判也久矣。張君之於親，欲無思得乎？雖然，古之君子蓋有言矣，口體之養，不若心志之養也。身之不遠，不若名譽不亡之美也。使親日與俱，而道術無聞於世，名聲不昭於後，以爲善養則可矣，而於孝乎何取？誠能不卑其官，敬慎其身，俾職益脩，吾之位隨以大。人稱其事，以貽父母光榮，則於孝也得矣。吾聞張氏異時嘗有顯人，而張君敦厚，能承其業。父母之望其身，有非特朝夕之養也。信能以孝之大者自勉，則雖不獲終養於家，豈足憾哉！

趙彥殊字序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己；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

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彦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寬之子燿，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傳數十萬言，而約知其說。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爲辭以祝之矣。鄭君復爲之請曰：「子常愛是子也，以爲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目口鼻，四肢全而百骸順

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爲人矣，而古之君子不是之重者，豈不以其德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下之理，有諸己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者，其惟成人乎！而非學何能至是哉？由孟子之言，而求於古人之中，[1]若高柴、原憲，愿潔愨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謂善人矣，而有諸己者，未至也。漆雕開之篤於信道，子路之勇於改過，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未及也。曾子、子夏可以爲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于中而形于外，政教可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爲大人，其未達乎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爲成人，則人豈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甚衆，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事，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恒人，而欲以聖賢較功絜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爲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賤其身孰甚焉！教人而不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孰大焉！鄭氏世家也，持身範家之法，人以爲得三代之意。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誣乎人也。孰謂生之好學，而忍自賤其身乎？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既望撰。

[1]「中」，成化本作「士」。

黃仲儀仲顔字序

眉山蘇先生字浦江黃君憲曰仲儀，爲辭以祝之。其説既大矣，而復請於予。予固以不佞辭，仲儀女兄之夫鄭君叔度力爲言。且曰：「先生之先文忠公，嘗字張恕曰忠甫，厚之，是固有一人二字者矣。子重字而申言之，不亦可乎！」余重字之曰仲顔，而告之曰：子嘗見射者乎？虎熊豹豻之侯陳于前，射者之志各有所存焉。志之所存，目存之，手存之，身之爲勢又存之。其志在乎豹，去乎豹者鮮矣，必不中乎豻也。志存乎虎，去乎虎者鮮矣，必不中乎熊之側也。茫茫然無所定志，極乎高遠而射之，則終於不中而已矣。聖賢之爲學亦然。古人之善，雖無所不學，而取法於古人，則各有志焉。周公舍武王，而師文王。孟子舍曾子、子思，而學孔子。言之所則者，文王、孔子也；行之所效者，文王、孔子也。日之所習，夕之所思者，舍文王、孔子，無所用其心。故周公之道與文王類，而孟子謂予爲聖人之徒。使一聖一賢不各師所可師，而泛焉慕乎古之聖人，其志雖高，而於成功也難矣。今之學者，其質非皆不若古人也。其不足爲聖賢之徒者，知好古而不能取法也。漢之處士有黃憲者，人稱之爲顔子，而言論行事無傳焉。仲儀之姓名其尚與之同乎，抑亦慕之而將法之乎？憲之德量，渾融不可得而澄撓，近乎顔子，犯而不較，處衰世而不欲仕，近乎顔子之舍之則藏。然顔子之所至，非憲所及也。憲質美而未聞道，蓋所謂善人歟？其視顔子，猶曾子、子思之視孔子也，吾不欲仲儀學之也。仲儀

苟欲慕憲，其學顏子乎！學顏子而未及，猶足以爲憲。學憲而不得，非惟不及顏子，且并憲而失之。先生謂仲儀云者，欲其法古人之善也。余重以仲顏云者，欲其師顏子也。思前之所字，以博取乎聖賢之道；思後之所字，勉而取中於顏子焉。此先生與余言也。好古而不知所歸，苟師乎憲而自畫，非所謂仲儀、仲顏也。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三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序

贈林公輔序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以立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者，豎子之雄，非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充之盡其道，則可以運陽陰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安之而自足者，自賤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禄位而加，不以丘園而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斂之善一身。彼或不知自重，而爲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爲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爲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爲榮；布衣蔬食處乎陋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内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以汩之。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

之名，秉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己，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

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爲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歎以爲豪傑之士，難乎其人，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爲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爲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況。予每爲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尚以爲戒哉！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亹亹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儗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脩，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隮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

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謾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群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由進士高第爲行人。會今上嗣位，拔用俊良，其僚之長薦行人之尤者，永常與焉，擢爲河南憲司僉事。告行於余。余執盞而問曰：「河南天下之要地，治郡縣緜亘數千里，而憲司操其平。人有不得其願欲者，必赴訴焉，子之爲政也，奚先？」永常曰：「於賢者，愛之保之，如圭璧，惟恐其或見傷；黍稷，惟恐其或無成。於不肖者，則斥而抑之，不使其有立也，芟而剔之，不使滋且殖也。若是何如？」余曰：「可矣，然未也。」永常曰：「謹學校之訓，嚴禮義之節，求遺老先生而尊教

之，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愧，若是何如？」余曰：「美矣，然未也。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子其正乃心，嗜欲不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後可以爲正矣。本之不治，而欲以法矯乎人，以教變乎俗，未見其能化也。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非所以揣較法律，用之不差之爲尚也，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先，而使之不抵乎法也。使執憲止乎法律，何不取吏之習法者而任之，而必擢取儒者而爲之乎？然則天子之意可知也。子行矣，予欲不言久矣，子賢友也，雖欲不言，烏得而默諸？然余日侍軒陛間，覩聖明之政，其於用法，最詳且慎也。子其慎於用法也哉！」永常謝曰：「敢不從吾子教規。」於是其僚聞之，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俾爲書其說以爲序。

贈周履素序

聖人之道雖高深博大，然其要不過乎脩己以治人。始於播灑唯諾之微，而終於盡性知命。遠至於五禮六樂，萬物之統，萬事之變，無所不究，而近即乎彝倫之序，不失其常。既有得乎此，其推之爲政教，宣之於言語，以用乎國家天下，若水決川，馬行陸，驅長風以舟乎海也。[1] 古之君子，出環堵之室，而任天下之重，順運安行，不動氣貌者，所學皆可用，而未嘗爲無用學也。近世之士不然，其所爲學，外其身與天下，而舉不切乎事，考其所施，而程其所有，判乎其不相入。間有求其要者，往往失乎先後

[1] 「驅」，正德本作「飄」。

本末之倫，而功烈卒不足追古人之盛。世之學者，舍法家文吏，則無所爲師。吾深病而竊悲之，欲從願學好古之友，相與講唐虞夏商之書，釐周公孔子之典，内淑吾身，而推其餘以給夫世用，而未之遂。

歲之初吉，天台周履素徒步訪予於侯城山中。留而與之談數日，其志意才藝有可樂者，且聞其所居奇山大谷間，多特異士，好學而與之游者甚衆。烏知無與余同志者乎？人恒患不好爲學，然好學而不知所好，猶不好也。知所好，而不先講乎脩己治人之方，好之無益也。履素知所好矣，其來也吾樂之，而以未見其所與遊者爲憾也。於其去，告之故，使歸而講習焉。庶幾無蹈予力所病，❶而相勉爲有用之學也哉！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脩，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吴張氏宫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

❶「力」，正德本作「之」。

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童，❶羸重野鶴，❷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❸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説。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郭士淵序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發聲，霞雲電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爲聲音毛質。或鶱而飛，或妥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隤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者，聖人；養而至於純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上之和陰陽，下之育

❶「童」，成化本、正德本作「褐」。
❷「重」，成化本、正德本作「童」。
❸「有」，成化本作「足」。

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而不懾。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豹虎蛇梟遁跡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脩而禮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爲孔子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説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用。則著爲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以降，是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不遭乎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誼、司馬遷、揚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內之氣，故周、程、張、邵、朱子，皆以是閑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闢邪説而驅之，完群經於既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歐陽脩、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怪之文。其後文天祥復以是不屈於夷狄，使夷狄知禮義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氣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發是氣於文章者，太史公而已。繼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誰也。吾嘗以爲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夷恣横，而道無由施。竊欲排群言而一反之，闡孔孟之道於今世，而聞者交誚余。吾邑郭士淵，獨以爲然。士淵能文章，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材，而又感乎命也。嗚呼，士淵其得是氣之

幾純者乎！在乎自養之而已。養之誠以道，伸於上而施諸人，天也。屈於下而垂乎後，亦天也。吾其違哉，于人其違吾乎哉！

此句疑有闕誤衍文。

贈趙教諭序

不知者謂仕莫易於教官，知者則謂其職爲最難。夫爲之難者，非病乎位不崇，而不能服人也，非憂乎禄不豐而不足以資其身也，亦非記問不充，而無以應學者之咨詢也。惟患乎吾身之德不明，而無以啓人之昏，吾身之行不能，而無以起人之困。故一言未脱乎齒，而衆誚或叢於耳，一動乍接於人，而群猜或萃於身，斯其爲可愧也，斯其爲可畏也。豈非甚難而不易乎？雖然，吾身果不病乎位之卑，則無慕外之非，而可以師柳下惠士師矣，可服乎人者不在兹歟！不患乎禄之薄，則有自得之樂，而可以爲孔顔之學矣，資於身者不益博歟！果能習舊聞而有新得，則自可以應學者旁求而遠索，將視古人之遺編爲糟粕，而凡以記誦自多者，曾不滿乎一噱矣！如是則德不患乎不明，行不患乎不能，人之昏者有不能啓之乎，人之困者有不能起之乎？吾之一言一動皆足以法於其徒，而衆誚群猜不能及於吾矣。將愧我而畏我，夫何愧人而畏人？人恒難於所易，而我能易其所難，豈不尤貴尤賢哉？於乎，吾嘗爲師，故知其難爲。始也不知己未能，而遽責人以必能，故人恒我憎。不知己之不足，而責人以己服，故人不我欲。後也思欲以是勉人，必先以是自勉，故人亦我善。思欲以是責人，必先以是責身，故人亦我親。今吾去師位也已久，每

思之凜乎其若履朽。惟子之賢，克任是道，敬之懋之，令聞永保。

贈王生序 多誤

王生處甚卑，而志甚高。亦有才氣，□□□居顯要者，□□觀士，焉所取哉？人譬諸器也，位譬諸□□所愛也，加□□以藜糗，不能損其可貴，被土偶以文繡，能忘其土偶之質乎？才之與位，不相謀也久矣。君子觀其所存而已矣，其所遇奚較焉。漢中王生，年二十餘，調爲寧海關市吏，其容凝然，其氣充然，其守甚確，而志不凡近。供職之暇，輒袖古書，從人講說乎仁義道德之旨，而深求之，若不見其所處之陋者，語及勢利之所爲，則疾之如所讐怨，人多異而稱之。吾觀世之以士名者，一不得所願，則去廉恥、毁節行，從而與俗渾，不復肯自奮拔，思稍别於庸人。而生獨不然，此其所存者足貴矣。夫人有可貴而不知，則爲瞽；知而不稱之於世，則爲隱。余不敢隱於生也，然後與之言，以失言病予，且爲生病者，非君子之道也。

送河南僉事湯侯序

天佑人主，而俾之創制立政，以開悠久之業，必生奇才異能，以供其一時之須，使之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成，端拱指麾而庶事畢治。故漢之興，或出於刀筆，而爲之次律令；或起於薦紳，而爲之定禮儀；或援於行伍，而爲之申兵法。至於章程律曆，莫不有其人爲之明一代之制，而當時中外之政未聞有不理者。夫以漢承秦坑滅之餘，賢

才宜其難遇也。而真主一出，群英蝟興，隨其所向，靡不如意，豈人謀之所能及哉！謂非天有以相之，不可也。國朝承有元用夷變夏之後，文獻殫耗。皇上臨御，蕩滌惰驕，作新士氣，廣大學以育俊茂，未幾才能之士充溢四海。居弼贊之任，則著慎密忠敏之績；列糾正之位，則有明肅公廉之聲。往往皆如夙成，穎然絶出于時，以致當世之治。苟以爲問學積累之素，則人力不能若是之速也，庸非天之所相乎！

予比年往還河南，聞士民稱按僉事永嘉湯公正傳之賢，其達於體要也，宿儒舊耇有所不能逮；熟於情僞也，銖姦兩黠有所不能逃。遇事敏決，而應機立斷；執理堅確，而奮起勇決。居官三年，吏畏而民悦之。闔境數千里之地，莫不稱其美，而想慕其爲人。而正傳年甫三十耳，其於政事果孰傳而孰授之也哉？疑也，而若或悟之；爲也，而若或輔之。思慮之所營，耳目之所察，皆若有物以默贊之者。是則所謂天佑國家，而賦其才者非邪！夫才之難也久矣，吾丘壽王，妙年能文，而治民無稱。黄霸長於治郡，而相業不顯。工於此者，多短於彼，優爲一職者，大體或病焉，此全才卓識所以難乎其人也。今正傳之賢，固非壽王輩所能及，行將以治績受寵，擢居大位。益務寬厚之量，敦誠明之學，以古大臣之業自勉。使今之行乎河南者，他日行于天下，❶而後世稱當今得人之盛，於正傳有述焉，非大丈夫之志願哉！予於正傳，所居爲鄰郡，所業爲同道，與之言論，志趣又有同者。於其考績于朝者，不獨稱其美，而以

❶「日行」，原脱，今據崇禎本補。正德本作「日見」。

遠者大者望之，非私正傳也，所以樂道斯世之得賢才也。

贈河南王僉事序

遇時而得位者，衆人之所慕，非君子至樂之所存也。有位而澤如于民，志伸於時，上有以得乎君，次有以顯乎親，此則君子之所樂者乎！人孰不居乎位也，而位之可以行志者鮮。位可以行志矣，患乎才之不充。才足可爲矣，患乎道不足信乎上。此士之樂難乎其全也。抱有爲之才，居可爲之位，而受知聖明，以光耀于天下，王侯履道其人乎！

履道由博士弟子員，自西蜀來京師，不數歲擢僉河南按察司事，行部于外，勸學禮士，搏姦擊强，摘發僞婾，威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咸大畏服。會縣長吏有不法，俱履道按之，斂民金錢，欲賂其左右。履道以狀聞，天子嘉歎稱善。下璽書，遣使者，賜衣服錢幣，所以褒予者甚盛。於是履道之名赫然聞于朝廷，而播于四方。是時履道春秋尚富，居河南已三年。太夫人就養官所，僚佐奉觴爲壽，共歎其爲賢子，夫人亦欣欣焉，爲之飲食盡歡。履道於是乎爲可樂矣。雖然，君子之樂，非特欲樂乎己，必欲推之於人，使之有以同吾樂也。故己有善，則思天下之人皆善；己獲所願，則思天下之人皆得遂其生。夫豈徒榮一身也哉！聖天子任賢圖治之心如飢渴，褒嘉良臣，以風厲群下，望於履道者，蓋有在。其尚無以所至爲己足，而益思惟所樂以及人，以報天子之厚恩。詩不云乎「爲君子使，媚于天子」；又不云乎「爲君子使，媚于庶人」。此士之

所以爲可樂，而能全者乎！

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

以刑罰禁人，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入也。以言貌察人，不若以行事試人之易見也。古人治道乃於今而有遇焉。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爲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未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丕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爲榮，而不貪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而恥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濯瑕青，❶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猶以爲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謠，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由是天下忻然，謂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畫，以求稱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天子以爲可用，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敏勁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即授按察僉事。將行，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於上，而樂聖朝賢才之衆也，爲詩以餞之，而以首簡爲屬。昔周之中興也，宣王善於脩政用賢，而賢才衆多，詩人歌之，《韓奕》、《烝民》、《崧高》諸篇，皆餞行之辭也，而《烝民》特爲仲山甫徂齊而作，其揄揚德業爲尤盛，至今觀者如逢其時，見仲山甫焉。今思勉之職視仲山甫未必同，

❶「瑕青」，疑當作「瑕眚」。

而徂齊則同，將王命則又同，第未知詩所述作，能如尹吉甫之壯麗温厚，與典訓並傳否？雖然，世有聖君，不患無賢臣，德業既盛，不患無歌頌之者。今上聖明，不愧三代賢主。思勉能以古人自望，仲山甫之事寧知其果不可冀耶？詠歌之士必有敷揚焜燿，以照千古者矣。抑尹吉甫之言有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其部使者之事也。予不能詩，請爲思勉賦之。

送伴讀朱君之慶府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嘉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賓師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爲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檇李朱君仲湯爲伴讀。將行，弟孝寧時爲中書舍人，請于朝之大夫士，賦詩以餞之。惟昔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略，戡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弱之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庭，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莫與論，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間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爲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爲宗室謀，可謂遠矣。朱君首膺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人於忠孝，不能皆生而知，故必貴學，學不能無待於人而自達，故必資師友之助。

朱君以講讀爲名，王之所講者，必先王之正道。由義則安，蹈利則危，敬慎則獲福，恣肆則致凶，與賢者同志則光榮，與愚者同事則汙辱。必懇懇爲王陳之，使王享有令名，朱君亦預有其美。不然，徒以禄位爲身計，而王國之得失不介于中，豈聖明設官之意哉！抑豈舍人愛兄之所願哉！夫又豈賢王選擇薦進，以求益於士君子之本心哉！竊聞朱君言，王好學有文章，其於忠孝蓋出於天性。審如是，能賦之士可以爲聖朝賀矣。

送陳達莊序

君子惡乎無功，而忌乎喜功；惡乎無名，而忌乎好名。功名者人之所宜有，而不可有預求必得之心。有預求必得之心於功名之間者，造物之所不與也。禹益之治水土，皋陶之治法，垂之共工、夔之典樂，其心知盡其職而已，豈願以此功而名於後世哉！至今其功名溢於海内而不可揜者，以其有無求之心也。使皆鑿私逞智以求之，則其爲功名也狹矣！往年天子念生民之未給，恐關市之利或過取而病民也，使者四出，覈天下徵納多寡之數，將據之以爲常。斗筲無賴之人，不思上之憂憫元元之意，競以聰察苛細爲能，捃摭閭閻筐篋甕盎間物，籍其數以爲匿税，而致之罪。郡邑至今拘其數而不能供，吏以失職去者相望，小人喜功好名之害至於此，其功名亦豈有足稱者哉？適足取敗而已。天下何患乎無財，能養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矣。

廣東、嶺海之間，民富物賤，魚鹽之利最博，故其地有鹽課之司。其官自提舉而

下，朝廷咸慎擇其人。四明陳達莊自孝義令遷爲副提舉，人咸稱君忠信有文才，可以爲政。昔治孝義，民甚安之，蓋儒者之達於事者。予以謂陳君治此職，於是乎得人。使好功喜名之人執財利之柄，嶺海之陬必有受其害者。陳君仁民之餘，政司其平，以懷遠人。東南之民必有受其福，瞻駭咨歎，謂國有善吏焉，豈非陳君所樂爲哉！不切切於功名，而存心於愛民，此功名之所以不舍者也。

送祝彦芳致仕還家序

天子新有天下，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赫然臨朝，體天地之運，法日月之明，潤之以雨露，震之以雷霆，大舉廢政而脩明之，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定。當是時，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絶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義，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實，辯臧否，誠古所未有也。是以其時守職之官，非精强敏給，有兼人之材，應世之智者，鮮能終三年之久。獨括蒼祝君彦芳，自國初兵革未靖，即受命食禄，凡十有五年。年至七十，而以萊州府通判致其政而歸。於是士大夫咸稱其賢，而歎其獨得也，多爲詩美之。而祝君亦自喜其老而幸休于家也，復俾予序之。今之仕而位如祝君者多矣，而獲致其事而去者鮮矣；獲致事而去者有矣，仕十五年而至于今者鮮也。古者國之史官，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然則祝君之歸，使後世有史氏出，其在所書乎！

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于時三州二十縣長佐數十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獲執經諸君間，講論問難。而閩士鄭君禮賢丞曲阜，葉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温直，而長於詩；葉君慈良和惠，而明於易，余心尤敬愛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相娛樂。予時未涉患，不省事，以爲諸君者可以常相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中考，遷知陝之同官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京師以卒。予奉喪歸天台，伏山澤間，目不見縉紳士大夫之容，耳不聞文章道術之言。每憂餘氣定，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輒引領西顧，歎息而不已，然後知昔時之樂，誠不可復思。以爲二君方有志乎仕，予何由而見之乎？今年予偶來京師，鄭君適自陝至，會于逆旅，既爲禮相勞苦，即問舊交所在。數十人之中已鮮有存者，獨葉君儼然，治嘉祥，得上考，朝京師以還，爲衆所推譽。余又歎當時仕州縣者，或聰察强敏，或苛刻有威聲，人畏而服之，今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衆多疑其弛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爲政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詩者多歌頌之，子最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既已過數十輩矣，奚待予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人也。先君之爲政，以刑不足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静以化之。故是時先君之政爲東方郡牧首。推是道也，豈特可爲郡哉，雖天下可也。今

世俗之吏不達大體，攟摭細故以爲明，深文重刑以爲斷，卒之禍及其身而後止，其視葉君何如哉？ 葉君以寬厚，爲縣而治矣。由是而進乎其大者，顧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寬厚者而用之，其將在兹乎！ 予雖賤，敢爲葉君慶，且以識吾私焉。

送劉侯序

天下皆知仕之爲貴也，而不知其所由貴。苟徒以禄爵加人，而不脩其可貴者，吾見其賤，未見其爲貴也。人之所貴乎仕，蓋將以行道焉耳。道足乎身，施乎人，無所怍於心，雖抱關擊柝之微，貴孰尚焉！ 道不足，而位有餘，君子之所深恥也。吾行乎世，見貴者多矣，求其可貴者，未之或見，豈果才之難哉？ 才而知道者難遇也。劉侯其庶幾乎？ 劉侯爲令象山三年，以民情爲賞罰，而不參以私；視富貧爲徵發，而不可動以利。民始不安之，久而愛之，愈久而服之。語必曰吾侯，而不敢稱其官，其意以爲，侯者爵之至貴，以此加之，所以見劉侯之果可貴也。而不知劉侯雖爲令，其可貴者自若也。三代之詩人，宜其忠厚也，至其怨誹其上，斥之爲狡童，比之爲碩鼠，又何其薄甚矣哉！ 今侯之治民，既甚異於詩人之所刺者，而其民之忠厚，不敢以其官稱之，況肯有他哉！ 則其過於周人也遠矣，是非特侯之治民爲可貴，其民亦可貴也。余得不貴之乎！ 安得不稱之乎！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髢則羞，傷指之人無履則

憂，彼皆不足於己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爵禄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亦以此爲喜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餒寒燠皆可以變色而怨怏，況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道獲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戚爲哉？如以得爲喜，則將以失爲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爲，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不見其有困容，予知其有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瓜洲廩粟，其言貌與爲御史時無異。今之人有得盃羹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强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僞爲，而不能也。布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宗魯皆不爲之少變，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可以貧賤者，不足爲君子。外物之臨豈足榮辱宗魯哉！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贈黃叔暘之遵化主簿任序

金華黃叔暘，以元名儒文獻公之從曾

孫，受學於今太史公爲子弟。由齊王府伴讀拜監察御史，爲良法官。既而出爲北平遵化縣主簿。人或謂叔暘生長名冑，有美才，都要任固宜，今出而爲斯職，地遠且界邊，大雪烈風，薄冬凌春，黄沙日夜飄擊，街巷只尺不可辨。其氣苦寒，其民被狐貉氊裘以居，其俗剛愎不可以儒治。而叔暘自南之北，服食與其水土乖，固不便，況簿居令丞下，勢卑尤難爲，莫不爲叔暘憂。余曰，此雖愛叔暘，而云非知叔暘者也。夫君子異於衆人者幾何？處華顯，策肥馬，從徒衆而享厚禄，能安之而不憂者，雖衆人皆然，何以見君子！至於事有所難處，地有所難居，勢有所難爲，而能不動於心思，不形於顔面，坦然以爲樂者，此惟君子能之，衆人則不能矣。君子之所樂者道，所安者義。道在是也，義在是也，雖置之於中國之外，措之於編氓之列，猶欣欣而不變，況有禄食爲王官乎！夫仕固有崇卑，顧爲之何如耳。爲之誠不以道，雖公卿猶無位也。爲之誠以道，雖抱關之賤，猶傳于後世，況有人民社稷之寄者乎！自斯民之生，其達乎位者亦衆矣，然至今不泯滅者，豈皆達者乎？亦人之自爲有以致之耳。以叔暘之才，其所視以爲重輕者宜如何，而奚以是爲戚哉！於是論者然余言，請以爲叔暘贈。

贈金溪吴仲實序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説惑之耳。古之爲邪説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説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説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

問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没，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窈冥渺邈之説，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説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邪？以聖人之智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説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思己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説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語，絶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説，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噉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爲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吴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於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辭甚達，是

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也，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於道者乎！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考郭士淵集當作牟元亮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略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徇道而徇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洽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户，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

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訾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捄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顧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吏部員外郎龔彥佐序

士惟不以富貴動其心，然後可處富貴而成事功。彼眩惑於利達者，未得之，則覬且慕。既得之，則誇且肆，此其識趣之陋，烏能有所樹立於世哉？夫禄之以天下而繫馬千駟，常人思以其身易之而不可得，而伊尹不屑一顧視焉。彼聖人者，其心之所存，卓乎高出萬物之表，而物不得以浼之，其於天下之事也何有。後之君子未嘗無才也，卒之不若古之豪傑立德宏而成功大者，其所見者淺，而爲富貴所休也。使其心有以自樂，而不爲外物所移，何有難行之事乎？

予少行天下，求自重之士與之遊，而不可得。昔年反乎鄉，見龔君彥佐，其言確然，其貌肅然，其自視甚重，而不肯少屈於人，心固奇之。及今十餘年，復至京師，而彥佐爲吏部員外郎，視其德如鄉閭時，不翕翕以趨勢，不瑣瑣以殉利，淡乎自守而不阿，而名公卿皆才其所爲。予官翰林，與彥佐居相隣而

班相邇，宜可以往來，而彥佐非有故不至。公事之暇，閉門讀書，其被服飲食以儉爲本，人不知其受下大夫之禄也。於乎，此可以富貴動其心者哉？今年春，彥佐居官及三載，例得還鄉省墳墓，與之友者請文以相其行。世以仕而歸故鄉爲榮，人能言之。若夫彥佐之志，可與成功名，而其進未已，此則人之所未及知，而予樂爲鄉邦道之也。

送盧尚毅序

昔予在鄉邑，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見其子尚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遊者滿堂。尚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奇焉。後數年，選爲縣博士弟子員。予宦學蜀秦間，繼而聞其以才領鄉薦，入太學。由太學生以事例出爲幕官。去年天下大比，尚毅就山東鄉闈，試在高等。今年群士大會于禮部，尚毅預亞榜，得爲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爲請。嗟乎，自予識尚毅，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輒抉摘觝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日默默省己所遺闕，惟恐所爲或愧于天。俯仰班行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休于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爲尚毅贈哉！況尚毅自童稚時已爲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爲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予何以爲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爲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憲，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

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尚毅之父以孝友聞，而尚毅質重不華，其爲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尚毅也夫！

贈劉君序

天下之吏卑者，衆而難爲。惟其衆也，故仕者自意雖有善績，終不足以取旌顯於世，由是多毁蔑廉隅，與俗相媮汩上下。惟其難爲，故人無自固之心，惟僥倖冀得盈歲月，即棄去不省。是以庶職多不脩。關市之官卑而尤衆者也，其不脩爲尤甚。此雖勢使之然，吾意亦謂有志者寡故耳。君子之仕烏有崇卑難易哉！食其禄，則思盡其心，上之知否，固不暇計。苟祈人知而爲善，則爲善者少矣，有志者不爲也。觀乎居大位者，不足見人之志。在下位者，不廢其職，惟有志者能之。廬陵劉君思忠，以儒被選擇，征關市於蘭溪。三年，恒賦不損於初，而民稱其廉，行旅稱其惠，士大夫頌其能。聞其去，皆惜之，非有志其能然乎？先王之爲治，使有位者皆務脩其職，非能督之使不敢懈也，懲勸之道明焉耳。若劉君之爲，先王之所宜勸者也。今上方以治功望於下，烏知異於先王之時哉！余將於劉君之行徵之。

奉教送宣慰使楊鏗還播州詩序

上帝以我大明能慎德撫民，❶付畀萬

❶「我」，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方，禹、益之所紀，漢、唐之所治，彌天際海，罔不來臣。播州宣慰使臣楊鏗，當中夏甫定，即來附屬。春秋奉方物，貢獻京師，訓教兵民，供徭輸税，俗淳盜息，比於内郡，使介行旅，交稱其能。洪武二十七年春，入覲蜀都。王嘉其忠于天朝也，燕勞寵錫，禮秩加等。厥既辭，有教曰：「鏗甚忠，知臣職。長史宜合儒臣賦詩以送之。」且命臣序之。臣乃言曰：地無遠邇，人無中外，惟克履道，斯爲賢能。永受福禄，惟忠惟孝，皆上帝所賦。福善禍淫，實命之常。環國之境，其地十百於播州，以雄長一方者，世不乏人，而播之楊氏，獨繇唐季，逮今六百年，祖孫相傳，靡有失墜。豈甲兵險阻，果足以自全耶？蓋以能繼忠孝，奉臣順，❶而受福于天人也。世有負固自驕，以取顛隕者，視臣鏗之賢爲何如？是宜見寵嘉於賢王，以華楊氏之子孫，豈特傳一時而已哉！臣鏗還，其宣聖朝及賢王德意，以告諸部族，俾勿怠，則臣鏗之忠可歌者滋大矣！然則諸君子之詩，殆其權輿乎！臣鏗字廣成，别號庸齋，好學知義理。其先出於宋，贈太師業，世以忠勇稱，其守臣節，蓋有所自云。

送樓君士連謁選入京序

貴玉之國多碈，好鳳之國多鷗，名之所在，僞之所趨也。然良工不以多碈而訾玉，君子不以多鷗而嘲鳳，務識其真而已。玉與鳳何異耶？今天下尚儒，四方之以儒名者，駢錯闕下，誦先王之道，立雋功於當世者，不爲少矣。其中真名而僞行者，亦豈無

❶「順」，崇禎本作「職」。

之哉？或者見其然，謂儒爲不足用，殆未之察耳。其不足用者，豈昔儒也耶？疑斯説者，曷不於樓君士連觀之。樓君金華太史公之門人，誦先王之道有年矣。其文辭行術，粹然不污，公嘗口稱之。向者出而應有司之選，主宣寧、仁壽兩縣簿，皆以憂去官，雖未究其設施，而其及民者，蓋累見矣。使稍崇其階，人其職，❶豈不足以成功名哉！於其除服而出也，吾知其有所遇也。夫士患無真材，不患不遇。有材矣，雖不得位，弗失令名；無材而居尊位，多見其無益也。古之儒者，豈徒誦説浮文云爾哉？將以行其所知也。聖人之道具乎六經、四子之書，皆可行也。苟舉而措之，天下可不勞而治，況其小者乎！自夫道之不明，邪説布乎域中，所遵而守者皆法家之言，烏在其爲儒道也。以彼爲世守之具，則謂儒爲不足用，固無足怪者。世之鄙儒因其言，亦曰吾之道止云云耳，非世所緩急也。由是聖人之大經墜地，雖幸逢斯世，有振之之漸，然其壞爛已久，非一朝夕可理，固有志者之所隱惜也。吾之此言，不於樓君發，則將何從而發乎？樓君幸以道自處，見儒衣冠者，則告之曰，天子方以儒圖治，各務弘道，慎勿爲碈爲鷗，以累玉與鳳哉。

送解元振先生還廬陵序

於道誠有所得，而養之純，守之篤，則不爲外物之所移，習俗之所變。彼搖奪於利欲，漸漬於汙卑者，皆無得於道而然也。斯道行乎天地，而具乎人心，人莫能違之，而不能知之，或能知之，而不能得之。是以

❶「人」，成化本作「久」，當是。

冥而居，瞽而蹈，終其身而不能盡其性之所有。加之以富貴則驕，處之以貧賤則屈，習之以機巧則遷，天之全以與之者，至於喪失拆裂而無遺，是不亦可悲也哉！然非其人之過也。生也非其鄉，學也非其師，莫或啓之，而戕之者衆，無惑乎其不能有得也。廬陵自宋盛時爲文獻郡，名人碩儒之有得於斯道者，後先相望。解氏爲郡大族，異時嘗有聞於天下。元振先生少爲其家良子弟，受業諸父，濯磨講切，以求孔子、孟子之所傳。既而若有得焉，涵焉而益深，持焉而益完，遂温然爲君子，江湘之間多知其名。洪武癸酉，四川藩臣發幣徵校士子之文。賢王方篤志聖學，稽古禮士，因蒙召對，賜坐從容諮訪。元振坦夷愿諒，言不致飾，而陳義無隱。其自守堅確不可變遷，王甚嘉奬。及其告歸，特賜以詩，而以朴直稱之，復教群臣咸賦詩以送之。今世學古之士，藝能才術如元振者，雖不多見，然不可謂果無其人也。至其言行循乎道，取舍去就不溺於俗，求如元振者，其可多致乎！是以讀王之詩，而不能自已於言，既以明元振之學過世之人，抑以見賢王以道取人，非盛德不能也。

送周宗傳省親序

吾台在宋時爲東南文獻郡，于時至宰輔者六七人，列侍從典方州者以數十計，亦盛矣哉！官爵之盛不足深道，吾獨慕其時道德文學之美，形諸事業，著于簡册，皆崇偉光大，非後世可及。豈其時人才素賢乎？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曩時俗淪於夷，弊陋不振者七十餘年。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者亦衆矣，而終有媿於昔，心竊痛之。

以爲盛衰之理常相仍而行，庶幾將復宋時之盛乎。及今天子立十餘年，而吾郡之士稍稍可觀，或出而治民，或顯于朝廷，其所爲輒出他人右，固已占其兆矣。及來太學，與其士游，問學士之秀，而人輒推吾台。余獲求而徧交之，其文辭純美，而材質英朗者，果吾台人也，余於是益爲鄉邦喜。今年上擇諸生之尤者，四十有二人，賜襲衣，持束帛歸省其親。他或連數郡無一人，而台之在行者，三人焉。周君其一也。上臣庶徧四海，守土之吏、理兵之將以萬計，而幣帛之賜及其親者，數十儒生，❶獨先蒙之，豈端爲諸君哉？所以耀天下之觀聽，使爲儒者知所勸耳。是今之行，雖窮塞絶漠之夫，猶當興起爲學，況吾台文獻故邦乎？況躬承其賜者乎，又況若宗傳之賢者乎？宗傳歸而告吾長者，語吾朋友，凡生吾台者，皆當爲台自重。守官職，則先德化，後刑罰；居田里，則崇孝悌，厲廉恥，以爲細民。宗傳亦尚考論道德文章之緒，益充其所爲，使他日朝廷講人才之美，必先吾台，道風俗之淳，亦必首吾台，而吾台果復宋時之盛。吾深望宗傳之行也，不然非惟負上之恩，亦非吾所望於台之人。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兩獲

❶「十」，成化本作「千」。

見日月，如羇旅亡聊而獲禄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官于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爲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十一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爲，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禄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爲孝，由是而臣則爲忠，❶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説以序之。

❶「忠」，原作「思」，據正德本改。

送危泰生序

臨海危君孟暘，代其父輪作以死。其弟國子生泰生，請傳于太史公，斂其首歸葬。泰生之友郭君士淵謂余曰：「泰生悲其兄之不幸，且不得志而歸，子何以釋之乎？」余曰：「人處乎世，父子相聚乎一堂之內，朝夕焉以問其飽飢寒暑，跪拜獻薦以致其歡忻，而解其悲戚，優游順美以養其生，此民之幸者。以方乎孟暘，遭罹患苦以死，固爲不幸也。然今人之得此者亦有矣，而雜然而生，寂然而死。求其獲書於鄉胥閭史者，且不能致，況列於史官。今孟暘獨有得乎此矣，不謂之不幸，❶然則泰生勿以深悲也。且士之志，上者在道德，次者在勳業，下者在利祿。勳業非位高不足爲，則世之仕者特利祿耳。使泰生即得之，不足爲喜。今舍此而去也，誦聖賢之言，以求性命之微旨，徧覽古今之變，以觀其得失成敗之原。推之於躬行，以從事於古人道德之學，其志之得者，不亦侈乎，而可以瑣瑣之失爲戚耶？儒者之於患，苟非自致之，則安乎命而已。孟暘之死，命也；泰生之不遇，亦命也。命出乎天，天其由人乎哉？泰生之父，賢而有文章，其必識此矣！」郭君曰：「子之言非特可以慰泰生，且可慰其兄。非特可以慰其兄，且可以解其父之憂，而告其鄉人。」遂書以爲贈。

❶ 上「不」，正德本作「而」。

送凌君入太學序

爲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脱乎剽竊誦説之間，而充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禄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内，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用。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曉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别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至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送金文舉歸省序

共里閈，聯姻戚，而相恤者，常人之所能勉。居異郡，生異族，而知相拯者，惟君子能之。自爲孩提而識其面，見吾父兄與之交遊來往，吾情與之熟也。一旦遇患難，不忍而恤之，則何難之有？生而未之識

也，長而不與之交也，自非志意之相同，道術之相感，烏能相恤而不厭哉？今天子聚天下之才於太學而教之，四方之人無所不有，而吾寧海惟郭士淵在焉。士淵素弱多病，一蒼頭侍其行，亦老矣。去年士淵疾作且數月，殆甚，既而其蒼頭亦病，饘粥幾無所仰。其同舍會稽金文舉，朝夕坐其側，問其飢飽安否，烹藥進食，時其所欲，而奉承之。或半夜渴求水，即持汲器以往；或欲起不能行，則扶掖而順其所如。及士淵之愈，無難色。今年予訪士淵於京師，士淵爲酒飲我，文舉爲之具殽蔬，持觴起勸客，坐士淵下，如事其兄然。余屬目視良久，以問士淵。士淵以告曰：「吾與文舉素無平生歡，而文舉視我如至親，我無以報。今文舉將歸省其親，願子有以贈之。」余於是知文舉之爲君子也。

古之君子視四海如其户限，觀四海之民，皆若同氣之親。老者父事之，幼者撫之，而不見其爲他人。故居乎鄉，則鄉受其惠；居乎位，則澤被乎民，而推之及乎庶類，咸得遂其性，彼誠知本而然也。後世人不知本，視其親戚且有乖背之心，況同類者乎！是以僥倖得位，則堅持其私，以行酷虐之政，而生民之困久矣。文舉方以材爲時所稱，禄位之隆其所宜有也。余所望者在乎知本耳。視其於士淵若此，則於民寧有不能加愛者乎？且無位而爲善，則事難而效寡；有位而爲善，則勢易而功多。文舉於其難者且爲之矣，況於易者乎？其功名之成也，可必矣。余重士淵請，故於其行，道其已能者，告其父兄，使知文舉之賢。而以余所聞者告文舉，俾益進乎大者也。

送梁宏省親還廣東序

木不必皆産於泰華，求其足用而已；玉不必皆出於荆藍，惟其可寶而已。材能之士何必皆齊魯韓魏之國哉！苟能任之，四海之内，無不可用者。不善任使，雖鄰里之人，猶且相猜，烏足爲治乎？昔嘗稱南士輕剽，不可當大事，此北人自私之論。三代聖人非不欲用南士也，限於封域，不能有其地，雖欲用而不可致爾。《春秋》寓周之法，不鄙季札；孔子論學文，不鄙子游。使孔子居乎位，其將不用南士乎？亦將用其才也。漢之時有徐穉，節行高當世；三國魏晉以後，士之可稱者多南方之人。唐之時，與魏徵齊名者，曰陸贄，爲宰相有行義者，曰張九齡。贄吴人，九齡南粤人也。宋之盛世，有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皆居吴越間。其後立功名，有文學者，率多江淮以南之士，孰謂不足用哉？世之取法以爲程準者，莫過於孔子，而孔子未嘗鄙南士。言治道之盛者，莫過於漢唐宋，而未嘗不用南士。然則論者果何所本哉？其不足信亦明矣。今國家知其然，凡任人命官惟以材，而太學之生，海内之人無所不有，已可以矯論者之弊。而自私之人猶竊竊相訾不置，何其甚惑耶！夫天之所以授人，使爲賢愚不肖者一而已，何有南北之殊？國家盡有宇内，視四海皆其閫閾，何嘗有所偏厚？而云云者，譬之群兒相詈於慈母之前，是可笑其無識也。然南士亦有過焉。誠使能自治其身如古人，立乎朝則著忠讜之聲，處乎大位則政脩而事治，論者之喙，將自息矣，何以空言爲乎？太學梁君南粤

人也，入學二年，其師材之，其友敬之。其將歸覲其親，其鄉之人蒙由道來言，吾故以南士之說贈之。

贈盧信道序

吾鄉之士多秀而有文。比三百載間，其俗凡三變。在宋中世，相高以文辭。逮乾道、淳熙後，聞大賢君子之風而悅之，重道德，尚名節，褒衣危巾講論性命，言行必本乎禮義，閭巷之間絃誦之聲相接。至於元，以功利誘天下，衆驩趨之，而習于浮誇。負才氣者以豪放爲通，尚富侈者以驕佚自縱，而宋之舊俗微矣！大明御宇內，今三十年，屢詔誥四方，剗削元之遺弊。吾意士俗當復如宋時之美乎！宦學于外，久不與鄉人接，未之見也。今年臨海盧信道，由鄉貢進士，奉詔閱兵籍于山南，予獲與之語。其氣薰然以和，其容翼然以恭。叩其議論，出入乎詩書，沉涵乎禮文，又皆粹然以正，一何其善自變也。人不知學則已，爲學不以宋之君子爲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而欲適乎海也。乾淳之學，莫盛於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爲然哉！自孔子以來固然矣。然則師宋之君子，固學孔子者所宜爲也。爲士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術業，乃與孔子背馳，豈足爲善變哉！予少有志於學，於宋之故俗，每有概於心焉。悼流俗之失，而喜信道之得之也，故因其歸，俾告於鄉人，使知學孔子，必自宋之君子始，以復宋之故俗。非予之私言也，蓋亦聖明誥教之意也。

送周景琰入試序

學莫善於自得，自得而後能化。辟之木然，天之生也，潤之以雨露，作之以風雷，是物同得也。及其培植既久，其材或可以任梁棟，其實或可以適口腹，紛綸繁盛，各效其用於天地之間。爲辛者不假味於甘，爲甘者不求助於苦。松不必如柏，而同歸於可用；杞未必如梓，而同至於可斲，皆成於其所自得。而是物者，亦莫知其所自由，夫是之謂能化。古人之於學，其取於聖人之經，猶木之待風雷雨露而後生也。及其得乎斯理，而致其成，守其恒者爲善人，達其奧者爲君子，而造其極者爲賢士。其所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才智浩乎不見其窮，道術確乎不爲習俗所變。未有假習陳言故迹，而成事功者。故古人之於事，❶有所不爲，而所爲必名於後世，以其自得而化也。不善學者則不然，非不學乎經也，而不足以得經之理，誦而習之則有餘，推而用之則不達。其於斯理也，悦乎目而不入於心，窺其常而不究其變。如觀寶玉於富人之室，❷非不知其可愛，而不能使之爲己用，故有所爲，必勞勩而無成。是豈特學者之過哉？教之者無其術，養之者無其素故耳。國朝有天下，思得足用之士而任之，興學建師，積以歲月，而考其自得之效。數年以前，詔以今歲大比。至期而郡邑諸生冠帶而集者，以千百計，而臨海周景琰與焉。景琰才良而氣温，蓄乎學而聞於人者已久，其所

❶「古」，正德本作「聖」。
❷「室」，成化本、正德本作「家」。

能，衆人知之，而其所得者，衆人則未之知也。今將試于有司，出而用於世，兹其漸矣。景琰其爲善人以進於德乎？爲君子以化民敦俗乎？抑爲賢者以致當今之治，垂來世之則乎？余心之望於景琰，而當世之願於天下之士，固然也。苟徒誦習陳言，以求合於有司之選，而不能周一世之用，豈吾所謂善學者哉，豈當世之願於士也哉？

贈林士恭序

黄巖林士恭，好學而篤志。其父將千兵鎮隣郡括蒼，而母夫人留居故第。士恭欲處以奉母，則無人乎父之側；欲久乎官所，則無以慰母之心。輕裝美味奔走兩州間，以致其養，問安之使踵相接也。士君子聞而嘉其孝。今年秋自括歸省母，郡博士蘇公平仲，爲文贈之。士恭以予善蘇公也，示予於寧海，且以贈言爲請。予無言久矣，然黄巖、寧海同郡也。士恭見知蘇公，而予與蘇公故交，其道又同也，焉能卒無言乎？古之贈言者，非以稱其所已能，蓋以增益其未至者耳。士恭之能養，蘇公已言之。凡古聖賢之言孝，皆士恭之所學而自知者也，予將何以爲士恭贈哉？雖然，士恭亦聞天子之誥之論者乎？旨甘温凊以適其口體，定省愉悦以承其心志，世俗以爲善事親矣。而復有大焉者，臣乎忠，友乎信，兄弟夫婦和以别，官以奉法，戰而致勇，此孝之大要。而復有小焉者，居處不可以不莊，懼其或慢以辱親也；言語不可以不慎，懼其招怨以危身也。精微廣博，雖堯帝之平章百姓，大舜之慎徽五典，無以加之。自皇王以來，以訓誥化民，未有盛於今者也。士恭之孝固

美矣，觀乎此也，其亦有所未至者乎？苟有所未至，其可不加之意乎？夫言之善者，雖恒人可以爲教。而訓誥之所陳，聖人之言也，雖庶人不可忽。而天子之詔，天下所當奉承以行者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然則吾之贈士恭，非予之私言也，天子之意而孔子之法也。蘇公學孔子者，其必有感於吾言也夫。

贈劉文仲序 代太史公作

余未冠時，游學郡城中，與文仲之父劉君彦祥交。劉君時年三十餘，鬚髯漆黑，面雪白，褎然衣冠，頡頏諸公間，方以功名爲志，少所推接，然獨與余善。館于别室，朝夕與語甚驩。間命其子出拜，五男二女，長者七八歲，小者三四歲，言笑啞啞，眉目秀朗如畫圖，競牽衣袂相追逐，則文仲兄弟，而文仲其第六子也。中更亂離，余遁藏山中，不至城市者頗久。後二十年，兵革稍戢，郡守辟余爲郡庠師，授五經於諸生，復見劉君。劉君署金華縣典史，朝夕奔走大府，形容衰憊，不類曩時。而諸子皆長大有室，女亦已笄且適人矣。既而余赴召至南京，留官儒臺，出入翰林二十年，以老引年，乞身而歸。每念劉君，而文仲訪予於浦陽。脩髯長身，大類其父，予驚問劉君安在，兄弟皆無恙否？而劉君作土中人已十餘年，其七子之中，惟文仲及一弟在，餘五人皆已死矣。嗟乎，昔見劉君雖少憊，而壯氣勃勃不衰，安知其遽死哉！然劉君年已至，猶可不恨，至其諸子，余乃親見其孩提時，嬉劇膝下，如昨日耳。今死者已死，而存者如文仲，且近五十，爲老成人。則予雖欲不

耄，烏可得也？文仲嘗被推擇爲郡邑吏，復遷吏北平，以省墳墓辭還。其來訪我也，不忘其先人之交，而余也追惟平生之故，寧不慨然乎！蓋古之仁人，見舊故則相贈以言。余耄矣，欲無言者久矣，獨於文仲而有感，乃述平昔之所見以贈之。使兩家子孫知予與劉氏有故，而不忘相交之義云。

贈王時中序

攻乎術者，不足盡術之妙，惟寓乎術者，足以盡之。天下之術，未有不深且博者也，苟徒竊竊然學乎其粗，而不得於道，則吾之精神智慮方爲所役之不暇，何由盡其理而用之？善學者則不然，於萬物之理無不窮，衆理之變無不察，心之所得固已絶出於人，由是而寓於術，縱横開闔，無所施而不宜，豈若專門獨學者之勞且陋哉！趙括以善兵自雄，一戰而喪軍殺將，犯兵法所忌而不知。淮陰侯平居飢餓困辱，不稍自異於常人，及乎爲將，百戰百勝，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括區區小智，梏於一技，而不達變。淮陰之所學，蓋有出乎兵法之外者，其成敗之効宜然也。余嘗見世人好論醫，而不善治病，每爲人言，學醫者不足治疾，惟學道者乃能知醫。聞者或疑其非，或大吾言而不省。蓋知道者寡，無足怪也。邑人丁公，語予以臨海王君時中之善醫，及其所治奇効甚衆，心固慕之。而薦紳間多言時中之學，包羅恣肆，如古方士，如近世山林高人。其容貌簡寂如儒者，其神氣閑定如列僊之流，莫能名其術也，私益異焉。既而余姑之夫盧君有疾殆，時中治之而瘳，思所以報之。時中笑曰：「是果以恒醫遇

我邪，使我欲金帛，爲王公富人，一舉手，富貴終世，尚何爲於此哉！」余聞而益異之，從而與之言，終莫測其爲人也。嗚呼，所謂有道而寓於術者，其時中謂邪！

贈四明邵真齋序

今年春余患痎瘧，踰百日不止，肌體瘠僊，形容纍然。兄弟賓客憂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爲不足治，行且自愈；危之者以爲瘧久爲蠱，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邵君真齋。君脉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奚可哉？然瘧之始作也，一二日可止，今數月矣，欲速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守之，而俟其自除。」既而兼旬，而瘧果漸瘳，昔之憂者咸喜而德君，各爲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東海上甚著，於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爲言也。然余獨有感焉。自昔天下國家禍亂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也。當其憂而謀弭亂之術，才不足者，務爲夸言以自高，每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爲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驚俗。惟其不能燭乎事機之會，究乎治亂之原，故眩於紛紜之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其於天下之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某策則速成而勞，用某策則淹久而逸，炳然默識於心胸之中，而不爲群議所奪。如羲和推筴以考日月之度，造父、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邇。扁鵲見垣一方人，而知五藏之癥結，無毫髮之不合，斯須之不讐，苟得其人而任之，則烏有難平之事哉？若邵君之於余，庶幾近之，惜乎其所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是，嘗辟諸醫，以爲賈生善知脉，而不

善爲方；董生善爲方，而未嘗言脉。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强弱治亂，閲數百千載而不爽，此真知脉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并其爲治之纖悉而傳之，此真知方者也。恨今世無其人，與共論斯事。邵君言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秘之而未肯發乎？於此誠有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余兄弟賓客而已也，余願於君悉聞之。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强也，氣不可强也。摩其外，輝然而温，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辟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汙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

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内，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不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内廷承過者三年。❶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❶「過」，疑當作「遇」。

送王文冏序代太史公作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同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恐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冏，承命將還，告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灾害生焉。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恩得異材，出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効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也，尚從而質焉。

送浮圖景暐序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熖，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于今，塔廟多於儒官，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悦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條蔓延，纏乎海内，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況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説，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璧奎暐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暐師之居烏傷，睹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

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嘩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贈瑄藴中序

學道之士既無求於利禄，宜乎無所處而不安。然居山林者，烟霞之與儔，麋鹿之與朋，去人群，遠世膠，不獲從名人勝流，講説咨叩，以廣其業，其流多失之野。宅市朝者，交乎王公薦紳，以脩其文，接乎碩師宿學，以通其道。苟不得幽敻絶特之地，盤旋甜息，以澄其志，其流或近於肆。今佛者瑄上人則不然，其始去天台而遊京師，四方之士多與之善，巨公大臣多稱其賢。上人日處鍾山大靈谷寺，雖近市朝，而其志猶山林也。今年將住持括蒼之南明，南明去郡城爲甚邇，有泉流林木之勝，而郡博士眉山蘇公之名聞天下。上人道古言行於余，視其儀度通而和，質而有文。其論議理而節，達而不浮，翩翩乎佳士也。以是而得蘇公與之往來問答，其道寧有不進者乎？余棄於時，而居乎海上，日與樵釣者伍，欲從蘇公而不可得。於上人之行，不能無所感焉。雖然，吾聞古之有道者，果有可樂，生死不足爲之變，窮達不能改其常，而況於出處喧寂之細者乎？是必有出乎見聞之表者。苟得其要，則雖與蛙黽雜居而非辱，軒冕在躬而非榮。蘇公之爲人，視無覩也，聽無聞也，而於理無不察，於事無不知，豈非庶幾有道者乎？上人行，尚以吾言問之。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四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某，清慎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亟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爲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户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脩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儗，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創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絶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菴，其不在是乎？

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爲何居？」予曰：「二説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

於進學。雖然，謂創艾自新，美矣。謂三閭褒貶爲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狷者也，其取物也，恒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由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知侯不爲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己，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創艾所以治己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爲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恒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爲蕭可也，謂爲創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爲不可也。」於是潘侯歎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益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眄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澁滯窘複態，鋒穎橫出，氣蓋一座。余驚駭，意其爲奇士，而惜余拙吶，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謔給敏如故，而爲禮恭遜斂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爲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

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爲樂。元直攝衣坐其下，俯首斂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揖謝，侃然趨去，儼若愿慤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吴楚，泝淮泗，至齊魯，往來公卿之間。虚左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以爲《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世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未有易慮於壯强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之道，日以爲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爲，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遇迹於物耳。苟徇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

當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略爲學。學成而四

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來山水間，著書以自娛。時烏傷聖壽寺有千巖大師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携笻陟崇嶺，看雲起，卧石床，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爲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極，僭亂平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亦圓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爲斯寺，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之南，名以「公官亭」，爲公而作也。海師以某從公學，俾記其事。某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於惠遠，周元公之於常摠，歐陽文忠公之於居訥者，有矣。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鸞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既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强體康，肩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某賤且騃，何敢僭冒，以汙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宋氏爲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顯考爲禮部尚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之顯融于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既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

告于廟，祭于家，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制詞之意，名之曰「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爲善，❶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説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爲善。於是利與善之説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爲善，雖所爲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脩詩書禮讓之教，行集于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于公之身，文章被宇内，名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蘄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蘄其若此也。不預蘄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偈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爲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尚能爲公道之。

❶「善」，疑當作「善」。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目也若或闢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凡其舉措猷爲，皆若陰有以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既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囿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爲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爲最雄，故原不爲當時所知爲最甚。莊周、荀況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絶群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爲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尚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有感焉。

會稽楊宗哲，爲人清慎不苟，少能爲詩，居太學數千人中，獨以吟詠自娱，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爲成都衛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并間，嗜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

道也。❶間以畸名其亭，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之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焉？向使喪廉恥，捐道義，而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于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爲得，孰爲失乎？孰爲合，孰爲畸乎？尚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希董堂記

禄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禄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爲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禄終身，韋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説稱頌，以爲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爲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爲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所慕，非其甚惑歟？

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尚

❶「道」，成化本作「言」。

友者歟！茅侯有學行，爲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而悅之，擢爲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謟，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爲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爲甚難。今茅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内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禄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倀倀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户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兹，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

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己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己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蜣蜋之丸糞土乎？吾嘗絶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禄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室廬，以萬物爲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吊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爲不借耶？惟中幸。此下有闕。

緑曦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脩德以教野人，其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爲無用，而勞者不以爲有勤。

上下相資，恩意交浹，鄒魯之盛殆不能過。暨其既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檢；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爲患。然善爲治者，不循俗以苟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閭族成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爲師，則恒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恒民者，雖故家世族，皆斥與恒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爲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

浦陽鄭叔器爲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于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愬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爲細民先，闢軒于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治乎？黃君居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胥效其所爲。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

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爲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爲，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爲拘；以文視其本，則爲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于斯，即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或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永康朱君世庸，既葬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菴于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徵記，故爲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鄠，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遥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殺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温温。敬輝因爲余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悦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

今年較文于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叙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盞斝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枲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余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于齊、梁，毁于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藴，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

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閔余母子兄弟之睽于先，而俾得合于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倫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爲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于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于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爲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尚何異之足較哉？

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脩有志操，執樂事于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爲人也。或者以爲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于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爲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能害夫凌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内，雖巖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污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

術者乎！在己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爲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顔貌，燁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淆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玄爲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汩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爲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怪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褰，疲不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眴目，如事嚴父，强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撑舌剌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群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縶影以絢；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爲不悟；尚脩其辭，逞怪披奇，窮精憊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廊廟，❶逢迎阿比，以取嚬笑；屏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穽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

❶「廊廟」，原作「廟廊」，失叶，據成化本改。

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　而子何問焉？　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　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鳧俗乎水，❶振翮翛羽，不勝樂也。鷄浴乎土，振翮翛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强施之，將不勝病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爲水，然後能與水俱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爲耕矣，非特忘其耕，且忘其所以耕。❷非特忘其所以耕，且併耕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　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爲？　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棼棼，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耶？」余拱而問爲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爲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爲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　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于麟溪之故宅，築室池上，脩廣如舟狀，揭其眉曰「艤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歎者

❶「俗」，正德本作「浴」。
❷「其」，成化本作「春」。

曰：人惟内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爲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爲貴；玉帛錦繡，恃之以爲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爲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恒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脩其足恃者，以徐觀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人望之者，以爲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于己，而視其所居爲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爲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臾存乎目者，航之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挾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悦，旋踵而却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艤也。夫天地且不可恃以爲固，而況於人乎？而況一室之間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爲也，必有爲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爲之，而誰艤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則夫不恃於物者，❶其可恃也遠矣。

❶「夫」，正德本作「人」。

巾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絶。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鴈蕩、天姥，皆穹窿崵峻，爲天下奇觀。跡儗乎蓬閬，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高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于左右者，必搆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静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中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

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絶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黄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

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爲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絶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揉鉛爲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于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脩，盡舉三代爲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爲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爲師，而習其所爲。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爲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爲仁，或以似正爲義，或飾繁文以爲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

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爲方圓，以斧斤爲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爲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爲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膬甘美可以爲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

景衡「草心」之堂所由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于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恒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禄位，爲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尚壯强，爲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衡爲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爲孝也，豈有既乎？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顔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爲善而已矣！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爲大戚矣。或四十三十煢然爲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

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爲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爲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爲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懾，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爲奴隸之所呰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間以告于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駭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祐，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恒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苦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説。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群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爲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五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其少則嗜學，❶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

❶「其」，疑當作「某」。

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吴萊先生、黄文獻公溍。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説，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不知爲學者也。某既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兹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爲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烏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澌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凛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

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己；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絶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怍；周公、孔子、顔、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斂之于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顔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脩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爲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爲壽，閭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爲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爲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

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己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覩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況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尚以予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歎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脩，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以爲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況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爲喜，蝕而不以爲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

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飿醬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鱉之類，於食物爲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黿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酲，食者資之以解其飫。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橡茹藿歠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爲人所争，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韮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菔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味歌，而黄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篤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己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争，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况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爲記以告曰：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寔函，顯赫徽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凝氣之醇，亶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酎之在醯醅，若泉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汙壤，唯衆人。厥精厥懿，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衆人視聖人，成勛盛德，巍乎天運，焕乎日臨，謂莫敢儗。稽于初，迺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囿覆載，靡或遺，酬酢群動靡或窒，聖有之，衆人亦有，兹惟命。在心爲性，爲道之原，爲善之會，爲人物之分。聖匪加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爲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毁缺，則怒則怨。唯受有幸，矧天授命于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祇昆協弟，睦于家邦，陶于四海。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馬，弗思其復，如閼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于天。用自絶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嚚之歸。惟志士懲其愆，克自敬畏，匪聞斯聞，匪覩斯覩，祇祇栗栗。馭馬以朽綆，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充厥形，而極其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爲蟊螟，俾無害其嘉穀；視芬華爲陷阱，惟懼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其安昏。善端之長，理義爲養。外誘之侵，俾莫能尋。丕猷弘訓，充塞天地，寧謐群物，咸出自兹。是謂克事天，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尚斯

相。恒人罔迪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養。背聖自怡，其道以隳。惟某甫尚鑑于兹，則遵聖人之軌，務學之要，于以事天，以脩其身，以淑乎人。恒人疇若兹。於乎，思厥名以無怠于成，世良鮮哉！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爲未足，而加以醜汙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爲泛，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爲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强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崇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恒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爲貴，而況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爲君子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爲公卿，與號之爲先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爲之重。吾以是知德爲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爲衆人所貴者甚遠也。

臨海陳先生，行脩乎家，學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

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爲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尚以爲貴者，印組以爲華，禄賜以爲豐，崇顯之位以爲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强爲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爲公卿，没喻爲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爲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屑應，强之而不即從。其卧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迺屨躤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爲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

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息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況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静則可鑑毫髮，地静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

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驟，不如静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説貴無爲而主静，夫無爲而静，❶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爲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禄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絶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辨，爲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爲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爲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宣于家，則親愛疎；詞命不脩于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

❶「夫無爲而静」，成化本作「亦無爲是静」。

國計，和人民；爲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域之内有細行之違，片言之悖，先生恥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

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静也，沉奫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汩汩如溪潢澗潦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顔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顔子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即顔子而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祛弟子之惑。

静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于左右，公退則斂膝澄坐

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夫靜之爲學，❶著于《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于市，脩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鬧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❷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摇之，與破鬲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悦目而娱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僞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❸浦江俗號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于市者，郝君試密求

❶「夫」，成化本作「記之」，從上句。
❷「所」，成化本作「雖」。
❸「必」，正德本無此字。

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共釜爨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群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説，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説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悦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

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蜂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脩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隆，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彦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址。復以褻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請書之。

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

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説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説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群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

爲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瀲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爲茲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爲學道之戒也哉！

同予游者凡八人，楊汝器、王脩德、盧希魯、楊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脩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剛，其字爲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志剛，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闕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畔，勿使其涣，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

天下而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之而已。充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符，而況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慊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禄，則以夸于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聲則汗出而顔變赧，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户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爲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凝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爲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矣，其心未以爲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

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既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後。❶德既成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勳績流而長存，其藏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恒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説曲辨，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奇逞能，謬飾虚言，以撼禄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忸怩，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藏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公。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曰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叔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露，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易·上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己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之士

❶「後」，成化本、正德本無此字。

以爲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倘佯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禄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癃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

浦陽黄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旨。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温。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脩，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説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力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煇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❶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吾於浦江黄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

黄氏自宋爲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黄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籩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盛者，粟非不餘於囷，帛非不餘於藏，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

❶「舊」，成化本作「田」。

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黃氏之賢，而願爲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家赤城之西，❶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目東而生。❷騰而如烏，迴而如輪，❸奮而如龍，曳而如神，歘焉而鸞鳳翔，彪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敷縮結，或變爲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騫湯，久而乃没。一朝之間，終日之内，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況能常見之乎？欲常見之且不可，況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況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

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羇纍，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綉去體，而疎布不掩者，其爲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籠力執，欲使適意者常存而不失，而卒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

❶「西」，崇禎本作「下」。
❷「目東」，疑當作「自東」，形近致誤。
❸「迴」，正德本作「騰」。

頹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爲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 又何況於人之身乎！ 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❶自人身亦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脩而爲道德，施而爲事功，發而爲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爲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輩，皆是也。二者之爲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 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倘以爲然，或能乘霞訪余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鍾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擗者不思哀而悲。此皆得於心不待形於目，❷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善謀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況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 然吾有假假，疑誤。焉。不待思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

❶「言」，成化本作「觀」。
❷「心」，正德本作「是」。

故曰享太牢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知狐貉之温，服疏布，則思其貴矣。人恒在乎親側，朝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爲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違親既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則思親鬱蒸而慘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爲壽，歲除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既熟，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不知其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不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温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百年爲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久爲無窮之思，❶使雖終而没，彌久而彌存。故修已也，則思如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於前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爲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 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閲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怳然思，況天下至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

❶「久」，成化本作「又」。

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惄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爲不得養乎？徬徨焉，躑躅焉，累乎若無所依，欲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何爲乎吾親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爲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避門閾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孟組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

孟組，同門友王君子充之子也。孟組爲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歷南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爲待制，以壬子之春，御命往諭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溪上省其家，撫孟組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善事母，以昌大吾宗。」孟組謹識之。初王君治文學，不事生産，故廬庳陋。孟組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一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組之思，蓋有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顔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組之思豈有過歟！然徒思無益也，思之甚而傷乎生，則悖於義矣。孟組亦盍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組尚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母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組之思哉！夫天之於人，寓懽忻於悲哀，藏長養於摧折。孟組之履患難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予

將於孟緼是望。予何以慰孟緼，在乎慎之而已。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爲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郯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答問，

而以道告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黄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寧，宇内祇肅，迺下詔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爲令。然必有善爲鄉閭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首抃慄，俯伏内省，惟恐弗足稱詔旨、當厚恩。而台屬縣寧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嘗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求可稱

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服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爲幸。宗族舉酒爲壽，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貲售者矣，惟年之修短出於天。天所不與，雖有陶猗之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須臾。力可以扛九鼎，辨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乎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爲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爲宗族之榮華，實可爲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有年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考爲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夭，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侈聖世尚年嘉善之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二處士之風者，相率勉爲敦睦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衆皆喜，曰然。俾族曾孫某記其語于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極。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卧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汩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取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卿

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煒然常有嬰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謂神仙者，爲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後高，雲卧天遊而後不可及也。

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説。馳騖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虚静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以爲皆不足以得道。而吴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高風絶識，超乎埃壒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來于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永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衆人，而獨蘄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冀，决也。縉雲曹先生，畢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既而若有所得，悔前所爲。及真主出，而四海清，遂優游大山邃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欹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爲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卧雲樓。雲非可卧者也，特以壯先生之高致，以爲世俗之囂閧污濁者，不足以浼之。由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爲高哉，先生飢而稻，渴而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涅于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爲先生之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爲高，吾安知百歲之後，不與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爲曹邪？

先生名璟，字師宗。予聞其風于其子閤門郎養志。養志静而温，愨而文，見之者

亦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爲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安，而汲汲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既往之績，下而欲開無窮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錙銖之利，達則惘然自負爲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 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君古轍于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既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爲思，窅乎其爲言，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問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之表，❶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特以是心爲之宰耳。人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 居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食飫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顏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爲邦之道，其用心爲何如，而豈同俗淺智之士所能識哉？ 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請古轍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爲一息，通四海於一體，大行則使昆蟲草木蒙其利，

❶「之表」，正德本無此二字。

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垂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 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是也。

戆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❶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騖太過，釣奇竊名以悦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吴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争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戆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瞯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 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

余少慕古之戆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内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戆者有矣，而慕乎戆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 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戆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戆名其窩，豈慕長

❶「節氣」，崇禎本作「氣節」。

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爲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而徵余記之。余即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户而攻之，既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爲大車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庬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轅，或不以廂，或以人駕牛馬之衡軛。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横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爲君子，其所任者固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爲學，家自爲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倀倀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内，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閑籌略。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

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爲輪轂，以禮樂爲蓋軫，膏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敭恕。其動如天，其静如地，運行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術熾，而仁義銷矣，驕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虚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廬，亦無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在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説，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鳶飛天而馬行地也。其

不爲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聾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熟，故爲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爲，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飢餒，室廬僅足以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爲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榱刻桷，舟漆黝堊，文牕綺疏，錦幃綉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檐，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膬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韋，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

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欹詭仄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怍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奇,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機穽,女婦事遊謔,賤胥握文法,富室擅筆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德,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攖,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群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汩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鉥之,浮詐以塗之,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爲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恒不足;發之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特其性質之異哉? 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蓄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不爲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爲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有其行;以

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人。由是而成功名於當世，豈不易哉！ 後世之士，少之爲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既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前，愕眙相持，斂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爲，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 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既久，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 而師儒者與有愧焉。

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古而邃於學。以朝命教授于台，莊恪有矩度，未幾而士習爲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以勉學者，使知爲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灾，戎器素飭，則不憂疆場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爲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 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素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開萬世之治平。是以劬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没溺於流俗之學，旁求泛取，以爲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之成説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躓乎？ 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己之昧導

人於愚，恐人之有知，而率之惰偷。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復齋記

天台洪子，宦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學不懈，名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爲日已久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殆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間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邈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爲果遠而難，復其性爲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爲之者也。庸衆之蚩蚩，憸狡之卑卑，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粻，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之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怠且息

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説爲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顔子是也。克己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尚焉，是以復之初九，顔子以之。今洪子之爲人，信而通，愿而文，於學顔子有其資矣。它日復顔子之復，而復乎故鄉，予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況杞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爲吾齋。」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禄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騖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歉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畎畝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況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略，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

爲樂，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脱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存耕軒記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爲公卿大夫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修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即考論前代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變者。蓋思其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産物，巨木之下，禾黍爲之不滋。亨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

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即以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既而棄去，居金華讀書，學以自娱。取賀水部語，❶名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密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乘其位而掊取虐斂，惟恐不足，此其爲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何哉！彼之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爲之，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伍，猶宜黍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數倍之穡。李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將於是觀報施之道焉。

娱靜樓記

台人謂山川環複之地爲奥。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理奥，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土深以腴，泉甘而木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爲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不與恒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質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多賢。今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溪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娱靜。願得予記之。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也，而恒病乎不學。學者

❶「部」下，正德本有「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畊」十字。

非少也，而恒患乎不知道。使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況於家乎？三代以還，二者不能相兼。謀略事功者，流而爲詐；居正蹈義者，不良於爲，凡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變而不詭，義可以拯生民之厄而不伐。舍則弛，用則張，不以貴富動其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之士，得于天者，固不待聞於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静，才必成於學，其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懷濟之有取乎静，豈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情之中，静也，而未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動也，而未嘗不静也。復乎往乎，而孰爲之宰乎？盈乎縮乎，而孰司其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内，雖盡孔明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内，則聖賢可幾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乎？懷濟兄弟知所尚，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友。懷濟其陰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觀海樓記❶

中國之地，南至吴越而盡。吴越之東南際海而窮。寧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暇日登覽，以舒憂娱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微法，謫蜀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爲賦觀海之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

❶「觀海樓」，原作「觀梅樓」，據目録及文意改。

余曰：「子居亦並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爲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況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人之與我不能以相合。由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洋瀰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敝古今以爲壽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概，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

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貴賤、富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受，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滅，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樓也，其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憂如平時，無幾微見于顏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矣，斯可記也。若曰燕安之餘，爲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澨，飲食游觀而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身。此直庸衆人之事，余焉敢爲與文願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

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懸絶，[1]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静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濾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爲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静閒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翛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之翛然者，則已填襍穢汙，化爲泥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絶江泝淮，以達于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

臨海留賢里，澄溪修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娱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淆，包君安

[1]「絶」，成化本作「勢」。

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尚相與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尚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爲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趣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己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爲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己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之樂者蓋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弦，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善用物。

會稽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

才，少喜淵明之爲人，營別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爲菊趣軒。及遇聖天子，擢爲陜西布政司左參政。去林壑而處公署之崇嚴，覩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揭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爲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問身之隱顯，與菊之有無哉！菊之爲物，揚英發秀於風霜凄凜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爲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懾，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内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己之天趣，故其用周。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乎？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我哉！

臨海縣知縣黄　諧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顔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夭而慶子斷，不繼也。祐子與某，與某子新，亦不继也。彬之子何？温也。温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絶也。禪以下曷爲不字？非無字也，爲其絶不字也。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爲誰？賀，無嗣，而竇後□□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爲而尊之？學爲當世師而名，于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爲翰林待制，而私謚則文肅也。竇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賢、杞叔堅也。復子二，

恂、性、惜也。杞子四，愉、某、某、愷也。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卣，三子，秬、穎、穆也。秬夭。穎字伯嘉，爲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尚幼也。同二子，稠、穟，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穟子也。因子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

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絶貴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修，而與道乖，自逆于天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爲尤甚。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爲而已矣。文肅公予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公之澤，綿乎其未艾也。余是以樂爲柳氏稱也。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頳之態，變化至無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蛻濯污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爲人學道之助。及道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爲不然，則嶄然而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斂夕舒，春榮秋頳者，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於己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其所得之淺深，以驗乎己

之不逮。恨其人不概見，而重巒密林多爲龐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脩，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于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日循西行二里許，❶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氣固密。初無築室于兹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貲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輒請記。

夫士成豈果爲隱者哉？觀山於艮，則當審夫時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以之積順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匱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沉静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議者冤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即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

❶「日」上，正德本有「一」字。

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充，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其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

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蟥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士宜於戰鬬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脩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兹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疏布而厭者，其衣文綉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禄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壽昌胡君朝翰，自太學來分教魯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爲詩，執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内艱去，不獲見。及既除喪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朝翰貌加老，與之語舊故，各悚然不自勝。余謂朝翰，今内外仕者，多出太學，子亦將仕乎？朝翰曰：「仕不仕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最勝，吾祖宋校書君楚才，嘗歸老于此。某思結屋其旁，讀書著文以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爲默山精舍，子必爲我記之。」予曰：「子倘歸，予記未晚。」既而朝翰每見，必以爲吾言，且曰：「子第爲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

仕與隱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居輔相之位，而色憂者矣，有飯蔬飲水而充焉自得者矣。豈以仕與隱爲樂哉？仕而得行其道，可樂也；隱而不失其義，亦可樂也。故樂在乎道，奚以窮達論哉！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竊禄也；不以其道，而自肆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乎仕，亦未嘗志乎隱，而惟其道之脩。不志乎仕，而卒然居乎位，則人信之曰：是不爲仕也，爲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也速。不期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爲隱也，知其道之不可行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汲汲於仕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且人之榮辱貴賤有命，惟君子能不以之爲喜戚，而脩其在

我者以勝之。子不見魯之陋巷乎？當顏子之處乎此，無一命之爵，古金之禄，❶以榮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敬而仰之，非以其道德之勝耶？語當時之爵禄崇衍者，季孟、陽貨之流勝於顏子遠矣。而今尚有識其故居者乎？子誠能脩乎在己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而隱，則以善其身，而名于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默山之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予之言亦以子而傳，不亦善耶！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物爲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衆焉，其發源同，其潔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庋之羃之，塵埃無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牛馬之所踐，凫鷖之所浴，穢污之所集，而莫或藩捍澄治之，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也。而又以禮爲庋，以敬爲羃，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蝕。其德即天德也，其道即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違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違也。故聖人之質既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❷豈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嗜好汩之於內，利害鉥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禄名勢，所以穢污之者

❶ 「古金」，成化本、正德本、崇禎本均作「一釜」。
❷ 「所」，正德本作「能」。

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之不侔，固有由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遁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

張君之質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以直內爲齋居之名。夫敬爲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奧之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安思邪慮罔或萌孽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己之孝而爲之也。以之事君，則致其忠，而非願乎富貴華寵而爲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之所以爲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固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君子齋記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爲郡縣學教官。盧龍王蘊玉來教諭汭陽。予獲見焉，其色煒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廉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進往返八千餘里，蘊玉不予棄也。行

必聯轡，息必比席，食也七箸之與鄰，言也辭讒之與參，歡然有會乎心，而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溫。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欲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予於是歎而深奇之，噫，何其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于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畫於卑近；其爲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爲學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足悟乎目，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啓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恒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楩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强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玉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哉！自識蘊玉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爲君子矣，雖不爲公

卿無害也；爲公卿而不足爲君子，其如公卿何？ 蘊玉請名其齋居，予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 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尚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以其無志也。 吾嘗試于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顔子、孟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愕然而相顧，悱然笑予以爲狂。 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 寧獨不思乎？ 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顔、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顔、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顔、孟同； 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 何獨於道而疑之乎？ 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 今其人生而居有鄉，没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爲聖賢，爲學之次第，可考而知。 奚爲而不可効之哉？ 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二目，六五常而二其心邪？ 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爲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爲哉？ 是有故也。 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 孔子、顔、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 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 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 然有命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

仲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爲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爲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或自以爲適者，所志者卑故也。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爲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也。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于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説。

尚友齋記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爲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己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儗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性，雖即吾身爲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況餘人乎？浦陽黄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尚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

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淛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爲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可尚也！古之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爲非人所能及。間有以古人自望者，輒指笑以爲狂。嗟乎，今人啜粟衣帛，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略效之，不亦愚乎！仲昭之□爲人，❶余雖不足知，然斯志，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友者何人爾。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爲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凡册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頗有志於古，以爲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爲人所指笑。喜仲昭之似吾志，故爲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懿，道德仁義之説，尚當與仲昭講之。

省庵記

同郡盧廷剛，爲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脩己，名其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師，路遇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千里抵漢中，申前請。予曰：異哉，廷剛之求也。病瘍之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瞽者。豈非未能治己者，固難望其治

❶「□」，崇禎本無。「爲」，成化本作「於」。

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視世事，一無所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紿己輒以爲是，而不省其爲欺。見人侮己輒以爲宜，而不省其爲妄。聞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爲可喜；聞毁吾者，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爲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吾胸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爲之驚；鬼出魅没，而不省爲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剛顧求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於瞽，何異哉？雖然，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有所長。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違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汩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有以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動乎四體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即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過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剛能於斯數者而慎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太察，而所不省者非太疎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況予與廷剛也歟？況不及廷剛者歟？予也，焉可不卒言之，以塞廷剛之請，且以自勉歟！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所不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之君子，以爲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其爵位于無窮，非若僥倖于一旦者之不可恃也。洪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豪傑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爲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國懿親，晚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爲上所尊禮，在群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內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孝大節卓爲天下師法，由是福祚光寵，爲國世家。今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體爾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祗服不忘。復手録其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天顔，靡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而粗知其事，貽書海上，而以記爲屬。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孝。公之生也，天既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爲賜。聖人之言，即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昭然若日月，況筆之爲書，而昭揭于斯？雖河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以過于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能復加毫末，而況孝孺之鄙賤乎？雖然，忠孝之說，

竊嘗聞之矣。事親而祇順無違，固孝也。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乎己，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二致也。若公之先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偉論，裨乎宗社；奇功俊略，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慤。內而君安之，外而百姓信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不思述前人之事，以期無負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尚父，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謨，李西平之有愬，皆克宣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勳烈于悠久。使人因其身而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是所謂忠孝之大者，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富，而爲學甚專，器重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休者，天下周望之矣！然則安敢不爲公書之，以慶國之有世臣乎！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成。而是氣也，未嘗爲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豫樟楩楠得之以爲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爲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爲威；黍稷稻粱麻枲桑糜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肖翹之類，蠉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

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辨，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非有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爲然，千載之後，得其全者爲大賢，得其正者爲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爲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衍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爲莊周，卑焉而爲申韓，悖焉而爲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隳；爲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爲南面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由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爲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之，爲文、景，爲明、章，爲太宗，爲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然爲宗英，或知爲善之可樂，是皆有絶人之資，高世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禀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照萬理，而不底于太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爲。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温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于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虚，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灾施惠之事，孜孜爲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量哉！間論群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説。

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爲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也益難。先乎孔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己，文王之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顏子之克己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夫仁而已矣。仁爲衆善之原，群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爲人；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一作類。被也。夫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推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身脩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既正位儲宮，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祇承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群

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弗可以不稽古爲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官僚通經術者，講説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垂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于王，取皋陶陳謨之語，名所御堂曰「身修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有教，俾記其事。臣拜手讓不可，則言曰：

爲國之本，莫尚乎脩身，脩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乎思。是思者，賢否之所由出，治亂之所由生，休咎之所由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于禮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己，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適一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則思永，而身無不脩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于千百載者，未有不始于斯者也。若夫恒人則不然，耳目也，聲色或誘之；肢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且爲斯須之計，而不暇稍遠其謀，欲其身之脩，而治其國家，烏可得哉？今殿下名堂，特有取乎皋陶之説，可謂知所擇矣。然殿下日新聖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聖天子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而播於四夷。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爲之防。巍巍高出乎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脩思永之明效，而百王之取法者也。豈非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也。智勇具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群臣

之過也。殿下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聖上之所傳，篤志力行，以保艾王家之丕基，私竊有望焉。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内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即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勑，令臣某記其事。

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

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悦，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懾于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❶或爲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壯而氣和，一作温。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于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迺爲之言曰：

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 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

❶「事」，成化本無此字。

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傳説，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大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温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閲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盗，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内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于今頌之。此豈可勉强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

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道之。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珍，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爲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爲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禄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爲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爲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爲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爲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爲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爲崇，其亦有以也哉！

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于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爲，絶刮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内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麓間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崇山密林于户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羡，是果曷爲而致此哉？

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爲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爲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爲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爲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爲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爲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懾，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污，山林不能爲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倘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爲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後樂堂記

慮周乎當世，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德施乎衆庶，然後可以同天下之樂。所知不過乎一時，所謀不出乎一身者，其不爲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民安危之由，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原，而爲之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爲是憂勞也哉？蓋天之授人以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爾。是以伊尹方處畎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顏淵飲水飢餓，而論爲邦；孟子轍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當世，而負乎天也。

故得志則澤被于四海，不得志則功流于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彌張。若夫鄙夫則不然，利乎身而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矣。若河南右參議董公安常，其聞聖賢之風而興起者乎！

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間，服布褐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爲資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説，多忠厚之言。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宫晏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于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之堂。蓋取范公希文之言，以著其志焉。世之居大任者多矣，以家未富，禄未厚，所欲未盡得爲憂者，常有之。憂其職之難稱者，無有也。不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爲憂者，尤無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未極，孰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爲民者乎？又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術，與顔孟未必同也，而憂民之心同。公今之學術與范公未必類也，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人，豈不遠矣哉！雖然，范公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須之樂邪！予觀公天質篤厚，充養有素，温粹之氣溢于笑言。其中蓋有足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于人，此公之所以憂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所憂，斯民或者其有瘳乎！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爲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内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禄豐者任榮，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道，吾之所受於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也。安敢以身之卑職爲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顔回纍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爲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平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悦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之華以爲樂。其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己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禄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僨人之國，否則自僨其身，固有不能免者。❶以其自爲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

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爲人，以爲賢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歎息。以爲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

❶「固」，成化本作「則」。

其所志如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爲大學生，試事于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賃室以居，緼袍疏食，困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爲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孝思堂記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自庶人以上，滑甘[illegible]美之品，纖麗温潔之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顔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戾，然不能脩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没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己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恒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爲孝也。其或富貴而親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

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既而遂登朝爲

御史，由御史爲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恒難乎養，而履道有禄以具肥甘，供裘葛。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豸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綉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閻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愿者無所冤，則可以悦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徇乎己，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己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於吾言也。

全樂齋記

心無愧戚慕怨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其樂也

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婍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僞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爲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爲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静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恧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

浦陽黄君資安，脩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況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顔子之簞瓢，曾晳之遊詠，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況於君乎？余試與君登浦汭之高丘而望之，榮且悴者何爲也？感乎吾耳者，何聲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逝，峙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退，□乎其□□者，誰爲之宰也？君請爲余言之，余當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即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顔子、曾晳之樂將有同乎，無同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好古齋記

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葛君信亦以其

業來學。瞻其儀觀，若有志古人者，叩其言，好舉《易》、《詩》、《書》。尋出其文數十篇，皆斥去時俗語。已而視其文之目，則題曰好古齋。余異而問之曰：君何古之取乎？夫宓犧氏之前，世之所謂上古也；三代之間，世之所謂中古也；秦漢以降，世之所謂下古也。上古吾無徵焉耳，下古吾無取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古乎？中古之世，今之世無隨隨疑誤。焉。君生乎今之世，所好於中古者，果何道乎？自夫鉅者而言，民之生也，❶置連帥諸侯以治之，爲阡陌立井田以均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薰之，而今之存者鮮矣。爲州閭隣里之法，以洽其情；爲鄉飲鄉射之法，以勉其怠；爲冠昏喪祭之法，以厚其倫，而今之行者寡矣。君之所好，將在茲乎？君曰：吾無位，奚敢過計，願近之。余曰：古之農，畊焉而足食；古之商，稱物而求直；古之工，任力而求報。今也，或嬉懈以困其生，或騰價以取乎人，或窳其器以欺世，或不執三者之業，異乎先王之教，而肆然衣食於其間。是以古之民也富，今之民也貧；古之俗也美，今之俗也薄。而君之所好，將在斯乎？君曰：是亦非我所能爲也，願近之。余曰：古之爲士者，冠員而履方，上衣而下裳，長紳委前，利劍珮後，容臭珩璜，備乎左右。今也，加乎元者，方其隅；納乎足者，鋭其首。小袂斜裙，束絲繫膂，俯仰無和平之音，進退無從容之度。拜則軒其尻，趨則蝢其步，而與古異矣。而君之好乎古，豈謂是歟？君曰：服之不衷，久矣，然王制也，吾何敢違。用今之服，行古之禮可也。願復

❶「民」上，成化本有「斯」字。

近之。予曰：古之爲學者，豈務他哉，務明乎倫理而已。故事君有言責者盡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臨敵致其勇，履難奮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竭其愛，妻子焉而別且慈，朋友焉而誠信不欺。君之好古，將謂是歟？君曰：斯人之常行也，不敢不勉，抑願聞其餘。予曰：古之人脩其業，善其身而已，未嘗有求於世也。及其譽聞既廣，其君舉而加諸位，其心戚然若不敢安，遑遑然思推其澤於斯民，若益、稷、伊、傅之流是也。今則不然，脩其業以自鬻于人，及既得位，則棄所學，以富貴其身，是以功名之見於世者，寖少矣。君豈謂是歟？君曰：此立功之說，聞君子有立言者，奚若？予曰：古之立言者，豈以文辭哉，亦明其道而已。道明矣，思覺後世之人，故不得已而載之言。其言出而爲經，作萬世之程。周衰，秦漢間處士說客不知道術，各以其臆見爲書。偏曲詭激，君子羞稱之，然其辭有足取者。至于今，并失之矣，而君之好，其謂此乎？君曰：此吾志也，盡之矣，謹聞誨矣。予曰：雖然，此皆以物而言也。以物而觀，誠有古今之異。君盍思夫道？充天地，亘古今，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盡之以爲君；益、稷、伊、傅、周公，盡之以爲臣；孔子盡之以爲聖；顔回、曾參踐之以爲賢。盜跖違之以暴，桀、紂逆之以亡。是道也，不以富貴而加，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古而興，不以今而隕。誠反而求之，自有□□□太極□□□具於吾心，古孰甚焉。躬而行之，達則兼善天下，窮之獨善其身，古之人皆然。余亦有志於古，凡井田封建之法，三代之大典，未嘗不究而知之，思而欲行之，不敢以今之人自視也。而君好古

之道，言貌文辭皆類乎古，則亦古之人也，行將造君而質焉。君曰：然，請書以爲記。

種學齋記

農之於田，君子之於學，其貴賤雖不同，力至則獲多，心專則功博，其道類也。然而山澤之農，勞苦而常貧；原隰之農，逸暇而富足，此限於地勢者然也。農之良者，能以力勝之；惰者，地雖美，不能爲美焉。蓋良農之治田也，先時而藝，倍力而培，早作而夜不休，垂成而志愈勤，竭三時之力，棄百事而不顧。故土雖瘠而獲豐，歲雖凶而不飢。惰者不然。藝則後於衆，培則失其時，貪休而嗜逸，坐視人之勞而弗思。及其將熟，則礪錢鎛以趨之。其土非不美也，而力之不至，則有不可恃者矣。故豐歲而常飢，凶年而離散，此則在乎人之爲也。然用力之中有不同焉。五穀，穀之善者也，或者棄去不植，而惟稊稗焉是藝。稊稗，歲凶土曠而暫植之可也，藉之以爲常，用力雖勞，而與惰者無幾矣，不亦過歟！夫學也，何以異乎是！人之資稟智愚之殊，猶地之美惡然。周公孔子之道，五穀之種也。賢智之資，學之而易入，固非愚者所及。或恃焉而不加脩，則歸於愚矣！愚昧之人，質固下也，苟能兼攻而勇致之，其有弗至於道者乎？斯道也，近之化一家，遠之濟天下，不可一日忘也。或者病其難，而事乎老佛名法之教。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用之脩身，則德隳；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稊稗之農也，學之蠹者也。用力雖勞，而不可入乎道也，此農之有似乎學。而鄭君叔度，旨乎

韓氏種學之言，以名其齋者歟？

夫叔度禮義之胄也，而質過乎人。生七齡而誦周公孔子之言，今二十年矣。田固美也，生乎名胄又加美也，學之早，藝之先乎人也。惟周公孔子焉學，學之得其道也。夫如是，在乎加之不息耳。累仁集義，以培其本，明六藝之文，以暢其支。疏之剔之，惟恐邪穢之萌也；扶之翼之，欲其日盛而月長也；涵之欲其深；煦之欲其明；引而程之，欲其自強而不倦，道之成也孰禦。既成矣，欿焉其若虛，眇焉如不及，皇皇焉思與人共之。足乎己而循乎天，用則被乎生民矣，不用亦不失令名，豈非種學之善者哉！不然，則鹵莽爾，滅裂爾，非吾之所謂學矣，而與學之蠹者俱矣。噫，非叔度之賢，斯言也吾將誰告歟！

訥齋記

工於辯者，非能言者也，惟訥於言者爲近之，用心與否之異也。李廣之射石，非用心於石也，故中石而沒羽。使廣之心知其爲石而求中之，則石不可得而破矣。天下之事莫勞於過用其心，莫逸於棄其智巧而不用。有意於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於工其機辨，至不能言者也。漢之廷臣陳平之流，口材窮天下。而絳侯平居騃戇，若不能出言，孰不鄙其木訥哉。及乎誅諸呂而安劉氏，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絳侯也。故士能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困。百戰百勝之兵，一戰而不勝，敗矣。蓄鋭而不發，未嘗有勇名，必勝之將也。夫以無窮之變交陳乎前，而人欲以私智利口酬之，使

各當其理而無缺，不亦難哉！苟能析衆理以待乎事，居至静以應乎動，彼曉曉而至，吾以默默示之，固將鉗舌汗顙之不暇，而烏能與我較乎？

天台厲君士榮，其少時志鋭氣充，讀書務博覽，談論偉然，常窮其同輩。既而涉世頗久，乃自懲創。見人厚自謙退，不爲多言，題其室曰「訥齋」，士榮蓋有所得而然也。吾嘗病利口者之衆，以爲苟不有以救止，則日趨於薄。思以身由之，而未能然。人見予之不言也，或尤以爲傲，或笑以爲愚。彼固不足以知，然而俗之所尚，其可見矣。每竊自歎，安得與余同者而語之乎！今既於士榮見之，而又惜其身之在下，不能使人化之也。雖然，以士榮之才，豈有不遇者哉？吾試從而徵焉，他日大夫士恥言人之過失，而尚躬行；田野之民安於其業，而不能相訐訟；臨民之上者，相戒以惡言厲色爲羞，此必訥者之化也。當是時也，士榮尚以告余，❶亦可出而仕矣。

尊聞齋記

古之人有不可及者，惟聖人爲然。自聖人以下，其天資與人不大相遠也，而後世莫有及之者，無聖人爲之師，而爲學之功不若古人也。七十子之徒，既面見聖人，而躬受其教矣，宜若可以無過，猶且日檢其身而不暇。聞聖人一言，則退而識諸心，出而講於友，服於言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乎斯言，則惕然而慚，戚然而憂，恐恐然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身，而成其

❶「告」，正德本作「造」。

名，人問之，則又退然如不能勝。曰：斯吾師之教也，非我之能爲也。稱於人則曰：吾師之云也，非我之所能言也。豈特於師爲然，於當世之賢者亦然，於昔之聞人亦然。古人之尊所聞，蓋如是。故名立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廢也。今之人豈皆不若古人之有美質哉？去聖人既遠矣，用力倍古之人，且恐不足，而顧放其心而不持，弛其身而不脩。視聖人之言，如鳥過其目；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不求其意之所存，不察其道之可法。於吾身同時之人，宜又可知也。蔑其所聞如此，欲其名之立，道之成，豈可望哉？奚獨不思乎？聖人之所由聖，七十子之學於聖人，問答辨難之說，非徒云也。七十子有是性也，吾性與之同；七十子有是才也，吾才與之同。七十子所學於聖人者，吾何爲不可乎？苟能即聖人之言以爲師，諸子之言以爲友，以顏閔所以自治者治其身，顏閔可幾而及矣，況餘子乎！且天下非無人，生今之世，而欲得如古聖人而師之，固未見。苟求勝己者而師之，豈無其人乎？一鄉之中，必有勝己者，吾師之；一國之中，必有勝己者，吾又從而師之；以國爲未至，又求天下勝己者，而事之。則吾之所聞，必衆矣，告吾以善者，必多矣。又求古聖人之所言者而服之，雖顏、閔生今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苟欲必得如聖人者以爲師，而望以善其身，難矣哉！六人郭君士中，好學善文辭，受經於今太史公，而取曾子之言，以「尊聞」名其齋。太史公信天下之師也，士中既得而師之矣，又能尊其所聞，則所以治身之道，異乎今之所爲也，必矣。余欲以賢者望士中也，故推吾所聞者以告之。

棠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公，爲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

嗟乎，學豈易爲而易知者哉？非誠爲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爲學之道者也。古之爲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奥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爲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既不足以得其大全，高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疎略；純愨謹飭之士，攻義理而局於卑懦；疎略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群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是者，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脩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

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來鷗亭記

心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非樂夫物也，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爲有累於心，擾擾焉怵迫于中者，紛紜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陳乎耳目之側，亦孰與爲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以增其累。昔之君子，有居深山而群鹿豕者，有居海濱而事漁釣者，方其有以自樂，怏然不知貧賤之足悲，而貴富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其中。蓋其心之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而無一物之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者，每難乎其人，豈非無得於心故哉？無得於心，而有資於物，猶瞽者之資乎美觀，聵者之資乎美音，雖有可樂，奚從而樂之？

華亭姚子宗文，天資粹美，而好學不倦，其心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于左右，心樂之，因名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群鷗從之如昔日。仍揭其名，而請予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其爲可樂。姚子獨遇之，忻忻莫逆于心，豈獨於鷗爲然哉？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

之道，與其所樂，安往而不在乎？ 斯理也，予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 幸而他日與姚子劇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讀書齋記

弓矢干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 非弓矢干戈能興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 或者以其興亂，而不知其有禦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 聖人懼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不善，立詩書禮樂以教之。 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使之廉。 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 故賓興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爲良公卿，而其在畎畝之人，亦皆不失爲敦行君子。 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 後世覩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 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爲能，或尚黃老以無爲爲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意見爲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 然後知其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惑與？ 故欲知天下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 異時江南之俗，以貲產相推，以侈靡相夸。 其號爲有識者□□□□□□□□□□客爲好學，是以大亂乘之。 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慨然有慕於爲學。 車君叔明兄弟，尤以文雅稱，以其餘力，發爲詠歌。 入其室，樸素儉質，□其身□無異，嘗以「讀書」名其齋。 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歎咏之。 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 人心

亦衆矣，欲一而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具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一人心，與之生死存亡，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上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爲學之美者，寧不自車君始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默齋記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睿，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室爲默，而告予曰：「子能爲言，其爲我記之。」余曰：「異哉乎，宗君已欲默，而强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爲是，則君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爲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以苟同矣。君之有愛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況敢默於宗君乎？」余嘗遊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壑，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人不之怪。及處乎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咄而禁之，然後知語與默之說。水之聲役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噪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出於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言，孰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爲病。故君子未嘗有意于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參之以人。人僞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僞者有時敗也。宜默而言，其失爲佞；宜言而默，其失爲誣，二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既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有不

語如愚人者矣，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豈敢訾其爲過哉！ 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若顏子是矣。 宗君其慕顏子者乎！ 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 故孟子居好辨之名而不辭，余慕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爲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爲尤勝。 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群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 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顧視而樂之。 乃剗荆棘，除糞壤，因崇以爲垣，夷級以爲階，腴者爲圃，而通者爲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 堂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 禽鳥猿貂之音，寒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 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

世之山，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 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太深，取之太博，而不能有所得。 今夫樵者蘇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 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 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 然又多肆意於瑰奇幽絕之境，不達其大。 至於緣木躋崖，窮極險怪，敝履屐，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 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 凡接

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爲我用，而不爲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爲學，且與學道者類焉。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騖心畢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静以裁萬變，知周乎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爲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爲觀遊之適而已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亨，字彦脩，以道德性命之説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祔于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于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一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即墓前若干武爲庵，俾子弟居之，以奉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説，

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 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 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 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之事，玉既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 玉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於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于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 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墓之孫也，出於某墓者也，某墓又出於先生者也。 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 一人之身何爲而不親睦乎？ 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 孝友之心其能自已乎？ 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 斯豈先生之志乎？ 其可以示後人否乎？ 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爲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 生乎千載之下，而尚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 道德功業不能遠過乎人，無以興無窮之慕。 志行才術不能自拔於流俗，雖慕古之人，無益也。 故觀古人之善，當視慕者之衆寡；觀今人之賢否，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所爲之業。 所慕得其人，而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爲夸。 所爲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之賢者，君子以爲陋。 慕焉不失人，由焉不違道，豈非君子之所爲者乎？

絳人劉士登，繇太學生仕于朝，再擢爲

京府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迎以養。因名其堂曰望雲之堂，蓋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之爲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之行己爲政，安重慎密，不大聲色，而吏懾其威，民信其令，大夫士稱其才，而咸謂劉氏爲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爲鮮，而能善其身，爲時令人如士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爲孝子，爲忠臣，卓乎貫天地，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加毫髮於天性之外哉！善率之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斂之爲德行，施之爲事功，將奚所弗至！他日位益崇，所樹立益偉，使後之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企羨，父母與有榮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可不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梅所記

仙居高君德至，博學慎行，隱居薦谷之陽，名其所居曰梅所。客疑之曰：有梅焉，而謂之梅所可也，環坐之內未嘗有梅，而曰梅所，何歟？高君苟以梅自儗，則梅一物耳，生於寂寞之鄉，而榮於窮冬之時，視夫姱麗如綺綉，絢郁如雲霞，奪目適意，逞妍於陽春，而爲人所善者，不侔甚矣。而君獨何取乎？或從而應之曰：人與物固非同類也，而有以比德焉。昔日孔子嘗以蘭自儗，周之詩人以樛木儗后妃，以棫樸儗賢材，屈原以申椒蘭桂比君子，斯數者豈非草木哉？而聖人賢士皆有取者，以德不以其

形也。苟以其形，枯叢敗折，非有知識之性，聲音之奇，何足取之有？蓋君子之觀物也，求之於形似之外，會於心意之表，故物皆爲我用，用之久而不厭。彼衆人則不然，騁意於形色之間，娱情於臭味之頃。譬如游蜂野蝶，憧憧旦夕，而不知止，用力雖勞，而所得者寡矣。是烏足以語夫道德哉？且子不聞乎，隨時而同俗者，衆人之智也；獨立而不變者，君子之節也。在昔之時，挾材御術，僥倖於一旦，取鞍馬金帛以驕其妻子，而自以爲得志者，閭巷之間皆是也。旋目而視之，風雨散而沙塵飛，欲再求而熟玩之，已不可見矣。是何異於陽春之草木乎？高君居衆人得志之時，飲水飯粟，以樂聖賢之道，衆人固譏其戾俗，而笑其後時矣。及變亂既清，彼方危懼惴慄，恐不能自脱。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亨，何異於梅之在歲晏乎？然則雖謂高君爲梅可也，謂高君寓意於梅亦可也，謂高君所居爲梅所亦無不可也，何獨疑之乎？於是高君謝曰：旨哉，子誠知梅歟！廣平有愧，和靖不如。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題　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絶，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嘵嘵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

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與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夭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脩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詼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龐辭怪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

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群臣侈爲贊譽，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苟汙無恥，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于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❶低徊眷顧於利禄，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群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豎孫，爲司馬氏所陵刼。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

❶「不」上，成化本有「思」字。

濊，類鈎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動。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奧，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閒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没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

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爲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之蕭君彦祥，彦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爲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册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洒醖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册，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顔、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内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藴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内府，蘇子美、趙

德麟題識，以爲韓幹真跡。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爲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疎密；鳥獸蟲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其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爲通論也。覽此圖者，尚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奇偉絶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鍾鼓，肆管絃，燕會于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爲盜區，屠傷殺戮至于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頽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既一海内，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爲國都，旍頭屬車往來乎其上者，四時不絶。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其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卧閱之，怳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爲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顔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

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面咄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況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詩，詩疑當作技。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❶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

❶「下」，正德本作「人」。

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斡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説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嵬之流，以擠排汙衊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脱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❶此卷《千文》洪武初鬻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于家。公之弟惠仲父，預脩先朝寶録。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礲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毁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毁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毁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吴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

❶「正」，成化本作「而」。

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脩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爲然。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槃峰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表槃峰之墓者，黄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槃峰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況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爲者猶不講，況難爲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嚴，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賜宋懌顔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爲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奥，而介子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内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爲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即世。十餘年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爲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賙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由是懌得專於學，其書益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于齋宫，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顔魯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二字於篇首。臣既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爲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爲名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盛矣！懌尚日孳孳，因藝以進乎學，因學

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殿下之寵望，則善爲人臣子矣。孝孺嘗受學于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懌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懌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脩元史，文辭爲史官最。及使南夷，一死爲群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獎之也。唐甄濟不仕禄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于朝，且請韓退之爲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也哉！❶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爲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雜然陳吾前，方爲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爲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辯甚久，蔣君未嘗以衒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❶「也」，成化本作「者」。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于翰林，遂受業于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獎與，以爲易教，所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爲可望者。嗚呼！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爲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强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于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徼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汙。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即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爲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公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爲人，而今已矣！浙水東固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尚可得邪？惜夫！

題礲硿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勳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礲硿子墓碣，礲硿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礲硿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當中原文獻盛時，薦紳大儒彬彬多齊魯之士。道德言論既足師表一時，而餘風所漸，雖閭巷之人皆敦篤忠厚，慕尚文學，非他郡可及。兵興以來，師喪道微，漠然無復存者。余先君貞惠先生，昔爲魯守，嘗思有以化之。迎禮師儒，擇子弟之重厚知禮

者，使就學焉。于時洙泗之間，幾爲之一變。自先君去官，今八九年，魯士之出爲世用者，往往有之，大率皆當時之秀，而張君盟其一也。盟以才受薦，佐大郡，甚有名稱。惜其父處士生不顯于時，思發其遺德，以傳後世，乃求銘于聞人，以識其葬。余遇諸京師，爲之歎息。流俗之壞也久矣，親没不圖所以傳之，而惟祈福於異教。所費不可勝計，而卒無絲毫之益。盟獨能以章著先行爲急，豈非知所輕重者哉！余久不至魯，由盟觀之，其俗蓋將盡變矣。復異時之盛，安知不始諸此乎？盟幸以告我，余尚能爲魯人書之。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没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禄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爲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爲最寡。吴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

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禄而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禄而貴富者，恒人也。備萬物于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于千載，天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恥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由。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嵊之珏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珵，字克讓，生于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禄，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于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尚友于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既没，而叔子思

齊，爲陝西左參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爲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恒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天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欲保先澤于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爲法乎？參政公名可家，以字行。繇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爲不愧其先人云。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爲士者，不患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而患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水也，才譬之能載也。蓋有無其源而不能爲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不載者也。是以君子不敢强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由乎禮義之途，使内不愧於天，外不挫于人，充溢盛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爲者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驟盛易衰之氣，而無所養。當其鋭然於有爲之初，固若可喜，及乎涉歷無窮之變，未有不薾然消沮者也。吾嘗歎而疑之。郡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言論皆偉甚。左民奇士，因其所交，以觀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哉。然溪漁子好爲文，而不自足，顧每有取於世之有道者，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有得道之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盍求而見之乎？苟有得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之粗也，余必預聞之。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録。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刲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爲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于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凝然不爲之變。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脩於閨閫之内，寧知節義之名爲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爲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爲美。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爲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鄭叔致字辭後

古者制名之義不一，而莫病於近代，爲其慕乎美稱也。夫人之有名，將終身以之，苟著爲學之方，使之顧名思義，豈非善名之者乎！世之爲父師者，往往以皋、夔、益、稷、丘、軻、回、路加於無知之兒，其名則聖賢也，求其德，則庸豎賤夫也，不亦妄且誕歟？是謂之不知其父師之道也。若吾友

浦陽鄭叔致則不然。叔致之生也，其父取大學格物之義，名之曰格。及冠，其師太史公復以叔致字之，而祝之以辭，欲其用心於致知之學也。嗚呼，是不亦善爲父師也乎！夫人之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嘗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拔倫之材，亦不免冥行謬作之弊。能窮天下之理，盡萬物之情，一旦措之於事業，則沛然而有餘；發之爲文章，則浩然而無涯；蓄之以爲德行，則從容而中道矣。古聖賢之學，必以知爲先也，而叔致可不務乎？物之理不可以數計，而欲知之也，蓋有要焉。操至静之器，以應乎群動，以索乎册書，察之於天地之際，驗之於倫理之間。譬諸破竹焉，既得函刃之地，一節之後，將豁然矣。知既盡，而於聖賢之學無得者，吾不信也。叔致生禮義之家，重之以美質，耳目之接，無非知也。舉足動容於堂序之間，推而達之，無非可行也。而太史公又甚愛之，其於學不既得矣乎！予復爲是言者，予與叔致友，以忠告者，友道也，雖然，叔致奚俟予言哉！

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高，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心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尚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腯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於人，俗子輩塵胸陋質，[1]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

---

[1] 「胸」，正德本作「胞」。

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真。此王荆公刻漏銘，爲李思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尚於宋君觀之。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吴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彩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蹟，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爲李君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吴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其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踏凡馬之勢，當今推爲第一。□□□□□□□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題周氏文後

知人天下之至難，由人之言以觀人，至難之尤也。人之平居，非察其所守，不足知其志；非試其臨事，不足知其才。才志得矣，非考其終身，不足以知其德。此人未易知者爲然也。士之寬裕有容者，譽人多過其實；刻厲疾惡者，取人多喪其真。自非誠明公溥之士，其予奪褒貶，未必可信。則察言之際，豈易乎哉？吾友方君，其介潔不妄有所稱。而王君脩德確然守正，不爲詭隨之行，苟非其人，雖其親愛，不以片言許也。今於周君友文，俱言其美，若出一口然。夫以方君之言，雖微王君猶信也，王君之言，雖微方君猶可也。而二君交贊之，皆以爲難能，則周君之善，烏可誣也哉？昔余與周君遊，先於二君。而周君之來吾鄉，二君知之者詳於余。古道之不復也久矣，余於周君，喜二君之公於取人也。既爲之書，復繫其說，使人知予爲之書者，非私乎周君，蓋猶二君之意也。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鐃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懾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尚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群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閎博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爲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喜，以爲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爲《鐃歌》十二篇，以宣揚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尚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脩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輙有所作。使假之以位，遺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于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爲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題黄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

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謡，以豁其胸中之所藴。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慊慊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飢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己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黄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爲余誦之。金鏘玉戛，宫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書夷山稿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道無所聞，於業無可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没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禄位得失爲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

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以取之也。吾觀四明蔣先生，羇寓數千里外，在尺竹伍符中，[1]而放筆爲詩，組織物狀，揣切人情，敷揚事理，浩乎其無涯，燁乎其有輝。味其言，如素處顯位者，未嘗有枯悴寒澁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有自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況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過夷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于天下，而聞于朝廷。曩歲，兩家爲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采苓子訴于朝。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爲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册間。何其美也！人性之易感也尚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于宇内，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贈樓君詩卷題辭 代太史公作

洪武辛亥之歲，浦江樓君真，以文學用薦者赴京師。有司將官之，君固以疾辭歸。朝之名卿顯人與君交者，皆重惜其去，相率爲歌詩以贊其行，凡若干首。君嘗徵予序，予未暇也。及予致政家居，以爲言。予撫

[1] 「竹」，成化本作「籍」。

卷而視，計其時，僅越七年，而其人之存者，聚散不常。於是益知君之賢，而歎斯文之不可復得也。嗟夫，予何敢序之哉！予嘗靜觀之，天地之始終，如日之旦暮耳，千載之間如一時耳。人之生世，不啻如呼吸頃耳。其中離合憂喜，何足較乎！可以與天地並存而不朽者，惟文辭而已。若此卷者，亦其一耳。君試追思往日交遊之人，聲音笑貌暸然著於耳目間，固如昨日事也。欲求而見之，豈復可得乎！不知與夢寐何異也。而余與君復云云不置，何也？斯理也，非達性命之故者，不足以識之。達性命則物齊矣，君足踐利祿之場，不願而辭歸，其中心必有所得。余非能知君，獨視其詩，而有所感，故題之以辭。

書學齋佔畢後

眉山史繩祖慶長，所著《學齋佔畢》，其論荀、楊言性本於告子，皋、夔以刑名聲色絕世，引喻有味，可爲世戒。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謂「君子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效之。《大學》「彼爲善之」當爲「彼爲不善之小人」，皆可備解經之一說。蓋篤志精思，而求所自得者，非特好異也。然論乾、坤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乃以「稱物平施」爲言。謂三十斤爲鈞，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又以孟子「鈞是人也」，賈誼「大鈞播物」者實之。其他談數，附會曲折纏繞蔽聰，[1]可駭者頗衆。甚矣

[1]「聰」，成化本作「晦」。

乎，其爲多思也！ 至於考索經傳，可喜者雖有之，而謬誤亦間見焉，豈所謂知者過之者邪！ 然其異於世俗之蒙瞀，拘錮於已然之成説，而漫不致思者，亦已遠矣。 況其該博於載籍，索之惟恐不致，蓋亦難能之士也。 第疑聶夷中詩，二月非鬻絲之時，以爲乃四月之訛，則爲未嘗乎理。 夫夷中蓋以貧困細民，未蚕未稼，而預貸絲穀之直於人，是以雖暫紓目前之苦，而將來不免飢寒之厄。 此非躬歷其事，而深究民瘼者，不能述斯言也。 而慶長乃不之知，豈其偶未察耶？ 抑其方鋭於攻發前人之短，而不知已之失邪？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而有爲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爲難。 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爲言之意者爲難。 是以李長吉發憤欲爵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横以見志。 古人之重知己，豈有所利也哉？ 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 世傳伯牙絶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喻知己之難遇耳。 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 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 其間豈無出類軼群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 深省號爲知人，將進而用於上。 爨下之木，有割然鳴者，其尚知而取也。

題積善堂記後

爲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 爲

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爲其所可必，而妄意於所難。必脩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理爲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之宜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爲利達而爲之也。使慕利達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尚何暇天道之怨哉？予觀顯融於斯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朴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爲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祐，非偶然也。河南按察副使會稽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推其福禄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由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爲乎？公之爲人，御下寬默有容，而持身甚謹，衆咸服之以爲君子，而不自以爲才。是宜爲天道之所祐者也，尚於其嗣人徵之。

敬題蜀王殿下來鷗亭詩後

蜀王殿下以睿哲之資，性與理合。發言成章，而謙虚好士。士有見者，未嘗不斂容垂問。然文辭翰墨之賜，非學術器識遠過乎人者，弗能致也。往者講學中都，臨淮訓導姚宗文特承顧遇，賜以來鷗亭詩。時殿下春秋十有八耳，而措辭雅馴有法，雖縉紳儒先莫過焉。是豈特儒者之美觀哉，亦可以爲聖世宗室多賢之慶矣！

題許士脩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

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没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工脩德，脩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姻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别，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爲予言，里人王頤與其弟暕，嘗師脩德之友許君士脩。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頤、暕爲購工刻于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没少異，若頤、暕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歎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1]使有所感發焉。

[1]「時」，成化本作「世」。

跋劉氏家藏誥命後

烏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贈其父爲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歷官行事之詳，已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之，況他人乎？此可見人之傳世，在彼不在此。中奉之昆孫剛方，以學術自表著，勉其所當爲，而無外慕之心，固知所輕重哉！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寶玉大弓之竊，獨兩書之而不厭，❶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於君者，其所繫爲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爲進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寶藏于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爲言忽也，所以備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況一笏乎！

書李質夫序後

名號者，己之所命，以別乎人。苟未極其美，人未必非笑之也。而名號者，常務極其美焉。聲譽者，己之所致，以彰其身，❷一有所不至，則人將訾謗之矣。而爲士者，未嘗脩其可以致名譽之道，是之謂怠其所宜

❶「獨」，成化本作「特」。
❷「彰」，成化本作「異」。

爲，而先其所當後，古之君子弗爲是焉。❶名號與聲譽俱美者稱也，二者相戾者愧也。恐其相戾而勉焉，以稱其名號者，不亦善於自脩者乎？ 善於自脩者，君子取之。 章貢李君仲文，常從事於儀曹，覩制作文爲之盛，因自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反始之美。及來仕于吾郡，慨然以矯浮薄、復質厚爲職。 蓋欲推其所慕，以同諸人也。 天下之理莫善於可繼，莫不善於使人無以加。 文者，周之所尚，聖人非處其薄也。 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矣。 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由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於樸，順乎其不難也。 反而復之質，非盡浣濯剗除之，何由復其始乎？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既美，而其事甚難也。 雖然，己不由而强人之從，於事爲難。 己由之而化人之從，非果難也。 士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況居位者乎？李君苟能因是號也，思其義而身由之，機巧之去，而惇厚之用；椎魯之尚，而矯飾之遺。 行成乎躬，而聞乎世。 東南之民他日有恥浮薄，而勉爲忠樸者，其李君之化也夫！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績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終

❶「爲」上，成化本有「壹」字。

遜志齋集卷之十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贊

春秋諸君子贊 有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❶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❷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碏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徵若蓍龜。始不吾從，弑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篡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愧。世悦苟難，滅親是

❶「聖」上，成化本有「爲」字。
❷「五」，成化本作「四」。

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强。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可坐而取。久而不忘，❶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强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戢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❷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慚懈。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群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厭棄人言。簒弒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爲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

❶「忘」，成化本作「亡」。
❷「自」，成化本作「負」。

虎踦，蛇豕屏竄。才優於爲，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徇道忘己。後國先家，季子所恥。

叔肹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污。叔肹之賢，高潔蓋世。非義之禄，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恥之，安乎賤貧。我捆我屨，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疑作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慕，❶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讐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❶「慕」，原脱，今據正德本補。
❷「曠」，成化本作「廢」。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于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鑾方沸騰。衆誇威强，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吴。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肯取瓦礫，棄遺璵璠。篡弒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污己。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汙辱。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焕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没。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毁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徇大公，舉讐與子。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跛夫，好兵而愎。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纘業文、襄，政教具脩。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群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粲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密。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鷄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喪吳，闔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己無異。人之勝己，善者己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群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己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

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三守贊

李公冰

處厲民之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于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龐，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争服章甫。儒教顯行，齊于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粱益其尤。坐鎮西南，

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强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憸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1]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刮晦蒙，揭兹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公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巍巍。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儗。公去千年，斯文湮没。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

[1] 「作三賢贊」，正德本作「其辭曰」。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抉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輿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黖昧。

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剷華，去其艱深。大濩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温，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于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吕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悦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

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訾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悦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

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死於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恥，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傅服，群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强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吴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儒，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欒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行己，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❶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

❶「仗」，正德本作「伏」。

之法。贊曰：

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誑，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鈇鑕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益壞偷。面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徇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何足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

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摹，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歎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荀彧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讎。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

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歎，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開於黃土。手摶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昔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孔璋贊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内之珍，❶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群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鬬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一旦立於朝廷，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爲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

❶「珍」，原爲墨丁，今據正德本、崇禎本補。
❷「一旦」，原爲墨丁，今據正德本、崇禎本補

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袁安卧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卑汙，大節已隳。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群竇朋奸，海内震恐。正色揚言，惴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于廟廊。卧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蕭僕贊有序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栻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贊曰：

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悦，

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彗出柳，詔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爲武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具曾孫寔，以疏草示余。余讀而歎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爲贊以附其左方，贊曰：

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爲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瓦解河潰。維聖迪哲，察于人言。虛己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興亡，於此占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丕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兇擅國。國不遽亡，緊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閽，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幾落。真氣凛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爲君御。

南陵王先生像贊有序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觀於宋，考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既

皆博覽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忠信敦愨，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偉然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于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之耆老，以考其行己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弟子，最顯者爲黄文獻公溍。仕元爲學者所宗。而先生之孫翰林侍制褘，以文學事今上，有名當世。觀於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知先生之德矣。贊曰：

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子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安之倫也。

御賜吴大學士畫像贊 有序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皇上以萬機之暇，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今東閣大學士金華吴公沉實預在列。上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寵褒之意。公既詣闕稱謝，將藏諸家以侈上恩，以爲鄉邦子孫無窮之榮。明年，某至京師，獲拜而寓目焉。因言曰：昔之明臣，獲畫像于王庭者，若商之傅說，及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有矣。然高宗圖說於未見之初，二漢像諸臣，多在既没之後。惟唐太宗爲學士十八人畫像，當其尚存方任之時，天下聞而慕

之，有弗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于家也。今皇上優禮儒臣，遠同於太宗。而公忠蓋密勿，文足以宗一世，學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當不出其下。而官爲學士，職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藏于家，豈非間世奇遇，尤爲可慕也哉？第像公者，能窮其面貌，而公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知之。某非敢以爲，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贊辭，附其左方，以致景仰之私。其辭曰：

行安識明，學粹義精。執筆横經，陟降大庭。帝敷人文，化成九有。公爲儒宗，陰翊治道。德爲世儀，文爲世師。凡厥縉紳，孰克似之？華髮蒼顏，圖像孔肖。子孫勿忘，天子所詔。

御書贊有序

中書舍人臣蹇義，以忠謹蒙寵遇。皇上爲更今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曰：

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羡垂光，❶景星慶雲。聖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皇，聖與神通。焕發天章，衣被萬邦。嵎夷昧谷，髫童鮐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脩，

❶「光」，原作「死」，據正德本改。

乃克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脩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乎。衆兆寡知，舍此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祗奉聖猷。天子命汝，俾自慎脩。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于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君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絶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罄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

誠得其人，弱可强，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内，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群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吴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漳州通判。會詔脩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叙而贊之曰：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内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求。[1]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1]「求」，正德本作「來」。

空同外史贊

飄然輕舉者，吾知其為僊；脱然無累者，吾知其為禪；操履仁義而不失者，吾知其為儒者之賢人。於兹三事，不可得而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僊而好佛，行高而志專。丰神朗潔，如冰雪之在澗；意氣閒逸，如鸞鶴之飛天。吾與之遊久矣，而莫知其所由然也，況可得而言傳耶！

楊先生像贊

不翕翕以為同，不戛戛以為矯，遁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雲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禄不足以為大，布衣糲食不足為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顛蹶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烏鳶，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宋仲珩像贊

璠璵其温，冰雪其清。皎如異人，照映殿庭。辭翰爛然，為世重寶。却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平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王仲縉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尚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鋭於自脩，而恥於干譽徼寵。此王子所以群乎今之士，而有

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予嘗以謂，苟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韋、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爲今之賈、董也。

鄭仲釋像贊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誾誾。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朱方中像序贊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術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攜一子與居。弊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厨廄薪芻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爲先務。夜四鼓，輒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飢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

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爲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誣，人或以爲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爲疎。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内實有餘，不適于時，而與古爲徒。嗟乎，使斯人而爲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葉友直處士像贊

孝友植乎其內，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游於多事之際。不寋寋以忤物，不汨汨以阿世。予方於古人中求，而不知其隱於蓋蒼之西，東海之澨也。

劉廷脩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凜然，山嶽可摧。器可有爲，時則不遇。乃使安庸，希世取位。不合于人，造物爲徒。遺像在堂，可敦薄夫。

南齋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禄位也輕，以仁義爲樂，故於嗜好也薄。畜壯盛之志，而弗及小施，忘歲年之邁，而靡倦於學。氣清而淳，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玉堂之署，以爲國之蓍龜，然優游庠序之間，導揚聖賢之旨，誠足以纘前緒，而開後覺也歟！

葉用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衒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蓋齊乎

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王中夫先生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龐淳厚之氣。寬和博大，足以範俗而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贊治，惜乎其不盡試也。出其餘馨，發乎文藝，沛若江河之決，粲若星斗之麗，世皆仰而尊之，而不知特其餘事也。蓋嘗於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爲人，窮而不戚，泰而不肆。位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深遠矣。當耆英淪逝之餘，覽乎遺像而挹涕。

劉養浩像贊

世稱畫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蓋畫史能肖其形，而不能肖其神。儒者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態而盡彌綸。此所以頓剉萬彙，而包括乾坤。今吾養浩，心之蘊蓄，自足以藻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托於和丹吮墨之人？吾試爲之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陳希古像贊

洒然絶俗之韻，温然玩世之資，不苟同於求合，不立異以取奇。出膺民社之寄，處爲士子之師。發才猷於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觀其儀狀，清而若腴，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爲禄位所羈者乎！

澹如居士贊

窅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沖然內足者，燭理之明也。才可以應乎萬變，而守之若無能也。智可以洞乎幾先，而泯跡若無所有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也。衆所愧乎天，故不願乎人知也。此故君子之成德，而澹如居士所以自名者耶。

王蘊德像贊

德克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欿然若虛。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煦，時雨之濡，是之謂世之醇儒，而慕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而夷，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綬，獨養高於林藪。寓琴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爲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取乎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狙詐爲可守。孰知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覩其容貌，而考其子孫，尚足以傳不朽也。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修閒逸得晉宋名流之度，精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故但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良志充，

而所存者厚矣，豈一丘一壑所能容耶！

黄氏三壽圖贊有序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内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髫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紿。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菱，聞浦陽黄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頒白，冠裳如畫，行步踆踆可數，默然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於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爲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也。謂三老人爲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

俗之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厥德。詐諼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龐。厥風既成，

邦國以昌。元亂既弭，殆臻于理。曷古其端，視諸黃氏。維黃世族，爲婺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德則日隳。弗居其名，福祿攸躋。懿茲黃氏，有伯有季。既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肯名。孰能與夷，咸以善稱。人之耆艾，集于一身。疇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夔夔，以殺以豆。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珍，于以療飢。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革其漓，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是效。

杜推官贊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乎恕。此杜子之所爲異也。況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畫像贊

生乎閥閱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筆冠豸，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爲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場，倘佯於寬閒之野邪！

姚貞婦贊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

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毁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徽言，傳于鄉閭。休風慶澤，施于後昆。子禮原，以才薦于朝，爲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于天下。里父老言于縣，以達于部，使者參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共姜守義，歌于國風。伯姬謹禮，書于《春秋》。惟兹俞氏，實與爲儔。而上弗預玄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贊辭，播于閭里，俾有所勸，用敦于人紀。其辭曰：

帝降厥衷，孔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于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恒。詩備盛衰，著美刺慝。《春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貞爲常。從一而終，顛沛靡忘。陰教既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夫人，媲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宣昭。宜于尊章，協于婣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者嬰，匍匐在旁。于凊于温，則曰既耄。于鞠于育，心焉閔悼。黽勉劬勞，時易世遷。昭兹信誓，敢負所天。秉心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渤，我則不易。我葺我巢，我雛嘵嘵。載翔載翱，鳴于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爲天子使，爲民所視。人曰孝子，茀禄是承。何以啓之，母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相古淑媛，列于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譽，播于閭里，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孚，亶哉匪誣！

老人星贊二首

帝有司命，淑慝是主。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無謂弗聞。彼杖而遨，日瞰爾門。

食氣之母，服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萬方。眷佑下民，宰制元命。誕錫永年，邦家之慶。

赤壁圖贊❶

群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污。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敓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白鹿洞規贊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之齋。余美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爲贊以繫之。辭曰：

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弼教，維民從式。天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閼其萌，莫遂其長。決之疏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運神行。昧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爲，行之愈艱。千五百年，聖統莫

❶「贊」，原作「質」，據目録改。

繼。掇其緒餘，以取禄利。有宋群哲，闢而承之。懿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群經，淘汰衆説。執其大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覃被天下。譬諸飲食，非民水火。推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淺。❶曷知其然？其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日由之，寧不預知。爲學之初，舍此焉學。率而弗違，匪資外鑠。發之爲事，驗之於行。天實牖民，豈伊人能。嗟今之人，以學爲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百爾君子，公言是諏，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歸田圖贊

干禄非冒，高蹈非矯。趨舍進退，由義與道。孔明之度，子房之英。天厄其道，非吾無能。廬田崇崇，其下江水。清風穆然，盛德之士。

畫梅贊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窩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閲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處士，且贊之曰：

玉質水姿，不汙纖塵。破顔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

❶「淺」，正德本作「遠」。

馬圖贊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靮，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群遊自肆之爲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頹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爲作贊云：

麒麟騶虞，貴不可羈。强加御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躡風。群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況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土。

爲好義作脩德樛木贊

王子善書，得篆之髓。流爲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衆葉雲委。鄭君得之，贊者方子。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九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❶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緊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羌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違親絶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

❶「八」，据下文，当爲「七」。

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聞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脱其羈縻，使復閭里。❶或周其囏，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懷公奧博。❷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吕，不足炊糜。陳于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虞，不能服駕。出于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内，世謂止此。遺其粱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無禄。寥寥聖道，疇引疇續。昔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于天。薄宦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允匪人爲。曷以爲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先。群言讒之，置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禄。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

❶「閭」，正德本作「田」。
❷「懷」，正德本作「愧」。

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内所稀。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兹粗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遺致一奠，省視松檟。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尚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人，遊戲世俗。粃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禄刑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山，館置于家。細析密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翼孟宗韓，沿洙遵洛。簞瓢陋室，若飫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校文，私情幸遂。公墓于夔，拜謁靡遑。孀孤滿目，興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禄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纘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尚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

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濆，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年，❶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幾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噭噭哭于山巔與水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燿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

❶「二」，成化本作「三」。

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没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兹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鵷鷺。愛緣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殽與清醑，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愫！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鷃雀嘲之。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群兒樂禍，謗毁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蓍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内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澨。麟踣而亡，群犬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兹賢王，誠明濬哲。興懷先正，追悼黄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卹煢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青城矗天，群僊所都。公神不亡，其在兹乎！

祭太史公遷葬文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興，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涘，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掩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頹。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瀾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孫篤守其遺緒，而賢王爲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既屈之餘也尚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絶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爲位一奠。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奚爲，爲天所惡。謂爲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靳，宜與禍并。汲水于隣，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劍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奇。恒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陵轢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

忌人揣摩。矧造化者，寧不譴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禄不逮嗣。人以爲報，道不在此。其中所畜，月朗日温。著爲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玄酒大羹，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宇宙，奚古奚今。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爲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質凋。環目顧之，一何寥寥。兹已可憾，聞者歎咨。況在不肖，嘗辱見知。違濶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愈遠彌燿。叙莫矢辭，知己是報。

重告胡先生墓

宋元之降，天下大同。薦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見之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二公之德，各致其宗。先生以介，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峭拔穹窿。如粟於飢，如裘於冬。人被其利，莫知其功。往者太史，致政而東。先生來見，皤然兩翁。東人聚觀，曰我父兄。西人歎言，邦國未空。顧登壽考，顧履顯融。内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爲禎祥，以詩無窮。云胡皇天，降此荐凶。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而成，一日而失。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闡孰一？風俗變壞，孰救其疾？其頹孰扶，其潰孰窒？有邪有詖，孰正孰黜？有慕乎善，孰爲引

掖？太史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天充地塞。何能泯滅，爲坏土抑。舒而爲風，鬱而爲魄。蒸爲雨露，盪爲霹靂。誰謂冥冥，而不赫赫。有戾乎理，尊榮安逸。人或不誅，先生是殛。蹈道行義，屈伏困阨。先生上訴，福佑是錫。不合於人，天之所德。不遇一時，後世取則。長山蒼蒼，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戴先生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婺爲之宗。各尊所聞，以紹大統。風行日舒，山立海湧。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明天子。長山華川，内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藏。嬉遊物表，不耀其章。辟諸寶器，致用先毁。顧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爲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自不可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囿大化，如冰在川。成壞斯須，安可控搏。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没。得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尚俟來者。

祭王文節公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

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挾雷雹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爲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鷃雀蟲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生久墜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豎，謀孽間搆，卒俾蒼黄奔走于西南萬里之滇僰，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犬羊戎虜之腥羶。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叵信，爲之悼屈而唧冤。及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于庶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于殿陛，而達于旒扆之前。于以有學士之贈，于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没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爲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由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爲善，而不患爲善之無傳。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禄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没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僊。乃知讒佞之排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夙昔，或尚友于簡編，情不能自已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

告以玆言。

祭鄭仲舒太常

嗚呼！世之仕者，恒以困州縣，沉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僊。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禄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娱意而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于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洒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子，不幸而弗獲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于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尚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没，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争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孺之於諸公，或親

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於麟溪之滸，眺望於芝山之顛。促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毫作賦，❶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顔，以爲公精强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余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歲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余既憂苦百惟，而公翩然决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冤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爲通，而輕鋭以爲儇也。狼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之静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鴟鳶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爲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誄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爲然乎！

祭吴樗菴先生

余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淑吾身。惟兹先友，皆時之彦。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四顧興嗟，幸公尚存。誰實無良，忍速公死。堂堂民望，于今盡矣！惟公之生，玉質金聲。儼如列僊，温粹而清。據席談笑，群言咸廢。

❶「毫」，原脱，今據正德本補。

尤善爲詩，尚友百世。酒酣意適，奮筆吟哦，睥睨曹劉，謂不足多。玄思妙語，神搆鬼設。獨得于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歎莫己知。人之不知，豈特其詩！仕非其志，未老而退。彼敢欺天，謂公附勢。曷不與辨，以死目明。義弗受辱，視死反輕。人之有終，理所必至。孰能久生，閱世自肆。古昔所傳，惟僊能然。超乎物表，不履憂患。公昔慕願，與僊爲儔。死而有知，必從之遊。人之有生，憂讒畏毀。公之至樂，迺自今始。群愚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僊，孰不喜公。爲公之計，死未爲失。況享高年，踰六望七。昔我先人，五十而終。以公觀之，所得已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俗，淪胥以敗。此獨爲善，衆視若仇。彼爲不善，覆謂良謀。善不勝惡，人事之變。是非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不死者長。寧若小人，溘焉而亡。念昔造門，公迎以笑。豈知今也，哭公以吊。已矣我公，人邪天邪！悠悠此哀，爲誰言邪？嗚呼哀哉，尚享。

祭葉夷仲主事

嗚呼！天禍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溘死無遺。我自結髮，出遊天下。所交所事，皆名世者。曾未十年，零落西東。哀計日聞，寰海爲空。嗟嗟夫子，博辨俊傑。妙齡挺秀，揚聲楚越。束書上馬，翱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駭驚。國不可爲，智者所畏。退處兵間，初匪其志。天戈南麾，溟波不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蠻王島侯，祇命震悚。南金大貝，稽首來奉。帝嘉勞績，俾佐一州。人宰畿縣，奏課最優。遠郡

不治，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跡觴詠。當宁興歎，在廷乏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刀筆章程，衆趨刻覈。顰蹙坐曹，謂匪吾職。群士大比，兩司文衡。宸眷方隆，縉紳所榮。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齒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公，與公最驩。我爲童穉，輒觀公文。謂公名人，非我敢見。乃辱愛知，不我愚賤。譽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實忝同徵。舟行千里，連床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橫溢。公留我歸，有喜有悲。我以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謗。小人所怯，公氣益壯。契濶還里，于今四年。嘗歸覲父，一見即旋。示我以文，論當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老，士譽所宗。璧雍玉堂，贊德紀功。孰知此別，終天莫覩！忍不少留，俾發蒙瞽。人邪天邪！誰識其因。人理多辟，天豈亦然。凡天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傳，雖亡不泯。才之難兼，古昔所疑。或工於文，拙於猷爲。或訥於言，或昧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適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冥冥，終古嘒嘒。彼庸狡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穢若鴟鳶。事久跡明，公可無憾。我悲吾道，爲天所厭。既窮吾身，又奪其儔。顧瞻四方，誰與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趨哭，淚滴衾枕。歲且周矣，哀不弭忘。纍纍諸孤，若在我旁。貧不能振，仰愧平昔。文以告哀，情何有極！嗚呼哀哉，尚享。

祭郭士淵

寧海爲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實難

爲賢。至於近世，諸老盡歿。天啓其端，俊傑乃出。嗟嗟吾子，蚤有譽聞。在庠序間，已驚其群。昔被薦書，翱翔太學。抗疏殿庭，觀者膽落。欲收其功，先挫其鋩。斂而不施，其聲愈揚。在歲己未，余從太史。至於京師，閱天下士。孰不奮筆，自儗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采粲然，辨峭暢達。波濤之壯，鷹集之決。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子才，稱之群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子先墓，使永不墜。嘗爲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予鮮朋友，亦喜得子。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仰首視天，曠視九州。子繼居憂，予亦還里。往來問難，情義益美。遊並予轂，息聯予床。凡予所聞，無或闕藏。予之金華，❶子將赴闕。自期即歸，當與子別。予留子去，不相聞知。思子無悲，❷謂見有期。孰云吾子，而竟止此！不與子面，乃聞子死。子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言，予不之聽。或言吾子，近頗嗜飲。予曰不然，子慎而審。孰是不慎，以殞厥身！孰是不思，殲此良人！嗟嗟吾子，子果死耶！胡不子留，俾文邦家。況子之才，可以用世。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行道，烜赫聲名。天胡不然，置子于毒。困于讒搆，身死名辱。衆人無知，謗謂子狂。紛紛矇瞽，烏識否臧。微生好直，匡章不孝。苟微孔孟，是非曷較？子之言行，予實知之。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爲斯

❶「金華」，成化本作「京師」。
❷「子」，成化本作「我」。

道慟，非予之私。

祭許士脩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謳以嬉。濯人肺腸，俾蛻污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怍。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污濁。不發其光，卒斂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爲可厭斁。清都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子來歸，翱翔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夭。❶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顔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寔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子，以托不朽。子今死矣，予復何爲！天苟相予，不負子知。子喪在堂，予處堊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吊子張。敢取斯義，奠子

❶「吾見子壽孰謂子夭」，疑當作「孰謂子夭吾見子壽」，否則失叶。

一觴。子不嗜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尚享。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死何異？孰爲不亡，死而無愧。惟予仲珩，俯仰不慙。求之當今，曾不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蠻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夭。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醢死，宰予族夷。衮衣大圭，爲百世師。田恒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搆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爲虺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在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胸膂欲裂。乖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貶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太夫人，墓于蘿山。吾欲祔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

實與聞。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歎而深嗟？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晳，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燁若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歎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衰麻哭踴，招徠魂爽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卬巴。及今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即位，召爲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録，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閈以婆娑。何期一疾，僅融數日，重入子室，男哭祖而女號髽。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茀禄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邪？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

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翅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秔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鄒博士

士生于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于始，而困于終。不惟由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既對策大庭，而慕乎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聖明，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爲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縉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搆罹於凶。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

傳於海内，姓名著於辟雍，有禄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況乎天子憫念耆臣，賜棺以華其斂，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恫。然俊傑之生，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叙哀而酌酒，一以慰先生於溟漠，一以寫吾心之沖沖。

祭趙希顔

天道至神，爲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間。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胤子；湯、文之德，而夏臺、羑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於齊梁，短於臧倉，而毁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智尚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顔。嗟吾希顔，文學之郡，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譽聞之著，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于名侯與大藩。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爲予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冀幡然而荐至，豈竟死乎空山！嘗熟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脱乎險艱。今則已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粗完。夫豈希顔之智足以取此兮，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道以保身則易，抵巇以徼福則難。嗟吾希顔，既有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尚何遺憾乎人寰！彼憸狡之蚩蚩，急營利而自殘。始穰奪於毫

毛，卒顛隮於穽淵。以彼較得失，於此分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言。予獨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聊寓哀於此文。

祭童伯禮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勝恩。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吾子，愛友弟昆。同煬合藏，矢死靡分。衆皆蚩蚩，適己忘物。既充厥家，他人遑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于艱煢，掊取則弗。人厚于躬，薄于奉先。貴爲公卿，寢薦豆籩。孰如吾子，祠廟是虔。歲時烝嘗，其儀秩然。鄙夫蓄財，吝嗇自封。三牲私室，賓庖靡供。孰如吾子，待士敬恭。冠蓋盈門，曾無怠容。彼氓寡知，謂學無益。騁私角慧，詆慢耆德。吾子懲之，聞善必式。寶愛訓言，如金如璧。惟篤孝弟，以弘惠仁。虛心屈體，于賢于賓。觀于其庭，長幼振振。嗟我鄉閭，疇與爲隣？予昔臥病，杜門避咎。子招我遊，欣然爲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與子，黃髮燕喜。宦學于秦，不見七年。每以書來，慰我憂悁。祝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留，永閟九泉。荒荒我里，士習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救。松柏之萎，荊棘之茂。追爾之亡，我心孔疚。秀目長身，玉雪其顏。夢寢見之，儼乎其存。馳觴往奠，不接笑言。序德告哀，以慰子孫。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于梁。詔歸故鄉，攜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

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鬚髮爲白。暨予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遽。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于遠，云誰在目。然公爲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從兄希聲 代家兄作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❶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禄，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在旁。勞勩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如汝者誰？汝之操行，莫此爲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酹

❶「八人」，原作「人人」，據成化本、正德本改。

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尚享。

東陽葛府君誄 有序

東陽爲婺上邑，葛氏又爲東陽貴族。在宋理宗時，太師端獻公洪，以儒術參知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後贈朝奉郎。君子謂其有遺德焉。越四世而處士實生，諱晷，字夢賢。其氣端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義忠信爲本。處士生而不獲有一命之爵，年六十又五而終。門人咸哀傷，以爲天不可知。或曰不然，天與人恒相勝，而不能相兼。受於天過厚者，其於人也必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兼而全之者，數百歲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奔走，窮中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者，惟無得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爲聖人，位爲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也，人而得其清明淑粹者，又鮮也。天下無一日而無主，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爲公侯者比肩，而賢者累百世無一焉。爵禄滿行，多如蝟毛，而善人舉世無幾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基上世之餘德，而天畀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邪戾之氣，操詭隨之行，秉凶暴之德，雖都大位，秖爲細人耳。其生也孰懷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輕奚待校耶。於是其門人咸曰：宜誄宜謚。❶某曰處士受於天者信厚矣，然有一憾焉。使處士之善得施，被其德、沾其澤者，豈其微哉！而不

❶「宜誄宜謚」，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少試以死，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古之悼不幸者有誄，節惠易名者有謚。處士之守道弗貳，不亦靖乎！誠篤無僞，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而誄之，可也。其門人皆曰：然。乃誄以辭。其辭曰：

葛氏蔓延，江淮之間。歷歲二千，不大而綿。稚川避世，吏隱以賢。厥胤孔碩，吴寧是遷。吴寧有葛，積久而殷。侃侃太師，秉國之鈞。不悍以剛，不懦以仁。非爽于儀，允矣大臣。爰有良工，太師之季。人奮以趨，獨戢以避。嗜道若飴，畏利猶虺。世蓄不施，以篤厥裔。於淑處士，天賦之英。師聖友賢，佩準蹈繩。内誠而方，外柔而明。趨善遺榮，粱肉群經。群經紛如，辭奥義鴻。衆説交羅，喧蛙聚螽。導其指歸，百川之東。開塞以通，實虚以充。孰謂韋布，綺綉之華。孰謂藜糗，鍾鼎奚加。維義之安，維道之奢。萬物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視之也則。有善斯程，懷愆斯革。人恃有師，天奪何亟！壽匪弗崇，爵則靡錫。嗚呼哀哉！彼末之康，文駟錦衣。彼得之京，位則孔巍。既掊以肥，又禄而尸。獨闕其逢，俾澤弗施。天之降衷，有繁其彙。或昏以嚚，或駁以戾。戾雖纓裳，德則弗類。疇若處士，天爵之備。聖有尼父，位不公卿。賢維子輿，困於縱横。厚取於天，人奚可損。不得于人，斯道乃明。嗟嗟處士，處困而亨。弗怍於衷，弗愧于生。諸生纍纍，如喪父兄。不顯其躬，而榮厥名。我傷匪他，傷此下民。水涸于淵，苗槁于田。能爲者人，不能者天。自昔已然，將誰之愆！古有昭則，易名以謚。揆行伊靖，考德孔懿。薦兹嘉號，以永弗墜。我思徽猷，是以陳誄。

鄭府君哀辭

洪武丁巳秋九月十日，浦陽義門八世之長鄭府君，年七十有二卒于家。卒之明日，其鄉之耋老子弟相携而來哭，如失父母而哀。三日，舉邑之縉紳士大夫皆來哭，如哭親戚而哀。十日之内，凡數百里之中，聞府君之名者，皆走來吊。其容戚戚然，如哭朋友，嗚嗚相泣而不忍去。則各來告于某曰：「哀之而哭，不若哀之以辭，爲其可以久而傳也。吾今之哭，非不哀也，聲已絶，而遂已矣，雖欲求之，不可得已。故昔之人往往宣之於辭，因其辭而著其哀，雖相去千里，相後千載，讀其辭，其哀宛然也，子曷爲我圖之。」某曰：「雖然，昔人之爲辭以哀死者多矣。余追其人，❶或有天下望被其澤，不幸而蚤死。有文章不能致通顯，而遂貧困以死。或死於逆旅之舍，而父母不知。或非其罪，而横罹夭折。或宗祀之重繫其一身，既死而無子孫以承之。葬埋之不時，祭享之無主，其姓名泯没而不傳，是誠可哀也。故從而爲辭以道情，情悲而辭惻，❷言後而意愈深。使人讀之，而不能成聲，歌之而泣涙沾襟。今府君則不然，雖未嘗澤被天下，而孝友爲一家之政；雖不致通顯，而彰大其家，義聲聞乎四方。家之人少長集，❸内外合，莫不屏氣曲躬立兩序，❹惟府君言是從。禮焉而禮具，樂焉而樂具，瞻步

❶「多矣余追」，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❷「而辭惻」，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❸「人少長集」，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❹「莫不」，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履而倚笑談，❶其惟所欲而陳乎前，是不可謂之貧困也。年登乎七十，壽終乎正寢，子孫林立乎疏幕之下。葬以時而祭有主，家有範而墓有銘。夫若是，可謂之至幸矣。聞其事者且將羨慕之不暇，而何不幸之可哀乎？」客曰：「雖然，以府君之身言之，固無可憾也。人之哀之者，豈特哀其身哉，哀吾民之不幸也。夫府君者，邑之善士也。吾邑而得善士，飢有所賙，而寒有所恤，難有所赴，而學有所師。其有益於民大矣，吾民之不幸，而府君以卒，豈得無哀乎？若止哀其身，則一人之私耳，而豈吾之哀府君者乎？」某於是無以詰之也，❷因思今年之夏，拜府君於地華軒下，府君不以其稺賤，肅而置之賓位，所以遇某者甚厚。府君之卒，嘗趨而哭，哭而哀矣。感府君之獨禮我也，而不知府君之遇夫人，舉若是其厚，而人之哀府君者，皆若是之深也。嗚呼！善人之有功於民也，如此哉！於府君而不哀以辭，將爲誰而哀乎？況某之不文，而敢惜乎？府君諱渭字伯陽云。其辭曰：

人之生死兮，萬有不齊。五福具享兮，亦復何悲。身雖無悲兮，人則爾思。人思何爲兮，喪厥表儀。以義名門兮，十世于茲。漸仁習禮兮，肅穆而熙。❸生尸之兮，以和勝威。動一誠物兮，不順不違。❹大孰聯輯兮，❺小孰攜。❻不畏以趨兮，不慢以欺。言惟忠信兮，左矩右規。家法孔儼兮，

❶「噡步履」，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❷「詰」，疑當作「詰」。
❸「肅」、「熙」，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❹「不違」，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❺「聯輯」，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❻「攜」，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鄉邦是推。爾紛我解兮，我賙爾飢。父老有望兮，❶子弟有師。嗚呼人兮，胡不順頤。善人之亡兮，衆庶疇依。將奔慟兮，❷遐邇畢來。曷爲而然兮，懿德致之。德可感人兮，亘古如斯。嗟今之人兮，胡寧不爲。多脱悮。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于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鋭而才良，好强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彊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諦視其姿狀，輒歎曰：「舉莫如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嚚童惡子狠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爲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

❶「望」，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❷「將」，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嚚且惡者多存乎固，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既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

氣渾判兮挺英特，姿鸞麟兮貔虎力。綽秀姣兮熚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溫。未加弁兮奕脩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讐，子美好兮死誰尤。既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兮燭眇忽。覘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强兮繕良。❶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麋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儗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嚚昏兮稔姦慝，身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恢奇，躬夭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❷夭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奚爲兮去疇往，英靈滅兮將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❶「弦」，成化本作「於」。
❷「柄」，疑當作「朽」，「朽」、「老」叶。「不柄」不文。

吴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吴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没。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强暴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吴君爲知名士，吴氏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

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纘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空幃兮夜凄凄。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吴鬼安食？婦辟纑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兹。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煢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福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婭，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脱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

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與，吴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爾兮死無。衰孱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煒，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黯婦，夫屍在床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顙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母兮，吴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吴祀是存！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績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于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啣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

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還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烱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閲關閩遺書，歎曰：

「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飢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横分豎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説，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貰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番昜董彝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辨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説，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

會海東盜起，江浙行中書檄吴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飢寒，或袪於傜役。今斯民固無賴矣，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答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没，民受其

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啖之。或辟穀絶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説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洒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鶡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刼，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

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强，除暴斂，明教化。其略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變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礲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

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二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葦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葦則蓋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强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于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

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耋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宫闕，先聖廟頽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旐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内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斑斑間出。郡邑之内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税。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册書，列民之丁産，爲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

歉，民仰給它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戍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于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産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粮絶，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于省，省不從，即以聞户部，户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穡，哀號即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

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飢渴，或無己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録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税，舊以斛卒持概，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穽。先君令民自持

概，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争來輸税，群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悦。不遣一吏，而税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粮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粮時老父也。」舊徽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托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箴之，緩急之期，一自己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户僅三萬，税萬餘石。八年，税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户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鷄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内脩飾壇壝，置祭器祭服湢澣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

水驛始在西門之内，卑陋污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搆石爲閘，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組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囷蓄粮，火屢爲災。先君教民

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公牘堆几，群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粮芻，争欲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禱于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于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掛楹，亦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閤門外，慟哭失聲。

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刼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己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懸棄之，至敗臭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

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飢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貲，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禄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却去曰：「禄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于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紓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葦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兖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先君笞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㷸鴈侑書，先君卻去與絶交。或以爲大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蒭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

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顔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

退隱丘園，傳其業于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稿。有《汗漫集》若干卷，藏于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

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彦超，由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氏。其後

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永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濤。

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某。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稜先生。黄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妣傅氏。府君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説，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顔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婺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一發端，反覆數百言，人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居，户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群儒迎謁，爲禮畢俯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答。府君每留坐，與之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淳漓，隨問隨答。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即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婺益加功，常山人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禕、補皆業儒，而禕從黄文獻公學，頡

頎儕輩間，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貫，名士金華胡公翰，交爲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亡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於家。六月某日，葬崇德鄉青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諱貞，處士冡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其舅患臂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涖家御子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口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焚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不暫閑。以今洪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某日，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紹、紳。孫女二人，適傅完、傅霖。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稷、曰程、曰穰、曰稌、曰稙、曰稔、曰稚；女五人。褘入國朝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讀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群行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剛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母徐氏。府君少倜儻，負氣節，讀書略通大義。以薦爲台州路學録。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門巡檢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難決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鬬相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感而去。國朝洪武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丞王茫入于海。府君與其友蔣公某謀曰：「狂豎虜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

邑民將盡虀粉，吾曹可坐視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爲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矣。」府君遂募民爲兵，掩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衆，喻之曰：「若曹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爲民，則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聞，邑人争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爲鬼矣！」狀上京師，賜白金若干兩。府君家素多貲，至府君貲益羸，然不以此自豪。卑身好士，人有遇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恒病鄉鄰弟子不學，欲割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爲忠信人。晚受誣逮京師。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八，聞者爲之歎泣。先娶葉氏，早卒，生一子用鼎，好學有文，晚娶董氏、許氏，生一子甫一歲。府君柩南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俾某狀其事。某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强壯，拜馬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詔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内

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禄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脱去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顔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磨穢刷汙，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瘳。乃置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頓顙于地，顙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乎？」知刀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裹瘡，戒左右弗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羹喜爲之握箸，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二，持歸遺母，母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携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爲盡力。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貿遷，日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帛若干，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叩頭謝曰：「公活我！」氊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煙。府君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窻隙而去。歉歲

出糶，有寠人來糴，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糴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❶府君僦舍以館而食之。癘氣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爲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晝紙爲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配蔣氏，贈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女三人，一夭，二適某某。孫男四人，紹、緒、紳、某。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没

❶「凶」，正德本作「荒」。

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祚，大母宋氏。公生而廣顙豐頤，英穎異凡輩。少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奇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渾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頷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紿宋公，宋公乃頷之如平時。吏退，公怪問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紿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强欲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爲工部主事，轉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爲郎中，出爲河間都轉運鹽使。平江守將某以某處運糧萬户闕，❶就以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爲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參政事。出蒞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闕燕南郡荒田以給邊郡，❷命公爲司農大

❶ 「守將某以某處」，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❷ 「郡」、「邊郡」，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爲中書左丞。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爲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于家，時年七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于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洪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居廷中，有大論議，謇謇不少阿屈，聞者悚然。脱脱丞相尤禮憚之，目爲鐵虎張公。它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爲如何。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瞯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爲之祈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爲，❶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冤，請其家貲。公謂閹豎蓄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傅以平恕。時海内既多故，驍民常仗劍跨馬横閭里，刼財貨以給，禦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連罪，且及其姻隣。公争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且不恤，況姻鄰乎？使姻鄰畏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

❶「目」，正德本作「司」。

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言：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説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具以情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鈔二十倍。而法僞造鈔者，不以赦原；僞鹽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户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脩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飢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藏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洽于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貲者，給牛畀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顔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爲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内行，育弟之孤子如己子，爲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内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禄賜，不私于家。雅有威重，据鞍執鞚，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辨，爲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爲某官。公薨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爲立傳，太常不爲定謚，而其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

而余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讙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勑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酋黠蠻，狼嘷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

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玩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强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争，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録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逡迍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滚滚不休，略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❶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燖鴈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鴈，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

❶「叛」，正德本作「反」。

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聞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于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絶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脩，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即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

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污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絶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别爲號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己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理也，積氣得之，以爲物始；積滓得之，以爲物母；燭乎兩間者得之，以爲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洚水，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罄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覷覷然如鼠食乎機器之傍，且囓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某曰：「予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

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耶？」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靳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款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固貧，當其爲學飢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半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于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横，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❶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

❶「復」，成化本作「勝」。

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己，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廄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爲難。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己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旨監收嘉興新城粮，後督舟運粮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❶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月，❷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于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爲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吊，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如也。

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琟。余昔至京師，見琟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屨間，纍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少貶。而進德亦喜琟爲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琟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夫！

❶「坐」，原作「生」，據正德本改。
❷「月」，崇禎本作「日」。

詹鼎傳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繇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敖，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爲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己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鼎。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爲上虞制。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于庭，引

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説，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争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鼎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爲書萬餘言詣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楊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陜。去數年，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陜七年，大臣薦鼎名于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陜。鼎恐還爲人所輕笑，以貲屬掾史願留，掾爲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髯甚美，又能爲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寮。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寛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争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有贓。御史覆鼎。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

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皆死。鼎坐罪薄，有才，人惜之。鼎爲文章，氣焰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二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疎間吾

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❶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户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户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户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

❶「言」，成化本作「大」。

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爲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録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爲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

不知也。」孟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須删脩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斂，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唁。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謬爲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爲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爲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凛然墮膽，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爲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笞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説。孟兼故

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賈錢，民以爲便。❶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譴箠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淩我任用臣，不遜，治笞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横，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髪摘拏，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答，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中突，❷無儉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略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茐公傳

芒茐公者，世莫知其爲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爲老氏者，咸推以爲宗。其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下者，

❶「爲便」，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❷「突」，崇禎本作「實」。

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脱于難。後復來江南，道益尊，人稱之爲天師。異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天師爲稱號，禮下之甚至。芒芴公其裔也。芒芴公姿顔如玉雪，目瞳子爍爍有異光，少襲祖父爵，傳其業。其所授徒遍海内，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興雲雨，探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芒芴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繇，閭井市巷民聞芒芴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不得行。芒芴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井立涸。飲其冰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芴公事者，相增加歡，語以爲天人。而芒芴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老子以無爲爲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蓋神其道，而後教行。缺。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山之芝渠峰。黜嗜欲，薄於自奉，以虚静爲極，以無言爲教。初多藝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爲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缺。指太虚示之無爲之言，亦推老子太旨。其言不滯于物，不淪於缺。故，共號之曰芒芴公，録其所言云。

贊曰：老子後得其道者爲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子言僞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觀曹參缺。好莊周言，又多奇能。使盡用之，術豈不貴也，❶欲其自得者，深矣！

❶「貴」，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菜根居士傳

菜根居士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伉，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爲誰，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因號之曰菜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面折之，善輒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争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皆傾心爲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客至，擷蔬啐酒。既飲醉，輙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可居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然亦能不爲人欺。❶是以人愛其寬，而伏其明，去爲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於是請言於侯城生，❷侯城生曰：「吾嘗與菜根居士游，怪其時卻肉食。居士曰：『子知味之爲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菜味肉，則肉非菜也；以肉味菜，則菜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菜哉，其可味也哉！』故又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爲論著之。」

❶「然亦能」，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❷「於是請言於侯城生」，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耆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翁姓某氏，❶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世，家故多難，厭世俗芬華事，自污棄遺業，屏處耆山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款狎，若甚好之者，而忘其非己類也。別號友鹿，耆山之人皆稱之爲友鹿翁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豁然，累散家財貸貧民。不能償，輒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其心者。因絕弗與人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顔面燁燁有光，望之者疑其爲列僊。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己者。以翁之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憸巧之人而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若使吾有以自娱，物皆可以爲徒，苟無得乎己，夫孰肯與吾友哉？昔舜以大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爲善者，舜之徒。』翁其近是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答。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鹿，鹿善知我。」

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篠、接輿輩，皆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

❶「翁姓某氏」，原脱，今據崇禎本補。

以余觀友鹿翁，恂恂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真超乎世俗之表者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大笑生傳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略，曉達世事，居家以行義聞，然善笑，未嘗有威容。每讀古書，觀其得失禍福感應之理，觸於中，輒仰首大笑，彌時不止。聞人道當時賢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大笑爲何？生笑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非大異於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爲質巨，爲壽久。人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即化，其爲物一也。而俗以能予奪祥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訾，以爲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視天，天固蒼然大也，以蟻蟲蛙蠅視人，亦猶人之視天乎，人曷嘗能制蟻蟲蛙蠅之命哉？或有踐撲涵蓄之者，偶然爾。夫億兆之人，在天下，不啻如蟻蟲蛙蠅之多。天必人人而察之，以紀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勞乎？且天之所具以爲用者，日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至近也，猶耳目鼻口之於人至切也。而且不能使其無差忒薄食之災，況能禍福乎？故爲善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不可準。怠而不爲善者，尤惑也。堯、舜之無子，孔子、顔回之厄夭，盜跖之壽且樂，皆適然耳，天何與乎？人顧嘵嘵辨之，以爲有定。未定而必冀其報，或又戚戚然，懼其不足恃，豈不皆大可笑乎？吾少時亦嘗思聖賢憂世之説矣，慨然悔悟，以爲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職不得不憂。若

我於己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益也。缺非。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者陳吾前，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爲憂，則我死於憂久矣。」又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恒人，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以慕惡爲心，而惟笑以處之。毁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爲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之。聞毁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毁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敵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惟其身之欲是榮、欲忽焉而俱滅，彼蚩蚩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其儕亦大笑，不省也。間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辨上下古今數千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俛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爲號」云。生王氏，名某，字某。

說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病焉，以爲士不值，則樂道爾，奚爲戚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而不知止者，遠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脱略不拘，與

群兒嬉遨，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轂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轂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暨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瞷指笑之，以爲真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美□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污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

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

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者，名第，台之寧海人也。父國真，故邑大家，延儒傅之能爲《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江浦魏氏子順之同受《春秋》。穎悟精勤，嘗與仲武較藝，大爲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悌元，時以貲雄於鄉，爲里主。常儲錢百錠爲官用，缺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民德之，呼爲魏百錠。父恩，能賙人之急，寒者與衣，飢者與食，死而不能葬者與棺櫝。國真聞之歎曰：求福無如積善，脩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生二女，而順之卒。婦年僅二十四，即以猶子校爲嗣，誓不它適。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强迎之歸，奪其志節。婦聞之，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爲魏氏婦，死爲魏氏鬼爾，吾弗歸也。」堅不爲動，其兄不能奪。校甫七歲，晨昏教養。至于成立，爲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校亦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惕勵，無毫髮增損於前人。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三，尚康强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怠。人人以爲節義所報。校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曰江。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爲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之祖母高年，而父

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產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溲惡或時汚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箸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爲，每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及舅姑卒，相夫奉喪葬，於內外細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略條理。既而家寖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蚤世，諸子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內有法，長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爲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寧出己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隣縣飢，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飢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它人，宜減息一斗，以爲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于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貸麥者利其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爲童母恩己。母好施予，孤弱不能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爲之娶婦，使成家業，如是者二十餘人。人或告飢，推食以予之。遇人有急，度其事可解，屬諸子爲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不可者戒弗爲，其揣料世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逾千，婢僕指稱之，人

人察其飢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今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奉養祇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者，皆致拜而去，稱賢母云。

贊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智識淺蔽，所蘄少不讐，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世人，家之興廢，多由於婦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暴逆狠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也。氣之所感召，各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祖姑，雖古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婦人所難也。卒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鼎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鼎而愛之，擇所居，❶得嚴某，歸其家。鄉隣以爲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瞷視其所爲，見其事舅姑，順悦而有禮，處庭闈無謔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饘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窶薄。其父母富，憐鼎獨貧，將召而勞之。鼎雅自脩飭，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

❶「居」，成化本作「歸」。

母遺之經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藏也。奉而韜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❶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爲諸暨金生，有賢行。既而妻于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晨昏侍床下，賁糜煉藥，踞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❷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歎，及至姑所，强爲喜悦之色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獨居，間一至其家，即去。奉之愈恭，❸如大賓。家嘗遇盜賊，夫處山中，金携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可保，委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真吾婦也。」後生子材，娶宋□□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

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氏婦矣。觀其競競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

❶「還之」，正德本作「之財」。
❷「扶」，正德本無此字。
❸「之」，正德本作「人」。

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績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碑表誌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毅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欝抑以没。其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强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己用，毅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

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❶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❷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　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　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　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　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存。　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惑。　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吞。　穢腥上聞帝爲顰，大統重畀高皇孫。　勑令神人下天閽，虬髯虎眉面赤璊。　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狐豚。　扼荆取益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　意欲掃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勳。　神靈在天煒若暾，奉帝之命施威恩。　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罪莫原。　羈鬼號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尊。　海內廟祀莫敢諼，春秋薦獻羅庭門。　酒牲芳碩簫鼓喧，侯乘飛龍雲駢軒。　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飆馳去星奔。　惠民以德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　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神不餐。　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❸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　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　其在天德也，則爲

❶「而豈」，成化本作「豈特」。
❷「治」，成化本作「任」。
❸「侯」，成化本作「俠」。

仁，爲至善之德，爲惇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凈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孑孑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粱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即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舟丘寺云。[1]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

[1]「舟」，成化本作「丹」。

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

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恥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惇。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蓄濟世之道，❶絶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

❶「蓄」，成化本作「蘊」。

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醇宏偉。雷電不足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卒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斂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得乎《史記》之叙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擬，不知者笑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己，以宇内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乎！自孔孟没，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爲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絶如髮，先生獨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歎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

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大明御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既推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覩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堂以存其舊。高傑華敞，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其事。臣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己，❶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

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群聚錯居，顛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爲君爲師，制産明倫。四海九州，若視閫閾。一物失所，仁聖憂惕。稷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勩其形，億兆爲憂。古道不傳，上溺於利。以位自娱，以民爲戲。卓哉先生，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實使然。不諧一朝，乃傳萬年。神施鬼設，

❶「臣」，正德本作「且」。

地藏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賤德貴藝。摭其餘膏，粱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散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惟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迨今，歷世悠久。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禄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没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餞賜之勅；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❶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❶「嘗」，正德本作「帝」。

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倜儻饒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强。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户。取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户。時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

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吴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

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爲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溫、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谷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檝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王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玉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

重慶爲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隳通州外郛。八年，移鎮彰德，隳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爲光禄大夫，職爲左都督，勳爲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俾議軍國事，加禄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墉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群公次第以爲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黄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勑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歎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覲，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

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禫必賜祭。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鼐，曰爕，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禄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慶侯廖權，[1]次爲魯王妃，次適萬泉衛指揮俞鼎，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次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勖、景、昇、昺、旻、昊、暈，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群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

今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

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兹

[1] 「慶」，原脱，今據正德本補。

兆民。民之顛隮，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既衰，天厭其亂。篤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祉孰似。寶劍彤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遏僞吴，坐鎮毘陵。不騫不傾，仗義爲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既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關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劬我元勛。爰啓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券，繡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爲華。民休田閭，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内暨夫人，亦受寵錫。璽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豐其茀禄，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没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越國公新廟碑 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倀倀無所棲止。皇帝手

秉黄鉞，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在行中，搴旗斬將，或操蝥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効。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方絶粮，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隘守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禄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

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内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閲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群謁於金華

宋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丕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竱心撫摩之。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强，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

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之懽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争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莅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熀熀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洶洶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

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

詩曰：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飈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一。

凛凛越公，勁氣横騖。手荷鈇殳，其粲若璐。彼趫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

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凝。其三。

王曰俞哉，爾予羽翼！婺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四。

公既受命，分閫建牙。威讋化孚，莫敢或譁。汝顛汝掖，汝疢汝摩。化汝呻吟，而爲謳歌。其五。

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闤闠，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

我民無禄，俾公棄損。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七。

乃簡甓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禀令。紫棁星錯，素階玉瑩。其八。

邃清有寢，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九。

維公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騖，鐵騎西上。赤熾一揮，無敵不磢。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

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書所列，指縷

可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勻。其十一。

公實惠我，弗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檖。登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欽于世世。其十二。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霆，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爲義烏教諭淵，次爲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葬于白石山之原。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尚存。某獲侍太史公，見公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本。未嘗不竊歎，以爲非人力所能爲。退見公二子四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子之行。又竊歎以爲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絶偉特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歎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鸜鵒、猩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皆知其爲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

知，而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

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❶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不可信？尚徵於處士之墳。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骨化風成。❷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爲士者，辮髮短衣，❸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賛，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年七十又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杭人，吴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户部尚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户部生德銓，德銓生談，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談生海，海生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進

❶「仁」，正德本作「仕」。
❷「風成」，成化本作「成風」。
❸「短」，正德本作「無」。

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脩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缺。❶娶王氏，生五子。曰禄、衍、椿、著、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某日，葬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先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亦爲老成人。曾孫十五人已多長云。人于疑誤。暨孫至曾祖，則已疎矣。使復越數世，尚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爲善者怠矣。余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爲吏，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爲公卿者，既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❷豈特吏之素

❶「缺」上，正德本有「子孫」二字。
❷「其」，正德本作「有」。

賢乎？士而爲吏，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黄氏，自其祖德秀，從母爲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長而明習世故。恢奇卓偉，貌莊氣嚴，善辯説事當否得失，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奇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憚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强佐我。」君語以土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民。勸之立法，以成步度田。著爲册書，據其多寡，以定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杜令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民合辭以災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遏斥不肯受。屬縣承守旨，禁訢災者，❶君力争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上聞卹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争之，奈何畏守一怒，而爲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不受民辭者，將寘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獨有憂民心，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爲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愛己，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財致

❶「訢」，疑當作「訴」，形近致誤。

訟者，令欲以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今不教訓而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雖欲敦睦而無繇。令因諭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籍，或以田詭寄他人，❶以避征役。覺，令欲徙之。君曰：「誠信未洽，使民爲詐，非特民之罪也。今遽徙之，失爲民父母意。」卒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議毀淫祠佛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償於民，君持之堅，民得不困。其識大體，善因事利民，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鹽，奏報緩期，謫潁上。居七年，復起爲刑部掾。閱兩月，丁繼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君脩行誼，有器度。始父歿時，君偶出，不獲躬侍藥餌。後遇忌日，必悲哀。卒之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告，猶強起，以衣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宜勝國北徙。病死毘陵，爲携其遺骨還葬。其在潁上，兵後暴骨滿野，率家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氏生二子，旭、昶。吳氏先君三年卒，❷君卒之歲，❸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山之原。側室葉氏，有子三人，❹曰昇、昪、昂。旭早死，而昪善學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茲述其所知事行，爲書請識君墓。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恒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過惡衍溢，而猶爲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弗録。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大德合乎天者也，位

❶「寄」，正德本作「託」。
❷「吳氏」，成化本無此二字。
❸「君卒」，成化本無此二字。
❹「三」上，成化本有「男」字。

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替恥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恥爲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位有餘而德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昌，尚勸爲善。

盧處士墓銘

士之出於三伐之盛者，❶豈素賢哉？世教既明，勸懲之道既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倫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抑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酧答，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辨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

❶「三伐」，疑當作「三代」，形近致誤。

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絶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没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予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天子奇其文，擢寘第二。授承事郎，翰林編脩。人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歎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況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汚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遊聖人之門，道德之盛，❶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三歲，爲兵挾以北，至濟南厭次。

❶「盛」，正德本無此字。

長而娶吕氏，生子曰馬，仕爲禁禦郎。既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尚無恙，遂留不去。處士普順之孫，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五子。自厭次來省父，父强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王氏卒，處士既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問，而凝重孝謹有德度。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葬，具合禮式。家富好施與，族姻貧無依者，輒賙給或養之終身。鄉里匱乏，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里中民駢首卧，爲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卒有道死者，爲之斂葬。後水齧其墓，復疏潤引流，使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寬貸，戒勿斂怨，以禍我家。里甿畊地得金而不能辯，持以鬻錢。處士語其直，使貨于人家。人尤處士不售取爲己利，處士笑曰：「吾豈以利而昧心哉？」其所爲多類此。尤善教子，闢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言卓行以爲勸，至老不懈。年七十四，以洪武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窆于白茅山之原。配盧氏，有美德。男若干人，魯、某、某，孫男十有四人，孫女四人。魯由國子生爲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與余善。述處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

義詘貲羸，或僨厥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肫肫處士，孝慈篤厚。惠于鄉里，不家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貴靡虧，善孰能儔！古道日衰，茲惟君子。嗣人則之，尚受餘祉。

王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獻遠孫，梁某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縉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景叔，父曰先魁，在宋世皆不仕，而爲富家。處士生元初，卒國朝受命之四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卧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産。及父喪，不飲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蚤卒，撫從子如子，無愛憎厚薄疏數。群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賙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槥，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瀦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損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奥西山之原。而葬先卒者于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瑋，孫女五人，曾孫十二人：皓、昂、昊、昱、普、晅、暌、暝、晥、鼎，曾孫女九人。處士既没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予自漢中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閲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爲不富也。目不識兵

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兹乎！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既葬其考疎清先生，乃以其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群行，來京請文，將鐫其墓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檝，字傅巖，疎清其别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末，有仕閩爲光禄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爲，生子彦發。彦發生雷，雷生應魁，字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爲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恭人楊氏。先生資端凝，喜學問，不爲世俗譁教疑誤。浮薄之習。事親有禮，鄉人服其孝。後親没未葬，隣家火勢將及，家人争負筐篋走避，❶先生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歎，以爲篤孝所感。史官王褘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侵，民飢。先生與徐夫人謀，鬻簪珥糴粟以賙飢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信，即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率賓客子姓，婆娑燕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其鄉之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其居曰嘉賢堂。翰林學士危公素爲

❶「走避」，正德本無此二字。

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爲郡學録，既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縣東延壽奥山之原，以徐氏祔。徐氏諱梓，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衍。女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之美，而昭暴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

全其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蘄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遺澤有徵將在此。

侍讀唐君墓誌銘

建文三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翰林行讀唐愚士，卒于京師玄津街之官舍。明日，文學博士方孝孺言于朝。上嗟悼久之，詔有司給舟載柩歸葬。公卿大夫相與惜其才之晚用，用而未及施於人。士君子相與歎其賢，宜其壽考，而不幸年五十二而歿。門人學者相與奔走弔哭，以爲失所依承。而老成耆艾與之交者，莫不爲之出涕。君諱之淳，字愚士，以字行。少有奇志，攻學如飢渴之慕飲食。父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君早出遊諸公間，若翰林承旨宋公等，皆聲望高一世。亟稱許其文詞，而勉其爲學。君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東。應奉君謫死臨濠，君辛勤跋履，奉喪歸葬。追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録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凄切動人，聞者爲之掩泣。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贍有俊氣。長於詩，而善筆札，每一篇出，人多傳道之。洪武中，屢

欲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李公好士，爲勳戚第一。聞其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亦因與之講切，待以賓友禮。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過前代廢都舊邑，名賢傑士之遺跡，未嘗不援筆有賦。詞旨超絶，必驚壓一時。頗喜飲酒，酒酣，談辨古今，雜以諧謔，竟日夜不窮。會天子即位之三載，詔翰林侍從之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優通文學士。孝孺與二三儒臣，首以君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趣召至殿庭，即拜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人以君久困，晚得一官，輒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其所學，咸爲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病愈復起。又未幾時，病甚。或勸以禱于神，不許。卧月餘竟卒。君紹興山陰人，曾祖榮貴，祖應麒，考應奉肅，妣汪氏。娶周氏，早死。繼左氏，生女四人。得男輒夭。卒之前某日，始得一男子，君喜，自名之曰起。君無他宗族，李曹公最知之深，而久將兵于外。君久病，念其家以悲。既而甚，公歸與語曰：「無以身後爲念，吾在，能恤君家。」及卒，喪具數百千緡，皆倚以辦。君次女壻國子生葉坦，自得疾即視湯藥，今又送其柩以歸。將以某月日葬于山陰之赤土山，而以銘爲請，曰君之遺言也。某聞君名二十年，相與往還且十餘年，及今乃爲僚友。方欲與君同進于學，而君棄予死矣。垂絶之屬，其何忍辭。君别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集録他書又數十卷，可傳。銘曰：

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守，將誰之咎！能約禄豐，身顯名污，較君所得，不

既優乎！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貲募兵，泣謂二子天愋、天驥曰：「吾先祖考繼世爲宋民，戴天蹐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違吾志。」二子受命，率兵從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争先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有子，且嫡也。弟死國，兄爲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爲流涕。固已卜其有後，已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化縣令召之曾孫。諱垓，字德夫。少孝謹，識處己大方，事親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不欺爲本。廓大好施予。歲饑，損錢粟周閭里，力能庚者庚，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爲者，無不盡心。而於神廬佛寺隳壞，亦糜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爲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是日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爲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娶胡氏，宋太學□某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辰三月五日終。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葬洄巖之金盆山。既葬之明年，盗起，意其家有藏，欲發之。守家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處士名，德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玘、玗、璟。三女，適呂德卿，羊塌遂，初盧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浦、澧、清、溶、汗、浙、洄、

游、湫、滂、潤、溱、洧、濡、粱。孫女五人，婿曰呂欽名、陳元某、呂脩名、陳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女三人。浙有厚行，國朝用薦者，同知大同府，階奉議大夫，❶以政事聞，與余善。論次其族姓事可稱者，爲書授余，請銘其先。蓋祖漢□□□二十一世孫磕，❷五季世爲縉雲尉，遂家縉雲。磕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率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爲大家。銘曰：

其源孰啓？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昆是徵。烈烈厥先，蕃蕃厥傳。有弗爲善，請考斯阡。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再，字仲可，生于元之盛時。無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有以感服乎民。無惠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其善，久而不忍忘也。處士六世祖韭英，仕宋爲朝請大夫，浙東轉運使。曾祖集，祖德潤，父曾，皆以醫術濟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麟、鼎、濟。後娶詹氏，生一子，瑜，蚤卒。孫男十人：浩、溢、溱、深、洵、清、澧、洧、澾、濟。❸處士生斯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月二十一日終于家。既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窆于和樂鄉一塢之原。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其事。處士敦厚和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講説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

❶「大夫」，原作「夫夫」，據成化本改。
❷「□□□」，四庫本作「之道陵」。
❸「濟」，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者皆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名族聞家。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爲詭異之行，以徼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飢。人貸錢不能償，以田來庚，度與本侔即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民蔡氏、趙氏親死，不能葬，處士聞之，召至家，給以葬費。嘉□□□爲郡録事，欲買田於郡學以養士。以處士公廉，俾主其事。處士恒以私錢倍田之數，而償其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爲人皆類是。人用是稱之曰善人。隣家火延燎處士櫰桷，垂及而及旁近舍，處士家獨完。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請易櫰桷，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也。」然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爲然也。故處士之善，雖爲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去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陋薄，智術勝而忠篤損。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之德，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爲世勸？❶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月十二日葬於左

❶「勸」下，成化本有「也哉」二字。

溪瑶塢。其師太史公謚之，❶而銘其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蹙額曰：「仁人也。處士在時，吾民飢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蹙蹙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于外。貧者賙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其親戚，則泣之曰：「吾忍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色厲辭，凛凛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爲冷熱。嫁其弟孤女，踰於已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少者可知。❷吾言之安能既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徒也。其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爲文辭，冰潔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藁》十卷，讀未終篇，爲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之者，甚或詆詬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謚以

❶「太史公」，原作「太師公」，據正德本及下文改。

❷「少」，正德本作「小」。

昭德，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 嗚呼可哀也已！ 處士之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好義同居聞。母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即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 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予友，以墓表之辭爲屬。 系曰：

古之爲儒道爲貴，俗衰尚文才厥僞。文奇行駁世所棄，偉哉貞孝覺其弊。 躬行於家仁且義，擴而爲文乃餘藝。 玄珪白璧郊廟器，弗庸遽向山澤閟。 醇儒之亡衆歔欷，幸有佳胤紹遺志。 積久報修將愈熾，❶刻辭識之告來世。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爲詐誇。孔子蓋屢歎之，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爲立德之本故耶？ 今世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 處士諱濂，字仲德，別號采苓子，居金華之浦江。 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今傳十又一世矣。 元及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義門鄭氏。 處士處乎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妄。 望之其容熙熙然，即之其語怡怡然，允與之盤旋，未嘗見其忿言怒色。 躁者炙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 士君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王文節公禕，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

❶「修」，正德本作「俢」。

服以爲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爲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爲學通大義，美髯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爲粮長，屢以事入覲，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争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而盡以所徵貨，全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久之道。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即捧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報云。處士高祖政，曾祖宋龍游丞德珪，與弟青田尉德璋遭難，争先死。祖文嗣，考鈞，處士本贈禮部郎中鑒之子，以父命爲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人：檁、檝、林、彬。彬好學有長才。檝夭，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歿。女二人，長早死，次適傅誼。孫男五：炳、煜、熾、爍、焱。孫女四：二適諸暨何恭，永康朱輝，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墉。女一。處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日葬于石姥嶺之原。葬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師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于蘿山，與處士家相去二三里，而公與處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交處士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爲君子也。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今，而處士之故人交舊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

自古有國，莫能千年。世之大家，亦鮮其傳。貴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滎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爲門。自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乎親，協恭昆弟。人豈不能，莫濟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自脩，無僞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耆耄。惟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帝前。帝眷綏之，不怒以笑。天恩誕敷，爲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爲尤。疇棄不行，外物是求？宰木森森，取則匪遠。我嵒其傳，以勸爲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爲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濂，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參政。吏部奏參政無缺員，特設參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

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參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争可否，帖帖畏服。南静縣民爲亂，詿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盗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脱，訢于官。❶捕盗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盗鞠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盗顧日詰盗以沉屍處，盗驚伏，閩人神其政。十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曰杲、曰柯。杲及柯蘇氏出。女二人，適同邑張瑄、東陽蔣畀。孫二人，光熖、光某。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葬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脩先朝實録，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某聯事，柯因以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强壯，爲老成人，或已夭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脩德可以垂令名於無窮。

❶「訢」，疑當作「訴」，形近致誤。

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處士，諱湇，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勞勩志，痛自繩斵，鷄籠卧榻之側，聞鷄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歎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勤篤恭慎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涖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争先死維陽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栢。女二人；孫男五人：焯、烝、耿、黏、烔，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栢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栢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録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

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踦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食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殁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冤之，而不敢言。會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切於殺無罪者乎？」即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問狀，士利廷辯不屈，又弗爲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歎服，以爲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之。後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没徙所。又三年，爲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日，葬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士奥山之原，以兄僉事君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殁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世，其爲戾滋甚，敢徼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士諱邦彦，字國昌，世爲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谿。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文

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于水，徙水東。❶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强敏絶出，窮經爲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己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嘗應進士舉，不合，即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其講説，各充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讐，奥旨疑義，無不曉析。望之温雅可慕，炙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其分别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凛如也。是以君子樂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卒，娶郭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士利、士貞。女適元江浙行省鎮撫童鑰，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尚幼。士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繇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爲姦。召其耆耋，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户與税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粮，月給鹽十之三，各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輦鹽。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書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爲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荆襄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爲妻妾，或脅爲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

❶「東」，原作「車」，據正德本改。

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强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冤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冤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御之。既而印章事起，遂嗾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年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遇疾卒。時君父處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既葬父兄，事寡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己子，益刻厲爲學。人謂鄭氏隱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不得年，其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脩，蓋能大其家者。銘曰：

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士，復尚以文。翩翩其脩，翼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卲。寔生良子，才氣燁然。郡政是毗，邦憲是宣。煦綏嘉柔，摧擊暴强。單窮舞歌，姦屏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繡衣，權貴震肅。弗畀遐壽，遽閼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既有子，弟復似兄。尚敏其德，以篤厥承。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爲之言

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略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脱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强，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録名將争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馳説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説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盗將，如探鷇雛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説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笑其言之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盗，利其粟，將刼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紿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盗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盗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謁大夫，論以禍福，説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盗兵悍甚，此難與争鋒，當以計破之。盗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餽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

失勢，亦自敗去。君絶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即金陵爲帝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歎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鋩鍔，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項，再娶吕氏，生某。項葬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國。❶ 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藴，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銘曰：

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閼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藴，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内知名之

❶「奇」，正德本無此字；「敗」，成化本作「取」。

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欿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絶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别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歎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賾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藴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托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予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尚誰辭？銘曰：

學失其統，騖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卲。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

微，以勖髦士。

僊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待人，一以誠確。予固熟識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僊居人也。既而六成爲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於子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既不獲享壽考于時，使没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夭吾父也。敢於子也請。」予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茅君大方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薦谷，宗人有諱時舉者，居南澗坊，❶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家富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務達倫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繼母，視其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衰。待鄉里，承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竊取其家貲，後值其人，陽爲弗知者，其人慙謝，以所竊自歸。處士謝遣之，其寬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東嶺之原。台屬邑五，俗愿樸儉素，惟仙居爲尤。士多尚行守義，不爲華言麗飾，往往有古長者

❶「南」，成化本作「縣之東」。

風，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歿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大國之禮，人多敬其賢，處士之澤其將在茲乎！銘曰：

其學也愨，其行也卓，其位則卑，而施不博。尚其後也，克享遺澤。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即以《周易》與諸儒試。諸儒顧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于朝，廷議少之，俾入太學，選爲荆王伴讀。是時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怪偉之事，輒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昭從太史公學

文，有法可觀，尤爲上所顧命。缺。闕，命廷中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參知政事御史郡守數十人。仲昭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師，病死中都學舍。仲昭侍王謇直敢言，王甚任之。其府長史讇巧，授王經不正說，恣王所爲，無所諫正。仲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趨出，銜之。會仲昭至楚，娶婦甚愛。婦翁謫爲兵戍邊，惟外姑及女存。仲昭還京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爲兵妻不可，格弗許。仲昭獨行，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十六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老生，多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奇歎不敢望；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仲昭同仕少年，才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

恨，死不得志，豈才者固人所忌耶？或言貴富脩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衆，不必如仲昭。則與仲昭獨夭死，豈天亦棄才耶？嗚呼，其可哀也！仲昭死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孰俾子賢乎，孰嗇子年乎，孰使子無傳乎？嗚呼，天乎！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於家，義讓聞於鄉。樂易和雅，爲才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以是淑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月初四日卒，葬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葬。泣且書曰：「先人行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藏，今失不圖，無以示後嗣。」乃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己，走數百里以請予。既與爲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目，惟稱之爲善人。予曰：「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詭激相高，競趨細行，以徼名譽，求其出乎誠，由乎中者，咸無焉。俗益以薄，僞益以滋。今處士爲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其謂之善也，宜矣。」予嘉而銘之：處士諱彥，字汝翼，姓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兩族。其先穀城來遷者曰迪功郎，監台州稅，其號曰西族。處士本參軍之六世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勛爲後。收之父，上蔡書院望賓諱復，處士以爲曾祖。上蔡之父，楚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爲高祖。處士夫人有賢行，能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

以篤孝稱。存誠之弟德純、德徵，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予以是益信處士之爲善人也。女一，適毛建中，早死。孫男三人：惟敞、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伾、儆、億、侄。嗚呼，爲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

穀城之王，世以善聞。迪功肇台，寔蕃子孫。名卿碩儒，繩厥祖武。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履義仁。令德有光，加于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縉雲曹君養晦，以疾卒京師。明日，其女兄之夫呂文熉，治喪權殯于城南隅，而謂曹君之友方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慎所推服，於京師獲遇子，稱於人以爲幸。卒之日不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予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於子，而不果。今不幸死乎旅，年僅二十有八。父母在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爲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既哭與爲禮，以不文讓，不可。則叙曰：

君字養晦，諱湫，以字舉于朝，因以字行。父某，母盧氏。祖垓，號善人。君資粹清，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尚少，即入暗室，持刀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母病果療。其爲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愛信之。會詔書

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瘢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刲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真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爲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善狀，輒困折，吏遇之弗敢少抗。君有才能，舉措施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上。邊將甚奇敬之，屈其威風，降己相驩狎。❶政化行境内，屬郡邑守令數十人，斂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丞以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酒。下御史治，言者因誣罪君。當改官，會病作，遂卒。始余見君時，君託余銘其祖墓。不越數日而君病，病時余日日視君，君言語歷歷，未嘗少變，且命余爲文，其思親之情惓焉可念。嗚呼，孰謂君之於親，竟不復見，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可謂具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賢，固有然者。此則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某，甫四歲，君臨終時以托吕君，吕君永康人，與君同居。自君去官至卒，服勞勤，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其喪歸，欲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吕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洽於家者，又可知也。銘曰：

漢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于邦，政化易該。後易故常，貴文藝士。學用糠粃，教空政弛。有能張之，爲民擇賢。玆懿曹君，爲群士先。行脩于家，化成于治。配古諸侯，章服孔貴。不竟其施，而以官終。於身

❶「已」，正德本無此字。

爲幸，於世爲恫。❶嘉績有傳，邦人是紀。孰旌其藏，嗚呼孝子！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瓚，字仲珪。其言確而信，其行和而謹，其爲學，據依乎仁義，取予好惡非禮法所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恒慊然，雖變故災患之迫于己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以在父母側，父母安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耆艾幼稚富貴貧賤莫不樂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賢否遠邇，咸得其懽心，人人以爲長者。母賈夫人性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詬責。君年將老，跪拜謝過若嬰兒然，未始有怨懟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温容好言以悦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營致酒食，務順適公志，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璲爲中書舍人，長子愼亦通籍于朝，人以爲尊顯，而處之無盈大之色。及後弟子爲坐法者誣死，家遭譴逐。侍從蜀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天，公亦卒于夔。家人死者相繼，人爲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歿時惟從子懌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祖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爲海內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之

❶「恫」，正德本作「同」。

知德公者，雖不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爲之嗟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公，然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慎、愷、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與君最懽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懌會。而懌以君群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爲銘曰：

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祉，而謫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壙誌銘

璲爲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爲氏。父濂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禖。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已，姪性迎喪友經紀。明葬浦陽江東鄙，祔母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懌其子。從太史行莫爲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宋子畏壙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骨歸，祔葬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太史公爲祖，以仲珪甫爲父。以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富貴壽考皆所

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膴，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尚爲視護其墓。

郭君壙銘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伉爽不群。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爲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爲弟子，業益脩，策策有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爲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恣讀，爲文章輒美贍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歎，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爲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爲當世師尊，少所許可，獨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既而丁母憂，公爲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爲恨。除服，復徵入學。適有五人爲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三矣。君曾祖某，祖有聞，父仁，母黃氏。❶娶同縣陳氏，無子，一女尚幼。陳氏育君兄

❶「有聞父仁母黃氏」，成化本、正德本作「某父某母某氏」。

子某爲君後，而陳以君所仕時冠衣葬于某山，❶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當君初上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爲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歎息之。而哀君爲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爲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眉壽者，常患不能有爲，而爲世所輕訕。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于民，雖貴猶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

其成也孰畀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相其嗣人，尚克祀之。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公諱鎮，字彦鼎，姓郭氏，世爲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爲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勛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謚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勳戚子弟，資貌潔脩，

❶「時冠」，原空闕，據四庫本補。

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永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禄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即位，復命賞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斂及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十五日，葬于應天府聚寶山。喪葬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處士鄭公壙誌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點其名字子詠，父曰督度稱篤行，昆弟三人次爲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甚優未從政，女夫從宦奉温清。癸酉仲夏己巳瞑，客死漢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顯德孔盛。城北土岡厚且勁，窆後三日龜所定。子祥居南路脩迥，尚其祐之俾終慶，返葬故鄉禮斯稱。

樓君墓銘

君諱士祥，字彦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慧，所紹，父如浚，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略。紹無子，遂招而子

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文翁既長，理財殖産，具有方畫。日充月拓，卒爲巨室。當婺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十人，子弟厮役皆衣綺綉，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爲樂。君獨弗效其所爲，衣帛裘不臻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不知其爲富人。賢士君子以是稱之。遣長子從名儒太史公學，教諸子事樹藝，有餘以賙困者。歲時擊牲爲酒，召所親厚故人，會飲笑歌爲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六十有一，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一月某日，葬石橋山。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銕，從學者也。其三人曰欽、鉛、銓，皆爲士人。二女，長適同里金持正，次適浦陽鄭幹。孫男九人：滋、潤、淇、溱、灝、洪、沃、淵、汴。五孫女，其二適人矣。餘尚幼。銓與予遊，其族兄恕余友也，以其狀請銘。銘曰：

樓氏在婺，望久聲殷。君之先人，奮以貲聞。夏屋崇堂，封君之宅。鍾鼓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遨遊，良馬堅車。綺綉煌煌，被于臺輿。君於其時，獨恥不效。率其儉素，克祇克好。不狃于初，不困于終。視其朋輩，孰可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孫子孔多，尚徵厥後。

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鼎，嫁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人，年八十有幾。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某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惟吾兄弟，嘗及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也。又越數十年，及見者日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爲之銘。」又曰：「祖姑之

在家，父母稱爲良女，歸嚴氏，舅姑稱爲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鄭氏賢乎？生女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既老，時過乎吾家，須杖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始嚴氏富，既而貧，對其夫無傲容，返見父無怨言。母遺之縑帛，三讓而不受。暨老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不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姑教。吾母久疾，湯藥饘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不以委人。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無異辭。每以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之德，由吾妻徵之益明，此宜祔書。然非誼而好古者，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惜余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祖運，祖政，父德璋，宋青田尉。銘曰：

不知其家視其隣，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之德徵諸甥女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茲文。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鷄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子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之定遠，材勇絕倫，至正中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執戈從諸將爲爪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千户，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爲雲南都指揮。

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遷今官，階一品。❶ 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三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賜以珠冠禮服。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賚以綺段羊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成功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爲奢靡事。與其娣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大小百口，人人不同，能調節撙量，皆得歡心。見其子琮好學，名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趣諸婦爲酒食延留，久而不怠。其明於事理，類如此。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八日，終于成都官舍，享年六十三。子男四人：曰寧、曰安，皆早卒。次即琮、次琛。女二人，長適耿奇，季夭。孫男三：耿、熲、鈥。孫女三：媛、娥、姻。琮以明年己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衛。俾弟琛以某月日葬夫人于雞籠鄉某山之原。而以國子博士王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稱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爲之銘曰：

夫人處外，志在四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胡公，猛敵貔虎。寶劍彤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顧家。其窶其微，克堅其守。既富既榮，不恃其有。始終一德，靡懈儉勤。百口烝烝，率之以身。入朝于宮，后有錫予。綉服珠冠，旨酒肥羜。晚居于蜀，公仕南中。閨閫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勳閥，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賁於丘塚。富貴豈無，令德爲難。婦順母慈，歸其獨完。有樹於道，其下惟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❶「一」，成化本作「二」。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秘書監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秘書君有文章，氣高奇。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内外族尊卑疏戚，其人賢否和戾宜不同。夫人翼翼雍雍，咸得其懽心。事舅姑婉而恭，慎而有禮。先生從外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人祇上惠下，各有儀則。甘腴温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營治，以悦其意。舅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違乎側也。先生以是得縱志爲學，徧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爲時聞人，夫人蓋有助。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綴心。賓客至，談衍竟日。夫人治飭賓客飲饌必潔以時，指使僮妾，隨其資才有任，舁無廢務。其精敏儉儉達於□人，此數句不可解。理以蓄其有，雖丈夫不能過，而夫人亦未嘗挾其所能以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己出而好學，夫人恩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汩以事，卒爲善士。故邑人言爲婦爲母者，必列以爲法。春秋七十二，以洪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西白沙源先塋之次。子男二人：長靚也，其次曰覿，蚤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葬，靚以狀告某，且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有勸施財祈福者，輒拒不信。故今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惟於文字之傳，所以報吾母也，庶其在此。」某謂夫人以道相夫，承厥家，子又以禮葬，其可稱也。乃銘曰：

柔爲陰恒，順爲婦貞。内政克脩，惟才乃成。猗兹夫人，實涵衆美。劬躬勵志，以

相夫子。其爲言藹，其爲儀率。其儉素約，世女□□。不命于朝，播德閭里。嗣人孔文，尚受鴻祉。多有缺誤。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郡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來告。景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者。余拜爲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能成聲，其辭悲愴諄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而問其所欲。景文曰：「欲得子銘吾母墓耳！」辭謝不敏，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海，屢遭家難，未果爲。今年景文復以書來速銘，書辭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倘吾母以子文而傳，吾悲可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諱某，台之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爲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爲父母所愛。既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玉，世家同郡之僊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尊馭下，具有禮則，姻族咸贊以爲得婦道。年四十餘産子輒夭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從之。已而夫人生一子，景文也。又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撫之，慈愛均一。人歎嗟其難能。二子長，皆爲娶婦，夫人抱二孫焉。喜曰：「金氏祖有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午十月某日葬于昇平鄉蕭洋之原，與處士同穴。孫男四人：與嵩、汝泰、元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昕、仲麓。景文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爲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求其爲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

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以也。銘曰：

詩著《螽斯》，以立婦則。内剛而忌，乃匪陰德。孰若夫人，秉心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有嫡有系。一務以恩，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己是私。式閼其宗，祀事卒隳。不私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順婦哲母。

黄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黄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姑安其養。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孝婦亡矣，予奚以生爲！」其隣與其姻戚聞其死，亦皆曰：「吾里失一孝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走書京師，請誌其行以葬。斯民之不勉於行久矣，孝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况女子乎？今黄氏婦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尚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原隆，母謝氏。性淑慎柔婉，在姑側卑顔抑氣，候其喜怒，察其嗜好，而後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筯絲銖細事不敢自專，一聽於姑。姑或有疾，視藥謹慎，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正，遇娣姒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紝未嘗少怠。壽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咸悲之。子男二人：曰壽、曰璘。女二人。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錢山祖塋之傍。儼之考諱毅，母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衍。銘曰：

淑孝静顓，胡不永年！人以爲賢，而不得乎天，振古而然。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違。余招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吾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女兄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爲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己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琉，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紃，足未嘗越戶閾。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娣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吾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飢寒燠，調湯藥，扶持臥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奉母，出匿隣人室。吾母顧媛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它之乎？』既而吾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號頓毀，適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吾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已仆地，由是寖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某日葬于某處。媛將死時，語吾曰：『越百日即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

故，媛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心乎？』吾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❶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尚幼。其死時，盻睞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吾悲，其肯爲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非恒婦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祖諱與，曾祖諱天錫。銘曰：

質之姱，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君兮奈何！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終

❶「遺」上，正德本重「一」字。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古詩

蜀府敬慎齋

天降大命，孔神而明。巍巍天位，匪德莫承。赫赫聖皇，天實子之。奄宅九有，不冒四夷。百辟是臨，兆民是使。何遠弗綏，何悍弗靡。德威所加，孰不震驚。尚篤祇慎，以奉天明。矧惟哲王，有此大國。天子之祐，之寵之錫。君于西土，厥壤汪汪。喬岷大江，式固其疆。有臣有民，有隣有輔。外有戎羌，于徼于圉。匪格以誠，孰克濳乎。匪治以仁，疲羸曷蘇？教之禦之，以恩以禮。擾之訓之，威武豈弟。天有顯任，舉集王躬。惟克敬慎，迺寧家邦。惟聖天子，肇基百世。衆建藩輔，以匡來裔。厥或罔恭，民亦罔從。厥或弗慎，下孰敢信？惟王迪德，懋昭大猷。日宣聖學，以祇天休。愔愔于思，❶夔夔于守。穆穆語言，不驚左右。視乎在服，有秩有倫。視乎在廷，

❶「愔愔」，成化本作「惜惜」。

紀法具陳。視乎禁衛,動有矩律。視乎郊圻,靡有怠逸。云孰致之?敬慎使然。惟克敬慎,迺罔有愆。惟爾今王,天子攸倚。四國攸喜,下民攸恃。王于齋宮,吉士祁祁。教言徐徐,温其有儀。躍躍黃髮,忠嘉啓告。直辭靡撓,不怒以笑。古昔格王,永有烈光。彼或慢肆,福禄靡常。王耽稽古,天下取則,宜其邦國。稽古惟王,邦國以康,胤嗣用昌。天佑大明,藩輔多賢。宜于民人,於千萬年!

讀書齋

翼翼高齋,秩秩群經。推辭繹義,必敬必誠。持心惟虚,是受是承。立志惟篤,是毅是弘。恢廓其量,可吞滄溟。奮作其勇,若捍都城。求之勿易,思之勿更。取之欲博,約之欲精。聖言何疑?不疑不明。聖道何正?不正不平。融會其殊,操植其恒。朝斯夕斯,期乎有成。外怯不足,小德微能。内有若無,盎溢缶盈。惟仁之居,惟義之貞。霽月之明,止水之澄。天君明泰,我縱我横。道無不得,理無不形。富貴敝屣,子女酷刑。難玷污辱,寧過潔清。大之天下,小之家庭。是經是緯,是章是程。聖讀庸行,馬牛冠纓。博覽孔殷,書匱是銘。允矣君子,夜寐夙興。惟誠惟勇,有權有衡。聖訓赫臨,于几于楹。聖經是讀,聖德是行。

四月一日蒙賜宴浣花新建草堂感恩懷古偶作

靈雨過瑶階,朝陽麗金殿。吾王講藝

餘，特賜群儒宴。兹惟杜子宅，遺址當郊甸。盛代仰前脩，高堂歘重建。葺茅昭舊迹，拓地增新觀。棟宇極崇華，簷甍儼雕焕。兩楹陳綺席，僊醴兼珍膳。列坐無俗賓，御恩共酬勸。花溪浮砌凈，雪嶺當窻見。覽物獨興懷，古人如對面。追思天寶後，宇内疲征戰。徒抱稷契心，莫覩唐虞禪。薄游經險阻，放意娱篇翰。使獲遭聖明，寧令老貧賤。人生鮮遇合，自昔共嗟惋。並世或棄捐，千秋有相羡。吾曹獨何幸，淺技蒙深眷。難報國士知，空爲昔賢歎。江山鍾粹美，天地存幽贊。佇俟英俊興，重看盛文獻。

臣近述基命録粗載三代帝王寬厚之政以寓忠愛之私幸徹睿覽過蒙賜詩寵褒詞高旨遠復增慚荷謹依韻略陳情以謝萬一云

明哲昔御世，虛心禮賢臣。令名昭簡策，千秋播清芬。賢王啓大藩，懿德貞且純。英姿邁前烈，高志企古人。聖學自得師，曠代莫與鄰。睿謨粲可述，善政難具陳。況復抱雄才，著作妙入神。下筆百川湧，潤澤義與仁。陋儒亦何幸，趨召奉絲綸。恩言寵賜褒，猥謂堪致君。仰惟文獻國，濟濟申白賓。圖治超太古，餘光能見分。謹歌擬雅頌，烜赫繼丘墳。

齋殿觀書恭侍間燕且承賜文嘉勞無任感服謹賦詩一首以抒下情

無爲運王化，虛静契天心。神情既昭朗，外誘安能侵。齋居閲道妙，端拱肅冠襟。超然萬彙表，儼若上帝臨。竹素粲盈前，群言恣窺尋。遐思自知要，博采仍鈎深。嗜古忘飢渴，好善踰球琳。冥觀會衆

理，抗志珍分陰。俯仰周乾坤，瞬息貫古今。人爵已莫並，天貴誰能任。賑窶散倉粟，贖人捐府金。政教洽四境，蒼生歌德音。文昭聖明喜，誠恪鬼神歆。陋儒荷寵光，避席瞻旒簪。垂歡惠顏色，灑翰嘉忠忱。瀚海茫無涯，豈復資蹄涔。譬彼一簣土，寧補泰華岑。受恩徒徬徨，憂懷欝欽欽。鴻勳希曰奭，令名仰回參。日新崇大業，濟世同舟霖。

臣仰德之深非言可喩謹次淵明九日詩韻敍謝萬一

至人憲天德，虛心體群生。自爲代工計，豈爲濟衆名。惟王間世才，欽聖奉天明。端居澹無欲，四海流仁聲。耄倪競稽首，願王壽千齡。如彼岷峨高，不騫復不傾。小臣最陋劣，夙受顧眄榮。孤恩愧明義，念舊勞睿情。臨風拭病目，思見德化成。

癸酉歲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殿下命述事

少時輕離別，志氣誇壯强。及茲末莫年，已復多感傷。念昔之蜀都，執經侍賢王。放懷禮法地，取樂文翰場。耆俊滿大廷，濟濟會冠裳。出言有同趣，講藝靡乖方。惟王帝室英，聰達世莫當。精誠洞千古，一目連十行。道大才更雄，氣溫色彌莊。勞心撫庶政，虛己思虞唐。封内數十州，德聲藹洋洋。皇天降嘉貺，百穀屢豐穰。盛美不自居，檢身循典章。凝情觀衆妙，博問取所長。自慚魯鈍學，三歲承寵光。避席玉座側，設醴金殿旁。睿哲能兼

容，闕失專覆藏。采陟等葑菲，比珍匪琳琅。近者迎屬車，拜辭褒水陽。情真賜色笑，感激銘肺腸。喜遇大比秋，齋官含書涼。寸情擬披豁，古訓思對揚。雖乏涓埃補，忠貞誓無忘。豈知事難必，曩願弗獲償。徵書京國來，迅若晨風翔。謬忝較文職，守臣啓儲皇。儲皇新德一作聽。政，出令聞八荒。戒飭況丁寧，庸薄實恐惶。經旬廢寢食，嘔欬病在床。王人俄繼至，幣自藩閫將。强起扶杖迎，坐語兩徬徨。報國固臣節，效信亦士常。趨召違天朝，懼非義所臧。王心秉忠孝，處事明且詳。微衷倘見察，庶或貸死亡。赫赫我大明，幅員同夏商。仁恩洽宇宙，帝業熾以昌。九有如一家，内外咸樂康。取士皆爲國，何嘗限封疆。蜀道平若砥，漢水淺可航。胡爲不能往，矯首徒慨慷。白日流光輝，葵藿隨低昂。願王崇明德，以慰葵藿望。

休日奉陪蜀府諸公宴集

居閑歎時邁，閲世知才短。頻爲觀國遊，每覺歸期緩。群公盡耆英，過從恨殊晚。他鄉親故稀，骨肉不在眼。非資談咏歡，孰使離情展。大藩仰仁哲，政化崇寬簡。長日自優游，兹辰況休澣。牲醪出珍賜，果蔬隨物産。一觴偶相酬，萬慮皆可遣。貴同周士肆，狂笑晉人孏。語樂天趣深，心清市塵遠。新秋欣已至，毒暑行將斷。靈雨席上來，微涼座中滿。明時古難遇，良會世所罕。各勉存令猷，垂聲繼伊管。

蜀府遇夏旹教諭次韻叙德言懷

周道昔淪喪，鳳鳥收其聲。紛紛徇世士，各以智術鳴。仲舒起西都，蜀漢有孔明。下帷談正誼，濡走濟群生。二子苟遇時，惠澤被孤惸。惜其遭逢謬，不見禮樂興。邇來一千年，文獻鮮有徵。豈無輔相貴，未免利禄嬰。鄙夫何所知，浪竊當世名。致君事莫及，好古心徒傾。身疲道路長，輿入江山清。偶隨群臣後，獲見百代英。神姿儼淵肅，雄論極醇精。德政尚寬和，西土臻治平。福善固天理，願治本民情。昔歎賢豪稀，今見德位并。寄言同袍子，拭目王化行。

閒居感懷十七首

鳴鳩知天雨，乾鵲知天風。蟋蟀最無知，亦悲年運窮。云何當世上，憒憒溫飽中。變故如波濤，浮沉安所終。

鳳隨天風下，暮息梧桐枝。群鴟得腐鼠，笑汝長苦飢。舉頭望八荒，默與千秋期。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不移。

乘時功易立，處下事少成。君看蕭曹才，豈若魯兩生。賢豪志大業，舉措流俗驚。循循刀筆間，固足爲公卿。

賢有四海志，家無一金貲。言高力不足，舉世争笑之。不如富俠子，錢刀散孤

嫠。閭閻稱行義，赫赫名聲垂。竊竊衆所憂，不踰衣食間。孰知温飽外，可憂非一端。賤憂道難行，貴憂名不完。誰能斷棄此，自樂如孔顔。

無事本無尤，無作自無愧。心超萬化表，跡混人群内。卑卑流俗語，懶問亦懶對。有時或出門，獨撫霜中檜。

庭前兩古檜，封植今百年。女蘿斯衰朽，揚翹冠其巓。弱榮蒲柳脆，鉅榦金石堅。得時不自料，歲晩良可憐。

我非今世人，空懷今世憂。所憂諒無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爲秦，周公以爲周。哀哉萬年後誰爲斯民謀。

士無及物智，每喜華其廬。我居豈不敝，於道已有餘。明取容吾身，奥取藏吾書。奚須歎其陋，不見阿房初。

秦人奮戎狄，蠶食擧八荒。自言功德大，傳叙萬世長。鮑魚臭未絶，赤龍欻飛翔。巍巍且莫保，瑣瑣安可量。

習俗日頽壞，疇能塞其源。自從井牧廢，開此争欲門。救弊豈無術，得君古難言。田間一卮酒，跽酹蒼梧魂。

道喪學術敝，士心日汙卑。躋扳得斗禄，寧使節行虧。古人安分義，卿相有不爲。栖栖糞土中，困處固其宜。

俗士不知道，喜以異自雄。安知名世者，固與常人同。聖賢盡其常，縱浪禮義中。何須驚神變，惝怳驚群聾。

內有丘山重，外有秋毫輕。於心不自得，誰免慕榮名。少賤事干謁，尊貴樂驕盈。焉知陋巷士，塵芥視簪纓。

利欲烈炎火，虐焰起縱橫。區區一子輿，死以口舌爭。豈不念迂遠，安能負平生！皇皇斯須困，炳炳萬世明。

胡貊笑紈綺，吳越賤堅車。群庸方囂囂，固謂智士愚。刀筆計得失，絲粟較盈虧。誰云周公聖，對此慚不如。

池魚不知海，越鳥不思燕。蚯蚓霸一穴，神龍輕九天。小大萬相殊，豈惟物性然。君子勿歎息，彼誠可哀憐。

次王仲縉感懷韻十首兼呈張廷壁

哲后踐貞軌，簡策有餘馥。彼或趨卑汙，流惡寧有足！明達知所師，鑑古以自燭。惟王實天縱，虛心湛無欲。學道期濟人，爲善靡徼福。群書不去手，萬理瞭在目。鄙臣守鉛槧，恩光蒙遠矚。穆如首夏風，煦若陽春旭。才微媿寵厚，跡賤慚愛篤。報德諒無階，錫嘏徒有祝。

東京多節士，我懷管幼安。騰身風塵表，寵禄寧肯干！子魚不相諒，高位屢超遷。腐鼠欲見污，聞之媿心顔。皜皜由夷姿，迥出兩漢前。彼哉阿世者，變滅同飛

煙。榮華神所戲，貧賤節斯完。此道匪難知，胡爲人不然。

禍生既有胎，福茂詎無根。玄理諒不爽，群動何紜紜。商周數百載，積累基至仁。胤嗣豈皆賢，所藉先澤存。後王昧經遠，謀慮止其身。於道或隅合，❶秉心殊未純。永懷極盛時，民物熙陽春。孟氏好斥霸，惡彼能亂真。

隆中有一士，卓然古天民。長嘯六合間，草昧思經綸。寸心如白日，可破萬古昏。所遇雖不諧，餘輝尚燉燉。使逢高光主，禮樂寧沉湮。惜其遺書亡，大志人罕聞。如何徇利子，於道不知真。卑卑章句中，徼禄求潤身。可貴不在位，可賤不在貧。無取一時好，當作千載人。

翠鳥質微細，乃以羽自戕。犀象獸之雄，每因齒角亡。物生無巨小，適用反相傷。犬羊死柔弱，虎豹死暴强。彭聃死於壽，夭者死於殤。萬生誰長存，所貴德譽光。古來志節士，立身有大方。孰云蕭艾蘗，果勝蘭蕙芳。

封倫論治道，盛詆習俗漓。鄭公若砥柱，坐障狂瀾馳。嗟此古遺直，磊落胸中奇。遭逢英明君，計畫得小施。劉蕡豈不偉，結舌竟如癡。浚恒寧獨然，天運固若斯。熖熖趨愈下，滔滔竟何之。萬事吾不識，聊以善自持。

❶「隅」，正德本作「偶」。

始見澤腹堅，又聞谷風至。炎熇復能幾，木葉忽已墜。四序不少停，景物日夜異。思之熱中腸，不遑食與寐。支離如病鶴，顧影獨長唳。黃雀飽稻粱，笑爾垂兩翅。野性拙生理，大化無停機。緼袍汙沃若，絺綌風凄其。

壯士千載心，豈憂食與衣。由來浮海志，不是軒冕姿。人生尚聞道，富貴復奚爲。賢有陋巷樂，聖有西山飢。朵順多所失，苦節未可非。

保身戒無疾，制治憂小康。苟操敬慎心，何必求扁倉。依依桃李花，安知有嚴霜！松竹淡自守，歲晚凌衆芳。小人徒婞婀，志士多慨慷。我生豈不貴，萬物備天常。天常既無虧，貧賤果何傷！

榮華衆所慕，志得虞咎愆。賤貧可無憂，復爲飢凍纏。有能外兩途，逍遥循自然。苟不悟斯道，中心何由宣！曰予素寡昧，未達性命原。勵兹不息操，夙夜靡遑安。奮庸有伊周，處約有騫淵。敬承聖哲訓，庶慰遲暮年。

追次朱子春懷詩韻

聞鍾理短髮，徐步啓荆扉。不知夜雨過，園林頓芳菲。江山静妙顔，雲日淡清輝。殘梅落欲盡，幽池水痕肥。始見新歲來，景物忽如兹。徒爲逝川歎，未遂滄州期。及時貴取樂，莫遣青春歸！

舟中呈同召葉夷仲林公輔楊大中陳元豐 一作采

本乏適時用，誤爲當世知。進身媿蹇拙，退處乃其宜。何意承寵光，使車忽來兹。靡靡踰南國，秩秩錫多儀。嚴程不可稽，王命自有期。親愛俱在眼，弗獲顧我私。聖猷同山嶽，微忠劣毫絲。黽勉諒何補，徒興千載思。

上巳約友登南樓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曠嘉會，濁酒難孤斟。迢迢城上樓，高朗宜遠臨。曷不一舉趾，縱望淵與岑。逍遙群動表，舒豁萬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應在今。蘊真有至樂，外慕非所欽。疇昔舞雩詠，千秋虞氏琴。窮達各有適，宇宙流遺音。景風生穆清，佳趣溢魚禽。願言領衆妙，無爲鬱沖襟。

次韻

春色與漢水，相看兩俱深。誰能當此時，有酒不共斟。城端聳華構，賓友皆來臨。東瞻太白雪，西望峨嵋岑。縱觀八紘内，洞見天地心。千年等旦暮，豈識古與今。尚友懷賢豪，妄意鮮所欽。慷慨隆中嘯，窈眇河汾琴。其人儼不忘，思欲嗣徽音。觴多意不盡，譁笑驚飛禽。清風似相知，數數吹余襟。

再次前韻

昔時喜飲酒，舉白不辭深。及茲中歲來，已復畏人斟。後生多所忽，豈識老會臨。志士惜景光，登麓已知岑。每聞前世事，頗見古人心。逝者良不息，將來誰嗣今。百年當有成，泯滅寧足欽！每憐伯牙陋，鍾死破其琴。自得苟堪傳，何必求知音。俯觀水中鯈，仰覩雲際禽。真樂不吾隱，欣然豁煩襟。

送鄭叔貞之成都

謝公江海人，雅量極宏廓。中年別親友，猶謂懷抱惡。況我褊迫士，志意早衰弱。辟如遶指金，詎耐膏火爍。豈無骨肉親，相望天一角。兩生萬里至，講道慰寂寞。探奇忘舊悲，觀妙有新樂。寧知事多忤，重使歎離索。林也前歲歸，重來忘曩約。鄭子今復去，南行踰巇崿。成都壯麗地，江水帶郛郭。山窺子美堂，雲護孔明栢。壯遊豈不佳，觀國資所學。國僚盡耆俊，政簡恒燕醵。日開百金筵，坐有四方客。擒毫歌盛美，文彩紛烜赫。卓爾樂邦風，巍乎王者宅。王誠天人秀，令德顏閔若。神機盡經緯，大度蘊才略。心融群聖言，穎鋭智獨覺。坐收千古秘，萬理隨綜錯。尚友師徽猷，姚姒靡間隔。勵精施惠政，民物沾德澤。至化通幽明，餘恩及飛躍。小心事天子，放意耽簡策。道積不自盈，怡怡躬吐握。知名久佇望，前席啓東閣。立談盡歡娛，至理無適莫。從容倘垂問，占對慎酧酢。爲言寡朋儔，舊業愈荒

落。疑經待同勘，蕪史期共削。相須左右肱，理勢不可各。王仁極深廣，夙昔受殊渥。囊餘舊賜錢，篋有新頒帛。身爲微職絆，感歎顔面怍。使子能輸忠，寧不副所托。金門盛才彦，德星耀井絡。翩翩白鳳群，豈復少一鶴。惟兹山南郡，士氣陋且薄。古心莫與論，積疢誰爲藥？願子早告歸，離憂變歡噱。四科洙泗道，五等成周爵。真知苟内充，外物奚須度！早麓清照人，漢水淺可濯。懷哉春服成，重繼咏歸作。

又送叔貞之成都

空名誑當世，自誤還勞人。鄭子復爲誰，跋涉窮冬春。去年赴上國，風雪迷江津。徒步從我行，面黑手足皴。今兹有徵命，欲往志靡伸。子復之成都，代余陳所因。念子遠遊學，三年别慈親。敝衣犯緇垢，斷裂莫爲紉。蜀道幸坦平，王化甚惠仁。歷覽快心目，庶足忘苦辛。諸葛政猶在，少陵詩有神。浩蕩觀大江，穹秀瞻峨岷。心胸蘊奇偉，撫事氣益振。丈夫平生懷，豈惟安其身。況可廣咨訪，大邦多縉紳。恨我不得俱，惟恐孤主恩。見王再三謝，念此疎遠臣。

偶爾遣意奉呈同學諸君子及示叔貞秀才

累物擾靈府，澹然無所爲。家貧自鮮營，萬事俱不知。日禄餘一斗，粗給菜與麋。❶秋田亦易畊，有酒供四時。門多儒雅

❶「麋」，正德本作「糜」，當是。

客，暇則斟酌之。相對靡俗言，共談止詩書。遐情或深契，歡笑同解順。孰謂千古遠，其人如在茲。於心有至樂，天地亦可遺。未知軒裳貴，詎識勢位卑。彼美要路仕，賢勞耀輕肥。窮通各有適，寧論是與非！

送謝生因奉寄岐陽公

帝子謹王度，大藩臻治平。文風播南土，四國揚休聲。上公國懿親，令德惟邦禎。奉恩自夙昔，脩貢表貞誠。名馬西域來，玉勒懸珠纓。金門足麒麟，特受顧眄榮。王昨駐中都，貂蟬藹盈庭。公來必燕語，禮接同友生。異質況天挺，至尊愛彌甥。勳賢冠當世，夷夏欽盛名。繼美實在茲，聞望良匪輕。近因師傅重，愈見德業成。曆數傳萬年，蒼生仰皇明。豈徒本支盛，股肱在公卿。海內雖已康，民俗猶未寧。鄙夫抱深念，思覩禮樂興。願公善匡輔，報主以忠貞。載光史臣籍，永邁宗戚英。靈雨洗南麓，漢光晚來盈。臨流送回使，懷古動遐情。

發褒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上

名爲不祥器，斯理昔未覺。及茲困奔走，始歎立論確。險哉七盤山，羊腸凌巑崿。三年八往返，顛頓髮早白。此行當盛夏，溽暑逞餘雪。書伏避蚊虻，宵征越林薄。危橋帶褒水，俯瞰波流惡。鑿石勞衆工，緣崖搆飛閣。下扶千柱壯，上倚浮雲弱。怒雷地底鳴，懸瀑崖際落。山中郵傳少，過客資凄泊。勞者務苟安，寧思非所

托。更聞急雨至，洪濤相噴薄。鬼神助晦冥，天地混磅礴。病身倦輾轉，酣寢絶疑愕。晨興霄景澄，林壑還可樂。有生大化中，萬變相綜錯。所遇聽自然，何處匪安宅。歷聘魯中叟，詠歸沂上客。勞逸命分殊，順俟安敢擇。

過溧陽

露濕塵不起，曉行秋氣清。遥作瑶。天星未没，野草虫亂鳴。途中何所見？多見古軍營。斷溝無新作流。水，荒隴存古城。爲問戰者誰？其人總豪英。當時誇氣勢，畢命恣紛争。但恨智力殫，詎思時世更。寂寞千載後，艱勞竟何成。身亡事即已，得失存空名。善者或稱歎，惡者受譏評。因之念首陽，西顧清風生。感此默自歎，白日車前明。

過寧陵縣學

師道古所重，義與君父同。自從東漢來，節行著高風。繫理或訴冤，死請代以躬。收葬與撫孤，懇惻貫蒼穹。聖賢垂大法，勉孝兼勸忠。豈聞訟其師，擠寘囹圄中。執憲者何心，此輩忍見容。不惟紊人紀，實斁上帝衷。至理有相關，斯乃教化宗。扶持罔失墜，允藉參贊功。末俗日悍驕，童稚忘敬恭。滔滔未有艾，焰焰安所從？我行聞怪事，竊歎徒傷恫。誰操黜陟柄，幸爲懲頑凶！

葺書齋舊門扇

安貧未必爾，才拙本無能。謬隨縉紳後，誤以好道稱。竭來忝一官，行役歲屢仍。風雪走沮洳，舊路充炎蒸。山南舊草堂，居處不得恒。前人遺搆築，一椽無暇增。雙扇昔所闢，蠹版同春冰。三年忘葺理，啓闔繫以繩。友生每謂予，朴陋良可憎。曷不稍脩治，費少力易勝。人生跡如寄，外物豈須憑。聖哲有廣居，所貴心志弘。雄都多甲第，華榱暎雕甍。位崇德義薄，鬼神見侵淩。顧我田野人，貧賤分所應。庇身何必好，取足容曲肱。所冀對康時，尊酒延佳朋。春風日滿座，涼雨宵同燈。順理覰暮息，養恬神慮澄。庶幾謹素節，弗畔顔與曾。

感橙樹有作 有序

秋林道旁有橙樹，處荆棘中不知幾何年矣。會增置驛舍，芟夷堂基，斧斤幾及，遇識者知其爲菓實之美也，獲免。築室既成，正值窻牖間，結實纍纍然可愛。過而見焉，感而爲之賦詩。

橙生蜀山裏，蕪沒荆棘場。荆棘忽剪除，孤根虞見傷。幸遇識者顧，扶植不忍戕。築室適在兹，窻牖正相當。花垂素雪盛，葉茂青雲張。方秋氣盛肅，原野飛早霜。衆木不復榮，百草已罷芳。纍纍枝間實，爛爛半青黄。摘置樽俎間，几席有餘作輝。光。豈惟巴人羡，南服亦罕嘗。嵬峩帝王宫，異味來萬方。何以解煩渴，甘酪間蔗漿。此物倘前陳，玉食倍馨香。可令積疢

躅，坐見人情康。惜無先容者，盱彼途路長。遇世良有會，處己貴安常，歲寒善自保，用舍隨行藏。

栽栢

迂拙乖世用，每蘊無窮思。取效非目前，遠與千載期。翠栢信良材，成長計功遲。茲晨斸煙雨，移動盈尺姿。清廟嚴潔地，聖靈會于斯。豈無杞柳輩，不足當階墀。殷社夙所尚，古制非徒爲。先師實殷人，植此理固宜。但恐枝幹弱，不耐風霜欺。培護苟無失，終見盛大時。三年過人長，十年齊桷榱。百年必合抱，根深柯葉滋。青霄泊鸞鳳，厚土蟠蛟螭。豈特傲寒暑，將堪閱興衰。所托況得所，永免斤斧危。既膺顧盻榮，復與剪伐辭。寥寥百世後，神物相扶持。何必爲棟梁，迺見材氣施。流光若飛翰，時代易推移。行看好古士，追説種者誰。我生素多病，中歲早孱羸。待爲鶴髮翁，見汝凌雲枝。志士用心者，[1]濩落爲世嗤。何如群兒巧，插槿紛成籬。

新栽栢爲瓠蔓所纏令諸生披解以遂生意有作

青青庭前栢，種植芳春時。既承雨露潤，欻見雲霄姿。盛夏乏人工，眼中蕪穢滋。瓠壺引長蔓，左右纏蔽之。晨興試行觀，沉思喟然悲。微物凌善類，勝負關盛

[1]「者」，正德本作「苦」。

衰。巨葉覆其顛，濃陰密如帷。自非爲披拆，[❶]恐使嘉樹萎。呼童操短鐮，芟彼草與茨。瓠蔓亦徐解，扶持向藩籬。植物共有生，榮枯兩無知。貞脆本天質，生成仗人爲。仰惟玄造心，發育靡偏私。於焉别臧否，可以人理推。漢昭任博陸，不受群邪欺。符堅逐仇騰，景略事業施。用賢必遠佞，果斷貴無疑。嗟余何爲者，捿屑名位卑！觸物徒有懷，於時竟奚裨。栢也材氣良，取效嘗患遲。衆人重口腹，愛瓠固其宜。紛紛俄頃計，落落千載期。浩歌向蒼穹，此意知者誰？

喜脩德汝器二君子偕嘉猷秀才至

宛宛心所慕，盈盈日興思。今辰果何祥，舉目皆在兹。經時抱沉瘵，杜門謝親知。狷獨莫與徒，有懷欲從誰？聊求古人志，遠與後世期。放情簡册間，庶以静自怡。此意信似拙，衆方背而馳。非子秉沖襟，疇能無棄遺？敝廬面落日，炎暑每相欺。清談偶有適，四座生涼颸。久乏經世具，孰正生民彝。深衷欝未宣，流光迅難追。慨餘喜胥會，豈以慰我私。相期樹斯道，與國隆丕基。

又

孟春期過我，仲夏始來翔。只尺同里居，會合猶莫常。何況涉遠道，各據天一方。言歸雖有期，心思詎能忘。我如失群鶴，斂翮鶏鶩場。時逢涼飈發，仰首睇穹

❶「拆」，崇禎本作「折」。

蒼。子若隨陽鴈，高舉隘八荒。知時識天叙，豈慕稻與粱。哲兄富文學，簪筆侍賢王。愛國心事苦，念親夢魂長。朝退寢室静，閲書焚妙香。賓僚各雨散，思子不在旁。子去義所安，講道信有望。山河壯都會，圖譜有餘芳。吊古考隆替，撫時推興亡。賈傳論過秦，杜生賦阿房。千秋繼奇偉，亦足宣慨慷。顧惟河洛間，神丘欝相當。遠思百聖烈，近想群賢臧。載瞻伊水濱，二龍宣重光。和貞各詣極，崇眇交揮揚。後來閩衡傑，闡述爛昭章。匪是啓靈秘，正途已微茫。願子奮遐躅，整策趨康莊。明明吾所懷，暨暨宜力將。幽獨静自惕，内視德甚涼。方忻麗澤益，垂析情增傷。遲子即來旋，緬跡鴛鷺行。墜緒俟並緝，他岐冀同攘。重開萬古昏，再覩斯民昌。深期實在兹，抱瘵語莫詳。行當重執手，毋使熱中腸。

次鄭好義見貽韻 五首

鄭子好古學，天機静而深。沖然舞雩詠，中有咸韶音。茅舍帶流水，琴書閟清陰。遊魚戲晴波，好鳥鳴遠林。那得一笑樂，洗此千古心。

赤驥困皁櫪，垂頭避駑駘。王良振長轡，蹴踏風雲開。古來功名際，何代無奇才。當其未遇時，誰免蒙塵埃。丈夫亮有命，勿使心顔頹。

少時見白日，意謂手可扳。仰天邈無階，狂走徒赬顔。尺綆愧深汲，寸管無全斑。聖途千萬里，用力恒苦艱。安得驂飛龍，倏爾升天關。

幼安老丘壑，千載想高情。鄙哉華子

魚，軒冕良可輕。功名世不少，孰與節義并。至樂有天貴，苟得非吾榮。臨風發長歎，欲爲智者評。

山中一樽酒，慰此離別腸。清夜步廣庭，大星吐寒芒。向來負奇氣，舉目空四方。栖遲盛年至，留滯天南荒。君看升帝閑，不必真乘黃。

乙丑中秋在石鏡精舍同士友翫月後二日家兄寄示會飲分韻諸詩覽之悵然歎不得與因奉次來韻兼柬鄭君好義 四首

我來南山中，正見秋月圓。我家豈無此，兄弟況滿前。胡爲輕別離，顧影清輝寒。賴有座上客，共結無窮歡。愁端旋消釋，言笑各開顏。寄謝兄與弟，明年相對看。

秋霽月正好，山谷氣逾清。風簷敞虛牖，愛此萬里明。嘉賓自遠至，樂飲暢高情。雄談振林谷，頓令懷抱傾。叢桂困荆棘，時來吐芳馨。物生尚有待，吾意詎無成。且終良宵會，難值衆美并。酒酣發長嘯，似聞鸞鶴聲。惟恐日易出，顧影遶庭行。

開樽酌月華，酒味清且醺。吐氣長風生，吹滅天際雲。此身與宇宙，誰主復誰賓。有生道爲貴，萬事何足論。若節慕夷齊，延年稱羨門。僊凡兩冥漠，奸雄猶啖吞。山棲未爲隱，頗喜離俗氛。固窮固非潔，用世豈吾仁。

昏昏坐平旦，兀兀行薄暮。豈乏往來人，幽懷寡清晤。辭源湮囊濬，理窟增舊

錮。幸子有佳期，欣然寫衷素。玄談相應發，妙理獨超悟。頗憚尊酌煩，易覺光景度。詘身違道遠，高世遭衆惡。勉矣循大中，心期永無斁。

題山水

昔隱林壑中，不知林壑美。今來在城闕，見之心輒喜。楓林新受霜，茅茨隔秋水。安得呼扁舟，遨遊五湖裏。

楊柳渡

殘月墮瑶天，涼風在高樹。人行野色分，鳥囀巖光曙。川平愜幽眺，境勝遺塵慮。日出小舟橫，依依楊柳渡。

宿夾江寺

窗開覺山近，院涼知雨足。淡月透疎櫺，流螢度深竹。心空慮仍澹，神清夢難熟。起坐佛燈前，閒抽《易》書讀。

二蟲吟

翾翾暮光螢，燭舉競飛附。没身煙焰間，至死終不悟。日月衆所瞻，嗟汝不一顧。雖有向明心，所從良已誤。喧喧秋後蚊，白日嚼我肌。我雖病無力，掃撲亦易爲。憐汝營一飽，未得死及之。且復縱遺去，天運自有時。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淹懷終歲思，幸際清宵會。情深新喜集，語愜孤愁退。離居積頑鄙，處下多尤悔。倦翮謝騫騰，羈蹤損貞介。含悲靜自慨，抱獨招群怪。非子不我遺，斯心復誰賴。天寒四野寂，雲斂疎星大。霜葉響枯條，水灘咽鳴瀨。振衣逞玄覽，妙趣超塵壒。靜泝一氣先，虛涵萬象外。林泉皆道情，縻組本天械。擺落已遺榮，過從敢辭憊。祛疑冀閎論，立懦佇明誡。頹風倘可還，勖德期無懈。

追次文公先生歲莫燕集韻 二首

靈臺湛無爲，一念寂不起。外物紛相交，飛揚千萬里。哲人善操養，淵澄復山峙。所期天爵脩，詎以貧賤恥。豈無華軒客，膏粱飫頑鄙。道義竟無聞，放浪徒自喜。滔滔從俗化，悄悄爲誰美。知言世所難，感歎何時已。

賢豪居廟堂，四海爲興起。時乎有不遇，淳風化閭里。用爲江河流，處作喬嶽峙。所逢異通塞，內省無欣恥。紛紛夸毗輩，患失誠足鄙。屈身營所欲，易慍復易喜。人生貴聞道，外物豈真美。千載簞瓢生，令聞傳不已。

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先生病中呈諸友韻

日月行不息，我亦少安居。違家今幾

何，忽復五載餘。微官悞人事，解令親者踈。每思別時語，不見空中書。及玆歲將闌，感歎正躊躇。祀先具薄奠，撫己懷厥初。觴酒豈云乏，獨酌悶難祛。寧當解組去，御子花間車。

遊石鏡山訪親友會集諸公回途有作

世道久凋喪，斯文難合并。駕言山中遊，來與子同盟。高齋在深谷，側徑防險行。白日亦蕭散，惟聞絃誦聲。開筵動芳酌，與客張華燈。持盃恣歡謔，聯床如弟兄。凌晨起盥櫛，披襟瞰前楹。霜林凋綺葉，秋花吐奇英。百靈競紛集，萬象森羅迎。佳趣心已領，新詩誰與評？良會不可常，俗慮仍相縈。登途數回首，暫別難爲情。迴溪屢曲渡，清流堪濯纓。離離莫雲合，矯矯孤鴈鳴。乘高望遙火，彷彿識巖扃。勞生幸脫鞅，至道思服膺。從君來借榻，棲隱謝浮名。

再次石鏡精舍會集韻 二首

風日淡秋晚，欣此佳會并。賢豪昔同調，泉石非舊盟。秖應念違別，忽作山中行。雄談爲絶倒，空谷騰歡聲。論詩涉風雅，深夜張華燈。義交無老少，情親如弟兄。齋中二三子，侍立環兩楹。把酒起爲壽，禮秩交相迎。丈人名文章，落紙誠世英。珊瑚與玉樹，對之敢譏評。乃知高世人，不爲塵俗縈。秋空白雲散，悠然暢遐情。嗟予尚稚劣，夙心會簪纓。沉潛守編簡，愁對寒虫鳴。豈知金石韻，鏗鏘振林坰。重玆領秀句，願言當服膺。匪徼一時

譽，終期千古名。

野性淡無嗜，不求四美并。喜茲二三友，同結歲寒盟。願言道義交，豈慕青雲行。山深寡轍跡，地僻無囂聲。曲几列遺編，疎籬翳寒燈。凝神對賢哲，況共弟與兄。幽蘭藹北牖，脩竹羅前楹。忽聞長者車，倒屣欣趨迎。貌匪山澤癯，器乃邦國英。揚論徹幽邃，萬彙隨品評。風雲時動盪，川岳互迴縈。磊落賢俊姿，慷慨今古情。不耽好爵貴，飄然解簪纓。至今懷令望，江海傳詩鳴。奇懷寄竹帛，安居守林坰。小子來問道，仰德思服膺。從茲勉素業，不媿知己名。

太古日已遠，轉覺浮僞并。不聞金蘭契，豈願同盤盟。浮雲無定態，流水難西行。滔滔勢利間，豈識韶濩聲。翻思機巧徒，明滅風前燈。閉門絕聞見，所親惟父兄。丈人忽來過，雅淡振軒楹。山禽競喧呼，童穉亦歡迎。清詩多古調，妙論超時英。富貴苟不累，貧賤孰能縈。群賢共舒睡，萬物屬品評。星斗羅奇襟，風雲動高情。瞿瞿世儀表，濟濟古冠纓。孰知枳棘間，尚有鸞鳳鳴。鰥生寡交接，遊息在村坰。偶茲觀美德，夙興當服膺。幸托龍門賞，終期崇令名。

病眼喜郡守見過

目疾不飲酒，昏昏心意煩。忽聞郡守至，出户强開顏。況覩温粹姿，復聆豈弟言。乃知盛名世，屬任多才賢。神歡坐忘疲，欲起屢相援。筍蔬雨餘美，細酌林花

間。風煖落英過，日斜歸鳥喧。苦云事塡委，未暇蘇痌瘝。高位不易居，斯民良亦難。一夫或凍餒，仁者爲悲酸。腐儒實無能，教士慚素飡。臨觴願有祝，早使群黎安。

題信可時經歷熨帛圖

聖主恩如天，賜帛一萬匹。承之錦繡段，重之踰金璧。西風摧刀尺，將爲君子衣。熨貼既勻調，粲粲光陸離。防胡猶未已，行役何當歸？爲君重着絮，此地饒寒威。

奉懷太史公用盡字韵

隆替存恒期，含生會當盡。獨遭誣枉搆，既往有餘愍。哀彼草昧初，遺黎困戈盾。英雄逞割據，未暇分牡牝。公來作著龜，王略見封畛。上爲宗社鎮，下爲邦國準。旂常揭日月，鍾罄羅簴簨。諷諫陸賈多，制作張華敏。格天誠密運，恤物涕潸隕。氣回窮冬温，力導大川引。竭忠職調護，垂老辭疾疢。謂可樂桑榆，相從拾芝菌。安知事乖謬，玄造獨何忍？顛頊萬里行，流離闔門殞。所餘已無幾，猶受飢凍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賙賑。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泯。終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軫。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哂。三歎秋風前，目送高飛隼。

鄰父携酒相飲

夷惠俱可慕，清和合天真。汨予流俗

中，豈暇思古人。抱拙恥爲佞，遇物展殷勤。雖無失己尤，事過每自嗔。隣翁偶相訪，延坐列主賓。爲言秋田登，願我嘗其新。巨榼傾濁醪，鷄黍雜前陳。特盃强勸飲，禮率意態親。顧予寡德業，無以給比隣。何階及爾輩，愧此風俗淳。酒酣述往事，所歷多苦辛。却憶全盛時，無言指蒼旻。世運有隆替，玄造豈不仁。父老且少安，汝本三代民。九重敦政教，萬幾盡經綸。行當被嘉澤，鼓舞歌聖神。

二禽咏

鵲噪未足喜，鴉鳴未須憂。天道神且遠，微物徒喧啾。翰音善司晨，不免供肴羞。鸛鶴至高潔，所識惟林丘。鴻鵠隘八荒，但爲稻粱謀。文彩羨孔鸞，繒繳或暗投。況彼鴉與鵲，志非衆鳥儔。質陋羽翮短，雲霄非所遊。性貪嗜飲啄，逐逐不自休。飢則摇口吻，向人如有求。何能洞先幾，兆與天心侔？禍福有定命，所致各有由。人理固坦夷，鬼神良昧幽。苟中存仁義，自可無愆尤。何須浪悲喜，爲禽鳥誑譸。來禽慰韓愈，惡聲感黄州。好怪失所守，二子非英流。吾方友千古，遠法孔與周。考祥視素履，樂道以夷猶。

敬次張南軒贈朱文公韻送董公

昔忝國士薦，觀光帝王州。强言酬顧問，流汗對冕旒。有詔試文章，下筆心懷羞。退朝東閣下，獲與夫子遊。夫子燕薊來，氣貌何休休。至尊重純德，特爲儲王留。出入朝兩宮，寵恩正綢繆。予時報聞

罷，歸飯田間牛。升沉本命分，出處非人謀。安知十載後，握手梁山幽。虫鳴月耿耿，鴈度風颼颼。話舊若夢中，一笑忘百憂。況茲林泉窟，足以寓冥搜。仰看岷峨峰，俯視江漢流。敬慎以爲楫，忠貞以爲輈。居夷聖所欲，勿憚道阻脩。

題童賢母卷後

南山有喬木，柯葉敷重陰。匪惟雨露滋，土腴根本深。童氏秉孝義，兄弟同一心。構獲良足多，先澤久浸淫。卓哉賢母行，鄉邦迭嗟欽。婦道盡恭睦，庭訓肅規箴。救殍靡廩粟，收宗散籯金。生業隨日增，善積祥慶尋。繩繩螽斯應，玉立蘭芽森。玄理諒靡僭，令德斯鑒臨。垂裕既有始，濟美宜自今。永言引弗替，百世流徽音。

應教恭賦靜妙軒

世故役群動，方寸如旋蓬。孰知神妙理，乃在玄默中。至人本無爲，清明常在躬。百念寂不起，湛然與天通。庶政或前陳，聽斷每從容。化原有餘地，善應無留蹤。齋居樂康時，爐熏飏微風。忘言對縹帙，端拱師黃農。茲惟文獻邦，富庶古莫同。載敷嘉靖治，會見躋時雍。

宋五公

李文靖公

李公安平相，雅識極淵永。惓惓閔無

告，扣陛日有請。格君古不易，慮國存要領。紛然土木興，始悟先幾炳。

王文貞公

盛德每多容，平世喜迂怪。公操鎮静量，不幸當其會。神書祀河嶽，王府窮賞賚。昭昭知過心，寵禄有餘悔。

寇忠愍公

寇公社稷臣，識遠才亦果。張皇澶淵狩，佞幸慚計左。青衫老作吏，赤子淚交墮。宏謨雖不終，亦足振媮惰。

范文正公

布衣憂社稷，此義古亦然。桓桓高平志，致主二帝前。時屯道難合，謗息名愈全。繼明有良胤，千載陋羣賢。

司馬温公

傾否難永圖，拯溺有遺巧。肫肫反正力，誠節作足。動穹昊。群邪競回遹，善政恣紛擾。廢興豈人謀，千秋仰元老。

訊瘧

尊生道不足，衛生亦無由。微痾忽相侵，坐爲肢體憂。凝水集寒氣，挾纊思重

裘。虐焰繼踵然，絺綌不願留。陰陽各用事，對處天一陬。如何兩相值，追逐同仇讐。弱質受摧沮，有似中暍牛。有耳不解聰，有目等無眸。舌不辯辛甘，鼻不別薰蕕。耳目口鼻官，焦然共懷愁。謂此果誰致，試與天君籌。吾觀今之人，紛紜劇蚍蜉。日趨紅塵市，夜醉笙歌樓。緣情喪恒性，縱欲戕天猷。告之養壽命，大怒不頷頭。云胡反無疾，健捷如猱猴？方子頗好道，少以禮自脩。觀其居家庭，未嘗暫嬉遊。旦食不暇飽，夕夢孔與周。生疾豈有端，天君亦知否？天君聞之笑，汝言理誠優。子病殆天意，皆非汝愆尤。惟天生俊哲，蓋爲萬世謀。大欲扶三綱，次欲叙九疇。安能閉關卧，縮首鳴啾啾。孔孟處衰世，奔走摧輪輈。寧不懷宴安，此道難中休。天令所賦授，與古豈不侔。恐其不自强，降疾警惰媮。方子暫遘疾，身疲面無膏。忍見萬赤子，病者半九州。子能憂斯民，厥疾當自瘳。苟徒念一身，壽考吾所羞。耳受口以告，目鼻涕泗流。方子豁爾寤，百體頓和柔。再拜紀嘉言，可以垂千秋。

次脩德雜詩韻 三首

通衢夷且直，舉世所共知。求端迷往轍，顛躓終無歸。達人解至理，秉心若明曦。敬恭視盤鑑，齋莊整裳衣。昭昭奉一德，暨暨滅衆私。爲仁諒茲在，彼狂胡弗思。

制變易爲失，所貴謹未然。本心秉靈德，洞鑒蚩與妍。譬彼達海流，出自山下

泉。積久諒益深，雲濤鼓風煙。始學誠已誤，補過幸有年。力微道尚遠，感此徒煩悁。

神龍卧深澤，不若抱甕滋。白日閟重陰，不如寸燭輝。賢豪初未遇，但覺吾道非。紛紛當途子，權勢衆所歸。兩生困蓬藿，屠販建旌麾。斯事自古然，今人安足悲。

初冬雨中獨坐

吾廬混人群，來往劇蛙黽。頗欣夜雨來，頓使蹤跡屏。滔滔流水障，悄悄耳目靜。風窗試展書，佳趣倏已領。平生煙霞癖，夙昔慕箕穎。抗懷軒冕上，雅志星日炳。寧知墮俗流，汩没未獲逞。奇懷獨不忘，幽念時自省。豪雄外身名，曠士賤鍾鼎。欲語嗟莫同，長歌碧林暝。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伊周不治經，董賈不言文。宏謨塞宇宙，高論追典墳。如何末代士，操觚動成群。但要言辭好，不顧心志分。至道豈難行，彝倫人共聞。勉哉不遠復，恭默事天君。

循循勇不逮，頷頷善或虧。古人患才難，可以當世推。自吾行四方，所見多有之。豈乏俊爽流，未足慰我思。聖道充天地，其微入毫絲。非精莫能察，非敏莫能爲。致用貴不頗，篤守在不移。由來賢哲事，皆本純粹資。顧予亦陋劣，前徽亦能

追。仰止二三友，有過頻相規。

操行一不慎，坐取終身憂。發言一不思，或爲萬世羞。過小莫吝改，進德勿厭脩。❶誰能百無爲，自致孔與周。

載籍彌九有，群言劇毫毛。棄置患術疎，窮探畏心勞。何由領其要，可使道藝高。聖學亂百家，黍稷雜莠蒿。良農善別識，培溉復芸薅。取大成吾身，致用同伊皋。彼哉溝澮魚，豈足連九鰲。

次韻贈國亮經歷

君侯昔筮仕，匹馬之幽并。先子守東藩，始結鄰壤盟。寧知十載後，握手山中行。鬢髮白欲盡，韜光復潛聲。話舊若夢覺，痛飲張華燈。尚欣古義敦，愛余均父兄。雨洗秋色净，群山擁前楹。山鳥喜客來，飛鳴似相迎。緬思天下士，公是世外英。流俗何所知，紛紛好議評。莫邪雖在土，龍氣上迴縈。自非水鑑識，誰知江海情。談詩較李杜，起舞笑絶纓。大音久閴寥，厭聽寒蟲鳴。麟鳳居空谷，何由在郊坰。處世媿郭泰，通家慚李膺。巖棲倘有約，相與棄榮名。

雜詩四首

相如妙文辭，高處無與敵。多財爲身累，終老汙名蹟。人生取予際，千載觀令德。苟富何足論，喪節良可惜。

❶「進德」，成化本作「德進」。

好名未知道，古人有揚雄。著書欲傳世，不暇脩厥躬。聖言德之餘，屈伸與天同。哀哉大節廢，豈足稱固窮。

賈生信英才，蚤識當世事。身逢致治期，遇主亦天意。道高固難合，流俗工媢忌。一死尚足多，千秋想奇氣。

幡幡市井人，出納量錙銖。積財至千萬，侈然夸有餘。華堂占廣陌，列肆遍通衢。朝餐聚俠客，莫飲羅名姝。一朝與法遇，家破及妻孥。金玉歸縣官，不能贖其軀。郭解既夷滅，季倫亦門誅。安知子原憲，窮巷歌唐虞。

脩德以詩寄次韻

藜羹淡無和，腐粟舂難圓。羞將饋俗賓，歡笑置子前。子豈乏粱肉，對之每欣然。云胡恐費我，來往動經年。子行信勞止，吾道良足憐。深期抱嘉話，不必枉華牋。抱痁百日卧，欲言無與朋。敦敦守一床，鬢脫影如僧。豈惟形容悴，智識無由增。視此不棄捐，子心一何弘。細人忘名軋，俗士爲利懵。孰能使余慕，君子固有恒。營營苟得者，忍以利易生。徇欲遂忘反，捐軀匪其情。古人崇仁義，講切極粹精。於斯弗自得，猩狖垂紳纓。貴有不足懷，賤有不足輕。景公徒千駟，子眞豈其卿。

再和并簡林嘉猷

夜光自有輝，不因磨礪圓。騏驥自致遠，不以鞭策前。古來知道者，天質固使然。師友發其微，成德在早年。余少稍有慕，今也反自憐。子誠肯間我，❶嘉言著來牋。十年窮取友，四海幾得朋。豈惟得吾徒，旁及老與僧。自昔得王子，勃欝氣爲增。子才信已毅，愧我德未弘。所患涉道淺，未免臨事懵。何由與子隣，講習日可恒。温温我所愛，處子有林生。匪惟質柔嘉，迥出遺世情。從我南山遊，斸雪煮黄精。共悲狙喜怒，静閲猴冠纓。生也尚審思，勿言韋布輕。巍巍孔孟業，豈以爲公卿。

送一宗和尚次蜀王詩韻有序

成都大慈禪師欽公一宗，與余皆天台人。雖所趨殊途，而相見萬里之外，有足樂者。今將暫還故山，謹次賢王殿下賜草堂長老詩韻，以寓别情。里中故人有相問者，幸爲謝之。

浮雲出山中，浩蕩隨去來。來非有所係，去亦忘所之。若人釋門秀，矯矯孤鶴姿。林泉三十年，喜譽如波馳。平生西方學，所藴未及施。❷一朝忽乘興，來謁岷峨師。微笑坐談空，傾城走群緇。遂令好事者，懶問子雲奇。清香焚栢子，細雨洒楊

❶「間」，正德本作「開」。

❷「所」，成化本作「妙」。

枝。相逢話鄉曲，麈尾不暇麾。越蜀萬里途，各處天之陲。胡爲偶至此，欲語忘其辭。歷歷世間事，星星鬓中絲。❶迢遥無所嬰，老大秖自知。巴江復舉棹，故廬訪遺基。散懷天台月，濯足楢溪漪。我亦倦遊客，歸耕有深期。身在華山陽，夢繞大海湄。徘徊將何説，秖恐負明時。

家兄寄中秋會飲詩因分韻述懷以答

時過不自惜，長年轉多憂。壯心若湍水，湧激不少休。念昔童稚日，此身百無愁。良宵見明月，喜躍如有求。大母方壽康，諸祖未白頭。開筵羅廣庭，蔬果間殽饈。先公奉觴起，叔父迭獻酬。玉立四五人，文采皆琳璆。酒行聞雅歌，鹿鳴和呦呦。豈無辨難言，禮義皆先猷。脱略輕萬事，高視曠九州。每卑楚漢業，或誤良平謀。

奮袖時抵掌，舉節借前籌。座間二季父，豪俊邈無儔。慷慨頗蠭起，自許公與侯。酒罷寧復眠，長吟倚危樓。夜闌得秀句，叩户來相投。我時被鍾愛，兄弟共譁咻。席賓欲亡酒，輒笑牽衣留。轉眼二十年，存亡兩悠悠。庭闈音容絶，門户變故稠。巢壞鶴上天，雷行龍脱湫。惟餘老仲父，衰鬓對清秋。今歲月最好，我適南山遊。含情面尊俎，感歎蓋有由。伯氏欲相寬，新詩遞來郵。發函清淚墮，紙濕不可收。永思舊所見，一往如川流。于今會飲歡，頗似昔日否。我家勢運謬，難與時人侔。譬彼百年屋，不足施雕鎪。顧伯善扶

❶「星星」，正德本作「惺惺」。

持，重使楹棟脩。庶免傾壓虞，百口蒙庇麻。我愚更懶惰，樸學愧前脩。術疏何所成，言高每難讐。空懷濟物志，夢寐談孔周。歲華易爲度，自哂等浮漚。長恐墜遺業，上貽先人羞。伯也幸閔我，正救愆與尤。復爲戒諸弟，敦睦無相猶。道德在詩書，爲生視田疇。天倫苟足樂，外物皆懸肬。骨肉豈異人，風波同一舟。持家尚禮讓，處衆貴和柔。堂構倘樹立，梓杞加丹髹。重還當時盛，豈特才藝優。世欲登虞唐，吾將老林丘。終期友愛樂，黄髮叙綢繆。深衷久有懷，對月偶歌謳。歌竟視天宇，寒光衝斗牛。

寄好義

同鄉不相見，動涉秋去春。何意忽來翔，會合當兹辰。雄談有遠趣，文采驚世人。譬彼隨和質，衆目咸知珍。陋俗乏奇士，懷抱欝未伸。每思伊葛流，磊落展經綸。志大固難售，心孤邈誰親。君來起我意，頗覺氣爲振。炳炳千古事，悠悠三代民。舉首視大荒，汗顔慚此身。深衷非一端，欲語未及陳。胡爲復求去，重使別恨新。夙負江海情，恥爲兒女仁。賢豪日衰謝，感歎易悲辛。涼風吹碧海，月露洗高旻。酒至且持飲，言歸何所嗔。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地遠會面難，情深嗟別速。今衡微雨去，欲向誰家宿？山城碧雲裹，茆舍清溪曲。莫厭官寂寥，終期化夷俗。

巾山晨望柬錢克温

月落江水明，疎鍾發林杪。濛濛山氣合，歷歷川光曉。妙静玄化機，縱意群動表。悠然悟真趣，忽覺天地小。是身本無累，萬事相紛擾。願釋經世情，於兹共幽討。

閒居偶題

雨歇堦草浄，鳥鳴叢竹中。偶無輪鞅過，遂與山林同。晞髮庭際日，振衣松下風。自非捐世故，誰得此相從？

勉學詩二十四首

殘燈結成花，枯木化爲菌。凋零如此物，秀氣終未盡。人心最靈智，自棄獨何忍。聖門本弘大，梯磴多接引。曾高愚魯資，直解配顔閔。流年急如箭，髮白難再鬒。及時不努力，老大成蠢蠢。

樹木生有枝，子弟教及時。七年異男女，八歲分尊卑。二五學書計，逢人多禮儀。二五學射御，四五加冠緌。今來謾不省，古道當如兹。欲作高高臺，爲爾寬作基。欲求深深井，爲爾遠爲期。不聞鄒孟學，還自俎豆嬉。人材日衰少，善保膝下兒。

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顧盼之，百憂爲爾忘。惟此慈愛心，比同春日光。陽和透地脉，草木俱芬芳。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

堂。嗟哉力何短，父母恩甚長。

上堂拜父母，甘旨手自供。入廟羅豆籩，祀我祖與宗。死者魂魄安，生者恩義隆。一門無二志，謦欬生春風。豈惟薰閭里，上聞天九重。祥雲及膏雨，滋我庭下松。孰云唐虞遠，不得身遭逢。由來豪傑士，世世皆時雍。

藹藹桑梓樹，遲遲杖履音。未瞻父母顔，已起恭敬心。樹木手所植，杖履身所任。此物猶足重，況彼鍾愛深。父愛我亦愛，不間獸與禽。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侵。

莫驅屋上烏，烏有反哺誠。莫烹池中鴈，鴈行如弟兄。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不心自平。田家一聚散，草木爲枯榮。我願三春日，垂光照紫荆。同根而並蔕，藹藹共生成。

妻賢少夫禍，子孝寬父心。不知何人語，相傳猶至今。室家兩相好，如鼓瑟與琴。二親豈不驩，花木羅春陰。雖云一樽酒，共酌還共斟。物情動相失，安用儲千金。家睽在婦德，彖繫有遺音。

《内則》記孝養，《檀弓》著哀思。寥寥三代音，於此猶見之。我欲繪作圖，豈乏丹青師？丹青狀形體，性情那可爲。冬夏適温清，芳鮮在盤匜。二親未飲食，如子渴與飢。奈何報木心，限以百歲期。飛鳥失其巢，尚且鳴聲悲。創鉅痛亦深，衰麻交涕洟。聖王爲制禮，進退隨天時。千人萬人

心，一人心可知。

譙人夏侯氏，有女志獨高。夫家盡蕩滅，節義終持操。榮華昔共享，禍患今同遭。妾身偶生存，志已埋黃蒿。親戚勿訝我，人類異羽毛。引刀斷耳鼻，見義不見刀。至厚莫如地，桑田變波濤。真金不畏火，見此女兒曹。

結交須結心，取士須取德。古交金不鍊，古士麟五色。如何當世人，作事多傾側。甘言轉相媚，內險不可測。青青好禾稼，生此螟與螣。堂堂美少年，化爲狐與蜮。

人心天機在，利欲日夜昏。好苗莫助長，惡木先除根。斧斤一時緩，惡木何由斷。莫畏根株深，所憂筋力短。

吉人語何少，凶人語何多。多言亦反覆，簡默終無他。可磨白圭玷，言玷不可磨。有口號談天，有辨誇懸河。心原一已放，觸物生偏頗。悠悠百年內，榮辱當如何！

驅車入東洛，策馬上西京。所遇何表表，莫非公與卿。旌旄出廣路，百步辟人行。前騶與後擁，不絕如雷轟。人生處困阨，孰不思寵榮。此途良足樂，此任苦不輕。丈夫誓許國，身作萬里城。永懷鼎足戒，毋使公餗傾。

五行各異氣，萬物無全材。聲當配匏竹，味即調鹽梅。何器不適用，有根當復

培。山中多松柏，城中多第宅。孟嘗千金裘，一狐難取白。

田單拜齊將，即墨乘孤危。群心傚死鬪，燕士不敢支。一朝寵祿盛，惜身思自持。人敵竟不下，大寇空若箕。功名每如此，樹立終陵夷。國家匪憂危，寵爾將何爲？動懷首鼠計，退與災禍期。向非魯連子，身死節亦虧。

鸞凰寡儔匹，玉樹少枝柯。貴人在高位，骨肉苦無多。輕車駕驪馬，妙舞隋清歌。獨樂不如衆，中心欲如何。東家借一軸，西家求一梭。織成十丈幕，周我堂之阿。至親隔咫尺，舉首如山河。

人生四海內，同作兄弟看。一夫向隅泣，滿座爲無歡。豈我無衣裳，念爾飢且寒。豈我無粱肉，爲爾不能飱。群生本一原，有此惻隱端。胡爲自汨沒，功利日相殘。辟如同母兒，給之豆與簞。奪彼以與此，終非心所安。

飮馬長城窟，窟中水無多。秋風動百草，水面亦生波。長城備外侮，室內起干戈。非關絶地脉，乃是傷人和。不見豐水上，靈臺欝嵳峩。前有大雅詩，後有秦民歌。鍤塗得苦水，流毒如江河。

黃河西北來，云自崑崙坵。經行非一山，回薄半九州。上有不測源，下有無盡流。萬化同此機，不知幾春秋。分明天地心，不爲淺狹謀。癡人用小計，顚倒若無求。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

布帛文被體，粟菽味充飢。常人未識察，往往争好奇。貪奇不顧實，刻成無當巵。大鈞播萬類，瑣細各有宜。得時易長養，失叙徒施爲。哀哉楊朱淚，滴向他路岐。正途亦甚坦，舍此將安之？

蜘蛛解布網，蛣蜣能轉圜。萬物各有役，何人得安然。周公貴爲相，仰思夜不眠。仲尼大聖人，易書三絶編。孰謂我有耳，不聞古所傳。一聞敢自墮，勇志如奔泉。

好龍非真龍，藻繪等兒戲。懼虎思虎傷，聲容凛然異。六經豈虛文，中有無盡意。一從河出圖，光景不可閟。皎皎如日星，悠悠在天地。青編積几閣，翻閲何容易。曾參之一唯，已往難再值。

勸爾一盃酒，君行莫匆匆。君心雖欲速，道路久乃通。東可窺大壑，西能越空同。不憂歲月晚，但憂筋力窮。三年刻片楮，九年成一弓。制作雖云難，爲藝則已工。小事可喻大，願言置胸中。

離離園中樹，花開動無數。或紅如丹朱，或白如瑩素。今日正自佳，明晨不如故。易盛還易衰，浮華眼前度。物情何參差，天地均雨露。南山有松柏，壽並金石固。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
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
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
刑部郎中東吴王可大　校刊

律詩　絶句

蜀王殿下賜行廚酒膳奉謝

天門傳詔飛金符，帝子發春朝帝都。萬里巴江引軸艫，朝離瞿塘莫荊巫。牙旗羽扇照江湖，馮夷操楫龍伯扶。威振海若驚天吴，衮衣登朝玉陛趨。至尊撫問情爵紆，奏還大國天語俞。却從周秦行坦途，乘傳西來試馳驅。日行三百尚未晡，親藩留宴窮歡娛。秦民擁路觀金轝，口稱盛德目睢盱。其説賢王世所無，南入荊門喜氣蘇。蜀邦密邇忘崎嶇，山花爛熳雲模糊。緑樹清江如畫圖，漢中小臣章句儒。早向王門曾曳裾，是日來迎拜路隅。按轡遥看笑且呼，暮抵行宫侍直爐。華燈照夜舖氍毹，從容前席講典謨。玄談蟬聯如貫珠，上探千古周八區。鄙誚榮辱聖爲徒，更闌喜極行玉壺。叩頭舉白紅生膚，侍臣奉教恩意殊。大官美醞貯行廚，特賜歸飲不用沽。上尊珍味甘且腴，受之無功辭有辜。心感王恩厚矣乎，獻諸祖禰頒妻孥。招致朋僚洗罍

觚，共飲相歡同賜酺。平生飲水兼茹蔬，秖將鉛槧代耕鋤。近爲校教食民租，尸居静閲年歲徂。世人視之等泥途，賴逢聖主意氣孚。討論聖猷師古初，經綸萬理髮在梳。小臣學術本麄疎，志廣年荒才更迂。量同溟海肯納汙，欲致衆駿先收駑。願王道德爲世模，摩撫疲癃恤鰥孤。南漸瀘戎北羌胡，陽和發生無朽枯。育民興賢語不誣，行致孔明與夷吾。共康國政秉事樞，保釐西土佐唐虞。不數鼉叢及魚鳧，吾王端拱化日舒。從此感恩非一夫。

歌風臺

歌風臺下春水黄，歌風臺上春草碧。黄河之水日夜流，碧草年年自春色。漢祖當時爲帝王，龍泉三尺飛秋霜。五年馬上得天下，富貴樂在歸故鄉。臺前老人争拜跪，柱杖麻衣見天子。龍顔自喜還自傷，一半隨龍半隨鬼。翻思昔日亭長時，一心捧檄日夜馳。即今宇宙過四海，一榻之外誰撐持。却令猛士鎮寰宇，安得長年在鄉里。可憐創業垂統君，后使乾機付諸吕。淮陰少年韓將軍，金戈鐵馬立戰勳。藏弓烹狗太逼迫，解衣推食何殷勤。致令英雄遭婦手，血濺紅裙當斬首。蕭何下獄子房歸，左右功臣皆掣肘。還鄉悲唱大風歌，向來老將今無多。咸陽宫闕親眼見，不忍荆棘埋銅駝。臺前老人淚如雨，爲言不獨漢高祖。古來世事無不然，稍稍功成忘險阻。荒祠古廟名歌臺，前人已盡今人哀。感激悲歌下臺去，斷碑春雨生莓苔。

潼　關

潼關將軍才且武，五千士卒健於虎。朝廷養汝爲阿誰，盜賊公行如不覩。昨日官車將到關，西風放顛塵滿天。錢囊衣篋繫車後，欻來掣去同鷹鸇。南望京師五千里，僮僕所資餘有幾。離家漸遠親故稀，向我長號淚如雨。嗟嗟僮僕汝莫愁，聖人在上治九州。會看海内皆富足，關不須防無盜偷。

淮　陰

淮陰城頭落日黄，淮陰城下秋草荒。古城西繞淮水長，猶如背水陣堂堂。當時大將功無雙，顛嬴蹴項勇莫當。丈夫何乃爲假王，至今遺恨令人傷。漂母一飯千金償，解衣推食那敢忘。相君之背貴莫量，蒯生此語無忠良。慎弗出口遭吾撞，歌風帝子歸故鄉。思得勇士守四方，胡爲鳥盡良弓藏？

題嚴子陵

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機，獨向桐江釣煙水。

赤　壁

東夏口，西武昌，赤壁峭絶當中央。奸雄將軍氣蓋世，敗卒零落慚周郎。得鱸魚，

沽美酒，孰若黃州蘇子瞻，謫向江湖動星斗。噫吁戲，曹公氣勢，蘇子文章。人物銷鑠，塵跡荒涼。惟有江水，千古萬古空流長。

吊李白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寒。若非胸中湖海闊，定有九曲蛟龍蟠。却憶金鑾殿上見天子，玉山已頽扶不起。脱靴力士秪羞顔，捧硯楊妃勞玉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歸來長安弄明月，從此不復朝金闕。酒家有酒頻典衣，日日醉倒身忘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煙雲飛。丈夫襟懷真磊落，將口談天日月薄。❶泰山高兮高可夷，滄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孰得窺其作。我言李白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題李白觀瀑布圖

天寶之亂唐已亡，中興幸有汾陽王。孤軍疋馬跨河北，手扶紅日照萬方。凌煙功臣世争羡，李侯先識英雄面。沉香亭北對蛾眉，眼中已見漁陽亂。故令邊將儲虎臣，爲君談笑清胡塵。朝廷策勛當第一，珪組不敢縻天人。西遊夜郎探月窟，南浮萬里窮楚越。雲山勝地有匡廬，銀河掛空洒

❶「將」，正德本作「張」。

飛雪。醉中信馬踏清秋，白眼望天天爲愁。全閨老奴污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英風逸氣掀宇宙，千載人間寧復有。夢魂飛度南斗傍，笑酹廬山一巵酒。雲松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蒼梧。欲從李侯叫虞舜，盡傾江水洗寰區。

題李白對月飲圖

明月出高樹，上懸青天中。下有萬頃之長江，揚波泛彩清若空。江風吹人色凄凜，此時對月誰能寢？十千斗酒何足論，舉盃宜就花前飲。花前飲酒無與儔，酒酣意氣輕王侯。仰招行雲不可得，但見月與河漢俱西流。僊人伐桂樹，玉女倚瓊樓。顧盼暫相悅，棄去終莫留。昨日已浩浩，今日復悠悠。人生如飛光，及時不飲空白頭。君不見，月中玉兔搗靈藥，不能醫此萬古愁。何如醉卧長不醒，天地與我同虛舟。混混六合間，浩然何所求。

徽宗花鳥圖

宣仁升遐司馬死，宋祚當時已中否。豈知禍亂猶未休，更立端王作天子。簡書四出捷星馳，重見熙豐舊設施。太室既崇荆國祀，朝堂新刊黨人碑。廷臣往往多鉗口，四海禎祥無不有。萬金寶藏造池臺，千里樓船載花柳。君臣自詫文德修，不數唐漢追商周。陳鍾考鼓按雅樂，厲甲揚戈昧遠謀。宮中從容萬機暇，酣飲逸遊忘晝夜。御輦時過宰相家，微行或飲倡樓下。宣和殿内玉屏風，綺席金爐處處同。詔遣内官宣畫史，時拈象筆極形容。神機密運回天

巧，萬歲齊呼盡稱好。玉礲裝軸錦裁題，墨署花書朱篆寶。心怡意適藝愈良，白道丹青過百王。盡將兵籍副邊將，還信奸臣斥俊良。契丹滅後金人喜，猶剖王封賞閹竪。露布初騰紫陌塵，天驕已渡黄河水。汴京鎖鑰一時開，雉扇鑾輿去不回。圖書萬卷入沙漠，奎壁無光天爲哀。秖今俯仰三百載，南北興亡幾更改。廢陵已發社無基，尺素誰家尚收在？吾知此畫非人爲，當有神物常呵摩。故留花鳥在人世，要俾後來懲戒之。古來君德在仁義，小技雖工何足計。不見昭陵一藝無，偉績鴻名照天地。

錢氏家山圖

錢君望鄉勞夢思，陳君奮筆爲寫之。毫端歘吸驅鬼物，風霆捲地山川移。紫雲峰高當面立，獅子灘聲轉山急。翠竹揺風市塵遠，青楓夾路樵歌入。山脚盤迴到石門，桑榆深映數家村。百年丘壠澤未泯，中古衣冠今尚存。高堂老人年八十，皓首紅顔瞳點漆。柴門柱杖望兒還，坐聽庭烏心若失。錢君一見增喟傷，此身如在淮水傍。摩挲門户欲歸去，細看無路墮渺茫。乃知陳子善戲劇，故假丹青惱胸臆。世間萬事無不然，畫地作餅安可食。陳子亦是憶家客，不特戲人兼自釋，沙際扁舟已上檣，何當共載歸故鄉！

題南屏對雪圖

昔年歲莫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雲天欲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吴越，六合玉花飄未絶。恍疑江水

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僊人宋夫子，紅顏白髮青貂裘。坐談今古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彩相蕩摩，碧海瓊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慨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堤。一時嘉會難再得，僊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貌南屏舊遊迹。吾知王也奇崛人，新詩妙墨俱絶倫。偶然揮洒豈無意，神授髣髴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

江山萬里圖

我昔奉敕辭金闕，西下巴川持使節。僊槎二月出龍河，萬里春風棹晴雪。吴江茫茫入杳冥，棹歌初過峨眉亭。錦袍不見李供奉，白雲遮斷三山青。烟蕪漲緑知何地，白鳥雙雙没淮樹。片帆風满疾如飛，矯首驚看坼流去。大孤小孤横雪波，匡廬五老青嵯峨。九江秀色歎奇絶，半空飛瀑懸銀河。推篷竟日閑吟倚，瞬息舟移洞庭水。君山如黛壓中流，十二煙鬟鏡光裏。好山遠自峨眉來，瀟湘練明天際開。疑峰九點落空翠，重華孤墳安在哉！武昌地轉多遺迹，隔岸鳥鳴瞻赤壁。烟熖旌旗魏武兵，綸巾羽扇周郎策。扶醉曾登黄鶴樓，漢陽城對鸚鵡洲。即從鄂渚櫂明月，泝流直上窺荆州。夷陵山勢多重疊，楚樹蠻雲遠相接。欲向夔城入錦城，還於巴峽穿巫峽。神女峰前路欲迷，瞿塘灧澦聞猿啼。五溪越盡見雲嶺，但見鳥道青天低。萬里橋西看立馬，足迹經遊半天下。愧無草檄擬相如，笑

擲槖金輕陸賈。今年詔許臨丹丘，夢中往往驚羈愁。江山誰寫入圖畫，眼中歷歷如經遊。岸巾一覽發長嘯，滿襟爽氣高堂秋。

題王叔明墨竹爲鄭叔度賦

吴下王蒙藝且文，吴興趙公之外孫。黄塵飄蕩今白髮，典刑遠矣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歎詫。謂言妙處逼古人，世俗相傳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見修竹，煙雨冥漠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失硯歎

吾家石硯玄玉色，來自扶桑海中國。盪摩日月露光精，吞吐波濤含潤澤。天生奇質爲世用，海王龍伯不敢匿。少時得之方外人，四座傳翫皆歎息。二十年來親翰墨，北走洙泗西梁益。錢塘會稽屢遊歷，鬼神呵護同珙璧。水怪山精皆辟易，佐我爲文寫胸臆。上探玄化與爲敵，宣暢民彝輔皇極。雲雨布濩飛霹靂，倏忽變遷靡定迹。謬致聲名驚四方，招謗速侮不煖席。其間損益兩相補，硯也於余良盡職。豈知萬事不可料，昔者相親今不得。潼關群盜何大劇，竊瞰行人俟昏黑。金錢雖失不足歎，此硯使我深痛惜。我非玩物有偏愛，又非昧理苦蔽惑。直傷美器不遇主，有似賢才受

驅迫。真卿奉使陷叛臣，蘇武持節幽異域。忠肝義膽貫天地，豈忍包羞汙凶逆。孔子《春秋》至謹嚴，細事不肯登簡策。大弓寶玉二物耳，特書盜竊懲亂賊。我誅鼠輩恨無力，著作有心裨六籍。何時見汝生羽翼，奮飛重來侍吾側。不然變化爲星辰，照臨下土常烜赫。外物聚散如置奕，胡爲念汝長戚戚？君不見，自我得之失無憾，不如蕭公差達識。

扇

寒藤陰翳懸風霜，刳皮擣骨收溪光。銀漢半邊秋月白，璃臺一幅春雲香。青旗翠纛湘潭竹，寶刀纖纖破寒玉。束來十二碧琅玕，鳳骨凝香冷盈掬。吁嗟造化由天功，乃知製作歸良工。膠漆投情作鸞偶，卷舒懷袖生清風。清風飄飄可人意，忽覺聲名滿天地。南州溽暑恩愛多，只恐涼飈入庭樹。

紅酒歌

田家八月秋秫黃，赬肩滿檐金穰穰。西成萬室喜登場，斗酒勞慶年豐祥。天台山人傳秘方，釀成九醞丹霞漿。紫檀槽頭秋點長，絳囊醡壓甘露涼。猩紅顆滴真珠光，蓼花色比桃花強。薦新設席請客嘗，風吹桂花滿屋香。饌出肥鷄、筋肪，橙斫蟹鱠雙螯霜。不須琥珀琉璃觥，不須太白力士鐺。我愛真率田家郎，磁甌瓦盆罍木觴。爛熳爲我澆吟腸，新詩吐出雲錦章。醉來興發恣豪狂，高歌起舞當斜陽。出門一笑爾汝忘，大江東去煙茫茫。

食羊虎肉

白額咆哮振山谷，老羝見之驚且伏。一朝强弱兩不存，此肉都歸野人腹。腹中惟恐相啖吞，急呼美酒爲解紛。酒酣一醉更懷古，❶千載英雄羝與虎。

蕨箕行

並海飢民千百數，携鋤上山斸山土。蕨根已盡斸不休，力絶筋疲未言苦。屋頭五日無炊煙，十步九却行不前。全家性命係朝莫，弱子假息阿母眠。昨日斸蕨僅盈斗，今日蕨根不滿手。但憑斸蕨保餘生，再拜青山感恩厚。青山青山爾勿猜，明朝未死携鋤來。

海米行

海邊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薺。婦女携籃晝作群，採掇仍於海中洗。歸來滌釜燒松枝，煑米爲飯充朝飢。莫辭苦澁不下咽，性命聊假須臾時。皇天不仁我當死，況乃催科急如矢。來牟擬作日月期，欲保餘生更徯爾。嗚呼棄止不復陳，椎牛酣酒何爲人！

遊峨嵋

楚客求丹梯，泝流三峽踰五溪。浙僧訪佛祖，一錫凌空向西土。江左儒生尋謫

❶「醉」，成化本作「笑」。

仙，相逢共上峨嵋巔。峨嵋山高氣磅礴，萬朵蓮開青插天。天高地遠望無極，海東日出扶桑赤。氣衝衲衣舉，光摇角巾明。眼底汪洋巨鰲動，耳邊髣髴天鷄鳴。龍宫對月窟，曾聞謫仙遊。霞光凝不散，履迹今尚留。千崖崩摧勢欲墮，羽流緇侶參差坐。七寶巖留供佛燈，萬松丹竈起燒火。❶風霆蕩潏，雲樹糢糊。虎豹接跡，猿猱鬬呼。星漢當頭手可摘，靈芝甘露無時無。雲漏日兮光一線，金蓮白象兮紛紛而來見。萬籟動兮天樂和，仙之人兮夜經過。忽神驚而目眩，豈事幻而説頗。覩謫仙而無有，杳鳳管與鸞車。塵心未斷懷鄉土，青鞋復踏來時路。行行回首語青山，石室無鎖門無關。重來有日當躋攀，肯效趑趄囁嚅徼名勢，坐令塵土凋朱顔。

題萬間室❷

少陵老翁餓瀕死，意欲大庇天下人。一椽茆屋不足蔽風雨，安得萬間之廈蓋覆四海赤子同欣欣？言狂意廣不量力，至今世俗聞者交笑嗔。侯城小儒愚獨甚，不敢嗔笑，謂公之意厚且真。古來致亂皆有因，大臣固位謹持禄，其計止爲安一身。高車大纛耀侈富，子女玉帛驕里隣。安危得失百不知，更僭膏腴便利田宅遺子孫。生靈窮苦墮溝瀆，寒士困悴無衣紳。彼也珍羞綺席，歌舞燕樂窮朝昏。老翁哀痛實爲此，熟視鄙夫憸子，辟之犬鼠加冠巾。曰我得

❶「丹」，原空缺，據崇禎本補。
❷「室」，成化本作「堂」。

志有不爲，嫉邪憤世，欲救其弊忘賤貧。至今已閱八百歲，知翁之意世獨少，蹈翁所惡常紛紛。侯城子爲是懼，人受天地中，何以不與禽獸草木爲等倫？一心運萬化，五性涵義仁。下補后土所不能，上贊皇天之闕，燮調寒暑撫五辰。大禹疏百川，伊周綜理禮樂政教，與世爲陶鈞。孔子孟軻不得位，著書明道亦與治水拯世之功均。吾爲孔子徒，忍汩流俗同沉淪？故題一室曰萬問，坐覺宇宙亭毒氣勢皆前陳。身賤不敢論政教，誓將修復孔業，爲世開昏嚚。室中左右列古書，亦有諸史所筆志義之士忠良臣。關有子厚，洛有伯淳，群公近出皆鳳麟。美哉子厚，西銘之説何諄諄！吾恐當時亦感悲歎意，故立此論，可與日月同光新。爲君不知此，無以建皇極，爲臣不知此，無以康兆民。願寫此書千萬卷，洗濯鄙胸與私智，使知林林之衆，皆吾共出而同娠，視之不至越與秦。盡變呻吟愁歎之俗，若去寒沍逢陽春。小儒不惜獨困處此室，作爲雅頌歌聖神，再見中國大治同周殷。

滄州趣爲台城趙生孝禮題

少年負奇志，味道輕神僊。縛虎千仞崖，斬蛟萬里川。東指扶桑西月窟，以手捫天問天闕。醉中欲奪羲和鞭，驅策六龍下溟渤。歲華忽復晚，奇功竟無成。恥作楚狂人，甘爲魯諸生。俯首蓬屋中，被褐勘六經。憂多髮白早，觸事萬感盈。擬從安期輩，採藥遊蓬瀛。蓬瀛群僊別來久，聞知掉頭還拍手。世上憂勞早已知，身後功名復何有。棄我如敝屣，不肯相攀援。登高發長嘯，目送白鶴歸三山。我友王子喬，示予

海嶠圖。孤峰拔出數千尺，丹光雲彩交糢糊。下臨無地，上極無天。漚波浩蕩望不極，恍若巨鰲掀舞，勢與元氣同回旋。金銀宮闕隱倒景，翠綃絳節在眼前。對此愜心賞，便欲乘風與俱往。恨乏同心人，臨岐獨惆悵。趙生天資妙，訪我東海頭。清談雄辨有儁趣，坐覺毛骨寒颼颼。生方讀書取青紫，我已屏跡棲林丘。他年謝事倘相會，與爾共作蓬瀛遊。

許氏龜巖行

寧海許子名續字士成，年踰三十事母以孝稱。士成六歲失嚴父，母氏襁抱避亂慈溪城。于時鯨鯢奮擲東海沸，紅塵滿天波血腥。流離異鄉幾寒暑，慈母守義志節如霜明，盜平歸來閭里驚。母能愛子復善教，紡績衣食，使入庠序拜揖從先生。所學在大倫，恥以文藝鳴。家居近市母不樂，又爲迎至龜巖之下養且耕。兒壯母髮白，諸孫長大能扶王母行。士成歲時奉觴爲母壽，蹁躚拜舞同孩嬰。食有黍稻殽有牲，母氏感舊涕泣難爲情。士成念母守節苦，身賤莫達天子廷。每爲鄉閭道母事，辭旨悽咽弗忍聽。縣令不之察，郡守不爲聞。朝家有命誰能旌？悲哉士成之恨何由平！嗟嗟今之人，豈無高車大馬垂華纓。推恩及父母，丘壠沾光榮。立身奉法不能謹，雖有恩寵無由承。身死汙辱增，宗族愧醜，父不願以爲子，弟不願以爲兄。孰若士成隱居不仕，行修于家馳令名。龜巖土，厚且沃，龜巖水，甘且清。龜巖之人誰與許子京？許子之賢母所令，鄉人祝許氏母子年百齡。母爲人婦法，子爲事親之準繩。嘉

爾母子孝且貞，龜岩之高與天俱不傾。樂哉士成，配岩永久流芳聲！

蜀道易 有序

昔唐李白作《蜀道難》，以譏刺蜀帥之酷虐。厥後韋皋治蜀，陵暢反其名作《蜀道易》以美之。今其詞不傳，皋雖惠於蜀民，頗以專横爲朝廷所患。暢之詞工否未可知，推其意蓋不過媚皋云爾，非實事也。伏惟今天子以大聖御極，殿下以睿哲之資爲蜀神民主。臨國以來，施惠政，崇文教，大賚臣僚，及於兵吏。内外同聲，稱頌喜悦，天下言仁義忠孝者推焉。西方萬里之外，水浮陸走，無有寇盜。商賈駢集，如赴鄉閭。蜀道之易，於斯爲至矣！臣才雖不敢望白，而所遇之時，白不敢望臣也。因奉教作《蜀道易》一篇，以述聖上及賢王之德。名雖襲暢，而詞無溢美，頗謂過之。其詩曰：

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難？陸有重巖峻嶺，萬仞鑱天之劍閣，水有砯雷掣電，懸流怒吼之江關。自昔相戒不敢至，胡爲乎今人操舟秣馬，夕往而朝還？大聖建皇極，王道坦坦如絃直。西有雕題金齒之夷，北有氊裘椎髻之貊。東南大海際天地，島居洲聚千萬國。莫不奉琛執贄効朝貢，春秋使者來接迹。何況川蜀處華夏，賢王於此開壽域。播以仁風，沾以義澤。家和人裕，橐兵斂革。豺狼變化作騶虞，蛇虺消藏同蜥蜴。鑿山焚荒穢，略水剷崖石。帆檣扉履任所往，宛若宇宙重開闢。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四方行旅絡繹來遊西覽德。成都萬室，比屋如雲。桑麻蔽原野，鷄犬聲

相聞。文翁之化，孔明之仁，嚴鄭之節，楊馬之文。遺風漸被比鄒魯，士行賢哲方回參。方今況有賢聖君，大開學館作校。論典墳，坐令政化希華勛。徵賢一詔到巖穴，咄爾四方之士，孰不爭先而駿奔！王道有通塞，蜀道無古今。至險不在山與水，只在國政并人心。六朝五季時，王路嗟陸沉。遂令三代民，盡爲獸與禽。當時豈惟蜀道難，八荒之內皆晦陰。戎夷雜寇盜，干戈密如林。今逢天子聖，賢王之德世所欽。文教洽飛動，風俗無邪淫。孱夫弱婦懷千金，悍吏熟視不敢侵。蜀道之易諒在此，咄爾四方來者，不憚山高江水深。

爲玉泉山人題

天池直接扶桑東，百川委會來無窮。兩崖爲門障海口，大江中流潮汐通。豐山橫騖東奔放，浪嚙沙崖穿玲瓏。翠鳳飛來白銀闕，金鰲湧出金蓮宮。天台赤城此磅礴，間氣往往生英雄。鴻儒碩士世不乏，神靈秀異天所鍾。玉泉山人獨嗜古，食貧力土專而工。結廬椒江望蓬島，坐看海氣浮青紅。含嚼英華嗽芳潤，吐納光景噓長虹。群僊窈窕羅几席，洪波浩瀚涵心胸。蕞爾一鄉不滿意，邈焉四海將奚從？日披黃卷對賢聖，上並周孔齊羲農。國風雅頌導于正，典謨訓誥操厥中。權謀智術競趨利，玄談清議咸歸空。濂洛崛起樹名教，千載道學開盲聾。仁義行師佐伊呂，禮樂出治登夔龍。拯救生民布仁化，此心炯炯今昔同。食息夢寐若見之，上下議論相磨礱。論交豈止一世士，直追三代還淳風。屈伸去就隨所遇，仕止進退皆從容。某山某水吾釣

遊，歸來舊隱巢雲松。

次河南府梅花堂韻

前年停車汴水陽，鄭公延我政事堂。是時梁園花亂發，遊蜂乳燕春滿牆。綠酒浮觴面玉白，綉衣耀座腰金黃。豈知造化不容物，俊傑俄爲土中骨。重來訪舊無一存，冠蓋年華兩飄忽。堂中遺跡傷人意，粉圖素壁銀鈎麗。道廣常懷濟物心，數奇竟負匡君志。文章爛熳空自苦，政術廉平索誰繼。官僚薦書嗟我遲，妻子思家歸未遂。感此臨風涕淚垂，出門上道風塵翳。西行境內五百里，到處逢人稱善治。洛陽城中迎歲新，正思昔日梁園春。河南忽過張少府，意氣還同鄭老真。蠟梅盈庭花瑤瓌，銀燭照夜光璘珣。登高訪古隘八極，勸酒笑談驚四隣。我被虛名浪羈束，奔走皇皇炊不熟。明朝又渡瀍水西，行李再經燒棧北。丈夫會合當有時，各展忠貞報王國。

東河驛值雪次茅長史白戰體韻

東河氣高地常冷，❶越客入山愁目瞑。蹇驢破帽闖驛門，敝屋疎籬耿燈影。更闌藉草始一寐，夜半雪來初未省。窗明恍訝烏繞樹，身倦宛同蛙伏井。鷄鳴起看眼生花，睡熟山童呼不醒。積深已覺擁藍關，勢遠直疑沾庾嶺。穿簷入隙如有求，塞户填堦豈須請。瓦溝早滴爲炊煙，水面難消因泛梗。樂事偏宜壯士獵，清氣先入詩家茗。平鋪道路混險夷，蓋覆乾坤掩瑕眚。空山

❶「氣高地」，成化本作「地高氣」。

難行無客到，高卧閉門終日靜。春來一月尚嚴凝，天上何人調九鼎。半生對雪走四方，奇絶愛此林壑景。長松壓重龍虎怒，巨石羅陳□□整。北風末勢更飄揚，斜照餘輝愈光炯。南望殊憐京闕遥，西顧頗覺歸途永。未須玩物遽憂患，有形易化皆幻境。明朝陰翳盡掃除，天際諸峰翠栩並。乘興伸眉且一笑，人生飢寒非不幸。莫將詩句效蘇公，淮陰詎肯儕噲等。

愛日堂

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莫虞淵。堂上有親雪滿巔，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寄貧

朝飡漿一盂，莫食蔬一盤。胸中六經粲星斗，筆底萬卷馳波瀾。人笑先生窮不恥，先生歎人愚可鄙。終朝醉飽百不知，何異腥羶飫螻蟻。世上群兒昧重輕，每是螻蟻非先生。縱令先生窮至老，猶與日月爭光明。

覽以德用中二友和東坡喜雨之作

席前衿佩多如雨，危坐談經亦良苦。講堂日晏未朝飡，舌倦脣焦面生土。小齊退食聞扣門，倒屣起迎咽還吐。知是兩賢送詩至，笑却杜康麾陸羽。錢也駿馬氣莫當，陳也奔泉勢難禦。元祐詩壇不易登，俱

欲升堂啓其户。文章由來關政教，道術何曾問今古。每憐陋儒不自量，詆訶前人竟奚補。浪與唐宋較優劣，有如癡兒侮厥母。蘇公風骨真天人，駭視四海手摩撫。二南洋溢騶虞出，九韶鏗鏘鳳凰舞。列僊得道行御風，漢相閑居老食乳。神奇變化脱邊幅，怒駡嘻囈皆新語。眼中不復見此翁，雲月江山澹難主。我狂自少喜翰墨，辟若惰農服田畝。歎彼么麽星辰出，望公光焰日當午。二公豪健敢扳附，蓄積穰穰富倉庾。大篇屬和意有餘，坐覺詩名動城府。當今聖朝任英俊，雅頌再作聲教普。吾衰才薄子勉旃，振起斯文繼前武。

渡淮後寄宗文先輩及諸士友

長淮風顛浪雷吼，争渡千人喧渡口。蹇驢破帽衆所輕，行李甘心落人後。臨淮先生交義深，視我重比雙南金。席前弟子總英俊，相携擁餞淮之陰。就中孫玘藝且勇，奮袖登舟氣增重。扶顛禦侮况有人，病身幸免波濤恐。掛帆長嘯煙霧開，主人謝客緣城回。孫也追隨不憚險，艱危可仗真奇才。世俗結交看勢利，有勢相依無即棄。賤貧如我豈足憐，脱落凡情見真意。賢豪邂逅何所無，排難多由奇丈夫。古人事業望公等，欲輔國步須損軀。

次鄭好義紀夢韻有引

昨承寄示紀夢長句，諷詠之餘，不勝感歎。因用增至二十五韻，❶以道鄙懷，答雅

❶「二」，成化本作「三」。

意，尚正教之。

奇材偉人世不作，太息斯文付冥漠。承君忽枉紀夢篇，喜極長吟淚交落。雄辭璀錯迸星斗，險語鏗訇飛電雹。念我雖知意氣真，感君復使情懷惡。憶昔與子在京師，玉堂老儒侍幃幄。冠蓋追趨禁闥深，朝廷尊寵禮數渥。聲名如雷動天地，震起蟄虫伸屈蠖。國有蓍龜民有師，水之海瀆山水嶽。升堂執業集英彥，賨帶朱衣雜南朔。朽材浪跡偏見憐，繩墨匡持重礱斲。子時好脩美文藝，清談劇辨相娛樂。公於多士雖並收，視我與君尤不薄。龍驤咸歸伯樂廄，天球本出荊山璞。要爲國家樹基址，屬望吾人興禮樂。安知垂老萬里行，直泝岷江踰劍閣。死生契闊恩義乖，音書隔絶道路邈。索居卧病東海上，舊德棄損徒歎怍。夢中見公疑尚存，雅度高風儼如昨。公之神明在宇宙，陟降照臨焉可度。或乘鸞鳳驂麒麟，或奏韶夏陳羽籥。鈞天清都足豪俊，講道論文恣歡謔。應悲我輩混世塵，俛首顰眉語咿喔。獨念靈櫝客西土，明詔未許歸故宅。昔蒙召見欲奏論，造次白疑難感格。聖君霈澤覃萬方，寧使遺骸葬夷貊。子文無後善人懼，馬遷有書心事白。所憂陋拙忝知己，昭雪孤忠負前諾。公心豈不望後人，入夢語子意甚確。子兄文章極醇雅，典國製作名烜赫。爲銘功行播遐邇，可配史傳垂簡策。子將繼踵綰章綬，便當任此千古託。如吾自料乏時才，空言駭世徒宏廓。水北山南結茅宇，弟唱兄酬老耕穫。著書倘可寓王制，未死尚期明聖學。與子他年擬見公，公歸應化遼東鶴。

寄脩德

平生識字不滿百，浪竊聲名有慚色。反觀身世每自鄙，何以使子心莫逆！前月馳書許訪我，恐我無錢厭賓客。惠書問疾繼踵來，爲賀更生重悽惻。我力不能事耕稼，性又不耐營官職。承明辭歸茹藜糗，侯封鼎食誰願易。今年瘧鬼忽侵凌，寒熱交爭類勍敵。垂頭伏枕二十旬，腰腹枵羸面如腊。嗌乾恃粥不善飯，下牀須扶還按壁。向來意氣隘九州，頃步顛躓真可惜。所忻元兄督家政，甑石無儲免憂戚。抱書欹卧困即眠，見客暫起飢輒食。萬事盡抛思慮表，一身豈卹飢寒迫。古來賢豪例窮苦，屠兒販豎千金殖。皇天予奪有深意，衆生淺闇何由識。君來不須念我貧，厭飫仁義非外得。薄田近穫十斛麥，炊之作糜可朝夕。溪南磐石廣數仞，牆頭新筍高百尺。竹間讀書石上卧，青雲爲蓋苔當席。頗聞海上有巨鰲，鼓舞洪濤氣腥黑。請君持竿亟一掣，膾肉作脯如山積。盡俾黔黎飽君德，與君大嚼醉千日，免使窮愁惱胸臆。

送劉士端歸括蒼

憶昔高皇定華夏，海内遘屯龍戰野。幃幄謀謨二數公，君家中丞最瀟洒。舳艫十萬搗虚來，帆檣蔽空聲吼雷。從容決策掃强寇，手扶日月滄溟開。盗犯洪都突彭蠡，砲石星流湖水沸。御舟閣河諸將譁，神箭穿顱逆酋斃。是時中丞謀略精，指揮英傑江南平。掀髯撫掌談世事，天子稱善群臣驚。寰區混一定勳賞，鐵券金符頒土壤。

中丞獨擅翊贊功，賜號每爲諸伯長。青田宰木三十年，高皇僊馭亦賓天。國初故老尚誰在，幾人事業圖凌煙？ 忽見聞孫三歎息，秀目疎髯遺像逼。擬樹豐碑墓道邊，欲請天朝重褒錫。至尊含笑問近臣，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爲拂衣入山去，旰食未敢干君恩？ 海內只今無盜賊，幽州興兵惱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嗚呼志士古所稀，留侯、武卿今是誰？ 九原招公倘可作，爲解四海蒼生危。

題王節婦

妾入君門知有夫，夫雖不幸夫子孤。人生必死死即已，大義一失將安圖？ 爾有金如山，我有心匪石。頭髮可斷頭可得，以死報夫奚所惜。幽哉猗蘭芳，在彼澗水湄。荆棘非不繁，永終保令姿。千秋萬載苟可滅，白日成塵海成血。

楊節婦

良人贈我明月珠，永託團圞誓無違。豈期生子髮未髫，竟以王事損其軀。妾身既作楊家婦，撫此孤兒事堅守。明月之珠深自藏，千金不落他人手。青絲髮斷今復長，妾心直與珠爭光。推門鬻市卒不售，死將地下還阿郎。玉堂學士文章伯，爲發幽貞播金石。千載少似曹家妻，凜凜遺風可相敵。

題許節婦傳

渭水不可濁，豈與常流俱。節婦不可辱，自與常婦殊。節婦之節良可書，書出大

手名斯垂。嗚呼奇花異卉人難植，瑞麥嘉禾不可常種得！

寫懷

子規聲裏吴蠶熟，星繭纍纍照人目。踏車已作春雷鳴，我獨無人冷機軸。繭老蛾飛争奈何，愁端零亂如絲多。故人一去不復返，徒有血淚如春波。新婚已盟未諧耦，青鳥傳音在春後。青春會少離别多，心事殷勤向誰剖！君不見，古井淵源百尺深，欲汲未得勞人心。井深百尺君莫恨，但恨繩索無千尋。

聞鵑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一聲動我愁，二聲傷我慮。三聲思逐白雲飛，四聲夢繞荆花樹。五聲落月照疎櫺，想見當年弄機杼。六聲泣血濺花枝，恐污堦前蘭茁紫。七八九聲不忍聞，起坐無言淚如雨。憶昔在家未遠遊，每聽鵑聲無點愁。今日身在金陵上，始信鵑聲能白頭。

律詩

懿文皇太子輓詩十章

盛德聞中夏，黎民望彼蒼。少留臨宇宙，未必媿成康。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神遊思下土，經國意難忘。

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雲繞星辰劍，春回造化爐。變通周典禮，寬太漢規

模。厭世嗟何早，蒼生恨欲枯。

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龍樓方愛日，鶴馭遽賓天。已失群生望，空餘萬世傳。長江一掬淚，流恨繞虞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鼎龜懸寶命，笙鶴動哀音。誰紹三皇治，徒傾四海心。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

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緯地才。未登宸極定，忍見泰山頹。聖子承皇業，能舒四海哀。

懿文光典册，善美過昭明。曆數歸元子，哀榮慰聖情。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公論當時定，千秋有頌聲。

虹光流渚日，五馬渡江年。聖質中興運，天倫位正傳。德隆尊未極，仁與壽難全。餘慶垂中古，皇家世有賢。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春。銳意思寬政，溫顏訪老臣。至今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六龍猶未御，萬物已昭蘇。使處尊崇位，應無凍餒夫。不知天上樂，還憶世間無。八極遨遊暇，踟躕顧帝都。

斥土開瑤殿，因山近翠微。神輿離鶴禁，天淚濕龍衣。日月還丹闕，風雲送六飛。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

右十詩，蓋以寫臣子之至情，而寓攀號迫切之意，未嘗敢以示人。今以記事靈殿，適舍弟以諸生來見，感泣，乃書以與之。然辭之卑陋而事之隆重，身之疎寡而道之崇高，宜其不足以形容之也。

大行皇帝輓詩

睿哲君天下，恢弘德化新。宵衣啚治道，側席致賢臣。王氣金臺曉，仁風玉宇春。忽朝雲晏駕，率土淚沾巾。

謝蜀王撫問賜藥六首 有序

臣伏承睿恩撫問，兼賜良藥，及皋比講席。拜受之餘，無任感荷。敬次滕訓導所寄詩韻，粗述瞻仰之誠。辭句蕪拙，乞垂宥察，而正教之，幸甚。

超悟天人際，從容禮法中。豪端錦江水，麈尾雪山風。善共東平樂，才看冀北空。感恩慚獨厚，箋疏許頻通。

壤地三千里，絃歌五十城。廷多漢長者，座有宋耆英。立事多師古，行仁不近名。願存無逸戒，佇見治功成。

聽政憂民切，虛心待士虔。典章皆有據，談笑總堪傳。夜月初筵酒，春風廣廈氈。小臣懷德處，每憶白駒篇。

大名傳海宇，盛德冠時人。文字天垂象，姿顏嶽降神。仁施邦域遠，年與憲章新。願沐恩波闊，花溪理釣緡。

賢王思賤士，欲爲制頹齡。藥授還丹祕，功存本草經。駐顏嗤鑷白，閱歲比冬青。倘遂飛昇去，長依傅說星。

服猛本王政，賜皮書閣中。林泉眼如電，文采座生風。似可講《周易》，寧須喚小空。深思避賢者，玄理未能通。

應召赴京道上有作三首

搖落秋冬際，蒼茫鄞越間。青山欹枕過，白鳥背人還。問俗鄉音異，消愁酒價慳。虛名果何物，不使病夫閑。

官程催歲暮，百尺可停牽。煙浦高低樹，晚江來去船。青山過越少，滄海帶吳偏。所遇無親舊，懷人興眇然。

客路喜暄暖，初冬天始寒。近京風俗異，逆浪水程艱。人語吳音雜，漁歌楚調酸。畏途非好友，懷抱若爲寬。

病中述懷二首

卧病知爲國，尤須謹未形。盛强多過計，安逸每傷生。爕理宜脩政，醫治乃用兵。但令元氣固，四海樂昇平。

故交憐抱病，意厚數相過。憂患人難免，方書俗易訛。衛生功莫就，醫國理如何？但喜心無恙，斯民疾更多。

送盧信道漢中點兵

喜子東南秀，照人眉宇清。早探經濟學，已負老成名。治世難忘武，邊城要足兵。關河雖跋涉，歷覽快平生。

題萬間室

一室纔函丈，何緣號萬間。靜中存太極，圖裏看人寰。舒卷心無外，經綸意自閑。誰能同此樂，魚鳥亦歡顏。

題曲徑

曲徑潛通市，高墉遠背村。醉眠忘作客，静讀懶開門。古學嗟中絶，群經續已繁。平生删述意，深恐負乾坤。

次韻奉寄好義四首

真齋至，出見寄詩，甚慰懸渴。諷詠不能已，因借韻述懷。❶邑中還同宿，偶作一首，今并録上。❷

初旭濕霜痕，溪流緩復奔。路因頻到熟，心待舊交論。山勢隨村曲，窑煙接海昏。知君多善教，所至俗還敦。

聞説幽居僻，僊鬟翠崦南。陽坡饒美木，曲澗會澄潭。問俗何方古，藏名此地堪。深期帶經往，清夜擁爐譚。

野性便時棄，虚名耻世聞。目緣多慮暗，志爲好奇分。傍日翻書卷，臨池寫練裙。思君同雅興，搔首誦《停雲》。

混俗非真隱，深居學避囂。看雲山映竹，坐石水通潮。道勝貧何病，神完趣獨超。遺經對千古，意頗似聞韶。

草没堦前石，雲連户外山。位居人下拙，身在病中閑。出處多難事，逢迎有瘦顔。仰看雙白鶴，暮向遠林還。

歲暮寄王脩德先生二首

杪歲垂垂盡，寒花悄悄繁。律回春有

---

❶「述」下，成化本有「鄙」字。
❷「上」下，成化本有「幸删正之」四字。

信，冰動水生痕。樸學慚經濟，窮居廢討論。都將百年意，一笑付乾坤。

長嘯茅齋窄，清談酒盞空。天寒爐擅寵，歲惡甑無功。計拙居鳩上，身癯訝鶴同。燈花笑愁絶，故向夜窗紅。

承宜隱友兄同還精舍賦短律五首爲別

風檻臨溪敞，幽人稱隱居。高松偏宿鷺，濁水最多魚。隣父邀嘗酒，鄉豪笑著書。時艱知己少，來往莫教疎。

携友踏溪沙，同尋隱者家。雨多知損麥，土暖喜宜瓜。身願明時棄，文慚世俗誇。旅懷難一笑，撥遣付流霞。

於世吾何補，論心子最知。叫閽他日恨，感事百年悲。地主能投轄，天閑幸脫羈。談經深夜坐，涼月在清池。

情深難遽別，送遠却同歸。衣濕酒塵雨，路經垂釣磯。山童迎客慣，國士似君稀。且復聽雄辨，前賢賴發微。

千載康成學，群賢惜異時。典章秦火盡，禮樂漢書疑。聚訟吾何敢，承家子莫辭。從來參筆削，萬一補民彝。

次韻答錢文學二首

幽亭斜日在，佳興與君同。屐潤催詩雨，衣涼醒酒風。鵝群穿草白，蜂足帶花紅。愁散身殊健，全寬雲夢胸。

雲山留客住，尊酒賴君同。照影林端月，清心水面風。醉書詩草黑，笑剪燭花紅。不是聽雄辨，難消磊磈胸。

題　畫二首

得意支郎畫，分明是米家。亂雲浮雜樹，遠渡卧枯槎。白屋孤舟迴，丹崖一徑斜。何時共漁叟，洞口訪桃花。

曲折成千里，雲山儼一鄉。林疎茅屋見，水落釣舟藏。世路羊腸外，僊家鳥道傍。此身何處着？箕潁意難忘。

寄童伯禮二首

俗薄吾深厭，家肥子孰過。孝慈諸弟共，才俊一門多。處世難同衆，居鄉本貴和。古來脩禮讓，盜賊尚投戈。

黍肉屢來饋，寸心殊自憐。傷廉增我過，尚德貴君賢。握臂知身瘦，損書待病痊。每懷徐孺子，衰世道能全。

催　菊

蚤帶春泥種，頻添沃壤培。如何九月至，不見一枝開。時過花何補，天寒客懶來。便須連夜發，莫負掌中盃。

代菊答

生意本天得，無人亦自芳。但能娱晚節，何必媚重陽。服食多延壽，風霜獨擅場。秖應夷皓輩，心迹可相忘。

過北山翁

避世慚無術，忘年賴有翁。山中九日

後，花下一尊同。江迴宜秋色，林疎怯晚風。放懷甘取醉，舍此更誰從。

送鄭履順二首

病卧思親友，幾人能見過。天寒念我至，風義覺君多。取士周三物，論才魯四科。相期曾閱上，歲月莫蹉跎。

學是千秋事，文非一藝卑。古來傳道術，誰免假言辭。魯史三王政，周官百世規。知君美才氣，慎勿負深期。

峨眉縣曉發次韻

渡水籃輿穩，穿林草徑微。勝遊方外得，樂事世間稀。風過欹僧笠，雲來掛道衣。山靈應待久，好去莫相違。

謝群公送別

賤士何須送，群公不世情。聽鷄朝謁後，並馬出郊行。心戀金門遠，身依玉樹榮。愁來今夜月，兩地向誰明。

道中遇盧先生

先生獨無慮，作客竟忘歸。謾把詩書閱，寧知世事非。秋風吹落鴈，江樹隱斜暉。少立橋邊路，相思恨久違。

春和五首

幽人遊澗谷，芳譽動京華。暫食高山蕨，終簪上苑花。醉歌辭激烈，老態影欹

斜。願得萬間廈，轉爲寒士家。

山深諸藏殖，海廣百川歸。材蓄廊廟器，文張錦繡機。魚龍將遠化，梟鶴漫齊飛。爲愛賢名久，人間萬事非。

慨余徒就老，羨子早馳名。幽谷遷鶯語，九皋孤鶴聲。課蒙聊給膳，教子力勤耕。身世相忘久，山猿總不驚。

念子身宜隱，憂時志復存。騰章吐□語，❶索句發奇言。燕雀争栖鬧，豺狼鬭食喧。寧知陶靖節，適意向田園。

鄭生瑚璉器，曾住此林丘。死骨今埋土，新阡誰樹楸。百年愁莫遣，一夢樂誠優。惟念雙親老，無能爲爾謀。

寄處州教授蘇平仲先生 四首

懷舊輕千里，無書遠七年。論心思盡地，會面極升天。名重連城價，文雄萬斛泉。何時絜卮酒，紀德浦陽阡。

舊習深知誤，虛名久自羞。故人猶比數，文苑昔同遊。婺女遺言絶，胡公學制優。料君施善教，才俊滿南州。

蘿山同業士，存没兩無聞。未盡人間用，寧倏地下文。劉郎應屏跡，鄭谷白清芬。搔首看征鴈，天寒遠索群。

昔過東陽縣，知君近始來。留詩徒屬和，無計復邀回。賴有梁園客，同傾杜酒盃。死生星散後，感舊復憐才。

二十九日 三首

揮淚劬勞日，持觴孝義門。敢承千古

❶「□」，四庫本作「直」。

託，恐負二親恩。善頌慚諸彥，傷懷望九原。寂寥生意盡，空愧此身存。

野人哀感日，天子戊辰年。已負懸弧意，空吟陟岵篇。病身難報國，歉歲欲求田。築室依先隴，將心訴九泉。

就木悲賢傑，持家賴哲兄。三人嗟莫並，一世竟何成。毀壁千秋痛，看雲此日情。遥憐小兒子，念我倚欄楹。

遣病十首

冬瘧春仍壯，身羸氣覺虛。腡乾秖食粥，眼眩廢觀書。行步兒童笑，形容老病如。平生千古意，獨在悶難舒。

病痁當歲晏，冬去病猶存。氣弱翻多汗，心虛苦畏喧。此生應有命，萬事可忘言。向晚移書卷，微吟卧負暄。

底用憂微疾，人多悔久生。危機非畎畝，高枕豈公卿。千古斯文託，群經此日情。廢興天命在，得酒且須傾。

急雨張燈夜，匡床伏枕時。食貧宜客少，身病願春遲。道豈斯文著，才非聖世遺。用心耕鑿外，榮辱竟何施。

久病諸人問，深居四壁牢。故交貽善藥，姻婭饋醇醪。閑厭虛名絆，貧知古道高。時來稍暄暖，斟酌減綈袍。

二月風猶勁，寒生滄海波。呻吟知夜永，羸憊損天和。行覺冬衣重，眠妨夜食多。百年强壯日，排悶付高歌。

出户迎人倦，投床散帙迷。牽衣嗔穉子，煑藥愧山妻。葛令尋勾漏，梅生入會稽。病思方術士，亦似咀雲泥。

春風已兩月，❶閉户不相知。百舌强言事，衆芳空滿枝。官途多世難，卧病亦天時。應有簪纓者，低頭羨我爲。

飲酒留盃底，攤書礙枕旁。人扶脩冠櫛，客勸罷文章。穀雨催田父，花時到海棠。病夫渾不較，流轉任春光。

病久身渾憊，醫疎術易窮。囊空宜勿藥，跡滯尚飄蓬。禮樂周秦後，乾坤橐籥中。數行憂國淚，江海與俱東。

童景純來二首

千古劬勞恨，三冬瘧癘餘。故交猶記憶，尊酒問何如。拜倩人扶答，文教子代書。何時減藥餌，一笑百憂除。

欹枕雨聲歇，竹間聞鳥鳴。病惟愁是伴，閑與懶相成。墮地驚兹日，終天負所生。一杯魚菽祭，悲感淚縱横。

贈鮑民瞻

學道懶言文，君文思不群。雪消三峽水，波漲一川雲。出處存爻象，經綸在典墳。莫名詞苑傳，須立濟時勳。

哭吳樗庵先生五十韻

夫子嗟淪喪，鄉閭頓寂寥。百年遺老盡，一代典刑銷。在昔朝廷盛，諸儒學業饒。著書磨歲月，抗論切雲霄。獨步才偏壯，清時俗未澆。翟門人競集，鄭驛客嘗邀。冠蓋來千里，牲牢具一朝。柳營嘶驟

❶「風」，成化本作「來」。

裏，茗椀捧妖嬈。家釀傳荷葉，溪鮮貫柳條。醉猶親簡策，樂不爲簞瓢。晚節趨王命，顰眉逐使軺。將軍開幕府，畫諾任賓僚。燕薊藩翰重，兵戎節制遥。宣威增國勢，褫魄遯天驕。絶漠清烽火，前驅奏鼓簫。歸田心戀戀，解組思飄飄。松菊猶堪理，桑榆幸未彫。散金思效廣，擊壤願歌堯。紗帽長蒙首，銀章懶束腰。吟哦今李杜，吐納古松喬。勝會無虚日，清談或屢宵。小心親里閈，避咎狎漁樵。名美偏招謗，年高未免謡。鬪牛嗔孔雀，孤鶴畏鴟鴞。媚灶慚何枉，懷沙恨莫消。事隨東逝水，迹斷舊題橋。素櫬還家慘，緦麻聚哭囂。可憐嬰世網，本不負天朝。盛德知誰繼，冤魂謾擬招。園林春黯淡，風雨暮飄颻。致遠悲良驥，搏空憶皂鵰。聞喪皆頓足，知己自垂髫。秀句時稱賞，華筵必辱要。吟成珠滿紙，坐久斗回杓。適意魚依藻，搜奇翠映苕。劇談衾每共，痛飲燭頻燒。髮爲工詩白，心緣慮患焦。豈知埋玉樹，常想報瓊瑶。劍許何當掛，琴存久不調。已同麟斃魯，空待鶴歸遼。官忍題朱旐，家聞賣黑貂。徑荒泥蚓出，池廢雨蛙跳。隆替天難問，災祥理匪昭。聖賢從古歎，憂患幾人超。女在難同蔡，身危不類晁。知音俄頃失，抱疾轉無聊。蜀魄三更月，胥江萬古潮。誰能名季札，應解訴臯陶。痛絶生芻奠，哀傷壞木嗂。空齋暮聞笛，揮淚向風飈。

次危紀善五十韻倍成千字獻蜀王 有序

臣幸侍燕間，叨陪論講，於道德之奧，雖未敢窺，然不可謂不知其一二。近閲危

紀善五十韻排律詩，因次其韻，意有未盡，輒復增加厥數倍之，成一千字，上進。蓋以紀事實，而昭聖世之盛美，非欲效詞人墨客，以靡麗爲工也，伏惟賜覽觀焉。

曆數歸真主，皇威定八荒。奉天頒正朔，截海統封疆。建國遵姚姒，貽謀鄙晉唐。德星臨井絡，全蜀仰賢王。白日開金殿，紅雲綻繡裳。輿圖文獻域，城闕武擔陽。地秀多才彦，田腴足稻粱。十年藩輔重，萬里幅員長。南土通滇僰，東陲帶沔湘。周封元過楚，禹貢舊稱梁。盛德超中古，高名冠四方。擎天爲柱石，瑞世比鸞凰。禦衆樞機簡，臨朝禮貌莊。正冠居便座，決事處齋房。實踐循規矩，精思入混茫。小臣名盡記，直士諫無妨。該博尤知要，英明匪過剛。群書陪几席，前哲儼羹牆。旦奭宜方駕，間平合侍傍。事神孚肹蠁，欽聖祝穹蒼。講學心無逸，憂民意不忘。陳經黄閣老，問俗白髯郎。不洩親毛穎，知微却杜康。青雲隨鶴駕，紫綬列鵷行。漢代規模大，周官法制詳。懿親思魯衛，洪業重高光。師古人爲鑑，存心禮自防。不知千乘貴，惟恐一夫傷。餓殍虞填壑，流民閔陷羌。冰縑贖賤穎，[1]玉粒飫飢腸。但欲賙黎庶，寧辭罄積倉。分曹具饘粥，隨處集羸尫。有喰群聲沸，相携蹇步蹡。胥靡無横夭，盗賊恥相攘。恩出蠲租令，歡騰施藥坊。嬰孩須穀養，胔骼賜棺藏。故老偏優禮，先賢盡表章。中興想劉葛，佐運念關張。擬植千尋栢，還栽八百桑。廟堂新邃宇，劍履列長廊。杜屋重輪奂，花溪頓煒煌。齊名圖至白，接武配蘇

[1]「穎」，正德本作「隸」。

黃。善政俱脩舉，仁聲遠播揚。校人馴柙虎，膳宰縱河魴。要使天心順，寧教物命戕？至誠通造化，惠澤及飛翔。淵懿真堪述，謙恭莫肯當。崇儒先五教，建極重三綱。開館延耆艾，隆師錫篚筐。衣冠儀秩秩，絃誦韻洋洋。執業諸生衆，求書使者忙。九流分插架，萬卷載連檣。樂善人心悦，無爲國本强。虛懷臻聖域，騁步領文場。揮翰銀鈎活，摛辭玉佩鏘。鼎彝皆國器，蘭桂本天香。觀妙言逾富，研精食靡遑。日惟親孔孟，性不惑姬姜。軫念窮邊地，垂情健卒糧。撫身無凍餒，遇敵必騰驤。解語疎鸚鵡，長鳴歎驌驦。劭農興耒耜，寬法絶桁楊。當代真希遇，前王或未嘗。泰山高莫並，瀛海浩難航。麟趾耽經史，龍衣佩瑀璜。笑談温玉色，追琢燦金相。肅挹尊賢傅，端居喚小璫。已能通魯語，正可齒虞庠。玉樹連枝秀，瓊葩奕葉芳。骨奇瞻日角，派近識天潢。舉措存寬厚，蒐羅必俊良。聚賢頻設醴，寶訓舊明堂。末學逢昭代，平生服令望。承顏初見日，屈指九經霜。術類千金帚，榮過七寶牀。敢期蓮作炬，每飲蔗爲漿。身賤思疑病，言高點類狂。汗顔趨紫闥，馳夢落滄浪。心怯恩波闊，人誇寵數彰。賜衣頻跼蹐，前席屢徬徨。授簡安能賦，開筵特命觴。偶同華屋燕，徒飽大官羊。雅句褒彌重，微軀感莫量。聯篇舒錦綺，一字重琳瑯。憶昔憂居堊，陳情訴陟岡。奎文昭孝行，宰木發光芒。寵異兼存歿，風聲別否臧。望林掄杞梓，占斗拔干將。知己恩偏渥，希賢德甚涼。何由酬覆載，深幸覩顒昂。喜見皇家盛，從知世運昌。弓戈藏府庫，道德固金湯。政教依仁宅，詢謀遠智

囊。朝廷存鎮重，夷狄敢飛揚？誠可回天地，心能協雨暘。群生蒙長養，百谷屢豐穰。人傑生皋摯，邦基過夏商。九重延祚胤，百世受禎祥。磐石安宗社，山河拱帝鄉。孤忠深佇望，恭己贊吾皇。

人日從蜀王登萬歲山

鰲首高臨紫極開，五雲長日擁蓬萊。嵩呼曾獻君王壽，人日今從帝子來。寶仗鳴鞭金騕褭，石牀御坐錦莓苔。才華愧匪朝陽鳳，飛蓋華隆喜共陪。

宿峰頂次濟定韻

層崖削壁跨千重，坐鎮西南勢獨雄。元氣昆侖磅礴外，祥光隱見有無中。珠瓔寶佛留全相，金碧樓臺倚半空。縱是蓬萊并弱水，清虛難與此相同。

登歸雲寺閣

棲身丹壑總忘歸，水閣頻登趣不稀。雨脚斜侵耕叟笠，苔花青匝定僧衣。山餘積雪寒猶壯，巖墮流星曉更飛。卜築何當居此地，玉堂金馬任相違。

木皮嶺

自慚非佛亦非僊，也宿丹崖绿樹巔。曉汲衣翻草頭露，午炊竈起木皮煙。日離滄海三竿遠，天厭烏紗五尺連。頓覺眼前無俗物，片雲飛過鳥争喧。

山中對景書懷

烏靴脱却換青鞋，踏徧名山愜素懷。虎嘯石頭風萬壑，鶴眠松頂月千厓。雲開面面峰如削，谷轉行行樹似排。湖海故交零落盡，煙霞清趣幾人偕。

宿新津寶花寺

百丈岡頭佛寺開，晚涼按轡陟崔嵬。落花亂逐溪流瀉，歸鳥低銜馬箭回。雲外老僧鋤筍蕨，樹根童子掃莓苔。景清愛惜禪房宿，不爲參玄聽講來。

送吴主簿

關西短簿衆稱賢，太華峰前坐五年。心爲嫉邪曾奏事，家因好客不留錢。霜寒茅屋鷄聲蚤，月落江城鴈影翩。此去京華遇鄉使，好將嘉政萬人傳。

次韻贈方員巖山人

到處清泉可洗心，禪機一指用功深。任教東住復西住，不改鄉音與梵音。見客喜爲青眼顧，能詩懶效白頭吟。近來識面峨眉上，蘿月松雲得共尋。

次韻兄調弟希政并柬鄭叔度 二首

百年喬木陰當户，五畝幽居水映茅。好古喜尋遺老問，避喧懶與貴人交。從史受學慚蘇轍，與弟分財笑薛包。孝友傳家得無愧，聚蚊免使退之嘲。

鄉閭儒術許誰加，弟唱兄酬興未賒。經濟有心慚薄德，安居無事任貧家。日高甕牖蜂穿紙，潮落江汀鴈聚沙。却歎離居趨侍日，時來相對卜燈花。

挽徐節婦

大節寥寥不可聞，晚從吾郡始知真。百年禮樂無男子，一日干戈有婦人。波冷曹娥沉白骨，雨荒剡嶺洗紅塵。争如烈焰三千丈，高照青編萬古春。

贈韓敏道先生赴召

先生樂道慕前人，又被書徵覲紫宸。詩卷已隨官棹月，布衣還染屬車塵。文章其喜遭逢晚，禮樂應知入問頻。登眺鳳臺多制作，郵筒珍重寄河濱。

次韻留別陳季明先生 二首

太丘美政漢稱賢，高節英風四海傳。垂白雲孫今幾葉，汗青甲子已千年。盍簪重見星垂象，落筆猶驚地湧泉。恥以文章爲世用，懶將辭色向人妍。

每懷海上三秋別，來借山中一榻眠。妙論久容親講席，深盃相勸惜離筵。時清

共喜閑身健，情重翻令別意綿。他日朝廷訪遺老，吹噓擬進白雲篇。

絶　句

枯木圖寄許士修

春到已多時，幽禽尚未知。上林無限好，何事立枯枝。

虎　圖

踴躍谷生風，崢嶸百獸中。豈知王者瑞，足不履生虫。

題山水二首

欲向匡廬隱，出門知路難。江山奇絶處，多在畫圖看。

離家今幾載，衣袂染京塵。不敢看圖畫，青山恐笑人。

題曹娥江

娥以孝而死，江因娥得名。至今潮上落，猶帶哭爺聲。

題竹月圖送太學生歸省

黃金臺上月，照爾憶親情。歸去供甘旨，春林笋正生。

病中除夕 四首

數漏掩殘曆，中宵氣候殊。獨憐愁共病，不與歲同除。

三十知未老，已難同少年。功名謝時輩，心事愧前賢。

里巷占新歲，皆云勝舊年。幾回新歲過，萬事只如前。

良醫難治病，學道不能行。瘧疾何須患，吾心病未輕。

題畫

茅屋東嶼西嶼，白雲前山後山。爲報溪頭流水，落花休出人間。

牧牛圖

谷口鶯湍雨歇，柳陰芳草春還。試問太平樂事，夕陽牛背青山。

奉試靈芝甘露論

漢家圖治策賢良，董子昌言日月光。自笑腐儒千載後，却勞聖主試文章。

書事

伏枕三旬不整冠，夢魂時復對金鑾。忽聞盛事披衣坐，今日朝廷立諫官。

二月十四日書事二首

斧扆臨軒几硯閑，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

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黄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試院偶題二首

柳影波光鎖院深，一塵不到市聲沉。多情惟有雙靈鵲，時到庭前送好音。

三代賓興法尚存，每因取士歎斯文。近來眼病無聊甚，豈復能空冀北群。

橋門冠蓋藹如雲，才氣争先總出群。自愧腐儒無一藝，强顔來此較斯文。

次韻謝蜀王六首有序

敬蒙睿恩，賜以篇什。誦味感愧，次韻六首，以謝。

恩命許辭金殿直，歸装仍賜石渠書。欲知懷德無窮意，長望星辰想屬車。

志是子淵方是廣，才如曾點始爲狂。自慚末學何爲者，孤負恩言髩欲蒼。

幸瞻天下難逢德，又讀人間未見書。魂夢何嘗違禁闥，深恩安敢忘巾車。

德尊待士真忘勢，位下憂民每悔狂。明日岷峨應漸遠，莫云回首看青蒼。

全德已看承道統，雄才更復主詩盟。欲知聖敬心無息，顧諟參前與倚衡。

德勝東平弟與兄，共誇樂國似蓬瀛。近聞傳令安黎庶，歡動山南十萬兵。

侍世子奉獻蜀王十首 有序

臣謬以疎庸，獲侍世子殿下硯席，竊覩岐嶷之姿，英偉之識，度越于人萬萬，誠宗社之慶。欲述鄙言，陳民事人情物理之概，少效忠懇，以廣聰明，恨未果爲。先作絕句十首以進，伏惟益懋典學，以副下情，不勝至願。

賢君德業本天成，猶待脩心道益明。
喜見儲王親筆硯，更須講學近儒臣。

昧爽先求問寢衣，三朝日日禮無遺。
古來世子能敦孝，惟有文王最可師。

祖訓昭昭日月新，由來治國本天倫。
令名要使傳千載，仁政須教及萬民。

炫日輝霞錦價高，製成稱體小龍袍。
試看黼黻文章美，須念蠶桑杼軸勞。

金匙碟盌絳紗籠，玉瑩珠圓顆顆同。
願采豳風歌七月，要知稼穡重三農。

農事艱難古所憐，一生幾度遇豐年。
若非聖世輕租稅，逐末何人肯力田。

九經治國本脩身，身正方能鑒別人。
辯佞要知駑異驥，任賢莫指玉爲珉。

君王待士古來無，令德高名滿八區。
濟美喜看賢世子，已能端拱禮諸儒。

去歲開倉賑餓夫，今年下令活無辜。
東平謾說能爲善，未識當時有此無。

稅薄刑清見盛時，民安田里俗熙熙。
欲求上古無爲治，仁孝君王自足師。

謝蜀王賜果十首 有序

屢承佳果之賜，偶爾成句，并述所

見，以寄下情。謹録進上，伏惟有察。

涪州丹荔擅時稱，翠篚來庭色尚新。
獻罷未曾登玉案，先教頒賜與群臣。

翠籠擎出殿門東，受賜群臣喜色同。
却笑開元恩未廣，秖將異味悦深宮。

尚食頻供素膳回，金壺僊醖不曾開。
君王嗜道渾忘味，佳果何勞遠貢來。

無才慚曳殿門裾，珍味頻嘗玉饌餘。
解道側生風味好，惜非梁苑馬相如。

九重勤儉恤民勞，錫貢深思道路遥。
異味奇珍俱詔罷，皇明家法勝前朝。

病身趨召歷千山，又見江城荔子丹。
竊食無功心有愧，賜歸分與衆人看。

園官愛果勝黄金，一樹生成一樹心。
味美已知堪適口，當思培植用功深。

利欲頽波挽不回，幾人沉溺壞靈臺。
要明聖道無窮意，須仗賢王不世才。

道術衰微幾百年，陋儒無力愧皇天。
已看位是真王貴，須使心承往聖賢。

新製蒲鞭賜理官，丁寧用法效劉寬。
好生要使民無犯，示辱如寛也不難。

無題 三首

宫臣傳教造安車，駕出金門賜舊儒。
優老免親藩國政，入朝唯讀帝王書。

山南桃李競春光，食實年年在異鄉。
應被旁人暗相笑，閑官那得許多忙。

伯兄海上思相見，幼子山南憶别離。
兩地關心歸未得，夜看雲漢立多時。

遠違闕庭 二首

戀闕思家兩繫情，君王恩重屢留行。
欲知去國遲遲意，三日秪趨一日程。

形如槁木榮枯泯，心似虚舟去住忘。
底事別情猶不奈，只因懷德慕賢王。

遊峨眉山紀行 十首

一鶴相隨復一瓢，山巔水澨足逍遥。
秪因戀闕情無限，回首忘過萬里橋。

西蜀雲山處處奇，最奇人說在峨眉。
想應踏遍千崖月，露滴松梢鶴夢時。

出郭涼風入抱清，亂山遮馬似相迎。
寧知待召登瀛客，忽作看雲聽水行。

王憐塵土辱凡肌，命入雲山茹紫芝。
只恐同袍不相識，誤猜禮佛到峨眉。

客久賢王兩賜衣，不知春到已春歸。
清朝試出都門看，留得殘紅一片飛。

山頭月出天初露，江面風生水欲波。
正是勝遊新得意，片雲相引入岷峨。

朝辭宮闕莫田家，江白山清兩岸沙。
卧犬不驚籬落静，麥風簷底響繅車。

孤舟湖口一名僧，咫尺鄉山識未曾。
今去峨眉同覽勝，躋扳須上百千層。

名山佳處孰同遊，白髮緇衣四五流。
青眼古銘鄉士彥，燈前夜夜話台州。

學僊無骨佛無緣，甘着儒冠坐一氊。
入社敢同陶靖節，不須三笑虎溪前。

入山後覽定水仰山二上人并吳講師次予發成都絶句韻因復次韻述事言懷

落日斜明掛樹瓢，下方城郭去人遥。
青山過雨僧深定，門外雲封獨木橋。

羽客禪僧也好奇，對人覓句幾攢眉。
林端新月初高夜，葉底殘紅落盡時。

倚澗人家近更清，吠風驚犬走還迎。
衲衣鶴氅從章甫，落日看山一字行。

山南夫子待多時，庭外松花落磵芝。
夜半夢回聞鼓響，覺來顙泚冷沾眉。

澗底白頭僧浣衣，雲間童子負薪歸。
幽栖更羨投林鳥，半已尋巢半已飛。

千尋古木已無柯，萬丈深淵不起波。
此日勝遊他日記，落花時節到中峨。

東海西頭是我家，門前花徑接鷗沙。
三年別後（一作却）徒多恨，敢道詩書讀五車。

山行十日只逢僧，盡道蒙恩報未曾。
共上峨眉望宮闕，祥雲五色繞三層。

奉詔名山作勝遊，壯懷如水不停流。
今朝獨坐峨眉頂，一覽端能隘九州。

榻借禪那豈夙緣，坐來渾似舊家氊。
祇應心事慚蘇晉，不解長齋繡佛前。

次韻寫懷送叔貞之成都十七首（有序）

乙亥新春出城東，偶作十七詩。同遊諸友從而和之，因亦次韻以寫所懷。會叔貞之成都，書以識別。詩中所云司户孫者，即叔貞也。

道濟群生心尚歉，知周萬物禮逾勤。

能爲世上難行事，始是人中寡過人。

盛世豈無謀國者，漢家長憶富民侯。
榮名史策尋常事，公論江河萬古流。

漢高嫚士千餘載，不見師臣與友臣。
解使時君謙德重，孔明而下兩三人。

下士立身涇渭渾，胸中耿耿是非存。
子雲美新最可賤，著作猶尊李仲元。

密葉叢篁噪晚鴉，荒村百里兩三家。
疲民采拾供租稅，猶恐傍人議榷茶。

多才久要錢文學，長日詩筒衮衮來。
俊思雪消三峽長，好懷春到百花開。

伯尚庭前傾竹葉，用中宅畔看梅花。
天教二子相爲樂，來往風流也足誇。

每懷樗散鄭司户，喜看杞梓作孫枝。
氣清似得江山助，才異休令匠石疑。

胡生挾策行千里，足繭衣穿不肯回。
斯道要爲終古計，丈夫寧避俗人猜。

江山萬里無黃耳，雨露三年憶紫荊。
日暮出門聞鴈過，忍聽雲畔索群聲。

一念無爲付道耕，百邪還聽斂心兵。
本原能與天同體，三代功名始可成。

浩蕩乾坤爛熳春，天將樂意付窮人。
迴無臭味堪誇世，縱有爭心豈解嗔。

烏石岡頭白苧衣，幾回醉伴夕陽歸。
山中兄弟遥相憶，未必天心與我違。

我與東風作主賓，忍教負却太平春。
一觴一咏酬佳景，也未輸他世上人。

梅逕桃蹊遶蓽門，半依城市半通村。
春風一見如相識，莫逆於心兩不言。

魚在深淵鳥在山，乾坤無物不相關。
野亭日午支頤坐，閑看雲天一鶴還。

食罷移床坐小亭，細看群蟻奪餘腥。
倦來莞爾成微笑，宇宙茫茫幾廢興。

感舊 九首

雄文不見林公輔，病眼荒荒何處開。
將相亦輸天上樂，多情莫向世間來。

盃酒論心有幾人，天台張穀舊相親。
近來詩句多奇語，書比藏真更絕倫。

精通八法楊文遇，暗誦五經陳用中。
揮翰天庭應獨步，忍飢村巷欲成翁。

翰苑暫歸盧太史，❶銓曹已失鄭郎中。
名高金殿龍頭選，夢憶蒼山馬鬣封。

林鄭爲文學我家，波瀾議論闊無涯。
兩年不見何時到，望斷皤江八月槎。

博陵博士才華盛，漢上畸人道術卑。
欲寄一書無鴈過，相期千古只心知。

立言温粹懷陳采，肆筆縱横憶鮑岡。
若使韓門加接引，未容籍湜獨升堂。

王郎遠逐雲中戍，許子俄爲地下郎。
重訪舊人尋舊迹，嶺雲溪月總堪傷。

多病深知志術荒，中年苦復厭文章。
欲圖天地相終始，肯與時人較短長。

別母舅哭外舅鄭公 二首

昔奉安車共入關，擬於此路復南還。
今朝獨向江東去，淚洒西風草樹斑。

女甥携抱遠相從，骨肉情深反負公。
南鄭江頭三尺塚，夕陽衰草萬山中。

竹帛相期古道深，結婚端不爲多金。
自慚非是奇男子，恐負侯高擇婿心。

❶「暫」，正德本作「欲」。

中秋對月二首

雙櫓鳴江水不波，雲山無數拂船過。
夜深把酒問明月，月色與愁誰較多。

南鄭荒墳草木寒，東甌舊宅桂花丹。
九秋最好今宵月，又向孤舟獨自看。

題漢中三寺佛放光

三寺神燈古有名，我來惟見月華清。
非關佛日今消歇，應避文星不敢明。

蜀相像

羽扇綸巾一卧龍，誓匡寶祚剪奸雄。
圖開八陣神機外，國定三分掌握中。

買臣妻墓

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
丁寧囑付人間婦，自古糟糠合到頭。

二喬觀書

深閨睡起讀兵書，窈窕丰姿若个誰。
千古《周南》風化本，晚涼何不誦《關雎》。

王節婦

兩月孤兒百里墳，一燈風雨幾黄昏。
可憐玉帳豪華客，不識金沙節義門。

鄭義門

丹詔旌門已拜嘉，千年盛典實堪誇。
史臣何用《春秋》筆，天子親書孝義門。

彭山道中

煙鳥歸林已夕陽，野人相引度高岡。
馬頭一片青山影，經過絺衣似水涼。

夜度桑洲驛

山路彎彎石甃平，碧天涼露下三更。
無端一夜西風惡，吹着新愁上紫荊。

客至

竹裏烹茶費屢呼，携壺沽酒遶村無，同
湌麥飯無難色，風概知非淺丈夫。

聞盧原質表兄廷試探花郎授編脩喜而寄之

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
好是青蘿居士說，近來文運屬天台。

送義烏龔叔安給事歸省二首

鷄舌同含侍紫宸，朝回東閣每相親。
片帆忽逐西風去，鴛鷺行中少一人。

繡湖煙雨正宜秋，之子還家喜得遊。
忠孝堂前舊明月，相隨重到鳳池頭。

談詩 五首

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
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絶妙詞。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
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黄河是濁流。

發揮道德乃成文，枝葉何曾離本根。
末俗競工繁縟體，千秋精意與誰論。

天曆諸公製作新，❶力排舊習祖唐人。
粗豪未脱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

萬古乾坤此道存，前無端緒後無垠。
手操北斗調元氣，散作桑麻雨露恩。

覽陳先生見和諸詩戲題

孔璋揮翰檄曹公，烈日秋霜格力雄。
白髮雲孫千載後，新詩尚可愈頭風。

道者扇

競利争名不暫休，紛紛盡逐水東流。
道人心事如松柏，閲盡尋常草木秋。

題山水隱者 先生六歲時作

棟宇參差逼翠微，路通猶恐世人知。
等閑識得東風面，卧看白雲初起時。

題山水

霜落江南木葉丹，滔天波浪一舟還。

---

❶「天」，正德本、崇禎本作「大」。

何人得似林中叟，目送浮雲過遠山。

脩德惠枯木圖次韻有序

脩德先生寄惠枯木小幅，并以詩留別。病中不能追從，謹次韻奉答。四首

遠別出門愁見難，燕山越水路盤盤。將心付與天邊月，兩地清宵一樣看。

月明樹影落晴波，寫寄山房古意多。已分此身同槁木，歲寒相對老巖阿。

百年禮樂愧前賢，濂洛微言久不傳。待子歸來同講習，細炊麥飯飲寒泉。

至道無聞昧力行，神交千載獨周程。直教俯仰渾無愧，始是堂堂世上英。

見梅

寒梅凍後放幽姿，何事今年花較遲。昨日途中春意到，溪頭纔見兩三枝。

畫梅

微雪初消月半池，籬邊遥見兩三枝。清香傳得天心在，未許尋常草木知。

竹

不禁俗物敗人意，忽見幽篁眼爲明。記得舊遊天上夢，連昌宮外聽秋聲。

題東坡畫竹

內翰何年寫畫圖，眼中驚見鳳毛孤。
一枝潤帶江南雨，遂使眉山草木枯。

斑竹圖

湘君泣盡淚痕乾，翠袖蕭蕭倚暮寒。
却憶洞庭爲客處，滿湖風月泛舟看。

墨菊二首

解印歸來鬢已斑，故園松菊可怡顏。
祇緣三徑荒涼久，特寫秋花仔細看。

分根昔日向東籬，種近羲之洗硯池。
幾度偶澆池上水，花開朵朵墨淋漓。

題菊

順流舟楫日邊回，古木軒窗水際開。
萬里西風數行鴈，送將秋色過江來。

馬

一日曾騎越與燕，鼓車隨後意茫然。
圉人何必相覊絆，亦未乘龍去上天。

聞燕

曉夢驚回燕語巢，牕前紅日在花梢。
心思佩玉朝天日，待漏金門鼓尚敲。

百雀圖

曲巷高簷避網羅，朝來飽啄隴頭禾。
但令四海長豐稔，不厭人間鼠雀多。

羲之籠鵝圖

內史清真江海情，每將高誼動朝廷。
平生却被能書誤，更爲鵝群寫道經。

荷花渚禽

絶世丰姿不受塵，丹霞爲質玉爲神。
渚禽莫怪開時晚，一洗尋常草木春。

鸚鵡

幽禽兀自囀佳音，玉立雕籠萬里心。
只爲從前解言語，半生不得在山林。

立春偶題 二首

萬事悠悠白髮生，强顏閲盡静中聲。
效忠無計歸無路，深媿淵明與孔明。
百念蹉跎總未成，世途深恐誤平生。
中宵擁被依牆坐，默數隣鷄報五更。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終

遜志齋集附錄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公西州之冠冕，有識者無不心悅誠服，而新學晚生亦有所依歸也。余一日不見，有如三秋，況在遠道乎！先民有言，能自得師者王，又曰：務學不如務求師，良有以哉！

予以眇躬，藩衛宗社之重，亦必慎柬賢良，以備顧問。爾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尚志立言，爲當代之重。秘閣閱書，燕閒賜對；經帷進讀，道德坐論。矧乃郡痒之責，學課之繁。別既數月，良非得已，忠言嘉謀，予所饑渴。竭乃心力，副予眷待，遣書指不多及。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岷山峨峨，江水泱泱。我疆我理，俾民以康。

靡言匪衣，靡善匪得。閱士孔多，我敬希直。

謙以自牧，卑以自持。雍容儒雅，鸞鳳之儀。有學有識，乃作乃述。追之琢之，金玉之質。侍我經筵，不倦以勤。非德不言，非道不陳。職思其歸，義不可奪。采采者芹，伺教如渴。爰抹其馬，爰振其衣。拜手稽首，載辭而歸。昔之來也，春日遲遲。今之歸也，涼風凄凄。悠悠我心，念子良苦。爰命辭臣，飲餞江滸。王道如砥，既歌且詠。八月初吉，抵于南鄭。沔彼江漢，亦合而流。瞻彼岷峨，鬱其相繆。心之知矣，臨別繾綣。子如我思，道豈云遠。歲行在子，文闈秋開。較藝至公，遲子西來。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伊昔開東閣，相看眼獨青。文章奏金石，衿佩覩儀刑。應世遊三輔，焉能困一經。前星垂炳耀，染翰侍彤庭。

聞說眼空天下士，只疑身是洛陽人。少年有學談仁義，高論無慚問鬼神。九載之官看教育，萬言詣闕聽敷陳。曳裾已在長沙日，知己相逢此志信。

四十雖聞不動心，平生富貴豈能淫。屢蒙論薦來天祿，自負文章入翰林。養望也須添白髮，觀光仍遣教青衿。河間好古嗟予慕，多士從遊愛子深。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柬方希直二首

趣裝何處去？驅車赴漢中。欣然遊大郡，況復依方公。問學日益博，道德日益隆。丈夫志遠大，那肯局樊籠。他年居館閣，步武接夔龍。

胡子蜀中士，受公知更深。不憚三巴路，欲成仁者心。伊昔韓門士，籍湜蒙賞音。勖哉今胡子，願無媿鄭林。鄭公智，林良顯。

蜀王讀基命録

武皇稱汲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間，百世有餘芬。宋公廊廟姿，志慮殊精純。由來慕前烈，願學在斯人。雖處江湖遠，擬欲踐臣鄰。苟非堯舜道，肯向黼扆陳？嘗笑賈太傅，前席對鬼神。著述累萬言，所言皆歸仁。爲君觀此書，四海屬經綸。爲臣觀此書，有術能致君。聖賢友多聞，我亦忝嘉賓。持此以贈我，讀之至夜分。撫卷再三歎，良可媿典墳。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金華宋潛溪濂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

爲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顔色。此無它，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芃芃，不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希直，其爲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鋭有以燭諸理。間發爲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冀負笈重來，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

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

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躚躚媚學徒，一步一回顧。

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珞然。

素編躭清晝，青燈坐深夜。探玄欲忘寢，薦味如啖蔗。

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不，流子江上舟。

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

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得諧，贈言如贈金。

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貴隨日新，慎勿中道廢。

群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溺文辭，螢爝欲争妍。

姬孔亦何人，顔面了不異。肯墮盆盎

中，當作瑚璉器。

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榦凌蒼霞。

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騏驥。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盼望，遲子能重來。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書于蘿山石室精舍。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潛溪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贄。一覽輒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絶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絶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袞袞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爲後孰爲先也。今爲此説，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者久，

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既揚其素有之善，而復勖以遠大之業云。

詩曰：

昔在辭垣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然無根蒂，斂散空中雲。方生海來上，❶玉立而春温。袖携絺繡書，面帶黼黻文。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旻。同飡太倉粟，共勘典與墳。潛深索幽邃，穹高攀嶙峋。踏雪忽言别，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貧。湛恩來九天，憫我髮如銀。特勑還故山，許與煙霞親。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漭蒼扣無始，溟滓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鈎鉗之，若大樂建鈞。律吕按高下，宫商肅君臣。邕和免湛灃，疊奏歸繹純。桑濮唉靡斥，淫哇竟何存。黄鍾壓瓦釜，庭燎滅鬼燐。似兹稽古力，可敵戡定勛。濡毫寫雄顥，勢足移峨岷。漏泄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温玉璘珣。盡抽神奇秘，不墮臭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山鬼當洒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繽紛。豈知萬毛牛，難媲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晨。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穜。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大言心不怍，秪爲所見真。生今省行期，序飲松竹根。笑摘黄金花，起泛青瑶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緡。寧無贈别言，有志須當遵。真儒在用世，母徒滯彌文。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號多

❶「海來上」，正德本作「海上來」。

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璵璠。道真器乃貴，奚須用空言。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鞶。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毋徒謂强聒，一一宜書紳。

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先生與伯欽書云：「太史示予此詩，未嘗以示人，蓋以其知者少故也。今特録寄吾兄，前輩勉後學，惓惓之意，不特在乎文辭而已，望相與勉之。」

臨海林佑公輔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天下之士不能皆賢，拔其尤賢者而訓迪播揚之，則天下之未賢者，亦將觀感而興起矣。此善教之道也。孔子論仁論學之際，一則曰顔子，二則曰顔子。而三千之徒，亦自以爲不及，日夜勸勉，求其所以爲顔子者。終聖人之世，雖庸才末學，聞風而起者，皆有所成。非教者約，而所成者博哉？苟不擇賢愚，概而進之，非惟彼未有所悟，而我之教，無迺屑屑矣乎！當今之世，去聖人已遠，執聖人之道，以户牖天下者，太史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登公門者，奚翅千數，而公許與之間，特於希直深有望焉。觀所贈詩，拳拳之意，蓋可見矣。雖然，使天下之士，其立心，其操行，其爲文辭，誠如希直者，公之心也，幸而僅有焉，又烏得不深望哉！又烏知所望於希直者，不爲天下學者之所望哉！吾知此詩之作，不特於希直見之。

又

臨海葉見泰夷仲

見泰視宋太史公，以年則父兄也，以道則師也。少爲學子時，常思從公遊而不可得。洪武初，自安南還，始拜公京師。公一見，即呼爲忘年友，而不屑以師父兄自居，頗疑公有所惜。既而侍公者數月，辨論規誨，未嘗不爲予盡。乃益服公學鉅德溥，信乎其爲一代偉人，而非蕞爾小子之所能測也。其後爲廪禄所縻，挈挈然往復南北。雖或間至京師，一再見公，而不得久。嗚呼！公今不可作矣，閱其遺稿，輒潸然出涕。公高第方君希直，性孝友，爲文章雄邁醇深。登公門者，皆莫能與之齒。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在金華時，嘗辭歸省。公作詩二百餘言送之，所以期望之甚重。今年冬，予與希直同徵赴京師，希直於舟中出以見示，相與收淚讀之。予且衰，愧無以答公之知。希直方富於齒，尚益自力，以求副詩中之所稱也夫！洪武十五年長至日。

又

同邑郭濬士淵

濬事愚菴先生時，希直年纔十四五，操筆綴文固已不凡。後希直從先生守濟寧，由京師還，値予武林。出示今太史公所贈詩，觀其規勉屬望之厚，情詞藹然。濬疑天下能文之士，莫不以得出太史公之門爲幸。如希直者宜非一人，而希直以童冠之年，厠於其間，獨何道以致此哉？去年冬，太史公來朝，往拜之頃，復得與希直晤叙，且得盡見其所謂《遜志齋稿》。文氣渾成，識見

卓邁，動以聖賢自許其身，不但言詞之古而已。然後知希直之致此者，有在也。雖然，古學不明久矣，世之人以時代觀人，而不知今之可以爲古，故特達抱負之士，恒見累于多口。是雖習俗與時移易，抑亦吾道未有以信之爾。希直尚益勉循古道，興復古學，不負太史公屬望規勉之意，使先生之學大被于世，斯爲善爲人後矣！惟希直念之。

染說

金華蘇伯衡平仲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棠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涗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于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翫之乎？此惟善工者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

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

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染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文者至多，尚論臻其玅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徑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辭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黄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

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搢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必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予哉！

此予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洪武十九年秋八月望日。

古詩贈希直

葉見泰

吾友方濟寧，其人世希生，有如炎燉之雪，曙天之星。平生特立不徇俗，窮年矻矻，惟究心乎羲文周孔之遺經。一旦起作郡，卓然爲群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九原長往不可作，使人思之泫然雙涕零。我言濟寧今不死，濟寧有子字希直。外焉才華已絶世，内焉持敬恒惺惺。往年我謁宋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發，目光如月雙眉青。太史文章擅中土，東播踰若木，西流入麓泠。每稱希直稟間氣，旁馳餘子，猶以清渭臨濁涇。太史猶巨鐘，而我猶寸莛。我誦蕪陋辭，一一爲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覿，送入樊籠仍剪翎。我歸已五載，俯首類拘囹。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螟。今年希直忽相過，使我酒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顧影兩蛉蛢。雄文細字塞巨帙，咄哉著述能爾馨。振袂快讀不可了，雅辭宏論開心扃。其顯遏雲漢，其幽通窈冥，贍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鼎鐫商銘。麗如勾芒青春布花卉，壯如隆豐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終然帖帖趨東溟。顧我斂退餘，守口動如瓶。今日得子文，躭誦不暫停。有如赤日途，解渴得楚萍，又如藜藿腸，忽咀五侯鯖。瑣瑣彼何人，迺工月露形。剗然周廷覩巨燎，光影不復窺微螢。嗟哉希直，執經太史門，聞禮濟寧庭。以文比行行益峻，持以用世，不啻如養生之穀粟，濟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裔，坐閱晦朔彫蕘蓂。我欲其爲不朽計，鋩鍔淬礪重發硎。

至音詎能秘，錫鸞荅和鈴。直須上追虞書媲周雅，豈肯下比秦誓方魯駉。于以作春秋之羽翼，爲禮樂之藩屏。嗟哉載道器，孰謂在世猶芻靈。上帝閔世憫斯文，寧復下取勑六丁。水爲江漢星作斗，鐫之金石垂千齡。洪武十年夏五月吉日。

送希直遊金華

同邑許繼士脩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留。故人今有行，出門復悠悠。晨鷄號遠陌，行色滿道周。惻愴意莫宣，慷慨意難酬。願言力古訓，所貴德業優。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川原渺何極，仰止在山丘。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尤。顧乏馳騁力，重增離別憂。遥遥金華道，逸駕邈難儔。瞻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由。願爲東南風，吹上八詠樓。願爲雲端月，照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違，我心復何求！

荅希直

許繼

婺嶺隱天末，遥思正屬君。慰情來遠札，動目有新文。逸驥莫並駕，離鴻常念群。山空歲華晚，舊話幾時聞？

送希直應聘赴京

許繼

陋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遥。方子間氣英，孤鳳翔九霄。經史斂胸臆，早歲能充饒。深造入玄閫，精研味腴膏。發爲五色文，光焰萬丈高。吐辭信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喙，白首慚俊髦。受知潛溪翁，恩義猶同

袍。顧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褒。聲價凌海嶽，山澤焉久遨。神珠隱自現，寶玉終難韜。中使隆優禮，特起推賢豪。天衢麗雲日，盛際宜有遭。紀載小班馬，明良慕夔皋。徽猷諒已著，榮名非所徼。同鄉託交誼，眷戀豈一朝。因依附勁翮，愧我腹背毛。會難思少留，去馬疾若飈。情至不能別，病懷空鬱陶。

聞希直自京還

許繼

玉音初捧已殊倫，天意深嘉得異人。衆謂歐蘇才復出，我知孔孟道當伸。賜歸使就林泉養，期用留爲瑞世珍。一旦已成千載遇，高風矯首在清旻。

寄方正學內翰

樂平程仕簡

三十年前下董幃，姓名早見註黃扉。古今文字非無託，天地精華信有歸。金匱入編嚴斧鉞，紫泥承詔落珠璣。斯文盛代惟公輩，林下何曾有布衣。

正學齋記

金華王紳仲縉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神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間嘗聘置左右，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脩體驗爲務。與公論辨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合，王愈加斂容納之。與臣下

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明于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列國分争，人尚詭異，各自知能，❶自立門户，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爲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横，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著書動以百計，其爲説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爲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道，遂若岐逕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爲何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邪説，挽頹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爲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洒落之懷，得理奥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群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吴澂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説之惑人，反有過之。則夫凌高駕虛，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

❶「自」，崇禎本作「負」。

所以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遡三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爲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睿念之萬一。苟以爲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爲御焉。

答方希直先生書

王紳

紳向時嘗立於道邊，見有行者，揖群兒而問曰：「某將往于某，敢問何之？」群兒指曰：「當從此往。」有頃，行者悔曰，群兒之言不足信。乃更揖於父老，父老曰：「當從彼往。」行者從父老言，果得周道。以此自懲，學問之道果何異哉？自孔孟没後，道術分裂，百家並起，各自以所見爲言。上下數千年，其人不可勝數。大抵皆得其一，而遺其二，剽其末，而失其本者也。甚至敗道傷化，流毒遺害者有之。況至於今，風俗愈漓，教化愈敝，則其言又豈不甚乎？此豪傑之士所不忍見而自默，稍有志者當慎擇而聽信之也。紳質性愚陋，固不能立言以攻之，然切欲慎擇而聽信。四五年來，問道之心甚切，群兒之言喧囂闐鬧于耳者，亦不爲不多。及求如父老之言，惟執事也。故紳於執事之言，每心融神會，旨解意通，獨恨力不足耳。苟其可强，雖水火在前弗顧也。今執事乃惠書，以紳能聽執事之言爲獎。嗚呼，以善道告人而從之，人之情也，又豈紳有過人也哉！雖然，執事所謂知言難遇，發口祇覺無味，故默默自解，此則紳之所惑者也。自昔聖賢之生，豈必逢聖賢而後言？皆俯躬曲就，喋喋而誨之，

惟恐其道不明也。孔子嘗環轍於魯衛陳宋之邦，至老不倦，後雖有無言之歎，然亦發憤之辭也。孟子奔走於宋梁之國，汲汲以仁義闢邪說，時人不察，或譏其好辨，而孟子不沮。觀其所爲，可概見矣。今執事備精誠之才，蓄純明之德，日以立言明道爲己任，而期底乎聖賢之域。庶日談論於衆人之中，是者進之，非者斥之，使開其心，化其質，是其宜也。胡爲默默以自解，無乃與孔孟之心異乎？雖然，紳之愚，世所不取，而執事且教之，又安知執事之言，非孔孟之意乎？徒以紳受執事之知，而不以是爲復，是負執事之心也，又豈紳之心哉！

上侯城先生書 先生又嘗號侯城生

王紳

君子負天下重望者，必有副之之道也。然言其衆非一士，安得人人而誨之哉？言其久非一時，安得日日而語之哉？古之立言著書者，正以此也。紳切見執事以英妙之年，早屬天下之重望，然而副之者，非無意也，第恐有所未盡焉。姑以近日目所及者言之。自卯而入見于王，口談堯舜周孔之道，日閲書詩六藝之文。及申而出，接見賓客學徒者十數輩，扣之以律，而應之以律，倡之以吕，而和之以吕，無不各中其節。其用心亦云至矣，而其勞亦且甚矣。然復以爲言者，蓋以陳于王前者雖甚盛，而尋丈之外，人不得而與聞也。接于往來者雖甚美，而閭巷之間，人不得而共知也。是則執事窮神憊力於一日之中，而所及者止此，則又何以慰遐陬僻壤之望哉？此紳之所以拳拳望執事，立言著書以明道也。且道之不明，亦已久矣。自孔子没，異端並起，至

孟子麾而斥之，其言見於七篇之書。其書雖爲門弟子之所記述，然莫非其精神心術之所萃。後乎萬世，斯道藉之爲保障，生民倚之爲粟帛，其功不在禹下者，豈止及數人，而利一時哉？其後若荀卿，若司馬遷，若劉向、揚雄、班固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而其所至亦各不同。惟韓愈獨不喜著書，故張籍切切爲言。愈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紳未嘗不慊于懷，以爲著書必待五六十，且萬一天不假年，則賈生之策不及陳，而文中子之《中説》不及著也。切意愈之卓立豪傑，邁于近世，其書之不著，固不足爲其重輕，第人之仰望者，不無觖意焉。

今執事之才之美，固將轢馬、劉，駕揚、班而底孟、荀也。天下之所仰望者，豈外此哉！執事苟不亦有以副之，吾恐望之弗得，必繼之以怨，怨之不止，必隨之以詆且毁也。或者又謂凡著書，必其道不行于時，故托於書以自見耳。今侯城蘊才蓄德，筮仕云初，方將駸駸見用，以究其志，奚以空言爲事乎？曷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並列非一日矣。孔子亦曰：有德者必有言。未聞立德者棄事功，而建勳業者遂忘言也。周公其德大聖也，其位冢宰而攝政也，其言散見於《詩》、《書》、《周禮》也，迄今未有病之者。而著書豈足以病執事哉？今執事之德厚矣，言之見於文章日用者，大而至矣。苟遂因而筆之於書，則雖安處一室，終日如愚，而遠近之人，均受其惠矣。何必窮年竟月，披寒冒暑，奔頓於道途，以副人人之望，而卒不能周其望乎？惟執事其納而圖之。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瞽言於左右，蓋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覼縷。執事以爲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爲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爲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顧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固守其謹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爲無益於世，遂欲躬顔子、黄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邪？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皋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删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己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爲。是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己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説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絶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

妙，筆而爲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

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鰓鰓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脩于己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妥處，而俯與紳論辨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與童景庸書

王稌叔豐仲縉先生之子

王稌再拜，書奉景庸契家兄長執事。

二十四年之別，山川阻脩，莫遂一會。晨夕惟翹企尺素之書，稍慰契闊，至今未奉一字，其於馳戀之懷奚啻飢渴。去秋得剡西孫孟昭書，知有教翰至東陽，煩單宗陽付趙希德，轉達舍下。不意希德領書，遂一疾不起。後問其諸子，竟失所在，惟增悵恨而已。茲會貴邑祁姓商人，詢知使門與其同里葉宅有姻聯之雅，從而獲審文候。動履迪吉，賢伯仲均綏多福爲慰。僕今歲假館於金華郡城義士袁仲仁家。童冠呶呶遺日，學無寸進，徒於世有生無益、死無聞之憂懼耳！視執事賢伯仲，德脩而業廣，文雄而名振士林者，不可同年語矣！敝郡斯文寥寥，潛溪文脉之遺，僅有浦江鄭義門叔度先生，檢討叔美先生，乃弟叔端先生三數公而已。聚會間談論同門往事，未嘗不慨然興歎先師遜志齋，及先人諸公之不作，而深有羨於賢伯仲能繼斯文於茲時也。遜志

遺文鄭氏收輯四五册，缺逸頗多，長史公每從臾僕抵貴郡，[1]會賢伯仲補完之。貧病多故，未卜何時可遂。僕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没，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此事惟賢伯仲從之久而知之深，餘恐未能暴白其志，而遜志冥冥間寧無望於賢伯仲乎！撰次成，幸附便來，或躬造義門一遊，甚佳。遜志表姪鄭季温珣，近有消息否？或歸隱鄉里，執事幸囑其來，與僕一會，或可謀往聚寶門旅殯之所，負遺骼歸瘞故里。此區區之素志，必欲行之而未遂也。執事幸加深察，因祁歸便，特此聊達遠懷，餘不能悉。惟萬萬自愛，以副交遊遠望。

方先生小傳

郡齋舊刻

先生方氏，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嘗以遜志名其齋。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遠祖自桐廬徙居寧海，父克勤，洪武初擢知濟寧府，言行政事名一時。母林氏。元至正丁酉生，先生生時，有木星墮其所，雙瞳炯炯如電。甫髫齔，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濟寧，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愿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驚器之，名流老輩皆讓不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

[1]「臾」，原脱，今據正德本補。

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没，扶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辭歸。公尋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爲文籲天，願輸己壽以延師齡。洪武十五年，上用吴沉揭樞等薦，聘至。陳説多稱旨，上謂樞曰：「方孝孺孰與女?」對曰：「十倍於臣。」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復辟至。上知先生志存教化，謂群臣曰：「今非用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于蜀，因得訪宋公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京府。三十一年戊寅，大孫嗣，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天下識與不識，咸仰之以爲顔孟程朱復出。既靖難兵下城破，嗣君亡，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不屈死之，夷其族。時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年四十六，所著《周易枝辭》、《周禮考次目録》、《武王戒書注》、《宋中要言》、《基命録》、《文統》皆燬不傳。宣德以還，國禁漸開，遺詩文始出于世。

贊曰：方先生在當時，名重行尊，故得禍最慘。然以身殉主，自其常分，而心之安也。自晚宋來，士習大衰，先生無所待而興其志，願學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爲心。謂三代政教鑿鑿可行於今，其本在脩身，故篤志力行，箴儆之道無不備，心事皦然，無毫髮可疑。信子曾子所稱君子人也。誠得師孔子，將不爲曾子矣乎！

正學先生事狀

臨海陳紀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姓方氏，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寧海緱城里。曾

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諭，父克勤，母林氏。以至正丁酉先生生。癸卯母没，時方六歲，哀慕如成人。洪武辛亥，隨父知濟寧，謁曹國李文忠公，公禮貌之，期爲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丙辰以文謁金華宋太史公于翰林，公視其凝重不遷於物，穎鋭洞釋諸理，有「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之喜。館置左右譚經歷三時。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值父没，扶櫬歸葬。丁巳太史公謝事還浦陽，先生復執經往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絶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歸大通。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見於論著，文義森蔚，辭濯然常新，未始有竭。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寒暑而已。庚申之秋，歸省祖母。公惜别，因叙其素有之善，勖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許者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辛酉，公徙蜀，先生往省不獲，爲文籲天，願以己之壽年輸委，乞延師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山絶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癸亥，召至京，以疾還。壬申復召，除漢中府學教授，有令許至家，與妻偕往。癸酉閏四月到任。時京府啓儲君，四川遵蜀王命，俱以鄉試考文見徵。先生辭四川，赴京府。甲戌春，朝蜀獻王，道經夔，得謁宋太史公墓，而䘏其家。王好善忘勢，召對不名，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爲正學先生。自是書啓往復無虚時，其賜教有曰：「闔門忠義，爲百世光華。」先生謝云：「惟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

學。」丙子考文京府，戊寅高皇帝賓天，皇孫嗣位，召爲翰林博士。己卯陞侍講，命考文京府。庚辰，復司會試。一時君臣道合，有大制作，若《省躬殿銘》、《凝命神寶頌》、《御史府記》、《東甌王神道碑銘》皆出先生手，是時海宇謐靖。幽州兵起，先生憂國，追惟劉中丞基，爲之淚下。未幾天命有歸，先生以死殉君，至於夷滅不變。上距宋太史公惜別時，適二十餘年矣。知德之深，知言之至，「至是信哉。爲文雄邁醇深，所著述有僅存者，然當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鋟梓以傳。南安守華亭張弼題其卷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九原有知，亦足以少慰也夫！予小子景仰先哲，直以甲子書其所信者，以示不忘。弘治己酉五月朔。

成都府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臨海趙淵

君子之學曷爲正？持其志，養其浩然之氣而已矣。是故志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一。無是氣，天地亦幾乎息矣，而況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蚤以聖賢自期，其言曰：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平生所得力處，端在是矣。我高皇帝時，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蜀獻王復數延之，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咸望之若孟子。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大機，天下倚之若伊尹。靖難兵至，姚廣孝輩中以烈禍，屹不爲動，天下義之若夷齊。若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焉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

有得於所謂浩然者耶？ 卒之國禁開於仁皇，廣孝奪於今上，遺文盛流，天下寶之，蓋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容以終泯者如此。頃淵遊蜀，謂先生過化之地，義宜建祠，迺偕僚寀，白于都御史唐公鳳儀，御史丘公道隆。既復聞于王。王曰：「隆眞儒，以光我先王，余責也。」於是承奉君周宣陶宣甯儀周琦者，復慨然各輸數百金，以襄睿德。祠成，仍題之曰正學。 初潛溪宋先生客葬於夔，獻王、惠王凡兩遷之。其墓其祠，則宋承奉景之所自營者，而今祠則其東曠壤也。越蜀幽明之遇，似亦非偶然者矣！ 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列聖列王之德，此誠關一代大故，而奚可以不書？ 若承奉諸君之効義，夫亦人所難者，因并及之，且以語蜀之多士，相與游心於先生之學云。

嘉靖壬辰夏四月既望。

祭文貞公文 祠在漢中府學

和順王雲鳳

公博究經史，高談仁義，動息言貌必揆諸禮法。 文辭渾然天成，浩浩洋洋，寫其所得，該括萬事，慨慕三代之治，自任經濟之重。立朝未久，殺身成仁，百千萬年凛有生氣。公嘗教授漢中，未斬之澤于今猶在。鳳按部過此，率諸生稱公爲文貞先生。潔除一室，題曰正學祠。正學者，蜀王賜公號也。作主祀公，俟後之欲知公者有攷焉，謹告。

過侯城里有感

金陵魏澤彦恩

筭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依然感慨興。

黃鳥向人空百囀，青猿墮淚只三聲。山中

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謁侯城里有感　太平謝省

侯城里，侯城老人死不死！萬丈文光射列星，正流一派分洙泗。忠肝義膽照冰雪，烈氣憑憑塞天地。神遊帝側騎箕尾，行天還整羲和馭。寒爲陽和旱爲雨，精靈颯爽誰能闕。冥交不用覓逢干，修撰王郎舊知己。

又　謝鐸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令人淚如雨。侯城西薄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劍光血，夜夜衝斗起。

又　謝鐸

欲向西風酹一樽，乾坤何處著英魂。百年事過風前燭，千古名傳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君恩。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

謁正學先生祠堂　吉安袁道

我從東南行，清風東南至。往事垂百年，行人口如矢。大商有夷齊，大唐有王魏。稽首拜先生，地下知誰愧。

附家傳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❶

宋濂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照於斯爲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

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爲之幾廢。因喟然歎曰：「爲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户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爲。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吴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

❶「墓版文」，原作「墓扳文」。宋濂《學士集》卷二十四該文題作「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因據改。

者亦挺挺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答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爲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略，不宜姑息。都事韙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没，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柏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

吳元年冬，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真主之出，乃大有爲之時。□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强，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皆淪肌浹髓，薰爲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爲空。四年夏，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辭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雜逮姻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

先生至官，爲書一通，懸於康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白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頹圯，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爲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内，社各立學，學凡

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乃税。吏徼近功，不俟期斂之，復以田定起科繇，民益惰，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爲丁産，爲上中下三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歲且暮，轉戍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别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産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絶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户部，户部奏可。行省且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即日詔罷。

先是不雨，先生袒跣，遍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録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徧食之。夏秋之税，每命斛卒持概，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穽。先生令民自概，斛卒

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争來輸。不遣一吏而税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皁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於封内，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户僅三萬，税萬餘石，三年之後，税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户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鷄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脩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

水驛在西門内，庳陋污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搆石爲牐，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牐，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牐丁緝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葦囷庤粮，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争索粮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先生曰：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

法論。日且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爲政，以風化爲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辨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悦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之間，不陳杻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

八年春入朝，皇上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東北深灣童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爲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

未行。

先生面白如玉，須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爲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爲養，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脱逢其飲醉，投案太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兖州守因童進二水瓜，笞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爲饒陽令者，以煬雁侑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爲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爲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爲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汙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

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殆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譁世取寵者，徒剽掠爲談辨；誇多鬪靡者，務組織爲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爲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攫俯拾，唯恐利不入橐，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爲者，嗚呼可歎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

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皦然弗誣也。孝孺久從濂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爲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遏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沄沄，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猗歟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充乾塞坤。實乎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翻，降於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魴之赬。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扼其吭。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爲群，其來如雲。操厥耰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絶類有知。眞儒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穌薰蒸，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乂奚歎，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方希學傳

方孝聞字希學，先生伯兄也。少有至性，年十二喪母，輒稽典禮，疏食水飲，彌越三年。及父卒，斷酒肉，居宿于外。祖母

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扶而後起，於是寖成羸疾，行步傴僂。然守禮益確，親戚鄉閭莫不稱爲孝子。家素貧窶，一錢寸帛，不私妻子。奉尊撫幼，衣食賓祭，喪葬婚嫁，費用百出，經理補葺，以身任之。曲中儀節，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偏學五經，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由致知而誠身，由親睦而愛物，務篤踐履，不爲空言。發爲文辭，理深意遠。存心仁厚，接物和恕，里中有爭訟者，不至郡縣，而相率以質是非。開以一言，莫不悦服。德器完精，才具優長，通達世務，議論甚偉。先生嘗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于家。

見修史私録及《赤城新志》、《石龍集》。

方希賢詩

方孝友字希賢，先生季弟也。舊傳文廟召先生草詔，不屈，親屬皆就戮，先生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絶：「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族塊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先生之弟云。

方氏二烈女傳

臨海章嶽

正學方先生一門四節之盛，世所共知，而二女子之死，則或未知。先年，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與石梁王君度言，嘗授經烏傷山中，有祝監生者，老矣，謂及見西楊閣老，歎方先生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

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欲爲傳，未就。西軒以屬王君曰，子可遂成西楊之意。後石梁由南部出守建昌，亦未及爲。當時嶽與石梁之子胤東，實與聞之。兹因重刻先生之文，録此附載集中，以見先生篤學守道，不貳厥心，而死君難。精誠薰浸家庭閨闥閒，雖二小女子，臨變赴義，視死如歸，不懾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死同烈者，講之素定也。或者人得併觀於此，益徵先生立言無虚語，真足以昭方來，起後學。不惟見道化攸孚，且使人知反身激厲，處常變兹心則同。當不忍以丈夫子，愧于方氏之二小女子云。嘉靖庚申仲冬。

新刊正學方先生文集序

臨海趙洪

洪自髫年，聞諸老成稱先生之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雙瞳炯炯如電。弱冠，日讀書積寸。從金華太史公游，時所收皆天下士，先生五經百家皆已醖藉，下筆翩翩，盡聖賢膏腴，公深驚器之，以爲莫之與京。厥考守濟陽坐累，先生數請以身代。獲原，洎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匡主，獨秀於玉葉中。尋用交薦，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閒所爲，惟先生之咨。四方夷裔，得一字珏於至璧。晚路碕危，皎皎大節，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先生之淑履如此，宜天有以培祐之。而澌蕩慘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自古有然，又何云異。先生之文，撰述最多，大足以包天地，近不離日用之常，皆雋永乎道德之語，而意獨至。而其論辯之高遠，超昔賢之見，今其縹囊儲牣，不可得而覩矣！幸而掇乎噓爐之餘，所謂存什

一於千百者也。中間在蜀之作，皆友人侯君邦彥，得姑蘇編脩陳公之所傳録，與夫博采士夫間之記誦，凡詩文二百六十七篇。吾鄉之士肆，畏道厥事，什襲珍藏，無由哀采。洪竊惟春陽已舒，江漢既濯，應不屑於毛疵矣。迺於寒暑之暇損俸募工，繡梓以圖壽傳，悉手所繕。落於天順六年六月望日，考於次年四月望後一日也。尚恨孤陋寓僻，乏好事同志，與之共成，而諦訂焉。魯魚中存，凡經目者其加宥正。又當知先生之文，不宜以文視文，而以之求道，得先生之心可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固不資文章以顯，先生之文章亦不假洪以傳。然洪之所以疲於僭盭，而不少爲輕重者，特爲吾鄉饟羊之計云爾。苟居隱墅，而如是存德義以善里閈；歷仕階，而如是持忠節以奠朝社，庶乎不忝所生，而可以闖聖藩矣。或者典刑具存，豈非鄉人之美觀也哉，豈非先生之敷錫也哉，又惡知非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之志哉！凡我知愛，苟私所遺，惠然輻湊，洪當倩巨筆以書成美，敢蝕厥雅邪！

時天順七年，歲次癸未夏四月望日。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謝鐸

右遜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爲文千二伯首，總若千萬言。於乎！先生之文不見於世也久矣。天順中，趙教諭洪實始鋟梓以傳，既而鐸與文選黃君孔昭，頗加蒐輯，於是葉文莊公盛、秋卿林公鶚、王忠文公之孫汶，諸所傳録者皆稡焉。既又從柳別駕演，盡得常人之所藏者，視昔蓋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稍稍以完。今年春，寧海令郭君紳聞之，以書來曰：「先生，邑

人也，是不可廢，顧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亟喜而授之。或者曰，先生之功業雖不盡見於當時，其道德在天下蓋有不可掩者，文直其餘事耳，而又何以其傳不傳爲先生意哉？鐸曰：不然。文者道德之著，而功業則又文之見於行事者也。伊周孔孟之道德功業盛矣，千載之下，匪由斯文之存，曷從而知之，又曷從而傳之乎？且至大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疾徐之度，盈虛之數，猶必有待乎人，而況於人乎？故欲傳先生之文者，非徒爲先生計也，爲後之人慕先生之道德，欲盡求其功業而不可得者計也。先生之文，非吾台所敢私，亦非予小子所得而贊，特以著令尹之志於不忘，且以告夫天下後世知誦先生之文者。令尹又嘗即先生故居，求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爲之者也。常本舊稱《遜志齋集》者，訛缺爲甚，謹具存之，不敢別有所更益。教諭之編，有的知其非出於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正學者，蓋蜀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今并入之以復其舊，而其續得者，當更爲別録云。成化己亥冬十月朔。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黄巖黄孔昭

孔昭自幼習聞先生之名於鄉長老，私謂先生學本天成，非人所能及也。既長，稍知向慕，求先生遺文而讀之，則知先生之學，雖浩瀚如江海，運動如日月，變化如鬼神，而其所言，無一不出乎日用彜倫之常。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外。嗚呼！先生之學，固孔子、孟子之學也。學者欲學孔孟之道，孰得而

後之哉？惜其遺文散佚天下，僅見趙教論刻本。孔昭乃與謝侍講鐸，日加訪采。而其邑之秀彥，猶能各以所藏來告。遂合葉、林二亞卿，王、李二中書，與柳常州之所得者，彙次之，而是編成焉，於是先生之文，亦庶幾其全矣。然先生之學，已不愧存歿，文之全不全，亦奚損益哉？惟吾後人小子，欲求先生之道者，非此則無以考其全也。集既成，福建林僉憲克賢，寧海郭縣尹紳，各以書來，請壽諸梓。孔昭與侍講圖斯文永久，莫如先生桑梓之地，故奉以屬郭尹。郭尹又蒐訪於其邑，得詩與文若干首，附益之。方經畫召工，而金義士明、陳訓導熙、鄭學究公詢、秀才楊顗、金遠輩，咸奮義助相，校書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月板將告成。嗚呼！於此又可見先生德澤之在鄉邑者，愈久而愈不忘也。雖然，是集也，抑豈吾台人所得而私之哉！庸書諸末簡，以告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成化十六年庚子夏五月朔日。

書方正學遜志齋集後

張弼

二十年前，瑞安楊元霽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志齋藁》見示，乃録本也。且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而妄書其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竊謂孔子此八字，而豈過也乎！猶以見之未盡爲恨。今年二兒弘宜知寧海，乃先生之闕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秉燭疾讀，掩卷深思，如讀程朱之集，喜而忘寐，而又不覺涕泗之交零也。嗚呼！學之正，養之充，行之確，而此八字未爲過也。三代而下，可考其詳者，大

節或有之，所養所學，恐未逮乎！當時有以歐蘇擬之者，宜其弗屑也。我朝从宋潛溪、楊東里爲文章稱首。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於乎！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己也。於乎，九原可作，舉世皆當奔走爲之執鞭。如遇孔子，不知以三仁許之乎！嗚呼！成化十八年壬寅五月之吉。

書重刻遜志齋集後

先生王者之佐，于時以彼其才，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位。究厥謨猷，顧豈與唐王、魏者等！先生不此之願，悲楚抗激，至磔身沈族，而氣不少回。凡以存君臣之義，爲天下防也。嗚呼，忠哉！抑有功於昭代深矣。雖報䘏闕然，而遺文盛流，斯固列聖之惠與。文始集于趙學諭洪，至禮部尚書謝公鐸，工部侍郎黄公孔昭益廣搜之，得若干卷，刻諸寧海。木令楞矣，乃會黄參軍綰、應吉士良、趙大行淵删定僞謬，重刻斯編，以行于世。俾知夫奮大忠者，本如此云。正德庚辰仲冬朔，守台後學姑蘇顧璘識。

臨海縣知縣黄　誥
黄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黄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黄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附録終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付　剛先生　伍拾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